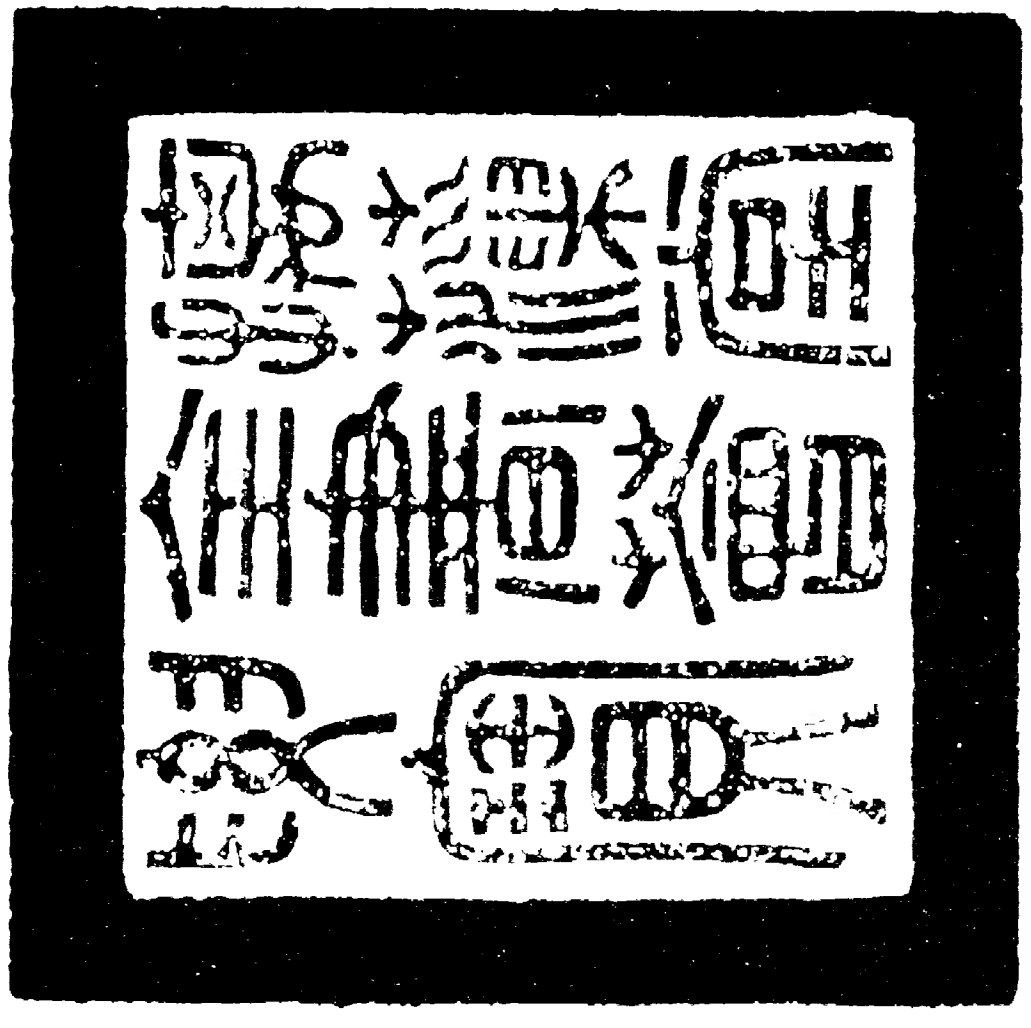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薈要

【子部】



Z121.5
CH1
59

乾隆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九册

Z121.5
CH1
59

吉林人民出版社

ZJU001016167

戰國策

〔宋〕鮑彪注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子部 戰國策卷一 二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戰國策

提要

臣等謹案戰國策十卷宋鮑彪注彪縉雲人官尚書郎戰國策一書編自劉向注自高誘至宋而誘注殘缺曾鞏始合諸家之本校之而於注文無所增損姚宏始稍補誘注之缺而校正者多訓釋者少彪此注成於紹興丁卯其序中一字不及姚本蓋二人同時宏又以忤秦檜死其書尚未盛行於世故彪未見也彪書雖首載劉向序稱中書餘卷錯亂後則自以己意改移非復向舊是書竄亂古本實自彪始然向序稱中書八篇今案篇字未詳今姑仍原本錄之篇少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分屬之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畧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又稱中書

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
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云云則向編此書本
裒合諸國之記刪併重複排比成帙所謂三
十三篇者實非其本來之次第彪核其事迹
年月而移之尚與妄改古書者有閒其更定
東西二周自以為考據之特筆元吳師道作
補正極議其誤考趙與旹賓退録曰戰國策
舊傳高誘注殘缺踈畧殊不足觀姚令威寛
補注案補注乃姚寛之兄姚宏所作今尚有
傳本已著於録此作姚寛殊誤謹附訂於此
亦未周盡獨縉雲鮑氏校注為優雖間有
小疵多不害大體惟東西二周一節極其舛
謬深恨學者是則南宋人已先言之矣師道
悟周策之嚴氏陽豈即韓策之嚴遂陽堅而
有校書如塵埃風葉之嘆雖踵事者益密正
不得遽沒祖始之功矣乾隆四十二年十一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戰國策原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説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濛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岩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説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濛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説之害正也宜放而絶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説也固將明其説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説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絶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

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閒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諭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于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説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饗之國猶有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没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没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爭戰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湮然道德絶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為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

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傾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

秦勿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級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邏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網紀

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沽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關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

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劉氏定著三十三篇東周一西周一秦五齊六楚四趙四魏四韓三燕三宋衛一中山一 今按西周正統也不得後於東

彪校此書四易稾而後繕寫已仲春重校始知東周策嚴氏之賊陽豎與焉為韓策嚴遂陽堅也先哲言校書如塵埃風葉隨掃隨有豈不信哉尚有舛謬以俟君

戰國策自序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考本也自漢稱為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椅柅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為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讎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輩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為之說非此書植也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譌或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緣劉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既踈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於是考史記諸書為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

說而存其舊慎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闕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說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胡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畧之闕於以論是非辨得失而考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戰國策 自序 二

戰國策卷一

宋 鮑彪 注

西周 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 偃師鞏緱氏皆周地也

安王 威烈王子此類並以事見紀表世家新出

嚴氏為賊 嚴仲殺韓相傀列侯三年書殺俠累是也殺人不以道曰賊於此為五年而陽翟人聞訓注豎小使也韓策名堅

與馬 鴻烈道周出過周

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 乘四馬也一車駕四馬所謂駟馬車韓使人讓周君留之十四日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 待韓之命

周 讓譙責也然則此時周之令已不行於諸侯矣

之曰 使以留之之情告之

寡人 孤寡不穀知嚴氏之為賊而陽字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元在東周策時周未分也

周 君實為天子

寡人 王侯之稱

之曰 使以留之之情告之

寡人 孤寡不穀知嚴氏之為賊而陽翟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 待韓之命

周 讓譙責也然則此時周之令已不行於諸侯矣

周君 實為天子

封公子咎（周君別子）而為之請太子（請於周使立為太子）左成（楚人）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困不通也）而交絶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孰誰）徵告翦翦令楚王資之（資以地為之資）公若欲為太子（此左成告翦之辭）為皆去音猶助也）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楚相之御姓展）曰王類欲令若為之（王楚王頻猶似若汝也言楚王之意然）此健士也（此亦左成）喻翦之言健猶悍也）居中（國中不便於相國（二士居中與國事以悍故相國不之便）若出而使周則不居中用事相國之所欲也故以此說之相國必從）相國令之為太子此策周紀有元在東周

謂齊王（凡言謂言為而不人失之也猶言或謂或為王閔王）曰王何不以地齎（齎持遺也最周之族）以為太子也齊王令司馬悍（齊人）以賂進周最於周（進薦）左尚（齊人）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絶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立猶）令人徵告悍悍（一本悍請令）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以教悍得齊王意故委任之疑此即上章楚王楚人）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司寇布（司寇周官布其名）

周最不肯為太子也（閔王之最時讓立周以最不肯立告齊）臣為君不取也（齊代呂氏為齊侯）買良劒公不知善歸其劒而責之金（歸還之也責取也金買劒之）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責（折折劒）將死（匝冶氏將）而屬其子（屬囑同集韻託辭）曰必無（無以告人）獨知自知其良）令君之使最為太子（周雖以最不肯立告齊猶欲立之特未定耳）獨知之契也（左成）契約也當兩知之今則獨）天下未有信之者也（元作）臣恐齊王之謂（讓飾說也）以嫁之於齊（嫁猶）為君實立果（亦周子）而讓之於最（讓心欲之而言不肯）君何不買信貸哉（可信之貸非獨知也）奉養無有愛於最也（愛猶吝）使天下見之（然則立最信矣從周紀皆當為楚王）秦令樓里疾（秦惠王弟其居在渭南陰鄉樓里故號樓里子後相武王）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百人為卒）甚敬楚王怒（懷王）讓周以其重秦客（謂疾）游騰（周人）謂楚王曰昔智伯（晉卿智襄子之孫瑤）欲伐仝由（東國屬臨淮漢志由作猶又九域圖并州有仇猶城則引此）遺之大鍾載以廣車欲開道也因隨入以兵仝由卒亡無備故也（受其鍾不防有兵）桓

公伐蔡也 僖二年蔡姬沈舟盪公公怒歸之未絶也蔡嫁之故伐之 徙沛下蔡 號聲言也伐楚號衆 其實襲蔡 無鍾鼓曰襲 今秦虎狼之國也 喻其貪殘 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亦由惑之 以二國為惑 故使長兵在前戈矛之屬 強弩在後名曰衛疾 衛行列為護也 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 恐秦亡之 而憂大王 為楚王乃悅 樗里傳有

雍氏之役 周紀注陽翟有雍氏城韓記注郟王三年十五年楚再圍雍氏此十五年也 韓徵甲與粟於周 徵猶索 周君患之告蘇代 秦之洛陽人 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 屬上黨 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 以國事從之 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 元作中下同韓公族 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 楚將也昭屈景皆楚之族姓後有不重注 謂楚王 懷 曰韓氏罷於兵 罷疲同勞也 倉廩空 並載所入 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飢 因其飢攻之 不過一月必拔之 得城曰拔如拔物然 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 病猶困也 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

公乃徵甲與 元作及 粟於周此告楚病也 猶以飢疲告之 昭應楚將也 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 折猶屈入猶歸 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 節符信也行者所執焚之者不通周也 周官通達於天下必有節無節則不達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紀有而畧周君為東周

薛公 靖郭君田嬰之子孟嘗君田文也襲其父封薛薛屬魯國 以齊為韓魏攻楚 楚懷二十六年齊閔韓魏攻楚此十二年也 又與韓魏攻秦 齊閔二十六年為韓魏攻秦此十七年也 而藉兵乞食於西周 藉猶借 韓慶 凡韓皆韓人其在周去韓仕周也凡非本國人皆自其國來仕者也 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 二縣屬南陽九字誤當云六或五 為強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是今又攻秦以益之 益其強 韓魏猶為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 更猶迭 虛實有

時言不可常竊為君危之並言言韓魏後或為患君不如令敝邑周也陰合為秦陰猶私而君無攻但出兵臨秦不用攻也又無藉兵乞食於周勿示秦以弱君臨亟谷臨言以兵至其地亟谷闕名在弘農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心所欲也謂秦王昭襄曰薛公必不補不字為和楚懷三十年張儀誘楚王會秦秦留之此十六年也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攻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破秦以張韓魏張去音大之也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周之力也秦得無攻元作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秦王出楚王懷以國以與齊楚之東地即楚策下東國云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為和楚懷三十年張儀誘楚王會秦秦留之此十六年也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攻元作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破秦以張韓魏張去音大之也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周之力也秦得無攻元作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秦王出楚王懷以國以與齊楚之東地即楚策下東國云而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易地則南陽鄭地三川河內脩武注晉始啟南陽是也京兆鄠也周紀三川震注涇渭洛之間新鄭也河南鄠注秦三川河南有新鄭此在楚魏得而獨言亡者亡多於得也所以為之者魏雖多亡且為之盡包二周東西多於二縣九鼎存焉漢志武王遷九鼎于郟鄏鄏屬河南為東周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河內脩武注晉始啟南陽是也京兆鄠也周紀三川震注涇渭洛之間新鄭也河南鄠注秦三川河南有新鄭此在楚魏得而獨言亡者亡多於得也所以為之者魏雖多亡且為之盡包二周東西多於二縣九鼎存焉漢志武王遷九鼎于郟鄏鄏屬河南為東周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河內脩武注晉始啟南陽是也京兆鄠也周紀三川震注涇渭洛之間新鄭也河南鄠注秦三川河南有新鄭此在楚魏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南陽郡注葉公邑號方城韓兼兩上黨漢并州郡甘茂傳注遠韓近趙故言兩此韓所得也今按東周策周最再說金投秦策藍田陘山三章所言則上黨亦屬魏以臨趙即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唐志為縣屬河南注北有伊闕故闕此役秦昭十四年北趙即趙羊腸以上危上黨壺關有羊腸坂高注趙險塞山形屈折如羊腸此皆以所近之國強故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秦之攻周禁猶止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趙魏也魏有二十二年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李兌趙司寇曰君不如禁秦攻周而得之得勝猶則衆必多傷矣秦欲到秦若為秦報魏然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舍軍次也魏東還必道周周必宜之故恐令速東則無宜之之費矣韓魏易地韓策書此在楚圍雍氏後西周弗利樊餘人周謂楚王懷曰

持元作待周之得持猶保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恐重傷令君禁之而秦承與魏講也講和解也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卻秦而定周也卻猶退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支猶拒必內屈而講與秦和也則君重矣凡言重者制人而不制於人者也若魏不講內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白起既敗魏遂進攻周以魏怨之故往求救

魏王昭以上黨之急辭之意者有趙或韓兵也周君反見梁圄陳留浚儀注魏惠王自安邑徙大梁有林池曰圄白安而樂之也綦毋恢周人謂周君曰圄屬河內言其在梁下而又近周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周君謀主也猶為天子故而設以誰怨乎臣為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猶為天子故而設以國為王扞秦設施扞衛也而王無之扞也無為周扞者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言趙韓援魏之路絕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毋恢曰臣請為王使周君形不好小利形猶勢也小多憂其勢宜不得游觀事秦而好小利有秦助則無國患乃得游觀令王許成三萬人成守邊也許為周扞秦與溫圄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云得成辛之援而溫圄以為樂得得成公也私元作利溫圄私也為魏人貢其上之數事王者歲百二十金周許魏之數是上黨無患周善事魏則趙韓必不加兵而贏四十金贏有餘賈利也魏王因使孟卯鴻烈汎論注齊人即芒卯致溫圄於周君致送也而許之成庞謂周君非賢君也秦兵在境而樂於周君形不好小利謂溫圄國

於圄其志荒矣恢雖能得圄非君子所以事其君者也

犀武敗周使周足周相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皆美惡之惡主君之臣主君稱周君又秦重秦之所重而欲相者欲得相周且惡臣於秦此人欲代足相周故敗其使事此二國所以必惡而臣不能為使矣臣願免而行免已之相以順欲者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此下或人復說秦也故使相往行而免是且元作輕秦也公必不免雖以免自足也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之事成元作成事也

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補字）者且誅矣（意其惡足於秦也）

蘇厲（本秦之弟）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藺及離石屬西河祁屬太原）皆白起（秦將武安君）是攻用兵（攻功字言善巧也）又有天命也（得天之助）今攻梁（魏都）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楚共王將）善射去柳葉者百發百中（發發矢）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矣（意欲養由基曰人皆善善其息）我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

教子支左屈右（支如字以其直左右臂）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百中善也息止也）此時宜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元作拘今從史撥弓反也鉤矢鋒屈也）一發不中前功盡矣（盡猶滅）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踐履也）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周紀三十四年有

楚兵在山南（山吳岳屬扶風禮所謂岳山也）伍（元作吾下同）得（楚將也高注吾作五）將為楚王（頃襄）屬怨於周（屬連也猶結）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周太子也將去音軍正猶卒正軍之率也）因泄之楚曰（微漏其言）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伍得也（使楚知之）周君所以事伍得者器必多名曰謀楚（此以間得於楚言與得之器其實未嘗得器）楚王必求之（楚王）而伍得無效也（効猶致也）故無以効王必罪之（以其欺也彪謂此謀雖不出於正而免國於難可也）楚請道於兩周之間（以假道請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元作秦）

屬之於河（除去穢也夏紀注河出金城積石蓋道行兩周之間使楚所假連及之）韓魏必惡之（楚惡齊）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道廣可以出鼎）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齊秦韓魏）君雖不欲與也（與之道）楚必將自取之矣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意不欲往）或為周君謂魏王（安釐）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河南洛陽也時未為郡言河之南耳）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在境為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越度也）而攻南陽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最時從秦昭因以原為太后養地（摩記注河內沁水有原城后昭王母宣太后也供養之地湯沐邑也）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有言得其意）交善（周秦之交）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紀四十五年有）周君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聲猶名也周天子也今見攻故天下畏秦）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敝於周（攻雖勝不無傷失）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罷疲同下）

同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天下合齊而與秦戰戰則必疲）則令不橫行於周矣（橫行無畏忌也紀有）而輕近敵也（援引也故有助意）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元作早）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凡一十九章

戰國策卷一

戰國策卷二

宋鮑彪撰

東周

漢志河南辈東周君所居

惠公

周紀考王封其弟河南是為桓公桓公子惠公惠公封其子於辈號東周惠公然則河南辈父子同謚也又紀西周武公赧王則謚也蓋以避秦不敢稱尊楚記頃襄十八年王赧使武公北武公赧王臣也而徐注以為惠公之子誤矣惠公之子珠矣東周君豈為西周周西先亡至莊襄元年俱滅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周人稱率問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大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九鼎之君臣內自盡盡其心思計與秦計猶不若歸之大國大國得之必存危周有秦國兵危也美名也得九鼎厚實也重厚實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即陳田臣思凡陳田齊公族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齊東解之解免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

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途之從問其路所從出禮遂上有徑溢上有涂猶言假涂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徑步道也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臺名曰暉故孟子稱梁有臺池之樂沙元作少海之上九域圖開封有沙海引此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楚非適齊之途既不可入梁亦無從至楚其云然不可曉也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即南陽葉也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

途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醯醬甒耳壺昆吾圜器甒庶也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兎興馬逝並喻其輕疾集韻灘滲流貌然止於齊者灘然也引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士一人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徒步行者械器被具械器之總名被具士卒所服用之具所以備者稱此備人之所應用使稱足此八十一萬人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言許之而實不

與也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韓邑屬弘農秦武王三年攻宜陽赴之七年也）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為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士之有材武者）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楚將以）甘茂（下蔡人仕秦）羈旅也（集韻羈寄也旅寓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言且相秦）無功則削迹於秦（言不得留）秦王不聽（韓陳而與楚相圖故救之）秦必無功（楚與韓）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王之慙也必大矣（言秦王恥之）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按下與舉兵反）可以德東周（欲韓出兵故略）西周之實可盡矣（欲韓出兵之紀八年有）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楚韓二國以為己援）齊明（疑楚人兩）見楚（楚）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言東兵急則入不急則已）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趣疾也督使疾戰我謂東周）周西周實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言有恩於楚韓）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為謂種之）西周不下水（稻宜濕西周居河之上流）東周患之蘇子（非代則屬）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麥宜燥也）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有望於上則仰）而德東周（德恩之也）

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彪謂此策不可行東西周壤地相接豈不能候其所種蘇子東人也為東游說西豈得不疑且今下水安能保其不奪雖一為下何補哉

昭獻在陽翟 屬穎川 周君將令相國往 往與獻會相國將不欲之楚 此言疇昔之事陳向許皆仕周而位在相下 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 亦其遇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令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 言必自往 君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秦史厭 韓史即厭疑 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 韓公族 曰秦敢絕塞 絕橫波塞障也為垣壘以遮止隣國往來 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 使周發使 使之楚秦必疑 秦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 不受秦伐又謂秦王 武 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紀八年有彪謂十有國之士設心措辭無不出於詐若此者君子之所恕也下章次之

楚攻雍氏 此亦赧之十五年也 周粮秦韓 韓粮食米也時秦救韓周以米餉之 楚王懷 怒周周之君患之為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栗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

勁強也 故王不如速解周周恐 周以楚怒之故恐 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蘇厲為周最謂蘇子 元作泰 曰君不如令王 君謂蘇子王周君也此時與赧俱王其稱公後避秦也 聽最以地合於魏趙 地周地 故必怒 稱故 者特為之怒蘇子怒最 合於齊 怒最而及其所合 是君以合齊與強楚吏產子 時齊與楚善合齊則得與楚為與國可至再世產子言易世也與黨與也 君若欲因最之事 與最同合魏趙此厲本謀也前皆游辭耳故為為周最 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 絕句 敗三國韓魏齊也魏紀哀二十一年與韓齊敗秦垂谷益此時秦欲敗之反為所敗也赧十八年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 即三國 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 此應秦也 則賣宋於三國

此應三國也以國情輸之曰賣言赫不忠於宋不應秦則應三國以此知赫本非宋人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韓襄魏哀）曰欲秦趙之相賣乎（此賣猶欺）何不合周最兼相賣以合於王也

之（回）則秦趙必相賣（使韓魏皆相之）視之不可離（視示字二國同相最可見其交）為周最謂魏王（哀）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難言其不利）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助趙以兵使之強）趙不敢戰（難先戰）恐秦不已收也（違其勁之意）先合於齊秦趙爭齊（齊固秦所欲合）故其勁趙謂之陰勁而王無人焉（無主其事於齊者）不可王不去周最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二 七

最時在魏欲之齊故此士為之言使得去）合與收齊（與即謂齊魏之與國）而以兵急之（元作之以兵則非急之合矣）急之（言秦見齊有此有彼有彼曰因猶宜為魏警因此言猶言無他事矣齊敢魏馬陵言合與蓋其國形宜相依也）則伐齊無因事矣（言秦魏兵必伐之）謂周最曰魏王（哀）以國與先生（以德高尊稱之也與謂相之）貴合於秦以伐齊（貴猶欲）薛公（田文）故主（齊閔王也最嘗仕齊故稱之）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謂齊王田文欲去國以避秦兵）而公獨修虛信（最本善齊固不背齊然今相魏魏有以秦伐齊之形猶為虛信信謂親之）為茂行（茂盛美也）明羣臣（明猶示也）據故主（據仗持也猶言為之此言最在魏示朝臣以為齊王不取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多鳥處必覺覺則群驚而去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

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馬均之費財而小人多則多費也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不必猶不可知也言不終窮或且為大人者此指翠也故能得欲矣齊策楚策皆有杜赫在齊則威王時於周顯王時也自顯威至是八十年矣疑赫字誤景翠實此時人

三國隘秦鮑十八年注其前隘謂隔絕之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見其隘於三國留其行不進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昭作一謂王聽東方之處聽偵候之東周也處其所為秦必重公是公重

周下衍重周二字以取秦也秦重相則齊重故有周齊下重之周重矣秦重此時秦齊為天下重已善秦也故猶舊也而已取齊不可忽齊故又勸之取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宮元作舀下同此書作宮不一他亡西周以罪去國曰亡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輸言委之以告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睢元作且睢且睢之省也猶趙作肖齊作立故後唐且史作睢裴駰亦曰唐睢以告秦也此西人下同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睢使人操金與書閒遣宮他為反間書以遺之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也急事久且泄自令身死事泄露則死而不亟來自取之也因使人告東周之候偵候之吏也西北一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得其人與書東周立殺宮他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為人謀者畫之以籌昭翦曰何也曰補此字西周甚憎東周常元作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集韻宣揚也以惡元作西周二字之於王也王楚懷王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此翦自計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東欲壞其交故賊翦翦死則西無內主於楚東周得使楚惡之也翦惡東必善西西善翦則楚亦固重西矣

傳蓋脫二十一年後也曰子何不以秦攻齊禮使之也齊欲免攻故可使之相禮于以齊事秦必無慮元作處矣子周令下衍周字最居魏以共之劇齊俱秦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謂薛公田文曰周最於齊王厚也閔王而逐之聽祝弗齊人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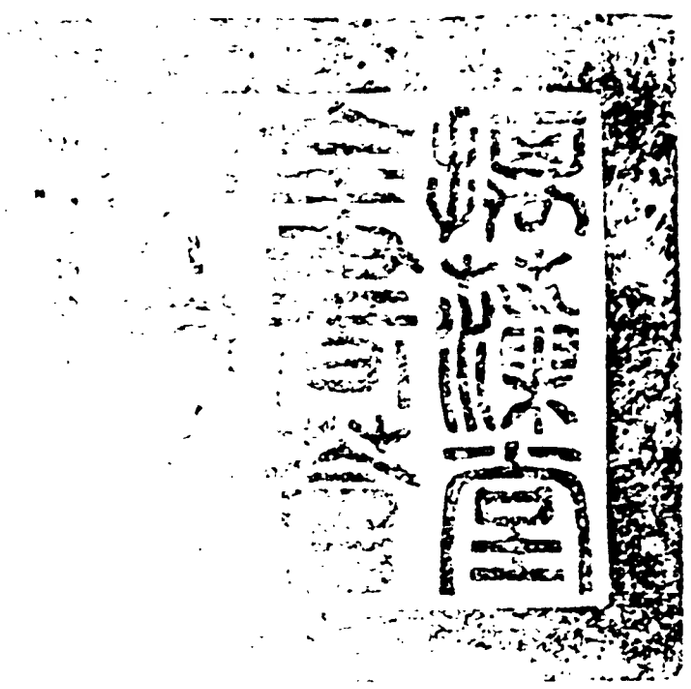
呂禮者欲取秦也秦（補此二字）齊合（上章所謂以齊事秦）弗與禮重矣（與猶如也言二國合則齊所重無如禮者）有（下衍周字）齊秦之（有齊秦之）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亦與趙攻秦）以秦魏能左右之（以猶使）收周最以為後行（齊初逐最欲取秦合收最用之可圖後舉行猶舉）且反齊王之信（齊前與秦合今與秦又禁天下之率（率猶使也趙攻之信及也）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果猶決也走去音趨之也言不趨齊）齊王誰與為其國（言必重文孟嘗傳有）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閒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秦得齊則益強故能得天下）齊合（補）齊秦合則趙恐伐（秦伐之）故急兵以示秦（趙兵攻齊）秦以趙攻（攻齊）與之齊伐趙（之猶趙）其實同理（以趙攻齊則得齊趨伐趙亦得趙故其理同）必不處矣（處猶據也言秦不據齊理同而獨不伐趙已出兵故也）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理在受兵於趙）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言之使得見君）前相工師籍恐客之傷已也（傷猶毀此即後工師籍）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不可聽用）好毀人（彪謂工師籍非端人也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周文君（史書東周略甚宣惠公別稱也鴻烈道應訓皆稱周昭文君此後書訓烈也）免（下衍士字）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之心（亦不說也）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譽（譽謂也）譽在已舉在上宋君奪民時（時猶農也）為臺而民非之（見良十一）譽在上（平執朴以行策者是也）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管仲故為三歸之家（婦人謂嫁曰歸三歸謂娶三姓女也）以掩桓公非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彪謂此言掩君之非可耳）則後世名卿賢相何道（可以安於朝廷之上不仁哉言也）故衆庶成強（言師藉之得衆）自傷於民也（管仲為北人皆說之意欲掩蓋桓公其一說仲欲掩公之非寧自毀也）泰秋記臣弒君者（百數）皆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則後世名卿賢相何道）可以安於朝廷之上不仁哉（言也）故衆庶成強（言師藉之得衆）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言之使得見君）前相工師籍恐客之傷已也（傷猶毀此即後工師籍）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不可聽用）好毀人（彪謂工師籍非端人也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周文君（史書東周略甚宣惠公別稱也鴻烈道應訓皆稱周昭文君此後書訓烈也）免（下衍士字）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譽（譽謂也）譽在已舉在上宋君奪民時（時猶農也）為臺而民非之（見良十一）譽在上（平執朴以行策者是也）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管仲女（女猶子）仲故為三歸之家（婦人謂嫁曰歸三歸謂娶三姓女也）以掩桓公非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則後世名卿賢相何道）可以安於朝廷之上不仁哉（

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北山詩普偏率循也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或為周最謂金投蓋趙人之不善齊者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周使最之齊秦以此疑周齊與天下合而謀已而又知趙之難子不敢下行韓字之合必先合於秦秦戰恐秦既疑齊投又不伐齊懼伐因善齊故齊懼伐齊人違投齊人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屬上黨並韓地趙之有已二國有秦趙與齊隙無合理今得秦韓故齊懼而合其實最時相齊慮有趙患故為最謀者移之韓魏也周最謂金投曰公貝令秦與強齊戰貝猶失也勝齊其失在此戰勝齊且收齊而封之封謂疆理之使無多割割謂出地而聽天下之戰諸國求地於齊齊不多割則必戰此秦弱齊之計不勝國大傷趙傷也時趙令秦與齊戰戰不勝則秦必咎趙能無傷乎不得不聽秦趙聽也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魏地後為秦郡西土元作止元作秦之有已秦之所難者齊也已收齊則韓魏不守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趙以大傷故亦見制覆元作復國且身危覆如覆器然國趙也身謂投是何計之道也言非計此策最為齊使趙拒秦也石行秦周人謂大梁造秦爵梁作良秦孝十年衛鞅惠文五年公孫衍昭襄十五年白起皆為之此蓋起也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智之士備謹待之謂周君曰行秦謂之君不如令辯智之士為君爭於秦

凡二十六章

戰國策卷二

謹案卷一第一頁後三行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
也刊本十訛中據前七行十四日句及高誘吳
師道本改
第五頁後二行襲其父封薛刊本封訛其據吳師
道本改
第六頁前七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刊本惠訛忠
據吳師道本改
第八頁後三行温屬河内刊本内訛南據漢書地
理志改
卷二第一頁前六行又紀西周武公刊本公訛王
據吳師道本改
第十一頁前七行言必重文刊本言訛舍據吳師
道本改
第十一頁後七行此即後工師籌刊本師訛陳據
下節文及吳師道本改
第十二頁前七行親執朴以行築者刊本朴訛非
據左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吴甸華
謄録監生臣張曾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戰國策卷三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戰國策卷三

宋鮑彪注

秦蘇張說外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皆秦地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屬焉

孝公獻公子顯王八年庚申立

衛鞅衛之庶孽公子姓公孫氏亡魏入秦鞅事魏相公叔座為庶子見魏策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屬弘農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白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至猶極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諱猶避也強宗大族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是為惠王黥劓其傅墨涅其額曰黥截鼻曰劓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民不妄取兵革大強革甲也革為札恩刻猶深也刻金木者有深而已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傳位與之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歸商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君之令秦婦人嬰

兒集韻女曰嬰男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而秦人不憐無念之者惠文君孝公子元年甲申也十三年始稱王二十年甲申也十二年後人追書耳顧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時自商欲歸魏不得故還秦惠王車裂之蘇秦始將連橫文類曰闔事為從西為橫橫東西為橫聯合以利合曰從以威勃揣脅說秦惠王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南有黔中之限黔故楚地秦北距此二郡耳故言限秦昭三十年始定為黔中郡北有胡貉胡樓煩林胡之類集韻貉胡狐代馬之用代地州郡南有巫山在南郡巫

文任武厚養死士敢死之士緩甲厲兵集韻厲嚴也効勝於戰場効致其功也夫徒處而致利徒猶空也言無所為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迫近也杖如杖劒戰謂持戰戰有文矛撞手擣也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論戰故獨言義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令欲并天下凌萬乘集韻凌侵尚也當從人詘敵國詘服之制海內子元元元善也民之類善故稱元臣諸侯言敵國又言諸侯則侯非其敵者非兵不可令之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言切近過之闕名未詳見說趙王肅侯於華屋之下見說見而說也華高麗也抵掌而談集韻抵側擊也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兵車也錦繡千純集韻匹端曰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一鎰二十四兩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闕不通六國之闕不通秦也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決言用之不疑策謀也不費斗糧未頓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勝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猶用式於廊廟之內廊東西序廟以

詘太息也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篋藏也得太公陰符之謀漢志有陰符經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簡猶擇練湅帛揣量摩研也遊說也取其熟揣量其情或研切之術或量其情或研切之之術或量其情或研切之股錐鋭也鍼之類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眞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言切近過之闕名未詳見說趙王肅侯於華屋之下見說見而說也華高麗也抵掌而談集韻抵側擊也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兵車也錦繡千純集韻匹端曰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一鎰二十四兩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闕不通六國之闕不通秦也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決言用之不疑策謀也不費斗糧未頓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勝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猶用式於廊廟之內廊東西序廟以

尊先祖人君之居謂之巖廊廟尊嚴之稱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蘇秦隆盛之時黃金萬鎰元從水為用轉轂連騎後車之盛炫煌於道光耀也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以草偃為喻也使趙大重為從主諸侯尊之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鑿垣為門桑戶棬樞之士耳樞門北也楹木為之如棬棬屈木盂也伏軾車前橫木撙銜集韻撙挫也蓋猶頓銜勒也橫歷天下歷過也猶橫行庭說諸侯之主猶庭教云杜左右之口杜猶塞天下莫之伉集韻匹也將說楚王路過洛陽漢為河南郡父母聞之清宮除道清汎掃也張樂設飲張施也郊迎三十里迎於郊妻側目而視不敢正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蛇不直行伏音匐匍匐伏地也四拜自跪而謝集韻跪小拜也既拜復膝地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倨不遜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

諶周曰秦字季子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忽輕也此策史畧同今從在趙肅侯十六年此四年龐謂秦之自刺可謂有志矣而志止於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適足誇嫂婦耳而此史極口稱頌之足亦利祿徒耳惡覩所謂大丈夫之事哉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之號曰蘇秦欺寡人欺詐也言以虛聲恐之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元作東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負猶恃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已合從至是五十七年矣所稱武安子起謬也

楚魏戰於陘山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記威王卒魏因喪取我陘山魏襄六年伐楚敗之陘山在此前九年魏許秦以上洛屬弘農以絕秦於楚使不助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荊州鄧非修武所謂秦責賂於魏責求也魏不與管淺秦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懷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襄背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遇猶會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人秦因楚會得地楚之惠也秦之楚者多資矣之往也言將以厚幣往結楚好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

人攻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王揚言揚顯之言之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此下脫簡有秦使周最解說與魏所以遇之意見高注而楚策有其事是以鯉與之遇也敝邑之於與遇善之加好於與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齊魏雖也齊楚敵齊不合故齊魏故齊不合故楚說

楚王懷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下行使景二字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買賣所之也言使楚以地贖鯉如之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不行下字與不如景鯉者元作留是便計也便猶利安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權猶勢也天下所輕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有猶又楚知秦之孤不乃出之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助魏戰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禹貢西河屬雍州此時屬魏子夏老於西河之上是也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自取河外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皮氏屬河東魏地也今秦於此取卒與車豈喪地七百里時入秦耶以與魏犀首公孫衍也陰晉人司馬虎曰犀首魏官若今虎牙將軍戰勝威王楚前八年也儀時為客卿魏七年納上鄗此前十年也儀時為相田華之為陳軫二昏姓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郭虢同扶風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閔二年奔晉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虞河東大陽晉大夫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破壞其事舌指謀臣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亡左氏不言其地因而伐虞虞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以其有自王之志故稱之曰王者楚知橫門君元作橫君注有門字知為脫文乃出之

蓋秦將也之善用兵下行用兵二字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之也言楚使韓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其權按儀初遊楚相荅之後相楚乃為秦間耳楚無驕之之事今云然因其自楚來間之耳來必惡是二人惡言其惡也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秦而善軫言楚善之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聽猶許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已愛其親世紀殷高宗有賢子孝已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欲以為子子胥忠乎其君伍子胥人平王殺其父奔胥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求委國為臣妾夫差將許之胥不聽後吳伐齊胥諫請釋齊先越太宰嚭譖之賜劒以死天下欲以為臣賣僕妾售乎閭巷售賣去手也者良僕妾也良善出婦嫁鄉曲者曲里之一曲如韋曲杜曲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軫傳有

陳軫去楚之秦言去楚者本其始仕秦之時自楚來也且為輸楚張本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謂國事之隱者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約繼束之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策謂其所籌度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此之即所謂以國情輸楚楚人有兩妻者人詬其長者詬相呼誇也長者詈之詈罵也詬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時不久也有兩妻者死客謂詬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詬者對也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和猶應也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以國情輸楚猶許者也軫有此則今之楚楚必不欲軫誠也今楚王懷王明主元作王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否之亦猶於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

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元作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忠忠補且見弃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此一事再出著書者以所聞駁異也庞謂軫辯類捷給而其所稱譬皆當於人心不說於正論周衰辯士未有若軫之絕倫離羣者也

義渠君西戎也北地郡有義渠道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不復相過請謁事情謁白也情猶實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燔獲君之國燔燒亦燒也言欲其國以得其地中國為有事於秦事皆謂戰則秦且輕使重幣輕言其行疾而事君之國也此事君之事義渠君曰謹聞令令猶使命居無幾何五國伐秦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也

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遺贈也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史張儀傳未有此策帛作伯地缺平原傳注河內成皐有李城豈秦出兵與諸國遇於此地而見敗耶

司馬錯秦人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高紀注轘轅緱氏險道屬河南當屯留之道屬上黨魏絕南陽秦使之絕楚臨南鄭亦河南鄭秦攻新城宜陽新城屬河南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誅討也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土地之圖人民金穀之籍挾天子挾持也以令天下號令猶麾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顧還視也故為反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務趣也欲強

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三者於國如人之有資貨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補繕也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言四方之物蜀無有之故蘇秦欲以巴蜀漢中獨自利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不貪暴名也得國實也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帝止也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無辭罪而伐之不義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天下危也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宗尊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并並以與楚魏解秦兵以救楚以地也以巴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楚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不虞傷敗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屬猶附秦益

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時去秦在楚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必受欺於張儀王必恨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

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絕句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前反而今至也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橫度為直為從廣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言不能多與安得

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橫度為直為從廣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貧窶之稱不能多與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都邑有聞於時者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償還也言勝齊則得地雖亡所賂足以相償楚國不尚全事不尚也尚也言無所喪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元作固必大傷楚王不聽是亦明計也而不聽是以知楚王之悍也彼安能用屈原哉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屬京兆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也集韻僅劣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過猶誤記懷十六年有此十二年也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子秦秦王懷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事楚王令齊楚相伐軫傳言韓魏人也寡人不佞高材也不能親國事也躬親治國故子棄寡人事楚王寡人獨不可以忠為子主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

計主懷王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楚先王病吳人故使人問之楚王使者還王問之誠病乎意亦思乎思吳與不思注家說有為又則又亦有也此言有以如之誠思則將吳吟作吳人呻吟令軫將為王吳吟言不忘秦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軫傳

作館豎子有兩虎爭元作諍下同人而鬬管莊子將刺之傳管作卞刺直傷也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戾猶暴人者甘餌也以餅餌喻之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必有一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今詳秦王言為子主計則以齊楚正相伐故也令軫言無伐楚亦所以忠為主也計聽知覆逆者能計善聽知二國之覆逆覆逆言不順於理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機主發矢喻事之要也先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一二言反覆計之集韻悖亂也聽無失本末者難惑軫傳無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秦人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秦人於韓起樗里子於國起猶舉三人者皆張儀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

武王惠文子元年 郝王五年辛亥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時將相魏魏不反秦兵謂敗而死傷多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而使之令兩虎爭人而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之

去秦去猶捨也儀雖為魏猶有得秦之心張子必高子高貴重也高之者欲茂以秦資之因令楚王懷為之請相於秦請於秦使相之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楚重猶貴貴之者欲使楚亦貴重之為楚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之身疾楚王因為請相於秦臣聞其言聞疾之言蓋誣之也

里疾出走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惠十三年取楚漢中請秦王曰有漢中蠹木蠹中蟲也言漢中為國害種樹不處者言其所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非所宜得得之必有禍今元作本漢中南邊為楚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言不然天下有變謂害於秦王割漢中以楚和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畔猶背王令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為補魏謂魏冉楚人宣太后弟後封穰侯傳言其用事武王時此時冉欲如楚魏恐其合也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東山東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辛疑韓人張張儀毋澤疑齊人說魏王哀薛公田嬰公叔也曰臣戰與楚戰載主契國主本主軍行載之碍且告焉契言以國為約以與王約王魏王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領項也言欲請誅持其項以受鈇鉞然而臣有患也患楚與秦合下行十六字夫楚王懷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事征伐也此三人之辭非說冉者故名冉此臣辛張陽主韓魏齊也之所甚患也此下乃說者之辭公謂冉東東之楚也因與楚好言是令張儀之言為禹儀以武二年死故此章必次之是禹善謨令儀倉楚依冉果與楚合是儀之謀侔於禹也而務敗公之事也三國

是儀之說必欲敗冉合楚之為公不如反公國謂秦德楚但施恩惠而不之楚而觀薛公之為公也觀其於冉何如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為韓魏齊請其所欲於秦因宣言之所以信於三國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行也而公請之以自重也薛公所不與儀者冉為之請而得則以為魏魏亦重冉也

賢扁鵲盧人字越人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欲去其病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砭也所以砭脽腫曰補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此如此則君一舉而亡國矣按扁鵲與趙簡子同時至是百三十年矣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闚窺同小視也周室洛邑蓋欲取之不正言耳言三川知其志不止鎬京也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宣太后外族輔行輔猶副

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頓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山海經鯀竊息壤以堙洪水府則訓於中央言息壤湮洪水之州而柳子厚言永州有之則息壤非一處北秦地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多攻之故上黨南陽北屬修武積之久矣二縣財賦歸之名為縣其實郡也北時韓都平陽春秋傳上大夫受郡下大夫受縣則郡縣之稱久矣今王倍數險倍背同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并犹兼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屬漢中天下不以衍為多張儀而賢先王惠文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冀州國後志一名中山亭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媒孽之也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元作倗之怨也朋公仲之名也仲名此書後或名朋或名倗字近故誤史並作倗然韓策言公仲倗又言韓倗為兩人今定公仲名朋別韓倗也昔者曾子處費魯邑屬東海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族姓也而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機之持緯者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使其母疑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疑之於王不適三人適嗇同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言在中也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在三年而有

宜陽之役役猶成役馮章秦人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敝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使楚說也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懷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王曰王遂亡臣詐為逐之因謂楚王曰

楚王（虎謂北策可以無出也矣如後不可為約何）甘茂攻宜陽三鼓之（鼓以進軍）而卒不上（卒士也上猶前）秦之右將有尉（軍尉）對曰公不論兵法治士（言不以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以釣喻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挫摧也）而公仲（元作中）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戰功曰伐言後不復立功）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示必死也）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公曰公（戰國策卷三）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二人毀之如攻國然）而外與韓朋（元作倗）為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不得事權）秦衆盡（謂死傷多怨）怨之深矣（使茂久攻二人持之故也）而制之（門可制）因可制也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而憎甘茂（語將置相也）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聞之於道）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而不餘怨於秦（楚之與韓有而已而其於秦不見多怨）臣是以知其御也（御猶制也二國雖合猶相疑故自相制）楚言與韓宜陽之役楊達（秦人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抑（元作仰）甘茂也（翻與茂爭國者見忠王策抑按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言攻而不勝亦足以收茂元在韓策）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言其強辯）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解屈為之奏也）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而需問（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

泄也乃逐之補逐逐行也曰告人足矣不必告己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凡屈皆楚人楚任之於秦使為秦相為楚和於秦秦啟鬧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詠元作怵於楚詠誘也若怵則恐耳而不使魏制和制謂主之楚必曰以屬魏之言告魏秦驚魏驚責也如責友云言始約而終背之魏補不說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說絕句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言魏且割地與秦時地未入故言寄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

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主天下之要約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使鄰國服從今王廣德魏趙大施恩惠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言不以交楚為意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切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詩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范吉射中行寅晉兩卿圍晉陽屬太原故晉陽詩唐風卒為三家笑趙魏韓也事見韓策晉出公十七年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山名在越國紹州郡亦名卉見哀元年勝齊於

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衍王字）四國之兵敵（秦楚韓魏也韓魏雖弱以得援故與之敵）而未能復戰也（敵故不敢輕戰）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外言四國不以為意權言能輕重四國）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此言魏韓得之）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以銷金喻）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秦楚）必為天下笑矣（處謂此策孟軻之徒也惜其不名）

秦王與中期（秦人）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為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悍勇也勇者多迕）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閔不罪

昭襄王（武王母弟元年誅王九年乙卯）

甘茂（戰國時楚人仕魏魏昭王時為將伐韓宜陽拔之因留鎮韓武王即位韓魏皆背之茂走魏魏人不納遂入秦）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代也代傳侍燕）太子質於齊將適秦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女在室者）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曰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恒常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茂事惠武昭三王）自殽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集韻贄與摯通握持也言多持物往遺之）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扶風有槐里史云槐谷在陽城）終身勿出（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爾不為茂游說也）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命猶入命之命茂傳有之）

獻則（楚人為芊戎遊說者）謂公孫消（秦人）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

有功伐戰伐所以不為相者太后辛下同戎者太后之所親也穰侯傳后同父弟羋戎為華陽君凡羋皆楚人今亡於楚在東周戎時未入秦知為昭王初也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為周相楚必便之矣戎雖以罪去楚之必為楚用楚既與秦共資故楚利之是羋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說公公相必矣

三國攻秦入函谷魏記哀二十一年與齊趙人見穰侯傳韓共攻秦此九年相秦而免傳此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大費也免元作勉於國患而講大河之東非郡名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元作池下同此書多作他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悔其失地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謂公族王何不召公子他元作池下而問之對曰講亦悔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悔其失地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扶風渭城也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鈞均平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

三國攻秦入函谷補此二字秦王謂樓緩曰寡人決講矣決斷也猶必決講矣卒使公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樓緩時相秦對以他之言豈為侵官哉而曰此父兄之任焉用彼相矣

薛公田文為魏謂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收猶取也相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相齊及秦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齊讎必以濟天下君禮時相齊親禮所以取齊昭十三年歸秦明年齊伐宋後文乃相魏此事合在禮歸秦之前見周策及孟嘗傳後至十九年奔魏其相齊伐此時文未相魏其言為魏意親之矣

冉也欲得陶故故下章曰攻齊不成不敢爾陶為鄰恤然齊未免於兵亦不敢不成爾

令敝邑薛也文以此十三年奔薛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晉謂魏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文親魏而重冉故欲取晉必重冉齊予晉敝邑薛雖文舊封而屬齊齊破畏魏且取而不能支秦魏得薛秦必害之而魏實弱不能當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採晉以為重也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合親之令齊不破是秦收齊之功為有功於秦秦必用之并相齊秦也禮雖亡秦之齊秦方以禮收齊則復

泠向 高注秦人令詳為齊人蓋齊攻宋恐秦害之故使向說秦 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 晉國大梁也宋在其東宋破則梁危安邑屬河東近秦梁危則秦可取安邑也 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王 秦多得地齊畏其強故重之 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 燕趙交於秦故齊必恐 王何惡向之攻宋乎 惡皆去音 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 言秦自知攻宋之利故不言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 謀所以定其封若 於除宋罪重齊怒宋齊所惡也故除宋罪則齊怒齊怒則丹之封不定故以為苦除宋解免也 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秦 補不能與齊縣衡矣 懸衡輕重等也此言秦輕於齊 秦三世積節於韓魏 節猶事有戰伐之 加加德韓魏 與 衍齊字 秦交爭韓魏韓 補 魏東聽 謂聽齊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 屬沛 北有甘魚之口 未詳疑為濟陰高魚 權懸宋衛 言較其輕重 宋衛乃當門戶耳 莊十三年注阿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甄屬濟陰莊十四年會于鄄史作甄此言二國如齊邑耳 利有千里者二 謂齊楚 富擅越 越勾踐國肅猶禮也專有之事 秦烏能與齊縣衡征伐所獲之民也擅專也支言細散取之肥也言肥沃如之 以薄鄭

謀出秦兵矣 出兵敵三國也其謀自楚 秦為知之必不救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急趙秦 告急秦愈不敢出 畏三國也此又一說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 我三國也離言絕其交 兵必有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 敢字衍 大行臣 此章有功 應之齊若魏然附之亦則薛公在魏附之魏則無薛公事以其事不完大略而亦魏無所適屬也故次之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 魏公子負芻之母薛公惡齊故逐之 韓春謂秦王曰王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劫魏 劫同 則上黨秦之有也 此上黨屬魏 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 言負芻以母故必事秦 已氓 元作呡下同字書無之而韓呡策作氓今並從之 此魏人也 欲以齊秦而困薛公 爭權故 佐欲定其弟 佐負芻庶兄也 定其立 臣請為王因氓與佐也 因二人可以劫魏困薛 魏懼而復之 反齊女 負芻必以魏殺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 齊女德秦而齊其父母國也齊又與薛公隙故女能得之以事秦

謂魏冉曰和不成 冉與趙和秦也此二十七年白起擊趙困伐狼光 兵必出白起

者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 不能窮冉故從冉而和然先和則冉重今不勝而和故輕 公不若毋多 謂專志於和毋他務也 則疾到 趙歸我也此蓋冉欲和而起欲戰也起冉所薦其言窮公起似不爾 陘山之事 穰侯傳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攻趙韓魏於華陽下且益趙以兵伐齊則此役也陘山在密後志注云史記秦破魏華陽地亦在縣則此策書陘山史書華陽一役也事在三十四年 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 屬河南此時屬齊 合於趙而以順子為質 齊公子 趙王 惠文 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 不下五

言告吏 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 齊背二國 不可信恃大國不義 趙以齊背之為不義以告敝邑 告以伐齊 而賜之二社之地 邑皆有社二邑也 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 元作者 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聞往來之敝邑之 下必者意其然王爽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

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
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此二十七年
狠 敗趙取代光
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此晉趙
破齊齊破趙亦敝 也以趙
罷國也罷疲同 而後制晉楚之勝二國破敝秦無後慮可以南制楚 夫齊
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
秦王安能制晉楚哉夫能制人必其威武足以屈人
今攻罷國勝之非武也安能制
人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不信其伐齊 多出兵則晉
楚為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兵多則
非獨齊

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畏秦故不
趙秦而與晉楚同患故趙晉楚
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劒二國惡秦而齊先伐故既合則
齊為二國出兵頓
下也此以小言之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
齊晉亦趙也初與秦伐齊 以齊破秦為之頓劒是也何晉楚之智而齊
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此亦晉趙攻華陽時得之安邑魏地屬韓猶上黨雨屬也白起
傳取韓安邑 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
必無上黨哉言可取 夫取三晉之勝胃安邑上黨如之 與出兵
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

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
以伐齊矣穰侯傳有
秦客卿造造其名 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借以制天下之權 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
乘大國也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
齊不成陶為鄰恤言近於憂而莫之據也無援國可恃 故攻齊
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
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天時非人所能為時至弗失舜雖賢不
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
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
也已得時之利無大於此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
恥田單破燕惠王之初 成昭王之功燕昭二十八年樂毅伐齊入臨淄三十二年下
齊七十餘城明年田單復之 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
名也君謂燕相 詩云樹德莫如滋滋益也 除害莫如盡逸詩吳
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閔八年蘇代為齊說燕
曾讓子之燕幾亡矣而不
卒功故有樂毅臨淄之役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

疾不盡也非以元作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
卒有他事卒作猝急也而從齊齊秦元作趙合其讎君必深
矣挾君之讎讎謂齊以誅於燕使燕誅相後雖悔之不可得
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元作僣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
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亦河之南非郡北蓋窩封為萬
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
於攻齊而無它慮也
說秦王按史此春申君未封時事在
擊楚卯後此三十四年也曰物至而反至猶極
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
置之物上累基是也今大國之
地半天下有二垂邊陲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
有也先帝尊稱之耳時未為帝文王惠文王
非孝文武王元作莊王按
襄王既乃上書說秦昭王則
史與此策書此為莊王誤也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
於齊不與通也以絕從親之要要約也今王使成橋秦
人守事
於韓守猶待成橋已元作以
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出言割地燕入秦必割
地予秦秦使之出也王可
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屬
司

隸拔燕酸棗虛桃人燕南燕屬東郡酸棗屬陳留徐
注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又蘇代曰決胥須之口魏無虛頓丘拔此則虛魏地也
桃人史作桃注燕縣有桃城今按任城有桃聚楚
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雲翔散也
包曰校報也語注王之功亦多
矣王休甲元作申無休守今從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
衍首垣河東蒲坂注故蒲蘇代曰北有河外卷衍注
不地今按屬魏故魏記書拔我卷垣蒲陽衍
而張儀說魏曰秦據卷衍又南陽以臨仁兵臨之
有杜衍元作桓河東有首山有桓仁地缺平
丘元作兵小黃濟陽嬰城地並屬陳留嬰猶縈
也益二邑環兵白守而魏氏
服矣王又割濮周紀注在江漢之南楚
紀注建寧郡南有濮夷磨之北後志
睢陽之
睢陽注荊州記汨水西
有磨城子脅所造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
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憚言
可畏
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高注
肥猶厚地猶道則此誠字元作地也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
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
其尾未濟注小狐不能涉大川踰而無餘力將濡其尾不能濟也此言始之易終

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榆次屬太原智伯葬處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干隧吳地蘇秦申傳並不注道應注干隧在臨淮宣州郡蓋成越王逐北至是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元作利於前沒猶溺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禮揚州其川三江浦水實也高注即干隧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其日可期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史注在榆次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謂無傷而忘毀楚之強魏也楚毀不能侵之故強攻下文宜有韓字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逶遲詩武足迹宅猶居也言地之居遠者雖有大足不涉之也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遇犬獲之大雅巧言詩忖亦度也躍躍走也兔狡也言兔雖善走或時遇犬犬能得之喻人心難知或可忖度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中道在前後間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畢辭慮患以慮患故辭畢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重猶累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頤也首身分離暴骨草澤暴曰乾也頭顱僵仆顱首骨僵仆僵也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係累為虜虜役也鬼神狐祥狐之為妖者無所食無人為之依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男為人臣女為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惡安也王將籍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資猶與也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衍字應悉起應王齊趙韓魏也方言南攻故不及燕應言以兵從之蓋踦秦也秦楚之兵補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屬楚國方與方與胡陵屬山陽鉅胡陵碭蕭相碭屬梁國餘屬沛故宋必盡七邑故皆宋地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濟陰乘氏注泗水入淮魯國十縣注入沛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

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北故二國攻之兵勢無所分也）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較同直也言與之敵）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負與抱反背也）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保同）利（葆保同）而詳事下吏（事猶治）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禁制也）夫以王壞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注猶屬地言廣）詘令韓魏詘猶反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元作臨）韓韓必授首（言其服而請誅）王葆以山東之險（險敝障如葆）帶以河曲之利（圍繞如帶）韓必為關中之侯（北之侯）若是王以十萬戍（戍元作成）鄭梁氏寒心（戰懼則然）許鄢陵（並屬潁川）嬰城上蔡召陵（並屬汝南）不往來也（韓魏不通）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元作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拱斂手）是王之地一注（元作任）兩海（東南要絕天下也）要謂中是燕趙無齊楚齊楚（補此二字）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亡之事恐動之）持齊楚之（持劫也）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言攻伐之酷春申傳有）

段產（秦人）謂新城君（韓襄十二年注羋戎也）曰夫宵行者能無為奸而不能令狗無吠己今臣處郎中（郎廊同漢官表注主郎內諸官）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段干越人（凡段干皆魏人今在秦）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良趙簡子御駕馬在車下負軛）云取千里（其言然）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周穆王之御不得與王良同時然學出於造父者得稱為其弟子非必與之同時也）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不能然）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駕車馬四服在中央夾轅兩驂在旁見大叔于田言馬言服馬豈驂耶）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纆索也以牽馬）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戎未嘗相以其得國事稱之）不釋塞者（言障之於）之一也而相國見臣（戎未嘗相以其得國事稱之）不釋塞者（言障之於）范子（名雎字叔後封應侯凡此皆晉舊姓故史云魏人范雎得而間之）因王稽（秦謁者令時使魏還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史作政字通）有功者不得不

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馬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利猶達）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元作為）也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集韻椹斫木鑕鐵椹質鑕同）要不足說其未用之故使人持車召之（睢傳有）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蓋脩李帛之怨）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閔猶傷敏也自傷其見不斥王故指其足下之人猶陛下也）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且謝且說說其未用之故）

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渭水出隴西首陽此渭水之陽蓋在咸陽之地）若是者三秦王跽曰（跽長跪也）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以教之為）范雎曰唯唯（唯有間也亦隙）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跽長跪也）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有明王則諸侯不得擅厚於是何也為其惆傷也（惆傷）

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皆取其人）天下聖王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厚言使之重）臣聞善彼有擅之則此無有（厚重）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王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

交疏也（絕句）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尚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處猶在也謂欲言太后及穰侯等）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辱漆身而為厲（音賴惡疾也）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烏獲（秦紀烏獲武王力士然自孟賁夏育皆勇士而聞久矣）奔育之勇而死（史注奔育之力能舉千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楚門名）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地缺無）陵遇女子擊石而歌之曰（高士傳楚人與陸通字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二子無補於時猶為之今為而有補故特以為榮）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屬也（屬僵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即就也）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女保女傅非大臣也）終身閨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恩猶同也濁貌）而存先王之廟以餌其口坐行蒲服（匍匐同飢困故）乞食於吳市（胥傳在丹陽溧陽）

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文紀注在雲陽）雲陽屬馮翊南帶涇渭（涇水出安定涇陽）右隴蜀（隴西有隴坂即隴坂）左關函谷（關名博物志）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俊犬名韓有黑犬名盧）而逐（駑言其不俊）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睢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以意測之）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義宜也已）少出師而使人悉出非宜也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與謂韓魏）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閔二十三年敗楚重丘大有功）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辟拓地也）膚寸之地無得者（集韻）側手曰扶通作膚）春秋傳膚寸而合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罷疲同在野曰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敗之）王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元作山中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武靈二十七年亡中山）功成名立利附焉（元作則今從史）天下莫能害（此言近攻之利）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樞也（言出入來往所由）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言雖不能兼制必有一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可使為丘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

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虞謂遠交近攻睢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嬌亂如此使人主何適從乎若曰某策為上某次之其可也）於是舉兵而攻邢丘（在河南平皐）邢丘拔（四十一年再取邢丘）而魏請附曰（睢復說也）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補）不聽為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屬河南）則成皐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

道河內山陽皆有此山晉隘也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衍字魏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睢傳有按史拔邢丘在親魏說亦在拔邢丘前則此邢丘拔要終言之也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齊之琉屬後為相封安平君史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二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昭王母弟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令太王擅專也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令太后擅行不顧不顧王也穰侯出使不報報猶白也言不白王而擅遣使於外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擊斷謂刑人無諱言不避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謂分剖其地剖符於天下剖猶分符信也謂軍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敝御於諸侯國謂秦御言為諸侯所制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實木枝披其枝披謂褫之披其枝者傷其心逸詩大其都者危其國此因詩申之也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猶管權之因相之管齊之權管專之也縮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集韻宿夜也通作昔事在閔四十年李兌用趙減食主父減主父食百日而餓死趙惠文四年令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亦昭王母弟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此四十二年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令吾得子亦以為父雎傳有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地缺有神叢與灌木中有神靈託之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以神靈借我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班固奕栝曰博懸於投不必慧巧翻曰投投壺右手自為投右強而使欲自取勝勝叢叢藉其令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

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
人輿瓠而趨負之如輿載物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
瓠瓠必裂以爭持者衆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
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瓠為器則已稱猶等也謂比國於瓠稱
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
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
斗食以上漢官表注戴俸不滿百史郡國官也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相國穰侯國無事
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
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
其威內扶扶猶持也言不顧仆其輔外布輔謂股肱之臣而元作四治政
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
裂諸侯而符天下操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
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
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
三貴竭國以自安據上文不及涇陽高陵然則令何得從王出
權何得毋分是行我字王果處三分之一也虎謂人君生事之所
嚴有毋而已范雎說昭王乃以太后為稱首忍哉君子所以進其身豈捨此獨無說乎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
曰今之如耳魏人魏齊魏相孰與孟嘗先時相魏芒卯之賢不言
韓人魏主兵也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
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
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中期
武王時已出此人至是四十四五年矣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料量
也昔者六晉之時智范中行韓魏趙晉卿也實分晉國智氏最強滅破
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出晉陽
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板高二尺智伯出行水行去音按
視也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徐無鬼疏在左為驂在右為御智伯曰始
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
安邑汾水出汾陽屬河東絳水利以灌平陽絳水平陽並屬河東魏桓子
肘韓康子不敢正語以肘築之康子履魏桓子蹯其踵蹯踐踵跟也
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

秦之强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頃王之勿易也（彪謂此賢人君子之言也人君間暇宜數聞之魏釐十一年有此四十一年也以在取邢丘下故不可先范雎事）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魏人仕秦）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以人從葬曰殉）魏子患之庸芮（秦人）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后死在四十二年）

秦攻韓圍陘（僖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郾陵南有鄢亭此時屬韓桓惠九年秦拔我陘此四十三年也）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强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故十攻而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頓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儀死至雎之相四十四年矣儀亦未嘗在韓此必誤張儀之力多且割（元作削）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智不如耳非力也）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元作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元作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謝辭去也）今平原君（趙公子勝惠文王弟後相孝成見魏無忌傳）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降眩損之也鉅鹿有沙丘亭趙記不書此未詳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眩目無常主也故為惑）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人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輕猶忽也牙言以牙相噬）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補）唐雎載音樂

予之五千金居武安（屬魏郡趙奢傳注在邯鄲西）與飲謂邯鄲人（邯鄲趙國都）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用金少故未能動謀者）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謀人之昆弟）公與秦計功者（應侯教唐雎云）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士得金復為秦謀故其謀不協）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趙括也父稱）曰然又即圍邯鄲乎（四十八年十月）曰然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

武安君所以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南郡宜城注故鄢江陵注郢都故郢）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趙國襄國注故邢國此字當作鄧）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馮亭事）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一（元作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許趙割地來和）因以為武安功

如是則起無大功雎不為之下

應侯失韓之汝南（豫州郡近應國應侯嘗取得之）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室家之相北女也男曰家老）曰公之愛子（衍也字）天下無有令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竊憂焉臣亦嘗為子（此臣應侯子餘子也此時無地）為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即與（元作與執）為梁（餘子同也大司徒可任之）

餘為餘子）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秦人）曰今也客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也（問其心識然否）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為秦王為將（元作為王）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言其國小而逆節著）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

以其為汝南虜也 汝南民為韓虜復者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 圍鄗也 武安君曰不可王曰
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粮以滅趙
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粮食三軍之俸 集韻俸秩祿也 有
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 後志
法民有長平亭在上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事在此四十七年 秦軍大克 元從寸下同徐鉉曰
勝此物謂之克若尅則殺也 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
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 鄉人飲酒也 飲食餔餵
收傷者不得療 治也 涕泣相哀勠力同憂 勠并力 耕田疾
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
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
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
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
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
校大夫王陵將而伐
趙陵戰失利亡五校 集韻校木為柵格也軍部及養馬用之故軍尉馬官以為號

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
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戰百萬君前率數
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 後志屬江夏起此二十八
年取鄢二十九年取郢 楚人震恐 震驚雷震物也故為恐 東徙而不敢西
向 徙陳韓魏相率與兵甚衆君所將之卒 補不能半之
而與戰之於伊闕 十四年 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 鹵楷同大楯也
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
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
國虛弱是以寡人 睢稱王命故云 大發軍人數倍 元作君 於趙
國之衆顧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
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

項襄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諛諂用事
良臣斥疎 集韻斥亦疎 百姓心離城池不脩既無良臣又
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 兵深入城邑在後故
言倍倍背同 發梁焚舟以專民 梁橋也此皆示以不還使民專於戰也下行以字
掠於郊野 掠奪取 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

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不反走也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時韓侵魏立三年耳故稱曰孤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時韓主兵故韓記言率周魏攻秦魏記言佐韓也欲推以為鋒鋒軍之先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元作待韓陣持不決戰也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戰敗以曰北走也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軍之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振震同以趙畏服逐釋攻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屈肢節臣推體以下死士推體猶委質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挑推撓也撓敵求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孝成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强起之曰君雖病强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頟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頟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馬嚴猶威執若勝天下之威之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軍敗則辱此所謂愛名

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事在四十八年及五十年
起之策秦楚三晉可謂明切然人臣無以有已故孔
子不俟駕行矣長平之敗屬耳趙何遽能益強以起
之材智知已知彼而得筭多不幸至於無功極矣
何破國辱軍之有三請不行此自抽杜郵之劒也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人名也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
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
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
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
曰嫗母也曰某夕某孺子孺人名之美稱齊策王有七孺子
內某士內私之也言嫗之言亦有必行者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
不有有猶欲也言父雖令之而非其所欲故令之勿思則必不行欲教之者人心
固有教猶告也孺子內士人心固欲其告雖非至親令必行也今君雖幸於王不
過父子之親言王之令亦能奪其所貴愛有不必行者軍吏雖賤不卑於
守閭嫗言且告稽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
即魏策龐葱所稱者十夫揉椎揉屈申木也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
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
杜摯以反摯稽之副也睢傳言稽與諸侯通則此所惡亦其實也秦王大怒而

欲兼誅范睢稽始薦睢睢後任稽守河東事在四十八年及五十年元在中山策之末彪謂范睢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魏在秦東開罪於衍楚字魏得罪逋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習猶狎故舊也言非王近習之舊王舉臣於爵旅之中使職事職猶主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元作遇惑行或字與罪人同心罪王稽謂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過猶誤也昔舉而今誅之是舉之誤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既殺之而加恩以國相禮葬之王必不失臣之罪已殺之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然其過舉之言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遂弗殺而善遇之
技藝之試之以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民也多
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
之所謂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
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
者功大而辭順皆不伐也故民不亂地廣也民不樂後也爭先附之
后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

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一舉成之不待後）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復於無事）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元作趙怒）必於其已邑（必欲戰服使為已邑）趙僅存哉（言所存無幾）然而四輪之國也（輪猶通言其民於適四方無所不通故下言從而不止）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時攻邯鄲不破故曰今雖）意者地廣而不耕民贏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新民未服故）則雖從而不止矣（言且去之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物事也斷猶止言戰事不止）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雖父）責之其子使必為不可得也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徵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不伐）人人所輕也重莫大焉）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言世主志慮欲爾）罷楚（並音疲）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未亡而有亡形）欲以窮秦折韓

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今謂世主）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司馬穰苴以齊言之耳非）威宣將收破齊罷楚敝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民為之用元作用民）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元作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補）為齊兵困於殽函之上十年攘地（攘推也猶拓）秦人遠迹不服（遠迹畏而避之）而齊為虛戾（戰敗其地為墟其民為戾戾疾也按齊記及表不書秦敗齊唯秦紀惠十二年東攻齊昭二十二年伐齊河東為九縣三十六年攻齊取剛壽不至是也此樂毅入臨淄之役也秦與五國共敗之）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也然終不服）而齊為虛戾（戰敗其地為墟其民為戾戾疾也按齊記及表不書秦敗齊唯秦紀惠十二年東攻齊昭二十二年伐齊河東為九縣三十六年攻齊取剛壽不至是也此樂毅入臨淄之役也秦與五國共敗之）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破韓魏宜能強而適足自存者何）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

三國從之趙趙奢齊鮑佼并楚為三趙奢鮑佼將絕句楚有四人不名之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趙鮑楚四人本起救懷而不救又聽秦之自去不追擊也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亡其猶亦云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憎懷而愛秦耶亡其猶無亦云知補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佼之能也以不救不從為能知秦之不可當也故裂地以敗於齊此下申言上敗函之敗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言不出戰所謂橫行於中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

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以此策為蘇秦合從時則所稱趙奢惠文孝成將也蘇秦不當稱之自昭始皇定天下後說是後秦獨攻取兩周猶息兵五無年不戰則天下不相攻之說不可曉也今定為孝六年前此後此皆無解兵之事

說秦王此上元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故刪去說云者猶西周謂齊王之比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審悉也雖然言已未能如言臣願悉言所聞悉詳盡也大王裁其罪裁制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北陽南連荊楚也始皇諱其父名故稱

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名言有勇決之稱）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秦有斷死之利諸侯有不死之害故不如秦）以此與天下（與言與之爭）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當相值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此頓言其勞弊）士民病蓄積索（集韻索盡也）田疇荒（疇耕治之田）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猶言無它事）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荊中破宋（閔二十八年）西服秦（荊秦事未詳）北破燕（十五年）中使韓魏之君（兩國從其役）地濟清河濁足以為限（東郡壽張沛上有胊城又平原有鬲津殷河皆近齊）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蘇秦傳注濟北盧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後志注防門即鉅防）齊五戰之國也（上所謂南破中破之類）一戰不勝而無齊（燕昭入臨淄事）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揚州記太湖一名湖亭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接楚熊繹都丹陽文王徙江陵是為郢都自郢徙都與鄢為五大多言鄢郢齊策鄢郢者楚之柱國知鄢亦為都江南即漢志楚地所謂江南地遠者也）見白起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拔其國如舉物然言易也）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強於二國）中陵（舉猶行）四鄰諸侯可朝也（使之朝秦）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為木主社）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比密也言其志親）而軍華下（即華陽之所）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元郭作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梁以都言魏全國也）舉魏則荊趙之志絕（魏舉二國之中而為與國故舉魏則二國不通）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尤近秦）趙危而荊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

國之功秦及穰侯所封也如封壽則以廣陶之類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潞即露耳故高注為羸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輕則其志不堅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無險阻故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在野曰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馮亭事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此殺趙括事在四十七年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冀州國完之者欲急取修武上黨諸郡置之去也引軍而去西攻修武屬河內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屬清河河外濟沱河之外不戰而已為燕矣燕乘敗取之然池以北中言中分之呼沱在代閼城不戰而已為燕矣此本趙所得齊地今趙弱故齊復取之則益弱矣中呼沱元作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蠹者病其中也挾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張儀傳守白馬之津津在東郡以流魏氏流猶灌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者合從大王拱手以須須臾同待也天下偏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謂先世所創地尊不可得地與相王之尊乃取欺於亡國亡國以長平之敗言趙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且怒且懼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後志河內有李城趙封李同之父於此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致言極力非能厚勝之也厚猶大又交罷却交言秦與趙俱罷兵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極言度其力之所至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合從也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頷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元作帥天下將百萬左

飲於淇谷（河內共淇水所出）右飲於洹水（蘇秦傳注出林慮北前後志在項紀注在安陽縣良鄉東南）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亦竭也）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以甲子日戰遂克之素為之非金革也）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傷殷之亡耳）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禮大夫稱主）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錯措同置也）數策（以蓍筮也）占兆（灼龜析處曰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三國中孰為可降）而使張孟談（趙之謀臣）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使韓魏背之）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自言不知死所）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謂一舉）舉趙亡韓（舉亦拔也）臣荊魏親齊燕（二國去秦遠未可加兵故）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隣親之以寬兵力其後秦滅諸國二國獨後亡以此故也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

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者（主言以為首惡彪謂此士論事深切著明猶不如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也而史失其人猥以張儀名之惜哉所稱謀臣范雎也）蔡澤（燕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人奪之也爾雅鬲鼎也）聞應侯任鄭安平（魏齊因范雎安平匿之時安平擊趙以二萬人降趙王稽通諸侯也）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賢仁秉義（質猶體）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期猶志也辯智者志期得此）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理治也）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

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統紀也）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言其兩全美）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之符（言行道之効）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吳起衛人仕魏後相楚而死）越之大夫種（姓文越王勾踐之相）其卒亦可願與（元作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無二（極身猶竭已）盡公不還私（還反顧也）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素其所蓄積）蒙怨咎（集韻家屢也蒙家同鞅嘗刑太子之傅知必見怨咎猶冒為之）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卬則鞅之舊也）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元作固）毀譽必欲（元作有）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困辱（離罹同集韻遭）悉忠而不解（解懈同）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離猶去）多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僖五年）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戮殺也晛之如刑戮詬辱之人）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閒（閒言有隙可乘）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亦不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任猶信）不欺舊故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批捥同匹齊切擊也集韻捥或作扯又蒲結切）廣地殖穀（植種也）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杜注陳留外黃東有葵丘）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僖九年）吳王夫差無敵（元作適）於天下輕諸侯陵（元作凌）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啟（太史周官其人未詳史作叱嗟豈君王后之父耶）叱呼駭三軍（叱訶也）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補）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屬南郡）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屠言戮之酷）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有帝之業）自是之後趙楚懾服（懾失氣也）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起傳注在咸陽西門十里）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揚越（越屬揚州）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

卒支解（斷其四支按起傳宗室大臣射刺起死）大夫種為越王墾草辟邑（墾耕辟造也）辟地殖穀（殖植同）率四方之（補）士專（補）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拮而殺之（拮戛同鞨也蓋逼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居陶易姓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行字）大投（大言）或欲分功（分勝者所獲）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全勝也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補）施三川以實宜陽以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斬謂絕之此言斷三晉之路）棧道千里（棧棚也施於險絕以濟不通）通（補）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秦人）秦如時不退（時是也）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喬王子晉松赤松子皆仙不死）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

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以病辭去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遂稱篤篤猶甚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在五十二年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補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更於燕

三年乃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泮本作周良輔本作周良補注本作周良

材角智趣於利而故其得位不數月去優游於秦以封君終其身非苟知之亦允踏之澤之謂乎

孝文王昭王子元年辛亥

周亡於是六年矣

濮陽人屬東郡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子楚初名孝文

王子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遺猶詒世後世頒

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遺猶詒世後世頒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遺猶詒世後世頒

往事之事猶為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扶城趙地缺故往

說之曰子侯異人母兄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異人母曰夏姬無寵如無母然外託於不可知之國史言趙不

禮之故禍福未可知也一日倍約身為糞土弃叱且賤也令子聽吾計事求歸以求歸為事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孝文后華陽夫人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子侯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春秋舉成歲此言其年高一日山陵崩山陵喻高且固崩喻死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木槿也朝禁夕死令又不如說有可以一切權宜也而使君富貴千萬歲行其宇寧於太山四維四方之不可移也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辭席前請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

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不決也是抱空質也出不能然故曰空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以恣異紀講好於趙秦王老矣一日晏駕大文忠注天子當早作詔宮車晚出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不韋傳秦聞邯鄲

鄲趙欲殺子楚子楚與此駭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以王后是人故服楚製以說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所習書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宮中問曰閒政事之隙陛下嘗軺車於趙矣高紀五年注陛者云云軺礹車木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以名見知於王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昭二十八年注一箇單使也存問也問其存亡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有警則然王以為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致邑為太后養地也拔此是子楚說使歸之不韋傳則言孝文為安國君時歸與此駭彪謂不韋賈人也彼安能知義欲圖贏而奪嫡立庶秦國之不亂敗者幸也以此得贏而飲酖於蜀於是知有天道矣凡不幸所立於時皆喪身滅國之事周衰士之險險傾邪也不足算也子楚之計平平耳孝文稱為奇而立之非老悖乎

莊襄王文王子元年壬子

始皇帝莊襄王子元年乙卯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秦人相燕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徑者道所出也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禮庶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羅茂之孫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元作君叱去曰我自行之

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列子有問日出者豈其人乎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見用於秦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乎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起傳言賜劒令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獨子而行因之請於文信離子童子令庫具車廄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見趙王悼襄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乎曰聞之燕太子之實秦王悖然而怒悖艴色艴如也同語頓弱曰山東戰國有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齕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補趙攻燕得上谷郡幽州三十六縣與秦什一以十之一與秦也羅傳有秦王欲見頓弱秦人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補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勢銚芸苗器而有耨器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悖艴色艴如也同語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毋始皇母帝太后也本呂不韋姬通不韋又通嫪毐人告之王怒九年遷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

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胷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資齎同聽之韓魏時不通諸國故請王聽其往也入其社稷之臣於秦說之使歸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且敬且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衍於宇燕趙而殺李牧趙良將幽王七年殺之此十八年齊入朝四國畢元作必從齊魏燕趙也殺牧時已虜韓頓子之說也說始皇在十年還太后前此要終言之虜謂頓子之義高於范雎而其說過之遠矣惜其不知擇木焉有仁人君子而為始皇用哉魯連視之蔑如矣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衆不足以為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禁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曰猶言舉兵於言舉左案齊左則齊下案下也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厭言案之不一二國千乘之宋也宋於七國時為千乘今使齊魏如之築剛平趙地缺趙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便衛五年齊魏為衛取我剛平皆不注衛無東野詳此則剛平趙取之衛也務牧薪採務草也以食馬牧養牛人也大者薪小者採莫敢鬬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還反言改事也倍二十二年注委質屈膝也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補令朝行魏伐邯鄲趙告急齊是以有馬陵之敗因退為逢澤之遇閒封東北有逢池或曰宋之逢澤乘夏車夏取其文禮有夏蓋稱夏王夏中國也一補朝為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元作太公太公和時無此事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執璧質贄同羔鴈之屬請為陳侯臣齊陳敬仲之後故稱陳侯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拔邯鄲齊亦敗之此十八年魏於桂陵不至如此所稱故定為宣王馬陵之役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即楚都也亦避始皇父諱楚威七年伐齊敗之徐州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縛齊將揚之水注申諸姜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地缺趙記注根桑一曰平桑疑即此此魏地也蓋赴魏之難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絶二地缺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劒揔揔夜戒有所擊引也釋二者不自衛示卑也委南聽罪委去南面之尊西說趙說使人解之北說燕內喻其百

姓而天下乃齊釋不攻齊也於是天下少而為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紿之閒當為牖臣豈以郢威王為政哀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絕句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四國為一荊齊燕代見下文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財力困也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魏人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元作安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以王衣衣之寵之也舞以其劒古者飲則以劍舞今以王劒舞之也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韓之諸公子秦王見其書恨不及見之攻韓遣之使秦王說之賈與李斯毀之死秦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齊元作吳此章無吳事此四國後亡者也三晉滅久矣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監門卒也賈其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文死子繼

曰世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厲礪同礪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有婦功也天下願以為妃妃匹也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為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為用賈之身榮聽讒而誅其良將紿聽元作聞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婦逐之也不經見朝歌之屠朝歌屬河內賈肉不售故賈人未聞棘津之雛不庸後志琅邪西海太公所出又釣於棘津令存雛售同蓋嘗求售與人為庸不見用也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五鄙為鄙鄙為蓋鄙鄙之人為賈者仲嘗於鮑叔賈南陽之敝幽修武南陽也仲穎上人嘗以貧困隱此敝困幽隱也魯之免因見莊二十九年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養以五羊之皮奚虞臣也不見用自鬻於秦養牲者以五羖羊皮鬻之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

而勝於城濮僖二十八年晉文公用咎犯之謀破楚成王於城濮與此不同杜注城濮及史注止云衛地此四士者皆有詒醜大詬詬辱醜恥也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補使若卞隨務光並湯時人辭湯之聘申屠狄紂時人自沈于淵並見莊子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王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己用汙者非者雖不取察言聽取之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尺寸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無功而願貴虛願也秦王曰然乃行可字復使姚賈而詬韓非高誘云人也注此書詬辱非一處如此策以姚賈為陳賈齊宣王初不考其歲月賈乃與李斯同時安利見於孟子之書宣閔皆當戊燕而之會之後實閔王也詬之宰意如此愚天下後世甚矣彪之校注蓋為此發惜其所稱皆必有依據體裁獲罪於後人故

凡六十七章

謹案卷三第九頁前二行夏老於西河之上刊本夏訛貢據禮記檀弓改

第十四頁後三行薛周之與國也按吳師道補註云薛字恐衍

第十五頁後七行秦因甚絕齊刊本絕訛約據吳師道本改

第二十二頁前一行魏聘臣矣刊本聘訛德據高誘及吳師道本改

第三十一頁後六行堪以為重也按吳師道補註云姚本據晉是此事據字蓋相傳本訛

第三十三頁前四行知屬長安刊本安訛攻據漢書地理志改

第三十六頁後五行武邑魏地刊本地訛也據吳師道本改

第三十八頁後八行杜大梁之門刊本杜訛社據吳師道本改

第四十二頁前五行而詳事下吏刊本下訛不據吳師道本改

第四十六頁前一行載與倶南歸者案高誘本無南字

第六十一頁後二行以諸侯之變按高誘本以字下有觀字

第八十三頁後一行無把銚推耨之勢刊本推訛挂據吳師道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　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　臣張會秀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　子部

戰國策卷四

宋　鮑彪　注

齊　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信陽西有漯南平原

威王　田齊桓公子元年安王二十四年癸卯

濮上之事　此東郡濮水之上實衝地　贅子死章子走　皆以名子之猶嬰子文子章匡章

盼子謂齊王曰　田盼也威王言使守高唐者並齊將　不如易餘糧於宋　易移與之　宋王　辟公　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猶信　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　可其償　不償因以為辭攻之亦可　盼子威王未嘗敗撓此言二子死蓋

九年前也

邯鄲之難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圍邯鄲此二十五年　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名忌二十一年相明年封下邳號成侯　救便　干綸曰弗救則我不利　我我齊　田侯曰何哉對曰　補二字　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田侯曰

曰善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以軍法陳之於此）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且猶與）夫救邯鄲（襄陵屬河東魏邑也攻之使魏困）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兩國不戰故）邯鄲拔而承魏之敝（承言繼其後）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有云二十六年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孫子兩軍相對曰交和楚記注軍門曰和）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徽幟也以絳帛若於旗章其別也）雜秦軍候者言（候伺也）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頃之間也）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三猶）有同謂王曰（有同謂同辭也）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發將出兵也）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言為而擊之則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頃之間也）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稱（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其母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棧為棚以立馬）吾使（衍者字）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未有教命）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慮謂君父一也雖無父命而以君命更葬何損於義凡章子之孝皆過所謂過孝）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慮謂周哀齊威不世之主也列子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賜我其罪我又將以人之言故人君於其臣欲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於章子有焉）

不猶（猶也豈以三）告而投杼子哉（投杼事見曾子）

楚將伐齊魯親之（親楚）齊王患之張丐曰（齊人疑即張丑）臣請令魯中立（於兩國之間無所親疎）乃為齊見魯君（康公）魯君曰齊王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勝齊之敵楚雖勝士卒多死魯合齊以兩國擊之楚必敗故言其不勝）者何故也魯君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楚時未敗而云然蓋楚有）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愚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

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材武見選者）必殪（殪死也）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合合敗者也勝者今以全衆合敗者彼勝者既士卒多死可勝也敗者因見德矣雖合之不必見德）德敗者）其見思德也亦甚大矣（敗者見德之）魯君以為然乃退師

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閈（齊人）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言師不直前而敗）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天下畏其威聲）欲為大事（反齊而王）亦吉否卜者出（田忌之人）因令人捕（捕取也）為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齊記三十五年有敵謂齊威王也其知韋子察阿即墨大夫明矣獨於是失之然忌之走亦非威王讁之也）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昳徒結切日側也故有光艷意又疑作佚）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旦明也）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猶親）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進諫者有暇隙）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

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坐朝廷之上四國朝之不待兵也彪謂鄒忌嘗以詐走田忌則其人亦傾險士耳唯此言者萬世之言也

宣王 威王子元年 顯王二十七年己卯

南梁之難 魯國蕃縣有南梁水此二年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趙不利敗於南梁 韓氏請救於齊田侯 猶土 陳侯 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齊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憱於齊 憱告也 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敝 承繼其後也 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 告者許之也 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憱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 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 齊記為有為 齊也

兩章一為桓公臣思一為宣王孫子彪謂臣思之策則幸中矣非仁義舉也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況 朝韓魏乎

田忌為齊將 此二年召復位 係梁太子申禽龐涓 魏將也 孫子 臏也 齊人

武之孫為田忌軍師 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敝於 罷疲同彼 先弱卒也忌所自將 使齊不疑也 主 主地缺 孟齊險隘 主者循轶之途也 轶狹 轍同車迹也言其險狹不得方軌適相循耳 擣擊 擣牽同車軸尚鍵也路 摩車而相過 擣擊相摩 使彼罷敝先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得地利故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 在太山博縣西北 左濟右天唐 蓋盼子所守所謂高唐屬平原 軍重踵高宛 重輜重也後志高宛屬樂安 使輕車銳騎衝雍門 始皇紀注在高

陵 若是則齊君可正 正猶制治 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詭豈嘗語人以是乎忌不聽忌賢也 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 彪謂臏非武流也武雖運奇用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 補於齊 復猶迎 杜赫曰臣請為留楚 為鄒留田於楚 謂楚王 威曰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

必以齊事楚（言此示不為鄒忌遊說也）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薦於王使之仕宣王不說晏首（齊人）貴而仕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言其不薦達人）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後志魯之薛六國時曰徐州事在楚威七年此十年）欲逐嬰子於齊（逐使齊逐之田嬰時未封故曰嬰子猶盼子）嬰子恐張丑（齊人）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為之用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楚記七年有）

權之難（後志南郡編注鬫縣以權叛又當陽注縣東南有權城楚地也蓋燕自北進齊自東進而戰於）楚境燕策為丈公時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冉傳言自悳王時任事然則此役文公末年也）出兵助燕擊齊薛公（嬰時未封後人稱之耳嬰傳言自威王時任職）使

彈琴鬬雞走犬六博蹋鞠者（劉向別錄威王作即威也）臨淄之途車轂（元作轄）擊人肩摩連衽成幃（帳屬有舉袂成幕（袂袖也）揮汗成雨家敦而富（敦厚也）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補）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折猶敗也）以弱敵強雖勝猶為失半也）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元作後）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倍言二國在其後）至衛（元作闡）陽晉之道（魏襄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張儀傳劫衛取陽晉注皆不地蓋衛地時屬魏也）徑亢父之險（屬東平）車不得方軌（爾雅方舟併兩舟則此亦兩也軌車轍）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驚貌）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元作猲恫痛也言疑之甚）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

水也故求不可得孟子注菹澤生草者水名出漢中）則累世不得一馬及之（秦地缺疑為員秦蓋此秦與梁父皆東地也）梁父之陰（梁父在泰山山北曰陰）則卻車而載耳（卻卻同言多獲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耕治之田禾所聚也故為類）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挹酌也）而取火於燧也（夫燧鑒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十士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元作為）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逡巡同狡兔名）海內之狡兔也（集韻狡猾也疾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

於後夫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勘之苦而擅其功擅者無與爭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頓亦弊也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謝辭去之言不用也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敝邑有寶二雙文馬二駟文毛色成文馬四足為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魏策馬陵之敗魏請臣齊朝齊楚王怒伐齊則此所言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言楚將因齊兵勞而伐之名醜而實危伐與國醜也而有楚伐之危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善乃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伐魏不便魏所欲也而髡止之故魏刺之雖刺髡而齊實不便非益也此設詞也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髡有壁馬之宝於王何傷乎元在魏策

齊宣王見顏斶集韻音觸引春秋齊有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並使之即已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並使之即已斶前可乎斶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趨士趨就之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亦云居之壟其家坏秦伐齊先徑魯故云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一石百二十斤萬石簴鍾鼓之柎天下之士皆為役處役為之使在其位辯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元作服求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五鄙為鄙郊外曰野亦所處也並監門閭里閭在鄉里在野並五百家皆有門士之賤也亦甚矣斶對

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
得貴士之力也（言能貴士故德厚）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鄒而
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
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昔諸侯多由得策也今失策故誅滅而寡得策貴士也）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
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
其實而（元作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慢驕奢
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削地也）無德
而望其福者約（約窮也）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言禍
至不求不為而欲得之虛願也物不自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
者也是以堯有九佐（九官也）舜有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泰不虛靈甫見陶淵明羣輔錄）禹有五丞（楚辭八師三后外有益稷皐陶垂益）湯有三
輔（商書伊陟二相外有伯仲伯谷單壹此未詳）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
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亟猶數）不愧下學（學於臣下）
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

文王是也故曰無形（元並作刑）者形之君也（無形謂削約之未著者）
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衍人字）
明學（明學學之明者言上見下通聖明之事）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
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
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猶言非耶）孤寡者人之困賤下
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以身下人）而尊貴士與夫
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
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
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細人）
王自稱牛羊豕具為太牢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
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皆美稱）顏斶辭去
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制裁斷之）非弗寶貴矣然大璞
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遂達猶）然
而形神不全屬願得歸晚食以當肉（晚言飢而食也其美比於食肉）
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虞娛同樂也）
制言者王也（言謂命令）盡忠直言教道已備矣

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補二字）而辭去君子曰（補）矚知足矣歸真（補反璞則終身不辱

先生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謁者掌賓贊受事延引也）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使待其至也）寡人請從（就之也）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不如所聞）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

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此桓公雖）四馬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抶之（抶失也）秋傳抶子辱矣）焉能有四馬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元作是）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驥驛騄耳（字書不說騏驥

不載惟王篇云馬黑脊亦不言良馬陸璣疏麒麟行中律呂則此馬以麒麟比也騄耳八駿之一）王之（補）四馬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莊小疏毛嬙越王嬖妾西施越女吳王姬）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穀細緻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便順其所好辟避其所惡）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說

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處謂王斗之義無所取出門求見自卑甚矣而徒以趨見於咫尺之間以為高此孟子所謂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者也抑其陳誼迂而不切獨所謂學穀者可知耳然不若魏牟之言之愈而處為序舍牟而取斗為牟之言出於斗也）

齊人見田駢（齊處士）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設者虛假之辭）而願為役（為駢給使）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畢猶已言過於嫁已

矣今先生設為不宜譬養千鍾譬資同所資所養也昭三年注四豆為區自四以登至於釜十則鍾又桌氏注四升為豆則鍾凡六斛四斗也徒百人徒從車者不宜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謝之也管燕齊人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而辭也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連與連同泣下也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飽也而君驁驁有餘食驁舒也下宮糅羅紈下宮掖宮下列糅雜紈素也曳綺穀綺文繒而士不得以為緣緣衣純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貴所重而貴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閔王宣王子元年顯王四十六年戊戌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楚懷六年此元年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衍使字史言軫為秦使齊王問之為齊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問此外復有貴者不曰惟令尹耳楚相也陳軫曰令尹貴矣主

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祠春祭賜其舍人舍人相謂曰始皇紀注主厩內小史或曰侍從賓客者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言恃其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言身死後爵且歸於國故言爵奪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楚記同彪謂此策雖其指為齊亦持勝之善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惠文趙足凡趙皆趙人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背秦背秦則齊無患矣

齊將封田嬰於薛（定封在此三年）楚王（懷）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集韻輟止也）公孫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閈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閈為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尨謂此說不可行也嬰齊相也雖為一如貙侯應侯之於秦也何弱小予其初哉）

靖郭君（田嬰謚）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所謂鼎鑊之誅）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言此言外應復有）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亡無同言無此也）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集韻蕩放也言自放肆）則螻蟻得意焉（螻螻蛄一曰螾天螻得意飲飽也）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雄長之長）奚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

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曲禮司徒司空司馬司士司寇典司五衆計其事之凡也）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曰說吾而厭之（言汝既說我則不得自厭故以委之）今與靖郭君（以五官之計委之）齊貌辨（齊人）齊貌辨之為人也多疵（疵病也謂過失）門人弗說士尉（齊人）以証靖郭君（証諫也）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嬰子文）又竊以諫（竊猶私）靖郭君大怒曰劓而類（集韻劓翦也以翦草為喻而汝也類族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慊快也）齊貌辨乃見閔王曰（閔王立嬰之封薛在閔王初下言之薛則此）是舍之上舍（舍猶甲第）令長子御之（集韻御侍也）旦暮進食數年宣（元作威下同）王薨閔（元作宣下同）王立（不得言宣王立也）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閔王曰子（元作曰）靖郭君

之所聽愛夫愛而聽用其言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願承視過謂豐厚過人承多反視若是者信反始信後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封嬰於薛閔王也而曰受於先王蓋宣王有指封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言無以告於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閔王太息長出氣也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劒先時所賜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強猶固不得三日而聽王聽其辭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集韻沮止也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以生為外物無所愛也樂患趣難者也趣讀為趨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遞言其更相伐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罷與疲同而兩歸其國於秦兩彼我也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以割肉喻其相伐秦曾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熹煮也秦曾不出薪喻秦無所事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反古主必死辱死於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戰死者多也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絳安邑屬河東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補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舉言得其地南面而孤楚韓梁三國在秦之南孤謂稱孤

以臣之北向而孤燕趙（絕句）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齊韓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秦惠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此六年事）儀復相時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韓之子嚚（燕王）與子之國（之燕相）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我我齊）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比相親周相茂也與論語意異）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魯戰勝齊史傳不書時魯故在有亡形耳）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史不書說文濁漳出上黨長子鹿谷山東入清漳清漳出沽山大黽谷入河南漳出南郡蘇秦傳注亦云然）再戰而再勝（絕句）秦戰於番吾之下（不書常山有蒲吾）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儀說懷王亦云然）外趙入朝黽池（屬弘農）割河間以事秦（據此則說趙當在齊前）韓獻宜陽邢丘效河外趙入朝黽池屬金城兵河關史作清河是也）指博關（蘇秦傳注至博陵東郡有博平以為博）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悉悉起其

關今按泰山有臨菑即墨屬膠東國非王之有也國一日博亦近齊也

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禮大行人掌大客之儀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三百里也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儀嘗曰儀之所甚憎無大齊王則儀齊所惡也而秦任之故齊以此責秦張儀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王曰

奈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言有兵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割諸侯地今齊王甚憎張衍字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連謂不解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周有先周宗社禮器諸侯之必有也秦王之國也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而令諸侯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車馬黃金百鎰而遣之儀傳有虙謂此計之所說於時有妾婦之所羞市人之所不為者若曾南后以取金欺商於以責楚皆可鄒也唯此為文無害儀亦明年死矣宜其言之善與

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梁王哀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因相儀魏九年此十四年儀而不勝張儀謂留襄邑注

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所不備令必出以賂秦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其車馬黃金欲敗敗其橫事謂衛君嗣君曰時儀

之齊齊楚之事已畢事使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疲音勞師故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儀傳有虙謂此計之所說於時有妾婦之所羞市人之所不為者若曾南后以取金欺商於以責楚皆可鄒也唯此為文無害儀亦明年死矣宜其言之善與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本宋地見陳留襄邑注而不勝張儀謂梁王哀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因相儀魏九年此十四年儀欲敗敗其橫事謂衛君嗣君曰時儀

過衛衍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為國者不同耳值適當也君必解衍解說衍於儀使之釋怨衛君為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三人合坐犀首跪行為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吾讎衍齊戰故而儀與之俱是必與儀鬻吾國矣遂不聽虎謂此一時發乎殆哉與同犀哉此在衍術中而不悟是以知儀之踈也故其智暗於秦其辯屈於軫而此謀敗於衍也

楚王死懷王太子在齊質楚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名橫是為頃襄王按史楚三十年懷王入秦秦留之明年頃襄王立立三年懷王乃死與此駁蘇子元作秦下並同年矣此非代則厲也謂薛公田文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楚策云與我東地蓋楚國之東其地近齊楚地高而此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而楚得成得猶與也齊求地而楚與之為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此七字元作注字此亦著書者敘說謂楚王太子也以為新立王則頃襄外無它王未詳曰齊欲以為懷王則上言已死不為頃襄則頃襄即太子且倍王之割倍多於前而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亞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矣

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亞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請告蘇子辭也告以楚獻地之故使太子謁之君

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亞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補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亞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為之奈何對曰臣請為君以楚事之名薛公曰善負荷不義之名薛公曰善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

君薛公也使太子白以亦欲割地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長行也故有饒益意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權者輕重所在故臣能去太子使人去齊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多割王因馳強齊而為交馳亟往齊辭齊之說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因蘇子交齊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剸楚者王也剸斷也猶制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功謂入地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為君也且以君薛公也使太子白以亦欲割地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

善蘇子故曰可以為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按此則懷王死楚立新王太子卒不得立而頃襄非太子也史不謂然故其書東國之事亦略）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言其親幸）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珥瑱也所以充耳）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

孟嘗君將入秦（傳言秦昭王聞其賢求見之故將入）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元作秦今並從傳）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淄水出泰山萊蕪原）有土偶人（偶相人也比土）與桃梗（集韻梗略也荒也此蓋枯木海外經東海之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上有二神人曰荼與鬱壘主治害鬼故使世人刻桃畫其首正歲冥門上（冥門上）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拔也拔於土中）挺子以為人（大雨自上下也異於飄酒）淄水至則汝殘矣（殘敗壞也）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大雨）降雨下

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淄水出泰山萊蕪原）有土偶人（偶相人也比土）與桃梗（集韻梗略也荒也此蓋枯木海外經東海之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上有二神人曰荼與鬱壘主治害鬼故使世人刻桃畫其首正歲冥門上）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拔也拔於土中）挺子以為人（大雨自上下也異於飄酒）淄水至則汝殘矣（殘敗壞也）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大雨）降雨下（降大雨自上下也異於飄酒）淄水至則汝殘矣（殘敗壞也）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

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如往也不知所在）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傳有）

孟嘗君在薛（史言文代立在薛時未相也）荊人攻之（傳言其於荊還反過薛孟嘗君（補）令人體貌（有禮容也）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言且死）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以使事恙報齊王）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言其不通）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詩注祭有清德之宮）

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譆（集韻痛也）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此著書者詞也言善說者不勞而功顛倒蹶僵也言其請救之遽）望拜之謁（言望而拜之恭謁之恭）雖得則薄矣（言它人請謁雖有得不如髡之厚）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方大略也）人之急也（言應之疾）若自在隘窘之中（隘險也）豈用強力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齊人）以四馬百人之食（言饗之厚）遇之甚懽

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之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言事之厚彼不害我）董之蘩菁齊人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為長者賢有容之稱高祖曰為其母不長者）以吾毀之也君之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待（元作持）言也（彪謂君子所以報知我者亦多術矣豈必毀之而後為之哉此其說有似侯嬴而不及嬴非正誼也）

孟嘗君讌坐（讌合語也）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者也一人曰訾（不稱意也言孟嘗有不得意於諸侯者）有侵君者（侵陵之侵）臣請以臣之血湔其衽（湔濺同集韻水激也）田聆曰車軼之所能至（軼轍也）請掩足下之短（衍者字）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言欲得之）如使而弗及也（若有使之如恐弗及）滕（元作）臀（元作臀字書無之亦可作股齊人）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與猝同）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二人文侯師友）此臣之所為君取矣（求以此為孟嘗所取）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夫人姬滕之通稱非其配也與下十妃同）或以問孟嘗君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者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錯之（錯措同也）勿言也居暮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嗣君）與文布衣交（言交於未貴時）請具車馬皮幣（皮羔狐之屬宗伯孤卿）執皮帛（帛）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人（補三字）遊於衛甚重齊之使者（使者已不肖而孟嘗言其賢也）且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欺者馬馱其血又壓羊殺之以盟使諭者如此）盟曰齊衛先君刑馬壓羊（殺馬馱其血又壓羊殺之以盟使諭者如此）盟曰齊衛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令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言或以此為不肖）輒以頸血湔足下衿（交衽也）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謂（言可與語）善為事矣轉禍為功（彪謂周衰禮義消亡以若孟嘗者為能愛士愛則愛矣然非禮之愛也以若舍人者為能強爭強則

強矣然亦非義之強也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齊人仲連）謂孟嘗君曰猿獮猴錯木（言自置木上）據水則不若魚鼈（據猶處下行處字）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之字）奮三尺之劒一軍不能當（魯記莊公與齊桓公會柯沫執匕首劫桓公歸魯侵地）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劒而操銚耨與農人居壟畝之中（壟田埒）則不若農夫故物捨其所長之其所短（之猶於）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言賓友以此士見棄逐不周與處）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心國自彼來而害我報）其棄逐之怨（後人視此為戒）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言立言善乃弗逐（彪謂仲連士也言必有中）孟嘗君出行國（按行之兼相它國故行）至楚獻象牀（象齒為牀）郢之登徒（楚官也好色賦登徒子注以為姓非）直使送之（直猶當）不欲行見孟嘗君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才出萬人曰傑英千人曰傑）皆以國事累君（累猶諈諉之以事所以累之）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特立之戶）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劒一（重言三喜外復有此）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輸亦送也）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劒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虩謂孟嘗君於是能立德矣吾知欲止吾過而已彼得寶賣妻子不足償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漂飄同言其細若絲髮）

於我屬何傷且諫者士之所難因得寶而摧折之後孰敢輕以過聞乎吾哉

齊人有馮煖史作驩並況袁切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草不精也具餼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劒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乘車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劒揭舉之也擔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待我以客後有頃復彈其劒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記識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會總合也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責債同集韻通財也馮煖署曰能署書也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

君笑曰客果有能也言果則孟嘗固意其能也而使之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憒於憂憒憒亂也而性懧愚懧懦當作懦集韻弱也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得罪於煖自我啓之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券亦契契別書之以力判其旁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偏合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偏合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偏合矣乃來聽命矯命矯猶詐也託言孟嘗之

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嘗也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孟嘗問也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陳猶列也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循撫也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

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諸先生休矣（休息也）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元作正）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元作今）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元作惠）王（昭）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此非當時所追書云爾）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本周官此大臣也）賫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文彩繪也）服劒一（王所自佩）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集韻統攝理也）馮煖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前自靖郭時既立廟矣今又請立則所謂宗廟非一王也）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介獨也獨則不衆故為微細之詞一說喻草芥也）馮煖之計也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此三十年孟嘗奔薛此言復反傳言王召之因謝病老於薛與此駁）譚拾子（齊人）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拾子借以殺之為愜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所求者存故往趨之）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牒札也書所怨人）削去之不敢以為

蘇子（元作秦）自燕之齊（此三十六年）見於章華南門（史作東門）注齊都賦注少城北門不知是一門非也齊王曰嘻（集韻有所多大之聲）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致帝號於齊）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與捽同）而患之所從往者微（患在後故言從往與從來異也今未著故言微）秦聽是恨秦也（違秦恨之）秦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為（元作秦為鵝善）秦勿庸稱也（庸用也）以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雖稱有先後無害於帝）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行其字）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齊記三十六年有彪謂此策自為智則明為人謀則忠蘇張之巨擘也）

蘇子（元作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問蘇子）則天下愛齊乎且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亦問雜）約伐趙孰與愛秦乎王曰愛齊則憎秦兩帝立（補此五字）對曰夫約（然其伐宋之約）然伐宋之利也王曰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也（上言後起者藉藉此而已）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率帥也）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博物志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此就天下倍（背同）約秦（倍背同）約擯（棄也）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汝南潁川皆有）有淮北（淮水之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莊十八注濟水之西）則趙之河東危（趙河之東非郡也）有陰平陸（陰屬南陽後志東平國東平陸）則梁門不啓（大梁之門）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貳不與秦合也秦約伐趙而此伐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服（刑猶戚也言畏戚而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非實敬之）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孰慮之也（齊記與上為一章今詳上章猶欲聽秦此決欲擯之非一日之談為二章可也）

蘇子（元作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約結而喜（下先）主怨者孤（為約以結怨之又為之主衆所不與也）故孤夫後起者藉也（藉言有所資權是也）而遠怨者時也（得其時也人怨之則雖欲棄時不能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藉者萬物之率也（率帥也）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博物志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此

二劒吳王使干將作干將越人莫邪其妻亦善作劒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劇利傷也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集韻利也而劒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主車者不休傳驛遽也言其警急衛國城割平言城中割地求成平成也衛八門土以土塞門而守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遡愬同魏同也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騶騶亂馳也不休傳驛遽也言其

墮中牟之郛中牟屬河南趙獻侯自耿徙此趙記注詳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敗我剛平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州屬河內出梁門軍舍林中魏記注宛有林鄉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屬河東燒棘蒲元作溝下同敬侯六年借兵楚取魏棘蒲不注宣二年注大棘在陳留襄邑南蒲南蒲蒲坂也謂此隧黃城八年拔魏黃城陳留外黃是故剛平之殘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罷能疲同音下同樂與衆為怨事敗而好鞠之鞠窮也言遂事兵弱而憎下人行也字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長盈之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從謂後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不以兵為人挫強敵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衍泰字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得地等耳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是楚懷二十六年此二十一年且天下偏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未詳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利也是以大國意也欲為人王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雖可伐亦不可輕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人與之多則是元作事以

衆強敵（元作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攘猶取）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元作僅下同）靜而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信猶恃也莒蔡是矣）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稿積（元作槁）朽腐而不用幣帛矯（揉箭箝也故有矯意此言變其初也蠹猶蝕）小國道此（道猶行）則不祠而福矣不賃而見足矣（賃音貣從人求物也）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

為天下先（衍強字）襲郢而棲（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從之）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衍何字）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趨我）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東萊故萊子國）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莒蔡皆恃遠忽近故亡）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駑馬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

滅（與猶恃也言與國之相恃亦不皆亡在所處耳）有能（元作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寄言假手於人不為主也）微用兵而寄於義（猶假也）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跼不伸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質質子）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衆事猶共事）交割而不相憎（交言彼此割地）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家語所謂桓山蓋在齊魯之間）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樓煩屬鴈門）取其牛馬（此蓋之嘗敗時）夫胡

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衍何字）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趨我）而為我役故明主察相（相之明察者）誠欲以霸王（衍也字）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有害於國）而都縣之費也（隱元年注邑有宗廟之主曰都周制二千五百家為縣）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士衆所聚有市井焉）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輈（輈軸也）而炊之（輈軸

牛而觴士（觴實曰觴蓋以飲之）則是路君之道也（路疑作露言出於外又疑作路窘言財用窘於道路）中人禱祀（國中之人為行者祈）君翳釀翳（華蓋也故有隱義言釀於中以待飲至）通都小縣置社（戮不用命者）有市之邑傷共供同完者內酺而華樂（酺大飲也華猶奢）故其費與死傷者鈞同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匿厭養士之所竊（厭折薪養馬者）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禮蔽（禮衣蔽前者禮蔽疊言也言士作苦衣易敝故）舉衝櫓（衝陷陣車正作轒）家雜總（全家併作）身窟穴中（謂地道）罷於刀金（兵器也）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暮數而能拔城者數月為亟耳上傛於教士斷於兵（斷音短截也）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夏（憂）一主（趙襄子）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補）患也（患在滅二子）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比相次）此用兵之上節也（節猶等）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此二十九年書佐趙滅中山）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嗇吝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補）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終謂窮兵）而守不可拔（守城期於不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為善者保恃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居人故罷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即鵠也所謂候中）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便謂巧審弓得便巧）

乃發中者則善（善人之）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的以難中人爭欲貫之如惡之然人如的者人所惡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素猶常也言兵常用雖強必弱）則察相不事（不從事於此）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五戎注刀劒矛戟矢）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曠閑也日雖閑遠其利不窮）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師旅也言不用師）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言謀之於堂彼自敗也）雖有闔閭吳起之將（闔閭將孫武也此以君臣互言之）舍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俎肉几在豆上）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鄭玄注記衽卧席也）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倡優倡樂也侏儒小人）不乏諸侯可同

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素猶常也言兵常用雖強必弱）則五兵不動（五戎注刀劒矛戟矢）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曠閑也日雖閑遠其利不窮）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師旅也言不用師）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言謀之於堂彼自敗也）雖有闔閭吳起之將（闔閭將孫武也此以君臣互言之）舍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俎肉几在豆上）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鄭玄注記衽卧席也）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倡優倡樂也侏儒小人）不乏諸侯可同

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言其功德之崇雖名利若此猶不足稱也）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謀不成）則其國無宿憂也（言無一夕之憂）何以知其然也（補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趨言往應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元作元）昔者魏王（惠）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補）其強而拔邯鄲（十八年）西圍定陽（屬上）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此秦）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堛中（孝公也此史尊稱之故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人與之）故以一秦而敵大魏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

簫使也（簫馬策）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下從）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者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帛為柱衣）建九旂（旗旒）從七星之旗（鳥隼為旗又繪星焉）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跣足親地也）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過信為次）往服齊也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垂衣拱手言無所事西喪地於秦謂此與）而不以德魏王故（衍曰字）衛鞅之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補）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也（盖謂此策轉輾皆中事機而不詭於聖雖鍾竽倡樂非所以啓人主者亦孟子色貨之比閭王驕不能聽以及鼓里之禍百世之戒也）

齊負郭之民（負猶背）有孤狐咺者正議閔王斮之檀衢（斮斬也檀衢蓋齊市名）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公孫家子猶宗室云）直言殺之東問宗室離心司馬穰苴（田完之裔為景公將去此時遠甚蓋誤其名）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樂毅魏樂之後）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及下達子史不書）將而應之後起為應）齊軍破向子以輿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元作償）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此四十年）淖齒數之曰夫千乘（青州郡）博昌之間（屬千乘）方數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山（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二縣屬泰）人有當闕（門）而觀）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莒中里也）太子（名法章是為襄王）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滐園（滐濯注）君王后太史后氏女（后姓也以其姓后不可知其姓也以后故曰君王后也）

兵紿騎劫紿欺也劫燕將代樂毅者 毅傳言單設詐誰燕軍遂以復齊襄王五年

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為王時立五年矣迎而立之齊耳襄王即位立補君王后以為后生齊王建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責其親王不如我之親女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行閔字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右肩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

刺而殺之

襄王閔王子元年慎靚王三十三年戊寅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

燕殺騎劫初燕將史亦不名攻下聊城屬東郡高紀注在平原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

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補書約之矢緪束於矢上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倍背同

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惠王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此釋上不再計故史云時不再至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史云齊之南陽然則此荊州郡時屬齊魏攻平陸齊之南齊有燕難不急此二縣故不南面與爭以為

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

秦人下兵此時齊善秦故下兵救之魏不敢東面不攻齊也橫秦之勢

合齊善秦為援相持也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謂平陸斷亦棄也

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言其皆退燕救不至不救聊城齊無天下之規規猶謀也秦救之而楚魏退無謀齊者與聊城共據

暮年之敝據相持也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不能勝齊齊必決

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過猶失上下迷惑栗腹燕將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

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栗腹在齊楚襄燕惠聊城事此時則自鬬劫敗死外不書它將及趙國也公聞之

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數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距拒同捍也）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見般以帶為城以牒為械般九設機變墨子九距之般之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攘言推臂前也）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辯說之士）此霸者之事（欲興霸則可責以義故沫與魯君計言此）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曹子以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計所出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出也）功名可立也意者（資以籍口）矯國革俗（矯革言變其國俗）於天下（矯亦）棄東游於齊（捐棄）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陶衛梁襄王後稱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束縛桎梏（桎足械梏手械）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抑按也人所按故為囚）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汶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出計所出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欲興霸則可責以義故沫與魯君計言此）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恚恨也）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言天地敝此名乃敝）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觸（元作到讀觸音燭示無弓衣側）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仲連齊閔為宜王蘇代為蘇

泰事時不合如此者甚衆殆為後人傳録之謬至於此章引栗腹之事説聊城之將則非後人謬矣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説惜其書不存擬為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横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處此史及太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略其北壯驪黄至于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又按燕昭廿八年書齊之不下者唯聊莒即墨聊即聊城也徐廣注此栗腹事云去長平十年而不論其在聊城事後蘇氏古史亦因之疏矣故備論之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徵猶信也太子初易姓名為庸人疑之至是始有狀可信也）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人疑單也）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菑同淄）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恐單）先發）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齊人）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寒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稱猶副）單有是

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穀猶養）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相衍舉字）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主者與襄王亦不明甚矣使單有異志閭城陽而王孰敢不聽豈俟今日哉貫珠者可謂君子人矣為是言也上足以悔王之非下足以救單之死一言而齊國定君子哉）貂勃（齊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不欲正言其毀）貂勃曰跖之狗吠堯也（跖柳下季之弟盜跖）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猶（元作由）將攫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賢而徐子不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攫持腓脛噬咶也）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白王使任用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

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頃襄使將軍淖齒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欲去單之助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言勃據單勢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謂反畔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振舉救也布德於民小懷戎翟與士懷翟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諸侯之人其志天下之賢士為不善欲有為也為善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肉袒露肢體示欲受刑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酣酒樂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

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開也未嘗有厚於安平君者誰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開也未嘗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城陽兗州國莒縣也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惴惴憂懼也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主兵之官謂騎劫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不通王而自王

城陽天下城陽與天下之人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木閣閣皆以通險道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元作中山王乃得反于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掖淄川又東萊有掖有不夜疑夜字為掖不全或不夜省不

田單將為大將攻狄攻北狄也往見魯仲子連也仲子曰將軍攻

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箕斂器）修劒柱頤攻狄不能下壘拈丘（壘軍壁也降一壘小不能拈一丘拈言無人物）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蕢草器）立則杖插（插鍤同）臣（鍤土器）為士卒倡曰（倡導也）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猶久也言見亡已久）歸於何黨

矣（黨猶鄉也言無所歸）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若如此也）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昭十二年注澠水出臨淄縣入時水）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厲激昂也）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枹擊鼓杖）狄人乃下

孟嘗君為從（文以襄王初中立為諸侯楚頃襄二十三年天下合從此八年）公孫弘（齊人）謂孟嘗君曰君不如（元作以）使人先觀秦王（昭之辭）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為秦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辯（使弘愧）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元作由下同）未敢以有難也（為人之難）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人賢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為管商之師（管仲商鞅）說義聽行（所說有義或能聽而行之）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石之所乃援枹鼓（援擊也）必以其血涔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退而自刎（猶刎斷也）必以其血涔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之志也（以已之志曉告孟嘗）公孫弘（齊人）

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 著書者美其不可侵辱 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足猶能彪謂公孫所陳亦士之一緊爾自曹沫劫桓公辯說士莫不以藉口彼蓋未學禮也夾谷之會孔子詔之有司耳矣豈厓紫若世之猘狗然哉帝曰曉人不當如是乎此說客之所當知也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 補也雍門子 補子字此士以所居為稱養椒亦 養猶公養之養椒姓亦名雍門子之所養陽得子養 此下脫雍門所養人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 並未詳今君之家富於二公

文不得是二人故也 椒亦等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騄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 縞鮮色繒也紵蒜屬細者食梁肉 梁米名本草注青粱粟類豈有毛嬙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王建 襄王子元年 十一年丁酉

秦攻趙長平 此五年 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 其交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子 元作秦 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卻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楚 元作燕 之計過矣 齊楚居二國西北秦攻二國必先徑趙趙存則二國得以自隱而有蔽障 猶藍之有脣也脣亡則藍寒今日亡趙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 務趙事也 宜若奉漏甕沃燋釜 喻救之急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卻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 齊記有云周子謂最是也此最時三十餘年矣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北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 不從秦伐周韓周韓為割 割地與趙魏韓卻周害 元作割之後 補也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 秦以其不應已又無周韓之捍秦伐必及今齊趙魏則秦伐趙魏之應 補秦伐趙趙魏近秦其應秦不得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言趙魏從不伐而不救韓則韓兵必卻而周有秦害及韓卻周害 言趙魏近秦其應秦不得不果齊則逮矣應秦必不果也 今齊入於秦而伐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 今就今也入言應之果 補於天下乎 此言趙魏近秦其應齊不可以其應而伐之也 今齊安得救

國子（齊大夫）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皆趙地缺）公子無忌（魏信陵君）為天下循便計（循行順也）殺晉鄙（魏將）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魏安釐二十年使鄙將以救趙畏秦不敢進趙急平原君使責無忌無忌盜鄙兵符殺之將進兵秦軍解去）安邑者（齊與魏親初雖佐秦今魏救趙亦同救也）安邑魏之柱國也（言其於國如室有柱）晉陽者趙之柱國也（言其於國如室有柱）故三國（衍欲）之軍（元作君）兼二周之（且猶）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幾）今又割趙魏（疏言離其友）封衛之東野（封割也東野猶東地）兼魏之河內（業陽子諸書業陽皆不地范雎傳注華一作葉）無恙乎是其為人哀（息生）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言不得在位成其職）

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是助王養其民者（補）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鰥寡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息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集韻撤去也通作徹）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情猶誠）胡為至今不朝（命婦則朝）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於陵屬濟）

南皆以所居為號此自一人若孟子所稱距是七八十年矣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慨謂威后賢矣其是此數士不能察至使鄰國老女子愧之王建不足道也時君王后故無恙胡為亦無察乎）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庸傭同）（拘也）（敫音躍）奇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臣之出亡者）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衍一字四十四年）有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元作始皇按后卒於莊襄之時不逮始皇也）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兩環相貫）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牘書版也）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詳其指蓋恕建之不心也）王后死後后勝（疑即后之族）相齊多受秦間金王使賓客入秦皆為變辭（變故之辭蓋使還以恐動王也）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胡謂君王后賢智婦人其父正烈男子也義不能疾利不能回其斯人乎）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元作作）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衍可字）為謀（又疑可為謀本）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元作百下同）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臨晉屬左馮翊）鄢郢大夫不欲為秦（不屬之也）而在城南下者百數（齊城）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始皇紀注武關秦南關在析西弘農東）如此則齊威

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此亦秦人之辭時未有此乃西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齊客秦者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蓋偽許之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共屬河內餓而死先是齊為之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客謂陳馳自秦稱之曰客處謂建之聽雍門似矣而不卒於即墨惟不明故也不明以亡國有國家者可不以正心誠意為先乎

凡五十九章

戰國策卷四

謹案卷四第三頁後一行豈以三告而投杼乎哉刊本投訛步據吳師道本改

第十四頁後五行靈甫刊本甫訛補又見陶淵明羣輔錄刊本羣輔錄訛作四八臣並據陶潛羣輔錄改

第二十一頁前八行而汝也刊本也訛白據高誘本改

第二十八頁前六行此在行衛中而不悟刊本衛訛衛據吳師道本改

訛倣據吳師道本改

第三十一頁後七行故彪於楚策刊本策訛宋據吳師道本改

第三十九頁前七行悉來合券刊本合訛含據高誘及吳師道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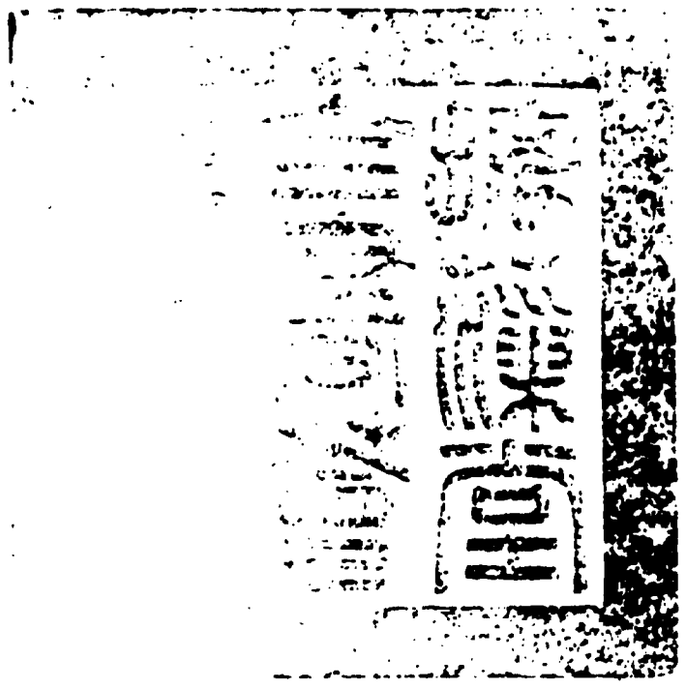
第五十八頁前一行殆為後人傳錄之謬刊本殆訛得據吳師道本改

第五十八頁前三行入按燕昭二十八年刊本昭訛

兵據吳師道本改

第六十八頁前一行距是七八十年矣刊本距訖

路據吳師道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朱　紘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子部

戰國策卷五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戰國策卷五

宋 鮑彪 注

楚（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宣王（肅王子元年 烈王七年壬子）

齊楚搆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告急於宋）宋許之子象（楚人）為楚謂宋（補公劒成）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言以助齊犯楚）宋所欲國必危矣

邯鄲之難（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拔邯鄲此十六年）昭忌（里）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使魏為強）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之怒）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敝也（兩國相持必俱敝）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患是楚魏共趙也（如與

魏共攻之害必深矣趙之害何以解之兩敝也且魏令兵以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言雖有楚而不見救而以謀楚殺王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弊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而齊秦應楚破也楚因使景舍將兵救趙邯鄲拔楚兵少故楚取睢濊之間後志梁國睢陽注征北記南淮有睢陵梁國有睢陽南臨濊水江乙為魏使於楚乙魏人時居魏後乃仕楚故其諂昭奚恤口臣居魏知之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

遂猶成也白公太子建子勝哀十六年建以譎奔鄭殺之勝請伐鄭子西不從勝怒殺子西劫惠王

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謂其專決左右俱曰無有言世無如之如出一口矣

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彭城屬楚知為楚人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此謂慮賢也慮猶疑也賢者言善已復言之將使王疑彼思慮之也而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君山陽屬魏知為魏人請封於楚知其無功奚恤必諫而山陽怨可以為黨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以山陽君故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言其親近而魏入吾君臣之間以惡奚恤之言入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

是其為人也近苦矣（苦猶惡也此指江乙）夫苟不難為之外（為謂泄外謂魏也）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無幾日也）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執言善守）其狗嘗溺井（溺去音）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嗾之（嗾使也）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之見王（此言邯鄲事在乙居魏時故并邯鄲之難於前）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分則不和爭則不和周為揚張本）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弒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愿謂兩聞之是也然必以明夫苟不明則

適為江乙說口之資耳

江乙說於安陵君（名壇失其姓楚之幸臣按魏記注召陵有安陵應屬楚而魏策亦有同號者別一人也）曰君無尺寸之功（元作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撫物委物）必下其手皆卑下意）何以也曰王過舉以（元作而）色（言諛以色見舉）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華菁華渝變也）是以壁（嬖賤而幸者席不及敞而）愛弛寵臣不避軒（避猶退軒曲輈藩車也車敞則退去今不及然）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此乙辭）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澤名在南郡華容）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蜺虹也）兕虎嘷之聲若雷霆（兕若牛而青）有狂兕（元作）

發而殪王抽旃旌（旃曲柄旗旌幢也）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問安陵與誰）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編次簡也）出則陪乘（陪重上也此言與王相次如之）後車（言二人同車）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蠭蟻（願為蓐以辟二物蓐陳草也）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彪謂此非君子之言也安陵妾婦也江乙為之謀又其卑者安有君子而美此流哉）

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有罪則宅不入宮故可請卜則知之也）客因請（元作謂下同）之昭奚恤曰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容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故謂設事以探已意）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威王宣王子元年顯王三十年壬午）

先生若聞古人令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為趙合從（此在連激儀八年後當為七或八年）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屬南郡）東有夏州（事肩云夏口城上有州曰夏州屬南海之南耳非郡）海陽（海之南西郡也）南有洞庭蒼梧（交州郡）北有汾陘之塞（陘召陵陘亭）郇陽（徐注今順陽汝南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元作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臺在咸陽見楚記）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

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委社稷宗廟 注詳前）以從（共）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以）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以精進士卒）而無所終薄（薄同迫）令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傳有在說五國後）危謂五國之聽蘇子也革面而已（非能深究橫從之利害也唯威王雅有難秦之心念之熟矣異夫惠諸國之不可合徒稱從命者也）威王問於莫敖（楚官）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祿以憂社稷者有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脰項也）一瞑而萬世不視（瞑不視也）不知所益（志於死耳不求利也）以憂社稷者有墜（墜）於苑（隕穀於苑）綳帛之衣以朝（綳黑色）而夕（言謂誰）莫教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

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元作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名諸梁）身獲於表薄（表野外薄林也言其初賤）而財於柱國（財材柱同國以子高為材）定白公之禍（見哀十六年）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捨方城之外（恢大也集韻捨覆取也言取地以大先君之封）四封不廉（封封城廉猶禮不廣言無事故不容治）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畛井田間陌）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定四年注楚地）兩軍（補）之間夫卒交（干夫百夫之夫）莫敢相去三十里（元作不）而後陳（若猶非擊也）若將深入吳軍若非一人（元作月）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非一人（若猶非擊也）若捽一人（捽持髮也）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為可以屬）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若大心是也（傳不書）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昭王）大夫悉屬（屬連倶）百姓離散棨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入郢竇君身出（昭王）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棨冒勃蘇是也吾被堅執銳（堅甲銳兵也）赴強敵而死此（蘇定四年以為申包胥）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崢山（崢嶸之山）踰深谿蹠穿膝暴（蹠足下暴傷也）七日而薄秦王（襄公）之朝崔立不轉（崔立踊也）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瘨狂殫氣絕也）旄不知人（旄眊同無目也）秦王聞而走之（走去）曰楚國之事恢先君以舉三戰入郢竇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言非它人）楚使（去音）新造堲（楚官）梦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竇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元作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出齊郡廣之嶋山東蓋齊楚壤界）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楚地缺或吳夫遂也蓋聞一說在彼一在此）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梦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入郢竇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棨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楚將結猶交宮唐豈高唐耶）舍鬬奔郢曰若有孤時未知昭王存亡故意其子）楚國社

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楚國法也雞一作離離是所以治者）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畛音謂犯法）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約節）（腡）馮而能立（馮依也）式而能起（式小低貌）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元作章）聞之其君好發者（發發矢）其臣決拾（車攻注決鉤弦拾遂也遂發也）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為已資藉）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擯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王所愛者必不擯割與大臣異趣故大臣退之）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言不輕用之）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為主死易垂沙之事（未詳兵器訓楚兵殆於垂沙亦不注）死者以千數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此策本次蘇秦之後然不可先於之楚之上知蘇子秦也人主所當先務人臣之上節也氏弟兄言之若此者二三策而已故次之此處謂此策）

懷王（威王子元年顯王四十一年癸巳）

衍韓公仲相四字章內初不涉韓也）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楚（補）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於其遇時與焉秦策有其事在惠九年後懷王初也）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楚謂

鯉為有陰於秦魏也（恐齊有私於二國）且罪景鯉為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將絕齊於楚而楚使與馬故齊疑之）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信明矣齊（衍楚字）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視示同示齊以楚有二國）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疑楚使之疑）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列位次也下衍王曰向也止孰便也凡九十字元在韓策）楚王逐張儀於魏（使魏逐之儀初相魏時此七年）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此言魏恥之桓十三年注城下之盟諸侯所恥）五國約以伐衍（衍齊字）秦（秦惠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此十一年）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楚（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魏相之楚楚將入之秦）於齊（此下著書者云）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納於秦）而五國之事困也（未詳）馬陵之難（魏三十年）王苟無以（衍也字）以圖（元作將）其利魏受其怨（言可為楚之助）子歸吾將使人（使求我）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營猶求可）惡兵以臨之（和請於秦而）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可為強）王曰善乃命大公（聽其命）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元作將）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燕也）令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以和請於秦而）因魏而和惠子反魏主（哀）求說杜赫謂昭陽曰魏

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此折猶屈）子何以救之（救其折）東有越累（元作纍此言越有傷楚之心越近楚故）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時在楚）曰秦王（惠）必外向（言合）（赫此言蓋兩忠楚魏）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他國不一於楚）楚之齊者（與齊善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敵秦是齊不窮也（兵力不屈）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予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秦能收楚之善齊者則其初雖欲合齊楚今必背齊合秦）以強秦而有（衍晉字）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為公說秦王（元在韓策）張儀之楚貧（初至王未之重）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懷王后）鄭袖（美人）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前嘗欲逐之於魏）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北見晉君楚王曰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璣珠不圓者）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

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言其髮）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補）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袖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筆秣（秣飼馬）鄭袖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之賤妾也大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闢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它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便所安者習所服者）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袖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釋置）而兩人也（儀自辱於楚相秦楚在復相秦之四歲此十六年）楚懷王拘張儀（以其欺楚楚以商於故）將欲殺之靳尚（楚人）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

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褒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
鄭褒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 惠 之忠信有功臣也
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
中佳 衍 字 麗好 翫 人之可好可翫者 書曰翫人喪德 習音者以懽從
之 習音所謂懽也以從愛女 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
沐邑 以邑為女湯沐之具 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 絶句 秦
女資強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必 補 為王妻以
臨于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蓋
賤而日疏矣鄭褒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子何
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
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
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
利在為王 鄭褒遽說楚王出張子 此十八年 楚王將出張子恐
其敗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
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 軹之用事者 曰以張
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矣君不如使人微 微不顯也使若儀殺之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
於死也
敵四國 四方之國 被山帶河以為固 被寢衣也喻其亘延 虎賁之士
百餘萬 漢官儀虎賁戴鶡冠屬中郎將 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
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 死難兵革之事 主嚴以明將智以武
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 狀取之如卷席之易無遺也恒山屬趙之元氏 此作常劉向避文帝諱也 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
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
格明矣 格猶敵 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
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 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
敵侔交爭 侔齊等也 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
兵據宜陽韓之上地 上流之地 下河東取成皐韓必

人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持相持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飾緣飾非實也高主者飾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秦伐楚之禍史作秦禍意同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舡積粟起於汶山居貢切屬蜀郡渝氏道即岷山故唐志茂州汶山注有岷山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舡載卒舡平音併舟也一舡載五千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舡舡載卒舡平音併舟也一舡載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距本雜足故訓至楚記晉伐楚楚為扞關以距之儀傳注巴郡魚復有扞水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北境之地非幽州郡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

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史不書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陳猶故有偏守新城一偏之戍繕築之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傲侯漢諱武帝作通此亦劉向所易也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與秦戰於藍田又却秦惠十三年取漢中又敗之藍田此十七年此處與上章所稱楚王皆後人追書耳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元作開扃天下之匈上二邑天下之中也故喻之匈秦下兵二邑必拒之則閉不通故楚可以此時舉宋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問因

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按史秦事覺在其死後儀以此明其以詐死耳）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其勢當親）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帚糞也以洒掃之役自居）效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惠）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書國書非此書將迎之際必有風焉不敢當立故言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善

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言其為從時）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秦王之制詔）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拍打子通于耳中有小理如絲置米其上以飼雞雞見之驚却名駭雞犀）夜光之璧（鄒陽言靈文侯歸白圭夜光之璧）於秦王（傳在諸國之先）

張儀相秦（復事時）謂昭睢曰楚無鄂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此皆楚之要地無此則危亡安能有它）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十三年取漢中故至是許復之鄂郢此時不書此策知楚王重地輕人故使睢言之二人逐則楚無良臣睢必得其處也）昭睢歸報楚王（睢蓋畔楚善儀者）楚王說之有人藉周策陳作師求周使相之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補）是列縣畜我也（待我如縣吏）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元作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欲立功名於秦）所欲貴富者魏也（取富貴於魏）欲為攻於魏（為魏伐人）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交謂與國）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夏中國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絕儀聞之其效鄂郢漢中必緩矣（齊楚大國也儀惡其合今合而與之地則楚益

勁儀必不為也是昭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說秦使重之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楚王因收昭睢睢以取齊收捕繫之也睢善儀而合於齊桓藏楚人為睢謂楚王曰從元作橫親之不善睢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言昔重之儀有秦而睢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困謂見逐於秦韓魏欲得伐楚以楚嘗重儀故方城必危王不如復睢復其位而重儀於

秦必善二人者郝與茂二人者補三字將收韓魏輕儀而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絕句王亦不從不從秦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施時相魏此十九年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過郝楚人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取地惠子為儀來者元作者來而惡是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必弗行也此設辭也施以儀逐而來必有惡儀之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

言使施善儀為儀而來豈行此惡儀之言哉且宋王偃君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為事之故今為楚國事棄所貴於讎人貴謂儀讎謂而惠子窮人謂施不善儀也楚王嘗貴儀而今受施是為儀之讎而棄儀也臣以為大王輕矣且為事邪誠有意為國事者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今必德王今謂儀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陳軫去元作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哀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左爽未詳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

儀書已為楚因其為之楚聞其為之楚故復之而得復楚楚聞其為之楚故復之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魏王哀遣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袖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善而為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鄭袖知寡人之說新人

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褒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掩其鼻故 為此惡鼻 則掩其鼻王謂鄭褒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褒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褒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 王蓋有臭疾 王曰悍哉令楚王后死 自張儀拘時獨言鄭褒則后死久矣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立后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 皆楚人 公不聞老萊子 楚有道之士 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 靡摩同研也 今富摯善也 重猶甚 是兩盡也諺曰 諺言 見君之乘下之 乘馬車則在坐則起 見杖起之 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虧謂王之所愛誠善人也正人也尊之敬之禮也如不善不正方當為王力排而亟去之今曰王愛之亦愛何義也此正盡以富摯能為足愛也夫能之不善不正亦多矣不可不察也

秦伐宜陽 此二十一年 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 元作修下同 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 免於危亡也公仲時守宜陽 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可乎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鹿屬 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 冒犯即蒙人不趨 網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 偽舉網使其進而即人乃以網 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此策亦可作韓修以公仲實守宜陽故作朋

四國伐楚（楚記二十八年秦齊韓魏共攻楚）楚令昭睢將以距（拒同）秦楚王欲擊秦昭睢不欲桓臧為昭睢謂楚王曰睢戰勝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恐起而擊楚是楚勁秦（堅共伐楚之心）秦王（昭）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楚與秦相罷（音疲）而以利三國也戰勝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睢之兵令之示秦以戰秦王惡與楚相敝而令天下利（補）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見楚將必戰必割）地與楚和戰伐之害可息也收猶息（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城渾（周人）出周（自周出）二（元作三）人偶行（偶揭同二人曰揭兩也此蓋一人先二人）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莊六年注新城鄭新密今縣屬楚蓋河南密也）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奧國（集韻奧弱也）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此山陽濟陰故梁近楚故也）宜陽之大也（時秦已得之）楚以弱新城圖（元作圍）之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此言百里之地不相知況下五百里邪）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漢志楚分野言江南地廣云此皆遠戰故非所恃漢志言楚分野云江南平地廣故知其則士馬盛可以）甚利之（此渾言其欲說楚王大意）新城公（楚縣尹稱公）大說乃為（行字）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行字）王與秦相罷（音疲）而以利三國也（戰勝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睢之兵令之示秦以戰秦王惡與楚相敝而令天下利（補）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見楚將必戰必割）地與楚和戰伐之害可息也收猶息（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城渾（周人）出周（自周出）二（元作三）人偶行（偶揭同二人曰揭兩也此蓋一人先二人）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莊六年注新城鄭新密今縣屬楚蓋河南密也）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奧國（集韻奧弱也）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此山陽濟陰故梁近楚故也）宜陽之大也（時秦已得之）楚以弱新城圖（元作圍）之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此言百里之地不相知況下五百里邪）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漢志楚分野言江南地廣云此皆遠戰故非所恃漢志言楚分野云江南平地廣故知其則士馬盛可以）甚利之（此渾言其欲說楚王大意）新城公（楚縣尹稱公）大說乃為（行字）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行字）王與秦相罷（音疲）而以利三國也（戰勝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睢之兵令之示秦以戰秦王惡與楚相敝而令天下利（補）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見楚將必戰必割）地與楚和戰伐之害可息也收猶息（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韓公叔有齊魏（得二國之援）而太子有楚秦（太子幾瑟也韓襄十二年薨代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納幾瑟是也此二十九年）以爭國鄭申為楚使於韓（城作成）矯以新城陽人（秦紀注南陽縣有陽人聚）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子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得其國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不勝公叔）幸（元作）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言其歸楚之疾）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韓策同語）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曰與之五大夫（楚官）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是（元作）

得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不賞其善如不有之）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元作如下同）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苛小節）甘茂事之順焉（言大不失）其意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補）滑於越（召滑見甘茂傳）而納句章（屬會稽）昧之難（昧唐昧楚將此二十八年秦齊韓魏共攻楚殺昧）越亂故楚南察瀨湖（察猶治也言楚有而之東為野此言楚雖有唐昧之難而能得越地以召滑亂之也）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太也）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

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昭）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言其素重）真大王之相已（秦相）而曰王之相蓋楚使相之必右楚也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甘茂傳有人地小與）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言危欲相之）公子勁也（秦人）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勁秦人而魏相之故）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閔）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楚為齊請如其使者禮行人使適四方）請魏之相齊王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貿言欲易取其首）而魏秦之交必惡且因景鯉蘇厲而効地於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為質（此二十九年太子橫死）昭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効地於楚公出地以取齊（取猶收猶說）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收前所効者蓋二人之辭曰楚出地取齊楚既弱矣何足與地秦收所効必悅二人也）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楚不得秦地由翠賂齊楚必怨翠（二人得楚賂不收復為秦收地矣）秦恐（以齊楚合故）必不求地（不收所効）而合

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兩國各取地而止攻國之與和好也言是約者復和也與如與能和兩國之約）衍視（秦人）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睢勝秦於重丘（屬平原）蘇厲謂宛公昭鼠（鼠為宛尹）曰王欲昭睢之乘秦（王楚王乘猶陵）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出兵伐此）請為公令若（元作辛）戎謂王（楚戎人貴於秦如以私告楚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欲其備秦故不分其兵）秦敗楚漢中（此三十年秦伐我取八城宜得漢中）楚王入秦秦王（昭）留之

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畏秦）必不敢背盟背盟（補二字）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處謂此言亦可聽也而秦志在亂楚不為之動所以卒併天下後人字此）

頃襄王（懷王子元年報王十七年癸亥）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閔）而歸齊王隘之（隘猶阻未即許求地也）子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元作追）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致命歸誠之言）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求反國而得）主墳墓復羣臣（復見之）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

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是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見寡人曰不可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與也與而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之矣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西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怫鬱也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典猶職主猶守且與死生地存地則生失地死之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凡人相趨則有塵戰亦有塵不敢與抗故言下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強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賊臨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縮慨也蓋來之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患王尊不用東地復全彪謂若人豈能反國慎子能兩用之其最便乎方之晉五臣其貿犯與此書三書慎王薨而太子歸史記獨謂太子歸而王乃薨又謂王逃歸不連薨大泰能劫留之豈不能衛之蓋嘗之逃先以計免猶危不脫楚王何以能逃可知也楚王亡死太子在外節中必立王以絕子以此策干田文而語人以九可丈不之用世猶戴其語也

太子則是太子卒不得立亦非也蓋郢中立王時蘇女阿未詳謂蘇子曰秦栖楚王懷王見劫容秦如栖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以此書及史攻之王皆不歸今此蓋其喪歸太子南自齊歸楚為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入古其歸之深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詳此亦無走太子之事

長沙之難 長沙荆州國懷二十九年秦大破楚楚王恐使太子質齊楚蓋破於此 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 本其初言之亦明此非新立王也 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爲和於齊 新字疑衍 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 上言齊與兵攻故地此恐其敗 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 此即子良之策蓋與署借辛 元作戎昌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 射人之在中者 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彪謂此謾士乃不可不殺荆王殺之以不能荅之也於荅是也

何有謁者曰可食非謂汝可食也藥之能不死者乎人耳非能使刑者不死且人以獻王何預汝而問之是安得無罪也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 射人之在中者 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彪謂此謾士乃不可不殺荆王殺之以不能荅之也於荅是也

何有謁者曰可食非謂汝可食也藥之能不死者乎人耳非能使刑者不死且人以獻王何預汝而問之是安得無罪也

齊以淖君之亂事 補 秦其後秦欲取齊 與齊合 故使蘇消之楚 消固皆秦人 令仕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 昭 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消來以示齊之有楚 以有楚之親示齊 以資固於齊 為任固資齊 見楚 其納消必受固是楚補之聽消也適為固驅以合齊秦也 所謂資固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消來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 消之辭必厚楚而薄齊固之辭必厚齊而薄楚 王不如令人以消之辭謾固於齊 謾欺也以消薄齊之辭告齊則固言厚齊者非實齊必以固為欺已 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

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 補 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元在齊策 莊辛 楚人 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 皆楚之寵幸臣也謂筆出則二人從之 輦從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子 悖背道也 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楚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 淹亦留 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

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此起拔郢置南郡）襄王流揜於成（元作城）陽（流謂走揜覆也謂自匿成陽屬汝南若城陽乃齊也）於是使人發騶（騶廐御也）徵莊辛於趙（徵謂召索）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牢閑養之圈）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祭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蟲一名蚊蚋根）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蚕黍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餂（元作鉛）之加已乎四仞之上（八尺曰仞）而下為蠭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噣啄也蓋以啄啄）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蔡靈（元作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昭十一年楚子誘蔡靈侯殺之于申）仰棲茂樹鼓翅奮翼（翅強羽）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攝引持也）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畫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以為饌也）俛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鰋（元作鯉字書無鰋鯉鮎字）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繒（元作矰繒矢射繳生絲縷）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剚磻（無礩字集韻剚利也磻以石著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抗矣（以繫矢從高集韻抗下也如折然）故畫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鼒（鼒鼎絕大者）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元作聖下同）侯之事（春秋及史無聖侯）因是以南游乎高

陂（陂阪也）北陵乎亞山飲茹溪流（茹飲馬也故與吐反）食湘波之魚（湘水出零陵屬長沙）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即上蔡）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元作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君王之事因是（昭十一年楚子誘蔡靈侯殺之于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宣王蔡滅八十年矣道應訓子發伐蔡宣王郊迎人間訓入言獲罪威王皆失考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方四方會金其所貢也）與之馳騁乎雲夢

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昭填鼏塞之內填兵滿也江夏有鄳鼏塞之險即魏策鄳隘之塞而投已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虛謂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齊韓魏共攻燕燕惠七年書韓魏楚共伐燕它不書則楚當是齊此二十七年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陽陵後至考列六年猶為將已文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壁軍壘已植表如墓表以別所舍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滅猶沒也此欽用其衆因以承神

皆滅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雝雍陳留同屬取之以與之宋時已為齊未曉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畫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之楚乃夜遁楚師乃還元在燕策

考烈王襄王子元年赧王五十三年已亥

唐睢元作且今從秦策見春申君黃歇楚相即春申君謂有祿位益然臣蓋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言雖險不避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大言高其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貪諸懷錐刀孟賁專諸諸吳人刺王子慶忌者言二人不待盛兵而後稱勇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粗衣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為能元作能為者招竜曰成梟而牟呼五白注梟勝也倍勝為牟以散棊佐之也散謂棊棊謂梟夫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獨善不如衆智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皇覽今梁穀熟武王以鎬元作鄗屬京兆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荀卿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補勢時為蘭陵令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家蘭陵不言之趙史言孫子春申死而貧之因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補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

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癘人憐王（癘雖惡疾猶愈於赵弒君故反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赵弒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專斷於國）私以禁誅於已也（察其私則惡斷以禁之人誅已故王）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昭元年）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襄二十五年）近代所見李允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淳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擢引也）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癘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赵弒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隋侯見大蛇傷療而愈之蛇銜明珠報之世所寶所珍）不知佩兮韋衣與絲（禮后服褕衣謂畫袍）不知異兮閒姝子奢（姝好也奢即子都美人也）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嫫母醜婦也）又甚喜之兮以蓍為明以蘧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言舉世皆然）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瘵病也言天理甚明如是者必有患禍彪謂春申君之愚昏甚矣人惟不知賢故不能用豈有知之以一人言去之又以一人言召之其特操安在也荀卿絕之宜哉卿書有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之趙失之卿禮義人也使卿而在楚春申必無事閔之

禍此書蓋知之矣

虞卿（史不書何所人）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王（補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穰侯也猶田曰嬰子文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為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怨深（趙自燕王喜以栗腹之謀

伐趙起燕四年至十二年無歲不戰十二年此二十一年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踐奄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昭陽救燕之役楚軍元作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景閔王可言聽其道魏君曰何也子云天下無敵令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鈞三十斤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元作我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燕昭末年用蘇代說復約從此二十二年春申遂為從長夫因詘為信詘謂懷王劫死奮患有成奮於患故以能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官尊榮之稱夫報報之反報猶反也言伸屈禍福相反不一墨墨之化墨默同化猶治也言治之其未著唯大君能之禍與福

相貫貫猶通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偏猶專也死謂患難不偏於生專於衛生如兩臂重於天下者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冠戴外兵冠已所戴之敵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嗾口集韻嗾聲也言聲說所利之事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牟取也公舉而私取利舉謂舉措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趙人全晉舊姓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未詳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名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京高也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閒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孽也有隱痛於身猶孽子

臨武君嘗為秦孽嘗敗於秦未詳不可為拒秦之將也汗明未詳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異於小休汗明慨元作慨蹈策堯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陋也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著者書此語也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至言可服乘之時服鹽元作檻車服在車前而上大行蹄申膝折申猶展皆用力故然尾湛胕潰湛沉同汗多故然胕當作趺與膚同亦汗出於膚如潰漉汗元作汗灑地漉漉之汗白汗交流白汗不緣暑而汗也外阪遷延阪阪也遷延不進貌負棘而不能上負所戴也棘言步蹇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幕覆也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問其聲何以然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集韻部統也界也堀穴窮巷堀窟也以窮巷為窟穴沉涔鄙俗之日久矣涔濁辱也君獨無意湔祓僕湔手澣也祓去惡也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聲已之屈梁南梁不少而伯樂之不世有長鳴之無其時可不為之大哀耶故招延不可不博試用不可不詳也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後於所期日還謁自趙還入謁春申君問狀狀事狀對曰齊王遣使詭言王建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王後彼亦各貴其所親

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
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
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
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
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四封之內盡可得孰與其臨
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
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
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

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
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
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
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
世以事無妄之主安得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
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
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大子哀
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
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不反政因而有
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
曰李園不治國言非將相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
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據言不移議欲殺春
制斷君命制斷猶也君楚王也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
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
為郎中君王崩此章惟楚王更立楚王可曰楚王餘皆後人稱之李園先入
臣請為君剸其胷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
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
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
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宮門以棘衛之春申君後入
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
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
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
始皇立九年嫪毐呂不韋所進以說始皇母帝太后者也亦為亂於秦
不韋傳毐與太后私亂生子為人與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覺夷三族而呂不韋

廢彪謂春申君所以至於此錮寵而暗於事也使萬有一如李氏女所陳者歸相印而老江東之封不已優乎春申於楚非若商君之於惠文又如不可則杖策而去扁舟五湖為世陶朱抑可矣春申不為此而計出於滅宗蓋小人患失之禍勢必有此不可不戒也朱英之言深矣然未聞道也春申之納女前日事耳英不以時匡之以一卒自任雖多言亦何救於亂哉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方術也曰治列子禦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禦盜乎曰可以正禦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皆楚官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為烏鵲不為鵲也

凡五十六章

謹案卷五第六頁前七行處謂此非君子之言也刊本君訛若據吳師道本改

第九頁前三行旌析羽注竿首刊本竿訛旄據毛詩疏改

第二十二頁後四行抱朴子通天犀中有一白理如線刊本脫天字據抱朴子增

第二十六頁後二行然則不買五雙珥按吳師道補注云則字下宜有何字

第三十頁前八行苛小節刊本節訛草據吳師道本改

第四十六頁前四行宝書無憖字刊本憖訛放據吳師道本改

第四十六頁後六行參漉之汗刊本滲訛參據吳師道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吴甸華
謄錄監生臣朱　綬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戰國策卷六

宋　鮑彪　注

趙初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襄子簡子子定王十六年戊子三晉滅智伯分其地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韓人晉舊姓故鄭亦有）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驁（驁愎也）其殘忍（忍性驕小）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元作宣下同）子欲勿與趙葭（魏人亦晉舊姓）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

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蘭（元作蔡）皐狼之地（趙地皐狼屬西河蔡非）趙襄子弗與智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他日陰疎今則顯矣）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君澤趙臣繼安于者）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王此襄子不得稱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曰諾君謂襄子乃使延陵君（元作）案府庫（案按同行也）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墻也）皆以荻蒿苫楚廧之（荻萑屬蒿苫蓋也楚荊也以是為墻廧狀如箄醜同）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箬（箇音窟箬音藉）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質礎也）請發

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元作城）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謂將降）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麤中而少親（麤粗同疏也）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日夜既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兵交使在其間故得朝之遇智過（過一作果智伯之族）轅門之外（以車為門而轅向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君智伯）

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言親與二國約）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著言附其城）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韓補康子之謀臣曰段規（二謚皆非當時語）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之去之決有感動也）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補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左右夾擊）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龐謂段規之策智伯智過之察孟談皆如在其目中可謂明也已矣此一時三晉智氏皆有士三晉之應之如響智氏獨不用之而亡則士豈非天下之重寶乎雖然水傳晉陽城之不沉者三版於此時使智伯殺韓魏之君亦難聽矣其次欲其分封二子是豈不可為與智伯唯沒於利故昏於智故孟子之說曰何必曰利

下不沈者三板郄疵（晉人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臼竈生蠭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元作三）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

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二主自稱曰主亦非當時語而解於攻趙也解懈同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趙而出郄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果反矣疵謂智伯至是眩於得而不顧其禍殆天奪其魄者至以謀臣之言質人智伯而離屈也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以反夫非狂昏癡瞽孰肯承其反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元作百下同伯業不振今復發之乃稱簡之塗稱者舉其說士國地君之御也此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猶武安之類御則之塗有之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行字兩主勢能制臣約者曰斷之辭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為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有美而猶慊然必相嫉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雖欲決去而猶愴然明不得已也一說決猶別襄子去之卧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不為上用何如對曰死僇僇戮同張孟談曰左司馬失其名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行猶用也疑當作往

君曰子從事乃許之使談自從其所欲之事以其薦賢自代故許其去張孟談此下著書者美之也便厚以便名便安厚重也去權所以安其重損名所以安其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趙地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此襄子美襄子耕三年韓魏齊楚元作燕親以謀趙言五國昔約今背之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言分地多自為言與今復來也而今諸侯字衍孰謀我為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劒而御臣以之國君自為御舍臣於廟授吏大夫

授談之吏以為大夫示尊顯之也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使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談趙之謀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為厚趙也　毚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出以銷國家之難非有道孰能出處語默若是其裕哉　范蠡始終之際賢矣方之孟談猶一間也晉畢陽畢萬之後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脩其容色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扞銲同集韻矛鐏謂之銲刃施刃其端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

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補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國士名國士盖一國也者臣故國士報之為國士所以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為字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

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言有此心望不及此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讓豫讓拔劒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而自呼也遂伏劒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刺客傳有虒謂襄子豫子皆千載人也豫子能報舊君能厲天下後世之為臣使使它人為之必一失於此矣或以其無成事為空自苦夫壯士能行其志而已成不成則有命焉吾何以必之哉智伯有如此臣以國士遇之而不免於亡殆與

郭君善善為董者與

烈侯襄子孫元年 癸酉
威烈王十八年 魏十七年 北元年

趙侯將不許趙利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音疲罷則趙重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肅侯成侯子元年 壬申
顯王二十年

蘇秦從燕之趙此十六年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嫉賢也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外疏之也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禮婦人死曰捐館舍蓋亦通稱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諸侯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為敵趙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苦言其力斷絕人之交橫人蓋然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言事止有兩端指謂從橫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毳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封內之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實如毳裘之類五霸之

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皆以地與秦宜陽效則上郡絕（并州郡）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秦紀注亭名在霸陵）則南陽動（修武者）

蚤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言秦於天下獨畏趙害已）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傳附止同）

兵止於此）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隅禍必中於趙矣（猶中的）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一夫有田百畝此未為唐侯時）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節目）固已見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揜猶蔽）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

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補）破必矣今（補）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補臺有木）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曰榭天文志攂軒轅象後宮此言美人之所處也）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辛猝同）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攂恐喝

元作擯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則齊救之魏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并州郡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午道王某傳注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漢梁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慶州東有山名子午嶺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道也塞之使不得通莽

時人和道德之感仁義之澤雖然一縱一橫皆一偏之論有正有作則從橫皆廢

而天下定而非所以論於此時也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本傳不書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柱蓋砥有兩木焉一蓋呼侶招其徒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事猶分吾所苦夫鐵鈁元作鉆下同然自入鉆言鐵之鐵鉆也義不合此而出夫人者人謂木屑自鉆言之為人今臣使於秦而

三日不見無有為元作謂臣為鐵鉆者乎無有言得無有也

武靈王肅侯子元年顯王四十四年丙申

齊破燕之噲之亂燕七年此十二年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離趙不約與國而獨攻齊故怨若有與同攻則怨有所分矣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齊破燕所得地近趙趙以河東易之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此二非郡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下憎之害其強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

東之地強齊言齊得河以燕以趙輔之與之易地趙助之也天

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惠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周宗伯屬官秦因之而趙亦有言此者不斥王也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元作去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高紀注督視責也今秦以大王之力因畏趙而飭兵故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寶

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為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皐敺韓魏同敺驅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元作切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擅擅勢蔽晦先王獨
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群
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
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
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趙促同而適聞使者之明
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傳在
楚韓齊俊蓋此十五六年虒謂約從以難秦者趙也
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不
足也此時諸侯惑於橫人之說皆辭屈貌從心不與
也使孝子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武靈

此時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得以售
其恐喝之說加之數年如議服之時其必有以折倒
矣燕昭未年蘇代重燕而從約復舉豈非天下之心之勢矣哉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秦武王三年
向謂強國人趙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此十八年又北之趙冷
市齊王聞欲求救宜陽必効縣狐氏地趙東屬河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
必以路涉地趙氏端韓欲存宜陽
名寶寶之名世者齊韓之賂欲拘茂不還秦
也秦賂則欲出之且拘茂也且以置
公孫赫樗里疾則茂二人用
武靈王平晝無事之日猶平日間居肥義趙相也餘並公族侍坐曰王
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權猶度猶念簡襄之迹計胡狄
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
長錯猶委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
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先猶高為人臣者窮有弟長
辭讓之節弟順也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
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
也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敵弱者與弱為敵謂胡翟用力少而功多

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
者必負遺俗之累不與俗同所遺也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
人之恐所謂眾元懼焉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
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
即定負遺俗之慮定言自定於心不為俗移殆毋顧天下之議矣
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
有苗不用兵而舞干羽欲以服人亦異於俗而禹袒入裸國非中國之禮非
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

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以此異趣知俗必見遺知也雖畝世以笑我胡地元作服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謁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信伸同所謂行法自近始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止猶至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與之論此所以輔之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異出類敏疾於事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為有義有行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以兩臂交錯而畫之也甌越之民也即漢東甌閩粵黑齒雕題以草染齒為黑雕畫其題者刻鯷大魚以其皮為冠其肌以青丹涅之鯷冠秣纓秣纓魚皮也拙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異俗曲學多辨

不知而不疑言各不知其異而不疑之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注安平涇縣西有滻水津名薄洛津後志安定烏枝谷名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元作其參胡樓煩秦韓之邊言參錯居其邊地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不塞者志在遠畧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累累同引水圍鄗屬常山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補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蔽猶伏國之祿也祿猶福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言能定慮則不亂於物忠無過罪過者罪之小者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當猶順古之制也循元作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言其所言不能出俗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若今胡服自我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政言治下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不敢用民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知學之人能與聞遷有所聞則改前之為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

趙造諫曰隱忠不竭誠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賤謂輕國犯誠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族滅其宗有元作反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適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趙記十九年有無二趙諫詞虙謂拓地開邊非有國之利猶卻之事嚴兵而已兵嚴而士用命雖不胡服其無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救於敗哉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而已遂舉國而與甚矣其不權於輕重大小之差也且其所拂反古之說皆鈞金一鎰與羽之類古所謂以辯言亂舊政者也何足取哉而史無譏故備論之

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鄒魯國言二國雖無奇服不無奇行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此謂進退以下故聖人苟可以便事不必古苟可以利身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願聞胡服騎射之利也以教百姓而勞中國離親戚而變古教學者皆古聖人之所以教也今變古易教民不順習中國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趙記十九年有無二趙諫詞虙謂拓地開邊非有國之利猶卻之事嚴兵而已兵嚴而士用命雖不胡服其無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救於敗哉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而已遂舉國而與甚矣其不權於輕重大小之差也且其所拂反古之說皆鈞金一鎰與羽之類古所謂以辯言亂舊政者也何足取哉而史無譏故備論之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人問子以璧問以禮遺之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危言有危苦之節

忠可以爲意寫猶宣信可以遠期久而不渝詩元作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傳以行去音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先計而順行之佚元作失而不補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事之情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元作卞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傳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素位而行不為威嚴所移重利不足

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快猶逸和於下而不危六者說臣之罪也傅命僕官傳附同比也僕猶辱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補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溺苦昏勞也以無導之者致也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君先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補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禹謨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帶飾之備也猶具劒鞾而朝注鞾鞾讀曰私以鈚頭三字與此小異趙燕後胡服服後於衆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諱諱謹也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

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惠猶慈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政胡服之政以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燕公族也故稱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前日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更猶反侵辱刑也言已宜服刑王反不刑而教之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日令善也王破原陽屬雲中以為騎邑居騎士於此牛贊趙進諫曰國有

固籍固言不變籍猶令甲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習於敵人之兵則玩而易之便其用者此言本國械用易其難令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蔑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易入音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時猶俗也視俗而變不為俗所窺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之南陽也欲攻胡而用趙兵非其宜也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交猶接城境封之築城境上為之封域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昭元作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趙甲重不若新甲之輕循言其因舊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此言胡也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

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此門義取胡者古今所遺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威十一年魏敗我陘山時武靈未立懷二十八年秦齊韓魏攻楚殺唐昧此二十五年明豈昧之字耶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懷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薛公欲敗之乃結秦連楚宋之交令仇赫元作郝下重同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合元作禽趙宋楚與二國合齊元作魏之和卒敗楚得二國之援趙使仇元作机下同史作仇液赫之秦請相魏冉宋突齊人郝客謂仇

赫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秦相緩時已公不若陰離樓子之不急且不聽公言也謂是事而不成以德樓子事成以史補此六字魏冉固德公矣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言易橫秦之路以合三晉兵弱也弱而

不能相一是何秦（元作楚）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走獸名）禽不知虎之即己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己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己也而尚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鬬於周室甚惟寐忘（元作亡）之今南攻楚者恐三晉之大合也（合合楚也）其強則弱者沮不散合矣今攻楚休而復之（休罷兵復復攻）已五年矣（先是秦取漢中取召陵又敗之重丘）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懷）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楚懷三十年秦昭云然此二十七年）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補）有謀故發（元作殺）使之趙以燕餌趙（言欲與趙攻燕）而離三晉（韓魏時不合秦而趙合之必不善趙）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美秦反地餌燕）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美秦反地餌燕）走秦疾於馬兎（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禍兵禍安言其不勞）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行字）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案安同故荀卿書多用案字此言秦視趙在其度內如物在環中一作移於字可也）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秦有三國趙之患也燕又怒之）割必深矣（秦割趙地）國之舉此（國謂趙舉猶行）臣之所為來臣殷（殷盛其約）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聖（聖其約）出銑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補）見三晉之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重言急以促之）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戎近秦伐之以偏秦）戍（元作屋）韓梁之西地（胡謂從橫之說未有善於此者也趙少嘗之其効已見是以知張儀之可折也然其効不大見於後）元作是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行字）而多求

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趙人為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齊本欲伐秦今順之）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無齊之難因得取其郡也）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上言順齊伐秦此又言齊不欲伐秦者前時秦楚未合今合故也）必以趙為辭（以趙不順）齊伐秦（畏秦故）而不伐秦（不伐秦）韓必聽秦違齊（違齊而親秦韓）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則啓事（元作）我且我順齊齊無不西韓魏必絕齊絕則啓事（元作）而（元作）西日者（言昔日）樓緩坐（時欲）離齊（畏秦故）魏坐（言齊不欲以趙為辭）順而齊（畏秦）魏果西是罷（同）齊敝（罷疲）秦也趙必為天下重（言二國本親宜與之伐秦今我）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韓魏齊為三）我約三國而告之（行秦以未講元作御名）兵也（此二十七年趙破中山未滅也趙宜自備）三國欲伐秦之累也必聽我（言可以少出）欲和我（使趙與中山講）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元作王國）饒中山而取地也（饒猶益也以我故益得取地於中山）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行字）中山必之我（去之猶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魏因富丁且合於秦（丁本欲以趙合齊魏今魏欲因以合秦趙不聽故）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文時合齊魏）教予放（或者教之謂李放趙人）公曰趙畏橫之合也（合秦故言橫）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厚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厚秦而舍之相魏秦必惡之故二國不合虛言其不合也）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哀）聽是輕齊也（齊亦惡最故）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惠文王（武靈王子元年報王十七年癸亥）三國攻秦（魏哀二十一年與齊趙攻中山取扶柳屬信都韓哀二十年共攻秦此元年）五年以擅呼沱（擅言固有之）齊人戎郭宋突（雖齊人而倍齊謂仇赫元作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元作垄武后時字耳今並從古此謂扶柳中山也）以三國（元作王國）將假道於衛以過童子之路（地缺蓋童子北齊以齊軍守北）齊聞北必效鼓（莒鼓里見也濟

南又有二鼓

腹擊它國人仕趙為室而鉅荊敢楚人仕趙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羇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帑金幣所藏王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百姓也主君曰善此曰主曰王君主父也然則上章五當作三

蘇子元作秦下同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某元作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駕馬罷疲同猶敝也車勞則敝桑輪蓬篋羸元作嬴贏元作嬴腠胵足重繭繭足胵也曰百而舍日行百里乃就舍造外關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書揜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元作滹河足重繭繭足胵也曰百而舍日行百里乃就舍造外關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

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鄣門門閉後至不及其閒時藉席無所得藉謂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土亦言梗因木為類也鬬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淋言其大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溇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此喻不切於兌之事蓋以鬼事發其言耳今君殺主父而族之殺在四年言族則其宗多死者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言使兌厚而用之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覽宜訓注隋侯珠云和氏之璧卞和所獻楚文王者黑貂之裘黃金百鎰元從水蘇子得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屬清河即下東武城此當作高田文奔薛後孟嘗君擇

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車與衣固將馳且被也今云然蓋常常馳而弗愛也）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意也（言其不期得知而見知知其善任人也）謹使（使遣之譌）可全而歸之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訾不思稱）使趙王悟而知文言人必以類相比乃可知如王如

齊欲攻宋（閔三十八年秦令起賈人姓名禁之齊乃援元作此十三年）

秣趙以伐宋（以趙自助）秦王（昭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韓趙魏燕齊也史不書獨趙策見之）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皐而陰講（元從才從）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解秦怨）於秦又（從）弇（昭不說之）齊人（補）謂齊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而取封焉（自封之封非封地）魏王（昭）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趙（此設詞也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與秦講若同伐趙可亡也）趙必亡矣齊逐李兌（講秦背齊不伐宋者兌也）李兌必死趙可全而歸之（使遣之譌）齊王曰善（本以秦屬怨於趙故）五國伐趙而為趙也（此以秦屬趙故）五國伐趙而為趙也（此以秦屬趙故）五國伐趙而為趙也（此以秦屬

去齊者 王顧元作固可以反疑於齊乎用齊之所不善失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詘此下此士自陳其說秖之劾詘猶順其欲事王齊王也甚循其怨於趙言其事齊比於怨趙則又順也臣願王之亟元作日聞魏與秖相聞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推猶移怨秖怨願王之陰重趙天下得則強使秦知齊重趙恐齊強亦必重之齊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校猶治三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言趙居齊上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私則所謂無使見也甘言說之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丹順名皆以趙劫韓魏此下皆且劫甘且劫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自以見偪於秦也秦於天下有偪而已不如齊之有劫有甘也而不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閔曰

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不以毀秦為齊之利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太子為王及走史不書太子為王矣而走必王之黨逐之故太子之人以死報之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已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秦陽君蘇秦死時已言秦陽死矣豈戈鎩拥如馬服者乎曰君之身孝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

貪韓魏危近秦故燕楚解元作申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元作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奉陽君甚貪元作食之唯得大封齊無大異言奉陽欲得陰以大其封而齊待之未有異數不可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而未臨之猶言與燕順臨猶制也不徒甘之必或制之而王許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效於襄安也王許之而已實之

君（盖趙人）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言齊又得宋）足下何愛馬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與國趙也言奉陽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觀言其無所事）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潰癰也盖喻其制天下之易也決猶制）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燕（元作衛）楚（元作正盖傳寫之訛近是又訛作正字）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怠深殘此百代之一時也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皐（趙策講元次才成事下同）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閔）曰臣已為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大下散而爭秦（爭一作事）爭秦之事（爭先）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君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趙非不可以與秦講而不可獨講獨講則示秦弱秦必輕之今助四國攻宋而得陰是五國為一也不懼秦矣）若不得已而必講據此時趙可以無講故云）則願五國復堅約（同伐秦也先戒後講則不示弱）五國（補兩字）願得趙（時趙強故）足下雄飛（雄者衆雌所從）與韓氏大吏東勉（元作免）齊王必無名禁（補）珥也（元作哏下同）齊有秦私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止珥使無私秦）使臣守約若與國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此舊）秦非復合也必有觴（元作下同）後合與觴重者（音踵）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儐（元作賓）之今韓魏與齊相

之也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爭一作事）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昭字）受貝海（行內字）之國（山東皆貝海）合貝親之交（天下嘗橫而親秦矣已而負之今復合之）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珥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此皆其國人之與秦事者故秦納之復合衍（公孫衍時相秘雅不善秦今相）

懷因使合之交兩王秦魏王貢韓侘之楚元作曹此皆秦人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國自相親以據魏據猶臨之而求安邑秦求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此倍益也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過猶勝也言秦行此策不論其它止得安邑已勝於趙矣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伐齊得之則珉為用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交鋒之初秦因收楚而攻魏三國交鋒勢不得解故得以此時收攻二國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地戟韓之太原絕下軹元作咫道南陽而高元作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清燥矣國燥燥猶於秦燥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元作曹屈三晉破屈也而兵東分於齊兵分謂魏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此與上始用兵而攻收同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謂按安然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禍兩字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馬免西合合秦國在謀之中在秦謀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有猶又天下爭秦秦按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馬勝中山之後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此時宋小弱言趙失中山聽命於秦與宋同也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元作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穀熟曰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惡心不安也以其無以致之故今足下功力謂戰伐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專據言行之不疑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

故以韓為餌趙時惡韓故秦以亡韓悅趙趙遂以為愛己也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觀爱其趙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虛以伐韓示之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補韓以貳之貳猶疑恐天下疑己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如上文則伐韓非秦所急也此言實伐者韓之在秦掌握中物耳故不急於伐恐趙不以為德故終伐之其欲以吞周而非愛趙也亦謀計議猶意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絕上地魏滅晉國晉國謂安邑是元作特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三晉唇齒之國故韓亡則魏滅魏滅而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此言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滅之故秦昭八年再敗楚遂言趙破中山今燕盡韓之河南盡言得其地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鉅鹿與三百里自此皆言近趙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屬金城下行千字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國謂趙邦屬而壤挈者言為秦所取挈言之易七百里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屬雁門非王之有也今踰元作魯勾注常山而守守猶閉三百里通於唐曲遇元作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後志金城臨羌有崑山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秦與元作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齊楚魏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取太公為武王作盤盂之銘屬之讎杵讎酬酢同言其相屬伐趙於酬酢之間五國之兵有日矣齊元作韓下並同乃西師以禁秦國禁閉拒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今令其國素服者兵敗以哀禮自居也史不書反温軹元作枳並屬河內高平於魏高平屬臨淮安定亦有反三公什清於趙公字疑誤安定有三水朔方有三封渤海有三戶皆近趙張儀傳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則什近屯留後志中牟注有清口皆趙地也此王之明知也夫齊事趙宜為上交以其有志為趙閉秦今乃以邑罪取伐邑抵同坐也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齊補天下必以王為得齊齊補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義王以天下就之趙得天下之交而屈就齊故齊以為義下至齊慕王以天下收之就之上也故收言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

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趙惠文十六年有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部為質於秦而請內焦弘農郡有黎有焦城黎東郡有黎即黎陽牛狐之城地缺以易藺離石祁於秦元作趙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昭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瞭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不及先主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無益責之咸荊慶之斷荊咸荊慶卿古字通應訓荊有伏非

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背秦秦王大怒令尉胡易史無易字伐趙攻閼與後志上黨有閼與趙奢將救之此二十九年破秦閼與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挾牽制之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魏將廉頗趙將信平君救幾大敗秦師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同鄭人鄭在趙之南博士辯之士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鄙猶野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

斬蛟孔子聞之博物志以為荊軻非也又或是成荊慶忌二人說林訓曰王子慶忌足蹯麋鹿手搏兕虎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一宿一夕初夜一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圖之具守圖亦其何以當之寡人請奉教敬謂鄭同陳喻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甚高然自春秋王是天下未嘗無兵故孔孟皆以兵為詳今捨俎豆之事仁義之說而專談兵此益多之論也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伏猶隱也將出使恐王疑之於辭日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已也

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子之於宋乎非肉不食言其責莊十年注肉食在位者文張它國人善宋王善之惡公子牟夷宋元作寅然之補之字言牟夷之親而文張以遊客能使宋聽其說況已乎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史不書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此言新人不可盡信

燕封宋人榮蚠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元作令下同盧屬泰山高唐屬平原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平原青州郡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補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夫辭也謂三城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此取之彼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榮蚠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愚固不能當墨之役其於奢也不然奢於燕非仇使安平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將乎平原君曰將軍無言已馬服君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若肝涉血之仇耶謂即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令士大夫餘子之燕將杜猶拒曠日持久兵相持日久數歲兵弊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矛敝羽毛謂箭矛即裂字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習言玩其兵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元作夏軍也懸金而炊得三城行字城大無能過百雉者隱元年注方丈曰堵三堵為雉果如馬服之言也庞謂馬服之請將自知明也夫安平齊宗也其不強趙以奪齊之霸人之情也

此言若易聽而不見聽孰謂平原君智乎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元作都平按史單無都平之稱魏策三言平都令從之又按孝成元年單將趙師攻燕二年為相蓋相平都而將之實自惠文至孝成乃攻燕復相也）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說於税民者）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賃所軍下鐔蒙須之便鉤頭鐶竿與杆同集韻柄也鐔蒙須疑為鉤繩猶箭緱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

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則吳干）之（喻時勢則萬國七國之異）夫吳干之劒（吳王使干將鑄之故云）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匜盥器）薄之柱上而擊之（薄猶迫）則折為三段之石上而擊之（段以石為鎖）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索（索求）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言城大兵少曾不處城之）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劒材（謂脊脾之類不易得也）難夫無（元作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脾近刃處）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鉤竿（元作）

爾雅草有夫須蓋以草為鮑）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之衆（衆猶不亞）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劒材（謂脊脾之類不易得也）難夫無（元作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脾近刃處）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鉤竿（元作）餘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鉤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内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集言平時團集非為合也）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不（補）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言也）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此猶敵）而國圍攻焉（兩國或圍或攻）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猶不亞）萬乎今者齊韓相方（方猶）

孝成王惠文王子元年
趙惠文王子五十年丙申

趙太后惠文王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孝成母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官名觸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久不見宜得罪求見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郤郤同以已病足因恐太后不能前亦自恕以及人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戰國策卷六

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其子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尸祝之服所謂衣服又蕭衛王宮沒死以聞沒者望之傳注朝時皆着皂衣沈溺無見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死則填壑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異於丈夫而有甚焉

對曰老臣竊以為媪之愛燕后媪女老稱燕后太后女賢於長安君也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念悲且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微猶非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謂名位金玉今媪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媪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

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趙記元年有彪謂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強諫於廷恕罵於坐髮上衝冠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二士有焉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即秦惠七年五國攻函谷事函殺地近故云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展轉猶反覆日者秦楚戰於藍田秦惠文後十三年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軍於其地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補疑當作成陽秦昭十七入朝者也入謝於秦請無伐韓陽告上黨之守靳尚元作靳字下同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惠令韓無此字下同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與兵恐守不效地故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雖王與子其亦元作亦其猜所守之器謂瓶王則有令而臣不能守馬嫌其不能守臣請悉發兵守以應秦若不能卒言戰敗不終事

秦王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才財裁同趙王喜召平陽君元作平原史作平陽君趙豹是也若果平原下文不應復云召趙勝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得利聖人以為禍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願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決因其水為漕令韓之上流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

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
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
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
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補此二字）此大利也乃使
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補太
守有詔使臣勝（有詔秦人語耳）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
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
六金馮亭垂涕而免（元作勉免辭也）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
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
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食封戶也）不義三也
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
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
起王齕以兵遇趙於長平（趙記四年有馮亭下處謂平陽嫁禍之言豈不易曉而孝成怒之昏於利也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與敖為邦者以遠俟人為急）勝馬入而順旨以濟其欲秦趙戰於長平趙亡一都尉（尉軍尉也）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係尉名）寡人使卷甲而趨之（襲之也）

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講（元從女從與講無異義而此書兩字互用今以御名並作講）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
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制言聽由之）且王之論秦也
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
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
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
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
陽君為講（與從之也）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
寡人使平陽君講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
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
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昭與應侯）必
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
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
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虞卿傳有）

而講（元作御名史書此事在邯鄲圍解後按邯鄲圍非秦德趙而解也趙賴魏之力耳何事朝秦

而講以六城此策以長平破懼而賂之是也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衍人字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稱是人子之也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猶飾辯此下行秦既解即趙郡二十四字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以其力之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史云告趙郡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至猶及也虞卿言秦力倦而歸謂秦力所及止是而已乎誠不補知秦力之所元作至不止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趙嘗親秦而復負之故秦攻之今為講所以解也啟關通幣元作敝齊交韓魏使其交秦與韓魏等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不為秦取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補雨字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

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元作而
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並音疲我以六元作五下同
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
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
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
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
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元作貴而挑秦禍也
史註挑戰為致師則此言禍自我致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

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散而多
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行愈字強之秦而割愈弱
之趙其計固不止矣言割不止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
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
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
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
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
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困強而乘弱乘猶陵今趙兵困於

秦天下之賀戰勝補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
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
趙之敝而瓜分之分其地如破瓜然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
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
之為秦也為秦計深而趙勢危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
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
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

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嘗爭為帝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
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
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韓魏本趙與國與齊為三而與秦易道也
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王建與之謀秦虞卿未
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虞卿傳有次第不同先云
秦既解邯鄲與今所行二十四字同次虞卿謂趙王
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止勢必無趙矣次趙王計
未定樓緩從秦來止此飾說也次王必勿與樓緩聞
之止緩聞之逃去虞謂虞卿可謂見善明者矣當
趙以四十萬覆於長平之下凡在趙庭之臣孰不睨
奪氣喪願講秦以倫須臾之寧卿獨為之延慮卻顧
折樓緩之口挫強秦之心反使秦人先趙而講於此
亦足以見從者天下之勢七國辯士策必中計必得

而不失其正唯卿與陳軫有焉哉

秦圍趙之邯鄲（此九年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屬河內）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猶客則行它國人仕魏也）間入邯鄲（間謂微行）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閔王字今乃益弱方今唯秦雄天由齊不稱秦亦失之）今齊（衍襄王耳史亦誤）王亦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稱謚非當時語）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

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其人介故人謂之然）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養不知其非世也明已今亦然）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制爵二十戰獲首級者權計功受爵時所尊上也）使其士虜使其民（視民如虜）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過猶不幸）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元作矣）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

之害故也使梁賭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柰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斬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嗟咨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固猶必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

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補）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醢肉醬也）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俗曰鄧滕）有九侯（城鄧屬江夏）鄂侯（鄂一作鬼）文王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

庫（牖里在蕩陰）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策箠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彼吾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舍于字）筦鍵（筦鑰也鍵其牡避納者示不敢有其國）攝衽抱几（几所據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簡（簡鑰同關下牡也投者下其牡）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倍背之去）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劒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齊時強二國不納必見伐國人不得事老養幼）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玉實死者之口曰含此謂鄒舍去音）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無已言無止之

者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仲連傳有所謂逸民非周衰辯者之圖也太史公贊之則矣夫說人者不可一槩或委而順之若觸讐或折而服之若仲連然後能濟天下之務不然詭且投矣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一卒不頓一戰之頓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趙人著守白論莊子稱之距是遠甚豈同姓名如公孫弘者乎聞補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言初封時以公子耳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右者人道所尊而君為相國者以親也補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不以無功辭之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國人受封必計其功與平原異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虞謂平原失計於馮亭以挑秦禍幾喪趙國之半馴致邯鄲之圍何功之有桑揄之收不可忘也何功之足論哉然因人成事孫龍之辭明哲讓功之道皆君子之善言也

秦攻魏取寧邑秦昭王十年拔寧魏地也徐以為趙也後志朝歌有寧鄉蓋秦圍邯鄲信陵救之秦怒故解邯鄲而取寧此九年

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為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

曰諒毅者（曰有猶）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昭）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西字）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欲戰而言受命謙辭也）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史注葉陽一作華陽華陽芊戎也此言葉陽為王之母弟則非戎矣葉不可作華字）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衍使字）之便於體膳咽之嗛於口（咽食也膳之可食者集韻嗛愜也）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也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虛謂諒毅可謂有專對之材矣觀其辭令如見晉叔向鄭子產相與周旋於一堂之上而折論列勝之事何甚似蕭同叔子也毅其深於春秋者乎是舉也不辱君命不失秦之心與觸讋同傳可也）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衍以字）友之芈舉（元作舉芈舉趙人）為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令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之招（元作招之）謂皮相國（趙相）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孟（蓋為橫者與建信趙雎之異趣故趙雎之）齊不從建信君（北從如字）知從之無功建信君據猶任建信趙幸臣涉功惡秦哉（惡猶害也從有功乃能害秦耳）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

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為從無功則反助秦不則爭衡敗助秦則分齊齊雖不為從然與秦分齊之地分分其地則是強畢矣言建信圖強之計盡於此建信春申從春申悼襄四年主約發議於此時也從而有害秦之形秦合元作分齊亦與齊合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齊本不從建信合故助之攻魏以善之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信而不知所擇也魏見二國合齊亡則無功而惡秦言楚趙合則雖未見之利害正爾雖微平原之記卿亦必云爾終信而不知其合楚趙以成功不知所擇也

謂虞卿曰魏臣秦所重者而衛兵亡其北陽屬南陽衛附秦者也故魏殺秦重衛為之亡魏之鄙以危之元作時魏趙欲以封文信而不果文信不得志梁危河間封不定而趙十七年也未得河間故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文信欲得河間必伐趙韓魏趙之與國故其憂倍今魏趙未滅言嘗分晉之憂趙患又起患文信也文信之憂大矣文信為三晉之憂三晉之心疑矣疑從之不可合憂大者不計而講一本作揣下同言趙必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講不待割而成凡講必割地今急於和於秦不待計也成不待已割蓋先講也秦從楚魏攻齊趙近秦秦攻之不待楚魏齊趙必俱亡矣此說欲趙以河間廣文信封也下有一章合此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為入必語從為我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虞卿傳有虞卿之人也從之所言為皆不倍道非反覆揣摩為人緩頰利害正爾雖微平原之記卿亦必云爾終

之趙利魏亦利矣唯不能必趙聽已從而先有輕發則是有受害之形也平原君謂馮忌後稱外臣知非趙人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孫起乘七勝之威勝趙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守邯鄲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言所以然攻難而守者易也今秦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

趙罷音疲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休息之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魏公子即下魏牟若莊子所稱中山者不與應侯同時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東歸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僕平原自稱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盤盂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說張相國盖梁人相趙嘗慊梁而卻趙者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多少猶薄厚膠漆以見鴻毛舉鴻毛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後志滏水在鄴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秦元作齊此言蘇秦從時也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不可復得歸也意者相國以罪亡梁與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君字誤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王坐迎客面之有顧則反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元作生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猶虧

損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所與治國之人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趙岐曰艾美好且王之先帝帝王皇人君之尊稱此與稱秦孝公為先王者同猶而獨以趙惡秦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角有鬬爭意秦當時避元作適其鋒今王憧憧往來不絕貌不及羣臣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之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收河間何益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七五

或謂建信君君補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菁趙人名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驕而走者五里而罷音疲乘驕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菁乘獨斷之車不與之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言探侯其事則菁之事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不勝多事之任不暇悉言於上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菁之軸令折矣不能作重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菁以事而責之未期年而菁亡走矣虡謂奸人之不可知甚矣智知所無奈何彼厚任以事而菁以為不世之遇矣殫力畢慮恐不給焉而不知建信之困之也故國有奸人賢智之得全者寡矣

苦成常未詳謂建信君曰天下公從同猶而獨以趙惡秦也而世獨言趙何也魏殺呂遼從上文而天下交之言從者皆惡秦天下惡秦秦重遼故殺遼而諸國交之然則秦惡魏深矣今殺呂遼何以異文信亦秦所重今不與地秦必惡趙君唯飾元作釋虛懼秦殺呂遼何以異文信所重今如是秦猶知其不善已況收河間乎文信於是與

者旗名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魏冉音介元作冄字書無之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用繩以繫獸蹄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蹯獸足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言王且以愛國故去之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甲趙人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孟以鼓鐸為信必有大臣欲衡者耳衡即橫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羣臣而訪之贊者美其事以開說者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饋餽同方食而祭不墮失匕箸異矣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伯使之言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自備令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兩國戰必有一疲困以兵邀擊之而齊舉兵擊燕燕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

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為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元作寶即致地而臣切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窮猶困也困於不得見羣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重猶難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非無也則交有所偏者也言賣趙與諸國為私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王畏懼之必行其說臣以齊

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為衍字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未効之前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衍重字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衍之字故重王燕韓補魏自以無齊故重王趙得齊故四國無齊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猶四國重趙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

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無言也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効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為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之合也故効地令聞趙莊賤張慦貴慦蓋敗從者齊必不効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杜國韓向杜國楚官亦有盖趙之臣曰臣請為卿刺之客若死客謂章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疑其殺章欲以專事故建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敝以殺章故

建言之卿因以德建信君無燕秦也馮忌為廬陵君孝成母弟見趙記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無如二國對曰秦王昭以虞卿為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前事耳非今今燕一以廬陵君為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行所又兼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交兩手俛元作免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未詳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倍言背其師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也客曰不然夫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席設而廕庇桑桑之能庇人者於之取廕說言之常者人所同稱非必師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

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行趙王曰三字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此忌初見之談也應在平原本其初言之改固舊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

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無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令治天下舉錯非也（錯置也有舉有置）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雍癰同桑中有蠹則外瘣瘣如人之癰）王知之乎

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說林訓月照天下食於唇諸）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庞謂王斗魏牟及此三士其言若出一口所謂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者與至於此章肆直而慈惠尤可喜可愛有國有家者宜寘之座右）

悼襄王 孝成子元年

始皇三年丁巳

秦召春平侯及平都侯（及平都侯皆趙人）因留之泄（元作世）秦人（秦人）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趙記二
年有

幽王 悼襄子元年
始皇十二年丙寅

文信侯出走（始皇十年免相就國十二年徙蜀飲酖死）與司空馬（不韋史也）之趙

趙以為守相守假官也（馬為之）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秦官屬少府習秦事今事施陳為之）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王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

以國事願於因計（因非正為之猶秦王謂陳軫以其餘為寡人計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秦雖說於得地趙猶有守之者秦所患也）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患於有守有救則秦受地而郤（元作郗）兵其受之不得不急）趙守半國以自存秦衛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趙亡則五國有唇亡之憂）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臣請為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更猶）易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謂為尚書也筆以書札刀削其不當者）以官長而守小吏（其官之長任之為吏）未嘗為兵（為猶治也）百（馬漢言）臣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與秦接戰）趙王不能將（不用馬為將）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猶乞骸骨）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列女傳有趙津吏蓋此官也）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

自衛如欲判王然當死武安君曰緩（牧名）病鉤（短傴如鉤）身大膞（膞）短事不就者尺八寸不足（特也）捍衛也証其以匕首（公三）

前（不敬者其罪死故以此懼）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緩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梱（梱就也）接手可以就地因以槀身也集韻梱門橛也又梱梱也與捆同音來挈轅也疑此木類此故名）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敢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拜賜死之命）縮劒將自誅（縮當作揃揃引也抽也）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元作遇）司

行空字馬門宮門趨甚疾此言牧之知禮也而史言牧不所聞而受命捕得斬之不知遷捨此何云乎出詡元作詐門也詡別也右舉觝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觝徵之於柱以自刺徵猶驗也口銜觝不自知其可死即柱以為驗也武安君死五月趙亡此七年誅牧降秦八年邯鄲為秦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曰嗟嗞乎嗞亦嗟也司空馬又以謂元作為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元在秦策龐謂從橫之說皆有所偏而從人欲合為也患諸侯之不一耳使諸侯而明於事變不惑小利不脩小怨併力合慮而雖不可以大有為其於感秦有餘惜乎當時不知此也自蘇秦死從約不堅秦兵四出諸侯性於走北其氣奪矣司空馬欲以此時割趙之半說秦而反其兵因以復合天下之從豈不謬哉夫以全趙猶惴惴不自保彼安能守半趙以自存乎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雖得半趙不盡不止而何以說之諸侯勢去自春申不能從以難秦司空馬獨能之乎故趙幽之亡罪在用韓倉而殺李牧無與司空馬平原令非篤論也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元作御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元作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牧傳有

凡六十三章

謹案卷六第十五頁前七行此張儀所以投隙而
起刊本起訛趙據吳師道本改
第二十七頁前四行武靈王貝帶鵕鶡而朝刊本
鵕鶡訛翎翰據淮南鴻烈解改
第三十九頁前八行封不可不早定也刊本不不可
不下複衍可字據吳師道本刪
第四十五頁後四行邸抵同坐也刊本坐訛至據
吳師道本改
第五十三頁後一行豈人主之子侯按高誘本侯
作孫
第七十六頁前三行用繩以繫獸蹄刊本繫訛骨
據吳師道本改
第八十頁前六行錯置也刊本錯訛舉據吳師道
本改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戰國策卷七

宋 鮑彪 注

魏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内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隱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鄢陵河内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

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魏人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重猶多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驕元作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釋猶舍也何舍此而不為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資元作質乎舍此不圖適足為智氏來伐之資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説因索蔡皐狼元作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内智氏遂亡

文侯桓子之孫元年 威烈王二年丁巳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已講於已也二國不伐知魏和之皆朝魏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覩師贊魏人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啜飲也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虎謂樂羊所謂隱忍以成就功名者也子則既烹矣敵人遺之羹將以亂其心也有如不忍而以慈愛沮其殺敵之心則大事去矣何救於亡子故羊忍為此以怒衆而成功乃其情則非恕然無以天性為者也覩師贊之言其諷之渠乎雖然羊之義視分美為有餘比覆醢為不足使其投杯慷慨一鼓而擒家國之憤亦收功必矣介胄之士未可望之以聖人之地也

西門豹為鄴令鄴屬魏郡即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老者生於衆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芳之幼也似禾芳禾下生草幽言其色茂黧元作驪虎黧黑黃色也驪乃深黑馬耳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武夫石似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虞人掌山澤之官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昔與之期今往會之乃往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音岳文侯曰鍾聲不比乎比猶協左高言左方之聲田子方笑文侯曰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音洛以治官為樂不明則樂音令君審於聲審言聽之察臣恐君之聽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庞謂周衰世主無如魏文侯賢者夫其師友淵源有子夏子方之徒誘誨規切雖欲無賢可得乎然則用真儒無敵於天下信矣

武侯文侯子元年 安王十六年乙未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侍坐元作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洞庭之水汶元作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長沙湘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後志高都有天井關注云戰國策居天門即此關也而右天谿之陽今按天門即史太華伊闕彼言右故此言左之陰天谿即河濟彼言左故此言右之陽盧睪在其北地缺伊洛出其南孔曰伊水出陸渾洛水之上洛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太公世家注晉山而右漳滏元作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起傳有小異

惠王武侯子元年烈王六年辛亥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說文澮水出霍山西南入汾此二年敗韓馬陵敗趙于懷禽樂祚趙將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閒田以待賓有功者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直直前倚邪行棟撓而不避者撓折也喻敵之壓已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形地之險阻脉見其幽形見其顯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已寧饗饗之力也二人下所謂能士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敢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已寧饗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亦既

盡也已愈多公叔當之矣虎謂公叔此言何其似魏絳也方之邻至驟稱其伐使已盬矣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死者人之所不能避故云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此公族官別於國官及太子官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

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商君傳畧同

秦衍韓圍梁秦獻公二十三年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楚宣字戰少梁此九年策言此人正同時也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新鄭近梁故云計者為梁計不如構三國攻秦元在趙策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魏太子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

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元作矣王曰寡人自為知言不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史不書太子質事以下章年時因舊次之於此

梁王魏嬰史作罃音相近觴諸侯於范臺此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共公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而言曰昔者帝女蓋堯女令儀狄博物志言禹時人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齊桓公夜半不嗛嗛口有所銜也言不喜食見熬元作敖煣火熨物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飽而腹安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未詳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自上觀下曰臨集韻彷徨彷佯佯倘也其樂忘死

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書注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亡其國者（蓋莊王云）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而右閒須（皆美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臺山林地狹各在其國）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彪謂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湫曰猶秉周禮韓起亦曰周禮盡在魯矣仲尼氏作縉紳先生萃焉於是特為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舉觴一時而為天下萬世之明戒魯君豈非賢君哉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申弟也）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肹宿將也而孫子臏也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彪謂太子之行正詔也而志於樹德為王則誣矣故夫誣正之間不容髮人論議豈不或出於正言未卒而誣隨唯其心之不正故也）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徐子（劉向別錄徐子外黃人）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効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為王之外無加也）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希冀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元在宋策魏記三十年有之）而忍為之故孟子謂之諫惠王非忘國之覆轍也（彪謂此申生伐皋落之例晉里克之而忍為之故孟子謂之諫惠王非忘仁）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法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記三十年伐趙趙告急於齊齊救趙伐魏）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謂謂得度知計）王若欲報齊乎則

不如因變服不為人君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威王游人而合其鬬游謂使人游二國之間也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罷音疲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嘉自比犬馬也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此設辭也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勝謂不敗耳非戰勝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困二國之上此其暴戾定矣言二國謂齊暴戾決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龐謂施之策齊楚如視白黑數一二可謂明矣而不能止太子之將何耶豈言之而不聽耶以施之智其於策馬陵之戰不勞慮矣張丑者亦施之倫與

惠施為齊韓元作魏交為猶合令太子鳴魏記唯申及赫名餘不名為質於齊王欲見之魏王朱倉魏人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行不義也

襄王惠王子元年 赧王三十五年丁亥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駕車用牛故以及其目為深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弛解也昔約令解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未得其說以說是

其唯惠公乎施也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瀙水齧其墓瀙水屬流也見棺之前和和猶兩頭木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瀙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張幕帟如朝廷然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秦稱民黔首非此時語也

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曰為猶撰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徐州之役楚敗齊也齊宣王行齊屠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字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與齊乘楚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衍敗字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太子申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項羽紀注詳在陳汝水出弘農入淮陽南有許鄢昆陽邵陵舞陽鄢下並屬潁川新郪屬南陽東有淮潁水出潁川陽城山盖縣黄外黄即陳留齊人多故居人多故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行人多故如軍陳下周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廬田廬舍廬田閭屋廬舍皇衍雖小然而廬田廬舍之數戰國之勢固已危矣今秦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注士皐巾衆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廬舍之數戰國之勢固已危矣今秦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廬舍之數車馬之多故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行人多故如軍陳

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詐元作謀史作休王外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詐元作謀史作休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國謂秘不被其禍謂橫人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秘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為秦築宮備其巡幸受冠帶受服於秦祠春秋助秦祭臣竊為大王慨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散則非勇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蓋以青帕首項紀注士皐巾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足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効質效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奸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偷苟且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綿薄弱也

蔓蔓元作縵若何蔓延也若縵則無文之稱耳若何言不可奈何毫毛不拔喻樹之萌將成斧柯柯柄斧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弊邑趙王肅侯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張儀欲并相秦魏儀相魏在此十三年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以此謂使韓與魏韓氏亡史厭韓氏之亡史名厭與厭俱在楚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儀因獻得相必德獻楚得韓也儀以緩攻韓亦德獻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盡少委焉請以事委行以為行功有功魏之乃任之則秦魏之交可廢矣魏任行則聽其所為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

敗謂楚不與也楚不與則伐趙亡將及魏故奔走援之則齊受地必由二國魏王弗聽也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賞猶勸也韓時饑因勸之就粟於河外近魏故魏恐韓王宣惠也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無異也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言無他且以遇卜王兩君相遇則講信脩睦故遇者相好也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決無他疑韓以魏不與秦遇知其忿我必合秦而攻魏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尚言欲之甚廣魏救趙廣猶心廣體胖云樂之也此著書者述其遇秦之動魏昔懼而今心廣又能止齊伐趙也斥元作

尺楚人遽於革下地鈇革豈鬲邪遽傳遽楚以傳來許地魏所之也伐齊之事遂敗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力行之字左革未詳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補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反言報之王懷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軫自是如楚張儀欲窮陳軫時在楚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元作悟音背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公箱同項羽紀注謂父曰物之

湛者湛謂其深不可不察也鄭彊出秦強自秦出在楚曰應為智言能止其父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軫在楚必合齊而魏欲離之故迎軫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王楚懷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閔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宋使東來齊無之魏而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東使東來齊無之魏而

之重之也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

楚以案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所猶處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為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邪亡羣臣之智衍也七得無也如是其同邪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衍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塞不明所謂劫王考其半矣者也事不明而欲王必從是劫王也王而從之失其半矣

張子行字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魏人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閔懷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惠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怒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衍字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秦攻齊楚其弊不足以應秦二國嘗戰今必弊攻不能當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

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
齊楚之王曰善乃遂解攻於魏

哀王 襄王子元年嗣位 靚王三年癸卯

謂補 張儀臣 補 謂齊王 閔 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
儀於魏魏因相犀首 齊使 相之 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
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 此士言其効也

齊廢公仲而逐儀故 公仲據儀不合齊 是公無患 此士計非先逐儀不
不能廢朋朋怒則復善儀矣於此然 能得行合魏非合魏
後知公仲之名朋也 元在韓策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 辭不見之 陳
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
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
無事 衍無事必來四字 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
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
魏王使李從 李從趙人 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
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軫 衍教 臣與燕趙故矣 言與之故數令
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 言不
久於 期以十日 彼 期日五日 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
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 言有急事出使 急約車為行具 行所
當具 犀首曰諾謂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
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
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 閔 聞之恐後天下得魏 恐得
魏後於諸侯 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 初以
無事請行今有齊事 齊魏亦且任之故止之 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
懷 聞之恐後天下得 主約故諸侯因行以合魏 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
以事因犀首 從與行皆為魏約耳而因行者衆故楚亦因之 背從者欲專於行也 魏王
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可 不可任 今四國屬以事
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復言得四
國又相魏也非已相罷而又復行傳有在張儀初相
之後 庞謂軫之所言唯此有七國押闔風氣不然
醇乎醇矣

齊王 閔 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 不親之 魏王懼恐
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

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度其至之日衡之日先以車五十乘王衛問齊行人補以百金間私見之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二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語也三國之相不元作不相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按上章張儀將相魏犀首以計去之乃得相而儀實相魏四歲則所謂以計去之相而宜在儀復相秦之時也元作得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秦慕毋按教之語曰無多割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衍已悟泰攻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元作繻從下章及史不善季子未詳為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虎謂此用賢而使不肯問之說也而行也非其人也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閔王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二士行盼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搆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補二字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患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猶肱股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犀臣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何猶何犀內謂親之犀臣則行與馬入猶與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何猶何犀

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田文）而相之魏身相於韓（身行之身）蘇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齊也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行之為魏孰與其為韓也（行陰晉人時僑韓故下蘇代說昭魚亦云）王曰不如其為韓也（行而字）蘇代曰行將右韓而左魏（右言助之力）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中道猶中立也言不能兩全）王且無所聞之矣（不聞所以救之）王之國雖滲（言浸微漫弱如漏器然）樂而從之可也（言如漏器為樂雖於二子可也然從二子必至不得如是也）王不如舍需於側（舍猶以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需非二人之黨）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整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為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厝措同）以稽之臣以為身利（身王身）而國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厝謂庶王於是亦有人君之言不亡是也惜其不旋踵需不入行之事如此耳）蘇代入之矣侍行（侍行如是可也如得賢而付之則外若此者不亦殆乎）史舉（即甘茂所事）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行以此說儀使之已解舉故舉後見之為）王為秦齊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行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弗受國故邑）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任猶信也舉既非之而數見之故王疑之）史舉不辭而去

韓王裹曰疾攻黃楚師必進矣（裹韓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黃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黃乎若戰勝兵罷敝（罷音疲）大王之攻黃易矣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如木枝布分而四方湊之如輻）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於（於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言陳鄭所至皆平地）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它國）守亭障者參列（十里一亭障陽也築城壘為之）境或有山川關塞（唯梁無之）皆以卒戍守（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漕水運庾水漕倉）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

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一國而成反而取補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將士莫不日夜搤腕搤把腕手也瞋目瞋張目也切齒言之力也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憃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儀傳在諸國之先秦而無阻固凡橫人之辭若可聽唯魏也故儀先之魏一搖而諸國動矣敗從之約魏其過與使魏而繹其說曰秦豈能有愛於我哉兵來不除道何為以說客先之是知其不可而詐我也且我事秦安得高卧而無憂哉如是則屐轉計之則儀之解屈矣魏不搖諸侯將又曰彼秦彼猶堅約不動我何懼乎秦如是則諸侯一矣楚而適秦適歸猶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猶大言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補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將士莫不日夜搤腕把腕瞋目瞋張目

乃擊之也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張儀走之魏傳言秦武元年羣臣忌之乞之梁此九年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王不聽也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夫行賈乎子長色衰重嫁而已重猶再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

虎謂丑之自比若此豈可望以士君子之行哉哀王聽其說是亦魏媪之耄者耳

行魏文字文子田需周霄孟子時有此人至是三十年矣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閔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三人雖善文令行薦文必善行善行則復背其所善

魏王令惠施施自孟子時至是亦三十餘年之楚令犀首之齊鉤二子者言恩禮之等乘數鉤車乘之數將測交也測猶卜也視何國厚吾使因知其厚

我句下行楚王聞之四字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鉤二子者將測交也施欲楚之厚已楚王聞之

因郊迎惠施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嬰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若其為梁王若汝也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以史補王字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

以太子為非固相也（固猶久）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印也）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魏記九年有）周寁善齊瞿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儀之人）為見者嗇夫（見者寁與強見王也）問見者（問以周侯）之因無敢傷張子（此九年儀再相魏時）周寁入齊（魏不善之）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寁蓋秦所置以相魏者）

魏王為之（為寁蓋秦亦去魏）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王通天下者以寁通（入齊天下不知以謂魏使之齊）秦為敵魏既以寁通天下於秦則外齊矣今寁（齊）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齊納魏所不善則可以絕之）大國欲急兵伐齊則趣趙而已（促使應秦也魏不善最而言為最所以自為也按此姚賈與始皇所問之人相去八十餘年高誘欲以為陳賈若此人者可也蓋陳舜後得為姚姓而孟子與秦武魏哀時猶相及獨以毀韓非相毀之人為此人則年時相絕大遠矣可乎哉）秦召魏相信安君不（史書或昭）曰臣聞之忠不必黨（為信安說於黨之）黨不必忠（猶言安不必信）今臣願為（補）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要領斬刑也）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代信安）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信安必右趙者秦召而代之欲魏不通趙）臣又恐趙之益勁也（文益堅）魏信安（即信之）其智能而任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魏信安省言之）惡（憎）令王之使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用秦所使）

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之（秦）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謂去相位）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亦去信也）則魏（元作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此舍猶棄奪其愛棄魏也）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我魏也秦本欲塞趙而云然此魏自疑之辭非必秦意）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將與秦戰）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魏不能獨抗秦必結趙）大

王欲完魏補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不事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衍韓字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元作講難於秦兵為招質言於用兵為招為質招言召兵質猶本也為之張本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以為利重得地則益重克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虎謂克舜讓天下而何愛於地此時辯士欲重其事而言之過若此者不一也

樓牾魏人後又作梧約秦魏魏太子為質此十二年朝秦紛彊魏人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還猶反也兩國相與好惡循環不定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言魏得利而強將不事秦所謂還反負秦之日太子為冀矣即所謂冀之太后坐王而泣使王坐而泣於前王因疑於太子不決遣令之留於酸棗樓子患之昭衍為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為期與我約夫言期以太子結約而不遣為此故伐耶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昭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與國共伐魏臣恐其害於東周不欲正言魏受伐魏與周郝言周則魏可知元在秦策秦楚攻圍皮氏亦十三年為魏謂楚王懷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衍字也見亡也元作矣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豈秦歸太子而攻邪秦恐失楚必効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昭欲効城地前許之未入也而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此疾

連也非名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魏太子在楚為元作謂樓子庫也從太子為所封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強也魏人仕齊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如無有餘守為於鄔陵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人翟之人公必謂齊王閔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此士言齊本自欲爾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為和以張子之強言儀往日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言魏聽秦為逐儀令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為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為和於秦也鈞言齊與楚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行楚字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割元作寄汾北以予秦而為和汾北魏地鄔陵宜因其懼使割予秦此所謂由楚此所謂因其懼楚合親以孤齊秦楚魏合秦楚重公主兵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樓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故史書未拔而解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意猶度公無以為罪有皮氏國之所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為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令公之力有餘守之於守為有餘何故而弗有也樓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鼏翟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言欲講秦攻秦皆於我夫魏求救欲講而已而齊兼主兵之辭也是弗救也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為和也和齊怨顏已絕之矣怒見於顏色魏欲絕之魏王之懼之翟也見亡以有亡形而懼翟強魏利也樓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言首言吾所欲為樓子與楚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為用內公必為相矣臣意秦王昭與樓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為公說之乃謂樓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言首言主兵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

東乎言且得皮氏按此蓋樓庳在楚欲因楚和秦以息攻鄢陵不順也故此士說之又說樓里凡其辭兩言齊楚樓示無所偏也而於楚獨曰吾事則是為樓子也

獻書秦王昭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謂攻之謀恐不出於計矣非得計也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腰人身之中有蛇於此兵法所謂率然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要猶欲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

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謂楚其兵弱天下不補必能救地可廣大言秦地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窓須臾也試謂先之以其弱可克以為武教得窓須臾而湯知服桀矣窓周紀注窓須臾在安定陰今秦欲與山東為讎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鄠鄠藍田秦地疑行文理正應爾故司馬錯為秦議以伐先後為先而我藝祖欲平太原諸國亦先平蜀

魏秦伐楚秦昭六年與魏共攻楚此十八年韓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交制之緩時為秦計耳故明年相秦

昭王哀王子元年　服王二十年丙寅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此三年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乘言因秦勝我留而與之講若秦既去則無及已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為實屬魏人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

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實屬關內侯侯於關內耳此時未為爵而令之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實屬已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因趙講秦夫周君實屬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仇也今行和者實屬也制割者奉以為武教得窓須臾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魏人使謂趙王惠文曰夫鄠寡人固形元作刑弗有也形猶

勢也高注為刑法雖通而此書多作形

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赦邑之吏効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赦邑所以事大王者為完鄴也今効郊元作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此六年書卯以詐重者此也於魏孝成失之於韓雖所喪敗有寡多之差其貪而不明真父子也

芒卯謂秦王昭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中謂用事於諸國之中猶內應云臣聞明王不背元作畀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元作羊下同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洛林即蘇代所謂陵林鄉也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本周官此所謂為之中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為魏之司徒謂魏王地也上流之地近秦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魏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折毀也言不可有責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為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賜元作溉下兵也賜給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蘇代元作秦下同拘於魏魏欲走而之齊元作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為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時未舉宋北侵伐所得耳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閔與蘇代也疑其善魏今秦見齊魏之不合行也字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

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代使得之齊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地廣矣齊無秦而魏伐之可以得地蘇傳有在齊伐宋之前五國伐秦咸澤之役此十年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昭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王齊閔齊楚魏也請為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宋強宋弱皆必伐之如宋者欺之不為逆殺之不為雠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唔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為王患元作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用楚伐魏又必且劫元作曰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行曰字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惡也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言不可信故為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聖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雠也秦齊合國不可為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與秦講秦權重魏魏冉明熟元作孰是言慮此明且熟故有謂元作又為足下或人謂魏王當如下傷秦者不敢顯也恐秦覺之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言與國為之非我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為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背諸國也而以秦為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為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生猶進言戕之不已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已之曾安已止曾則也言使秦見殘不擇利言唯務止魏之殘以自安也無補令天元作足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雠國也兩國自宣閔易昭再世相雠秦凡弟之交也所謂鬻王以為上交者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燕齊合雠國以

伐婚姻猶凡弟也此士欲為秦魏合燕齊以伐秦
之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
而東夷之民不赴元作起言帝王用兵猶有不從者不經見以燕齊補伐
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
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元從口周竭周韓
餘為徒與為徒友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
於秦與秦惡扮之扮并也握也言合諸國請楚天下之秦符者臣
也次傳楚符之約者臣也傳之諸國次元作欲使五國約閉
秦關者臣也不通秦奉陽君韓餘為既和矣蘇脩朱嬰
此皆三晉之吏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敗宋鄭
合秦之約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游揄揚之而以齊為
上交蓋詐兵請伐魏兵齊兵齊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
脩重報脩在邯鄲齊之西魏也報以齊不伐魏臣非不知秦權元作勸之重
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下也彪謂此非蘇代不能也故史言代復約從
親如蘇秦時獨所謂行其上不可則行其中下為不
可用也夫伐秦不勝竄走求成之不給安能資之諸侯見其敗輕之矣豈有聽其堅約之說哉蓋代之計
專以伐之為上而游離以見其多策耳計不出於此

也

葉陽君趙人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
朝邯鄲抱葛孽元作薛陰成以為趙養邑供養之邑而趙無
為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元作問陽姑密元作衣乎趙惠
文十三年有與此語同云封李兌子則葉陽者兌之封乎臣為王不取也魏王乃
止惠文十三年此十年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惠文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
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
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
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
於趙而并衍齊字秦王胠賢而有聲者相之并猶兼聲咸聲相助
也言趙強矣兼得秦助所以為心腹之疾者趙也言秦以趙為疾魏者
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
願王之熟計之也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本傳齊閔驕故奔魏相之此十一年
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

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惠文）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魏在趙西）之兵魏之為趙蔽也（魏為之蔽秦）今趙不救魏魏軟盟於秦（軟猶也）是趙與強秦為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昭）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彪謂田文可謂善言者矣其說趙也遍而不偏其說燕也直而不倨與夫嗑口虛喝者異矣）

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脅矣（不服貌）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輸以餉軍）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為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昭）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穰侯攻大梁（秦昭二十四年攻魏至大梁此十三年事）乘邧北（元作北邧邧楚別邑其北近魏）王且從（從順服也）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並屬太山）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秦王（昭）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其不當得）議則君必窮為君計者勿攻便

白珪（魏人孟子稱之趙歧以為周人非也蓋至是三四十年矣謂新城君曰夜行者

能無為奸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戎貴於秦王宜為秦王說之豈非珪使魏戎來秦策段彪語同不能禁人議於君也

秦攻韓之管後志河南管城注在京縣東北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言地與秦接秦元作梁出攻非於韓也必於魏也今幸而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為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為之奈何昭忌乃為之見秦王昭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為政與正同是參行也以諸國參攻而行言參彼已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以王之不必也猶言不可則也是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伐一不移伐則諸國知免不急於從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精猶明以為秦之未索必不可支也故為王計

者不如制元作齊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荊濟不能獨從荊楚齊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言諸國合而競與秦敵則秦弱秦王乃止虎謂鄰國有兵救之鄔鄰之義昭王言是也秦伐韓而魏救之挑秦之禍昭忌之言亦是也要之從約堅則宜救猶救同室之鬬也無從約而救之則是鄉鄰有鬬被髮纓冠而往是豈不可已乎

芮宋魏人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宣太后秦王昭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委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趙人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為魏謂楚王順襄曰索攻魏於秦楚以攻索於秦攻魏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天下不欲秦伐魏遂伐齊與魏便地言以所得齊地與魏易兩便也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鼠之魏人令翟強與秦事鼠之不欲推之於強故謂魏王曰鼠之謂之鼠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

劒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今皐之入秦之傳舍廩食其傳注止息傳置之舍不足以舍之侍衛之盛舍不能容強之入無蘇於秦者言秦輕之無與為樵蘇者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秦待已已厚可以不與秦事秦輕強矣欲其重之必令與秦事乃可成陽君秦昭十七年入朝者於此知為韓人不疑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珪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安猶徐求質於秦質事有不留之驗乃可入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合則王重矣

安釐王昭王子三十九年乙酉

秦敗魏於華華山在弘農華陰秦紀作華陽注亭名在密縣事在此二年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魏人為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乎三梁春秋秦取梁漢夏陽也河南有梁周小邑也陳留浚儀大梁為三晉都故稱三梁魏地十萬之軍拔邯鄲秦十二年攻趙虜莊賈

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

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音疲陰必亡陰猿侯別邑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補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未以攻梁自任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已兵未至而與秦講必爭事秦從是以散從之從橫之從而君後擇焉擇其所與於從散之後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先割取時不用兵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為陰啟言得二縣以拓陰之封地兩機盡兩謂得縣啟封盡無遺也故宋衛效魏自比二國小國也尤憚元作憚尤憚也秦兵出地而小敖愈畏秦已合魏合秦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龐謂賈之說不足以過深而說秦也不切夫以秦豈信之哉秦行是何已秦也為其為魏也也適足以疑秦豈沮於是哉秦為天幸而欲其毋行危國之解將別有敗非賈力也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於其所學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訴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項襄楚王入秦絶句王以三乘先之

先至秦楚王不入楚魏為一步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魏相之善應侯者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為秦邪吾以為魏也支期曰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問何所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緩也侯其入欲與之議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偽病者乎而見之令王見而辭疾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雖死於路猶將行長信侯曰王無憂能使應侯之於應侯矣止王之行願王無憂虔謂周訴之受王也甚明賢智人也蓬王不能聽而聽支期期豈賢於訴哉蓋期之所劾者事而訴之所諭也甚忠其諭王也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並謂魏人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其時不可謂善用勝矣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計不及也而王不知也且夫欲墮者得秦封受其墮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元作受墮夫欲墮者制地而欲地者制墮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革更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猶上善用勝矣欲食則食欲握則握握不食者也行棊握不行也故史曰便則行不便則止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按猶止記

四年有

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雎元作睢同者年九十餘謂魏

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雎見秦王 昭 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 籌策之臣無任矣 不堪其任 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 奉 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

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 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

魏氏復全唐雎之說也 記十一年有

虞卿謂趙王 惠文 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 相魏 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 趙主從也 趙主而違者范痤也

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 本周卿此特主徒隸者耳 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

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 衍痤字 薄故也 猶細事 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 元作使 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者 外 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 襲言猶因趙之故態也 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 史作無忌 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之王而出之 十一年有與其以死市下元在趙策 十一年有

馬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

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秦昭四十二年此十二年）穰侯勇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此十二年桓惠立八年矣）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屬韓）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蓋嘗失地於韓今欲取之）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先時趙奪敗秦於此）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鄧朝歌（倍音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元作谷）而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垝津（地缺）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秦紀注河內卷有垣雍城）決滎澤（屬滎陽書注在敖倉東南）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安陵與羣臣異故惡之）秦之欲許之久矣（許言聽之久言秦之先自惡之）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鄢（高陵屬潁郡凡二縣安陵封地）

以與昆陽葉陽鄢（昆陽鄢陽故秦久惡安陵）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周紀注南國江漢之間也今詳此時屬韓）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異猶它）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言都絳安邑時）有（補）河山以闌（元作蘭下同）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橫（元作橫林作軍）軍橫之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勾陽有垂都亭）林木伐廩鹿盡

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衛在河洪之間與陶接故范雎亦云北至乎關）魏記注在東平須昌所亡乎秦者山北山吳華之屬河外河内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閘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元作矣）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受兵秦）秦撓之以講以求地撓之）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質約也見下）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鴈行言以次進）以臣之愚（補）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補）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内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衍魏字）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甯使（使去音通其道不通為關也）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賦取征）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質有要也）共有其賦（韓魏共之）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衛時已附梁）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記有與上二章相戾謂言秦之情者衆矣無白於此者也）

秦趙搆難而戰（長平之役此十七年謂魏王曰不如收齊而趙搆之秦（搆者合其戰也收趙而助之趙必與秦合戰王不搆趙趙不以毀搆矣（毀折也言不收趙趙不能以毀折之兵獨與秦合戰而搆之秦趙必復鬬鬬必重魏是并制秦趙之事也王欲馬而收齊趙攻荊（欲意或欲也）欲馬而收荊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也（荊齊在魏東不榮屬秦而欲魏為之長）待之也（待之東魏）長平之役平都君（田單）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許吾以垣雍（韓魏所得地）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

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

重王矣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求成之哀八年而越人亡繒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良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罷以輕晉秦罷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倍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曰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

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客謂司馬食其（魏人音基與基同）曰慮久以天下為可一者（慮久熟慮）也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玆公（指合從之人）不知此兩者又不知玆公者也然而玆公為從其說何也從則玆公重不從則玆公輕玆公之處重也不實為期（言期於不可必）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責於秦謂陰倍從以收秦利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資謂從食其所資者從也）而以資子之讎也（謂橫人將以食其之從是於秦御秦也）

秦拔寧邑（此二十年魏王令人謂秦王（昭）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講（元從茀下同謂與秦講）魏（衍魏字）冉曰王無聽（無聽其講）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講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講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吳人）恐魏王之講（元從茀於從才）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

王近也（近親也天下以魏為秦故外之秦因攻之）去猶遠）皆曰王弱也（無秦之助）王不弱二周（言實不弱視二周猶強也）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為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若講於秦復示弱也）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魏人非莊子所稱）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此於行路犯風日故焦頭塵不去皆以欲見之速故不暇）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

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用所資也）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疑即霄）謂宮他曰子為肖謂齊王（王庭）曰肖願為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肖魏臣而假重於外是示齊以無魏之重）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所不重為無肖是也）

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令肖以此說齊）王（齊）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因之資以得魏重肖當作胥）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孝成）自郊迎唐雎（元作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不能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不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卒猝同）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彪謂唐雎此十一年）

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尉之持節者）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使人道之）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復猶重也信陵言之矣今申之）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守人其子之人）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王魏王）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雖趙猶魏）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管在秦東可以扞魏）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趙肅主也安陵屬召陵屬魏故上曰猶魏）受詔襄王（趙襄子）以守此地也手

受大府之憲（大府謂魏受詔襄子而受魏之憲則此兩屬明矣憲法令也）不得以易之（補）

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刑（補）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雖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

（元作為）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

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行素字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困猶不通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拜所以謝也以安陵擇其罪故謝縮高之義直而善處死夫魏王與龍陽君魏之幸臣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王之所得魚也臣甚喜後得

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出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在庭則人為之趨避人於途在途則行者避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褰揭也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以不告為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死及其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孰諓諂也固矣諓猶進其自纂元作繫元作繫也完矣纂慶也言自託自結於王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我謂欲進之人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

或謂魏王王警四疆之內將出兵先令以警之其從於王者凡兵械當從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旌旗之旒之舟上繫之猶於也亦以楚攻秦臣為王之楚王曾臣之反而行行兵欲春申君聞之謂使者即此說者曰子為我反無見王矣其

亟反不必見考烈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莊襄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秦恐楚魏合故言魏自足不待楚也今詳春申在時魏歲受秦兵攻秦可當此語此及下二章元在韓策魏王魏人為說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為強而君用之弱也其於鞅也不然先君者先春申用事之人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鄙元作涸夏郢縣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楚不可魏記所謂異阨注楚險塞或以為江倍音背此背此音昔所以未嘗

見攻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捂捂屬楚國此時為魏割以予秦相補去百六十里言秦伐楚之近不須假道臣之所見者秦楚鬬之日近元作已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輸安邑里名為之謂安邑補令曰公孫綦為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吾難敗之因遽置之令聞王言故立其次元並在韓策

景閔王安釐子元年秦始皇五年已未

秦攻魏急始皇五年攻魏取二十城此元年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棄謂戰而喪地用謂割地賂之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死謂敗死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賓元作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毋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怨謂不韋主攻者也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執政至於長轅者長為轅車之人故畢曰畢猶盡與嫪氏乎

嫪毐秦太后私人與呂氏乎不韋也與嫪氏耳此言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嫪毐功因毐而割故功在毐毋體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國贊嫪毐毐貴矣今又因之以割是以魏助之也以嫪毐勝矣以不敗為勝王以國贊嫪毐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言昔之交皆善秦而交為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時二人已惡天下必舍元作合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秦王始皇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元作且下同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十八年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二十七年而君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廣其地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

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睢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睢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睢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搶突也唐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僚吳王昭二十七年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傀韓相見韓策及刺客傳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吳越春秋要離吳人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慶忌以劍刺之其妻子走見慶忌以劍刺之令吳王焚其倉廩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休吉徵祲戾氣自三光而加臨之今臣之於安陵君也有先王之命有國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徒以韓魏之故也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今日是也挺劒而起秦王色撓撓挽也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諭曉也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存者徒以有先生也雖自釐十一年請救至是五十餘年矣彪謂諸刺劫之士自曹沫以至荊軻皆未聞道唯若唐睢者可也為其激而發而不專志於此也

謹案卷七第三頁後六行有子夏子方之徒刊本
夏訛貢據吳師道本改
第八頁前六行猶秉周禮刊本秉訛乘據左傳改
第十二頁後三行南有許鄢昆陽按吳師道補注
曰南字當連上汝字有字衍
第十五頁前八行言雖得新觀刊本新訛所據吳
師道本改
第十九頁後五行虓謂軫之所言刊本言訛立據
吳師道本改
第二十四頁後八行悉魏之兵刊本悉訛患據吳
師道本改
第三十四頁後四行試之弱寇須氏案吳師道補
注曰史周紀西伯伐密須策慁以為湯
第三十七頁後一行秦王懼然曰按高誘本懼作
攻魏二字
第四十六頁前八行有不留之驗刊本不字下衍
有不二字據吳師道本刪
第四十八頁前七行己兵未至刊本至訛未據吳
師道本改
第六十五頁前七行亦以楚攻秦刊本以楚訛楚
以據吳師道本改
第六十七頁前六行皆卒歸於敫刊本卒歸訛衣
丁據吳師道本改
第六十七頁後七行今王以吾以十倍之地刊本倍訛
培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吴甸華
謄録監生臣沈　浩

欽定四庫全書卷

子部

戰國策卷八

宋鮑彪注

韓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襄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

康子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溜言其無積潤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

破三軍者不意也言地薄鄭人不備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諸稱王皆非當時語果取成皐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皐始大

烈侯景侯元年安王三年壬午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政正

同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猶以此叱之於朝嚴遂拔劒趍之以救解以救至解得解於是嚴遂誅亡去遊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軹之里名深井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

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薄猶迫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仲子遂字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肉之肥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辟猶屏闔去之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者甚衆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

丈人麤糲之費丈人亦尊稱斗大半斗舂米一斛曰糲以反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在未死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甚衆聶政直入

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忽睚眦之意感言動心睚眦怒視也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陳設也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

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事世易令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劒至韓仗兵器也蓋韓適有東孟之會東孟地缺仗劒為兵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列侯下同哀侯而記及其表皆書列侯傳可為誤年不可移也聶政刺之兼中列侯左

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去面之皮抉眼屠腸抉挑也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懸金募久之莫知誰政姊嫈聞之曰吾弟至賢知者不可愛妄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言往哭自吾意耳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矜自持也是其軼賁育軼車相出也高成荊矣說文成荊古之勇士今對賁育復似兩人今死而無名不顯其人也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列義烈可陳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葅醢之誅葅醢菜也言剉斬之如此以揚其名也此三年書政殺韓相俠累刺客傳有屍謂政始終於其親孝矣其臨財也義矣嘗欲評其死感其義烈不忍下筆獨以謂人之居世不可不知人亦不可妄為人知也遂唯知政故得行其志惜乎遂褊偏狷細人耳政不幸謬為所知故死於是使其受知明主賢將相則其所成就豈不有萬萬於此者乎哀哉

昭侯莊侯子元年 顯王十一年癸亥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與魏邪趙邪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惟亦思乃徵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可豈可盡忠而已矣二人各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徵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其從兄以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此此如申子

蘇秦為趙元作楚下同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並屬河南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常史作商殷紀注商令上洛是也東有

宛穰洧水穰屬南陽洧水出潁川陽城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下皆弩名徐廣曰谿子國名夷名又谿子陽匠名徐注少府所造時力距來徐注作之得時力倍於常其勁足以距來敵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韓之軍卒超足而射舉蹠踏弩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胷近者掩心箭中心上如掩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馬彪注冥山在相州北汝南吳房有棠谿亭脩務訓墨注陽羨劒名合伯地缺鄧師豈南陽鄧耶猶云洛師滎陽有馬池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楚王召風胡子曰吳有干將越有欧冶寡人欲因子請因二人作劒風胡六

見二人作劒二其名云以上類言以地名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盾櫓鞮革履鍪兜鍪說文鍪鍭屬鍭大口釜鍪如之鐵幕革抉咳音筏不注無不畢具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為史並

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必求宜陽成皐令玆效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强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劒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傳在燕趙後云燕文公二十八年趙肅侯十六年此

二十五年又蘇秦傳說六國後去趙而從約解是歲燕易王立徐注云自初說燕至此三年宣惠之元年也比時從已解則說從時非宣惠明矣沈括辨以為雞口牛後令按秦稱牛後蓋以惡語侵韓昭侯怒而從之雞口牛後謬誤也

宣惠王昭侯子元年顯王三十七年己丑

宣王謂摎留韓人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齊用鮑晏而逐高國此見哀十四年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秦惠八年魏納河西儀時為秦客卿未相魏也後至魏襄十三年相儀留四年去而衍相未嘗兩用未嘗亡也此豈行為秦儀

良造儀為客卿時令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
魏以事聽之耶　今
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
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虎謂此非天下之正議也顧所用如
何耳使得人如周召兩用之庸何
傷若公仲公叔一之為甚何必兩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
不如貴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秦攻陘此時史不書後至桓惠九年秦拔我陘然陳軫
張儀同時儀死至桓惠九年四十六年矣軫必
不存故因舊韓使人馳南陽之地馳反走也秦已馳馳進也
韓避之示服也

而秦進也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
謂秦王惠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
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
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
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言利移竊於下
為王不取也
秦韓戰於濁澤長社韓氏急公仲朋元作明謂韓王曰與
濁澤韓氏
國不可恃與謂山東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朋元作明謂韓王曰與
濁澤韓氏
國不可恃與謂山東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
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
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儆猶戒　將西講於秦楚王
懷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
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以一都之賦為兵備秦韓并兵
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
王聽臣為之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
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為不能
聽我使其或不能從我以與秦戰　韓之德王也恩我救必不為鴈行

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
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
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
患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
多車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
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殉言以死從之韓王大說乃止公
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
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

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
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
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
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
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後志頗陰有岸亭事在
十九年此要終言之也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棄愚
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記十六年有龐謂二子皆億中之材也宣惠誅於甘
言惑於重幣雖有公仲之謀固難以入至於非兄弟

非素約而以虛名救我此言豈
不明著矣乎如之何弗聽也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
以率為陽也陽佯同不實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齊世家注內婦
官也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
好義所謂不實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
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龐謂顏率此言可行公仲而已誠有是人
雖陽言何益於德苟無是也正言之
吾何懼以是知公仲非躬行者也

襄王宣王子元年
報王四年子元年
庚戌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
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藿菽之少者一歲不收
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
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負荷養牧之人在其
中矣為除守徼亭障塞徼巡也亦闗境上見卒不過二十萬
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元作勢之士
跿音俱說文天寒足跨與科頭不著兜鍪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
之順
前蹏元作跌後字書無跌字蹏跳也蹄閒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
東之卒被甲冑以會戰冑兜鍪也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裎裸
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
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
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
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幸其不破碎無是理也
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
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

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入主者註亦誤也
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
之上地東取成皐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桑林宜在
亳都修務訓言湯禱于桑山之林非王之有已夫塞
則似指言多桑之山非地名也成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
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元作棄
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
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
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行字為敝
邑秦王必喜患文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
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
決事韓王曰寡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
稱東藩効宜陽鄧隱謂橫人之辯真所謂虛喝者韓之兵信弱食信寡矣獨不曰從合則能
以弱為強以寡為多乎惜乎世主不少察於此也

鄭彊鄭公族韓滅鄭故為韓人之走張儀於秦譖之於秦曰儀之使使逐之
者必之楚矣故謂太宰楚官強謂之曰公留儀之使者欲許為儀強請西圖僕於秦故因西請秦王武
之致地

二年

宜陽之役秦三年此四年楊侹秦人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
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市甘茂也茂與顯爭國顯得
棄茂用顯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
敗矣

秦圍宜陽秦三年此四年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韓離石
祁趙地韓嘗取之令使歸之以質許地韓地趙嘗取之貿易地也則樓緩必敗
矣緩害韓者趙韓合故緩敗收韓趙之地以臨魏樓廩元作舉必敗
矣廩亦以魏害韓者韓趙補為一魏必倍秦倍音背甘茂必敗
矣茂攻宜陽韓得趙魏則不易拔故茂敗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
矣元作之齊楚敵也齊得地則益強可以敗楚楚時楚助秦故其敗須秦必敗須言少待以趙
魏救至而楚不助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秦魏鄰也失魏之害重於趙故獨言魏

為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禽所獲獸也能覆獵者之車不可忽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解言復好中封小令尹以桂陽中言使楚自封之國中桂陽荊州郡秦且賊壽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鬬於秦謂且也子為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復重言之諺曰貴其所以貴人所同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元作郝下同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為貴也非貴所同貴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言以韓為讎今公言善韓以待楚是外舉不避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

甘茂令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為貴也非貴所同貴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言以韓為讎今公言善韓以待楚是外舉不避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

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令公徒收之甚難地徒言無與之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與韓地宜以其所得於韓若武遂者可也對曰公何不以秦為韓楚已許之已無以易之也茂已許之已無以易之也對曰公何不以秦為韓求頴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此本韓地楚取之故云公求而公求而弗得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過謂以攻韓為楚罪此利於秦向子曰然則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宜陽蓋壽議攻而甘茂攻之楚韓以安之使楚歸頴川則楚韓講故曰安而誅齊魏之罪誅猶求也求其過失以為郝茂之罪是行以公孫郝甘茂行之字無事也言其失權字客卿韓為韓謂秦王武曰韓珉為疾矣珉者公仲所善公仲受兵則珉病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詘猶攻也下也以補秦之強首之者首言以兵向之珉為疾矣珉者公仲所善公仲受兵則珉病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韓之進遠薄梁郭所以不反魏者反不合也兵薄梁以為成成平也郭疑於不合而合猶和而過南陽之道欲

以四國西首也韓宋齊魏所以不者言欲攻秦而不果者皆曰衍以燕亡於齊亡謂喪地魏亡於秦孟子曰西喪地陳蔡亡於楚此亡國也此皆絶地形言其大小相絶而四以小敵大故亡犀臣比周以敝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言武王能正貴賤之位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謂儀大臣郝也事言不得干其事公孫郝元作赫下同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從臣不得事近臣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犀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

公孫郝當疾齊韓言急於得二國而不加貴貴言不厚二國則為大臣不敢為諸侯輕國矣齊韓當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犀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之情偽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陳軍陳以不攻故解散王猶攻之也宜陽甘茂之役約楚趙欲攻魏而反敬魏違其初約是且構我初約攻而反敬之是欲與三國難我也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茂攻宜陽可以贖檢校犀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幾猶近臣故願公仲之

以國元作國以待於王待其命而無自左右也自猶由也欲用左右之說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謂聽於衆非必聽實也實謂見事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並謂立於齊魏之間此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歡齊章實右魏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歡齊兵以勸止魏郝善齊故善郝則喜於齊之攻魏茂善魏故難茂則可以止魏之攻齊勸言茂之欲為楚趙皆公之讎也詳此則公仲與齊者也臣恐國之以此為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

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元作赫下同為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人姓名行願之為秦王臣也公無私秦信之故可因請為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離以交言別以兵言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為不忠今王聽甘茂以

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元作不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為不忠故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行字齊王言救魏以勁韓之攻齊齊魏不能相聽必離秦救魏則魏不憚兵交元作勁令秦王聲言救魏以勁之齊時先已伐魏故齊亦不合於齊史元作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欲言或欲此或欲彼為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穀水出滻池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却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為令韓以中立以攻元作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也茂羈旅之臣故言薄此欲攻齊故其辭與茂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補兩字以國事聽之楚王懷弗聽蘇代為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之不行其說於其反也反亦謂不信朋之反也常杖元作仗下同趙而睥楚杖齊而睥秦令四國圄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公仲甚患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言公仲自患其反之不利故欲為信尾生再見燕策蘇代言名高蓋論語微生汎論訓亦云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揚猶動公不如令人恐楚王懷而令人為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為韓求武遂於秦秦王昭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王也韓得武遂以限元作恨秦無元作母秦患而德元作得楚韓楚之縣而已言役屬於楚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事補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說陽侯多矣今按四八目伏羲六佐一曰陽侯為江海盖因此為波神與則舟覆矣元

矣今公自以為辨於薛公辨猶治也猶言治於高傒薛公田嬰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韓滅鄭有其地故多稱鄭立韓擾韓公子盖立為相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交言其相善已不可以廢之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色作色令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使韓史與最同使入見公叔見公曰周最固不欲來使

臣竊强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使臣之强之也亦以為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大猛不可叱叱之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以禮陳說不急也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閔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唐客楚人謂公仲曰韓已得武遂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為楚計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行不字善楚絕句王曰唐客於諸公盖薦之於韓之大臣乃得仕而使之主韓楚之事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此六年已為公仲謂秦王曰朋元作明也願因茂以事王若公仲與茂善而秦王昭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聊韓人為公仲謂秦王曰朋元作明也願因茂以事王若公仲與茂善以實秦王之疑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強以韓減故冷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韓秦之與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昭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幾瑟太子嬰兒時質楚公叔所不善故言伐元作先楚也今已令楚王悚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獻本不善幾瑟令之回心相善旬有餘彼已角角言二人均禮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也幾瑟韓愛子而在楚秦固疑其合楚公叔與幾瑟讎故秦不疑今叔所善與之處而禮均然則秦安得不疑其為楚楚秦所惡也其伐韓不待請矣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韓史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天下

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上流魏之上則害於趙趙魏鄰也魏地廣趙之害也魏易於下下謂韓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錡宣韓之教韓王取秦取言與人合曰為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昭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我三川也韓王之心不可解矣言其聞三川之言恐空失地故來與楚易王何不試以襄子王秦王襄子秦諸公子不善太子者為質於韓不取可知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史不書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咎元作高以史後並同此書亦或作咎置不立也事見十二年必以兵臨魏魏咎故公何不令人說昭子陽也曰戰未必勝請為子起兵以之魏韓兵起子有辭以毋戰楚臨魏欲置咎也韓令順之故可以無戰於是行以字太子幾瑟也與元作扁昭陽元作梁王皆德公矣陽得毋戰梁得免兵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並韓人說秦王昭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韓之嫉馮者以留之為善非上智也主君不如善馮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恃秦以自大太子爭太子也時未定所立故幾瑟咎嬰更稱之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國不和故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爭立為相見後鄭彊為楚王懷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命世子幾也瑟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臣曰言其言恐空失地故言然世子得之也鄭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臣曰言其言然世子得之也

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秬魏必急韓氏魏欲立咎故急攻之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幸元作走而不死令且以至言歸楚又安敢言地

楚王曰善乃弗罪楚策有大同鄭作申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庶子本周官秦置中庶子為太子官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齊助公叔急擊公叔太子出走龐謂幾瑟曰戰之於國中國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全為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龐謂幾瑟曰戰之於國中國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

此言也義嗣也而卒不得立小人勝故也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閔謂楚王懷王為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也楚王弗聽是有陰於韓也陰言私厚之然則公叔不可不備

公叔將殺幾瑟或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太子答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時在楚故言外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為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為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不合齊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此韓皆主公叔伯嬰為言韓挾齊魏以睨楚睨睥也楚王必重公矣新城貴於秦楚欲秦援之故重新城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記十二年有在楚圖

雍氏下

胡衍韓人之出幾瑟於楚也出而歸韓教公仲行之教謂魏王哀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懼其為幾瑟伐韓王元作公何不試奉公子咎此後舊字因而為之請太子請韓立之因令人謂楚王懷幾瑟聞魏欲立咎故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

虛實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芊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相謂昔日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已元作邑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絶於楚楚主幾瑟而令嬰故絶韓其事秦必疾

冷向謂韓咎史有公子咎有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懷欲復之甚令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之兵奉幾瑟而內之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

楚奉公矣記十二年有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楚欲立幾瑟恐秦立嬰故冷向謂伯嬰曰太子謂伯嬰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言已得立而棄之向國之本也而紛紛不定若此韓有相其皆何事邪

楚圍雍氏此十二年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殺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鷹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殺臣聞之唇揭者揭猶反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合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以其髀股也加妾之身

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以書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公何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智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令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病而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柄猶持故敢捍楚令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殼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抑首不意貌公叔且

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敝以救韓甘茂傳有茂入言下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昭之言曰請道於南鄭屬漢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不與楚戰公仲曰奈何對曰

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昔日所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惠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韓之與魏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陽為助魏實欲其與楚戰於是攻皮氏楚攻之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惠八年今也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不為韓用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乘因取之也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

其事司馬康秦八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收璽璽軍符收之者言欲止楚之攻韓其實猶有約也疑秦楚約攻韓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先已所見後儀之故智言欲秦之救已而不欲其勁韓也徐注欲以為儀在之日而云非也臣補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外猶後也此言不恃秦耳承上故言儀或謂韓公仲曰夫寧子之相似者寧一乳兩子唯其母知之

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寧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為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轉與二國和而非公適兩束之約猶則韓必謀矣謀謂和不堅而復議之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從人而已非自約之則韓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全秦之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韓為秦魏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

東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也（喻兩國由之）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公仲制和為德於秦令責其報）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言當務此）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服猶事也侯國為上則相猶為下也）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後必相違）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布喻齊魏）割喻制之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成為福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今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此猶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搆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豐鑄也）豐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太原榆次有梗陽鄉）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令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先計而秦之爭機也（在己之計無先於此在秦則為爭言欲之急機言不可失萬於周之時令公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韓咎（太子咎即釐王）立為君而未定也（幾琴伯嬰難之）其弟在周周欲立車百乘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為戒（所謂兵餌）不立則曰來効賊也（得立者以咎弟為賊）

五國約而攻秦（趙惠文十三年此十年）楚王（襄頃）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皋魏順謂沛（元作市下同）丘君（太公世家君其長也）曰五國罷必攻沛丘注沛丘為貝丘屬清河）以償兵費君（元作

若資臣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沛丘沛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沛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沛丘五國重王五當作四且聽王之言而不攻沛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沛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沛丘存

韓入攻宋齊記閔三十八年書韓為齊攻今從史定為此十年秦王昭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元作秦今從史為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禱言以此求事秦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韓難知而代說如此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言非獨代知之韓固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萬乘也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雖得宋地不能自安中國白頭游教之士教出游也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軨軨駕牛具在骨者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軨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軨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亦伺之圖言之小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齊記有韓字並作齊或謂韓王曰秦王昭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謂有齒寒之憂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珉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之以固交也攻之深使之懲創不敢離秦王不察因欲中立不助秦亦不救魏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為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為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

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言志於亡之而已無擇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慮謂秦之大情此士陳之無餘蘊矣非蘇氏兄弟不能也說之著明如此而聽之者藐藐豈天亡之邪蓋漢運將興而秦為之鷙猶也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靡蔑視之是魏敝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元作免於一人之下而信平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不以尊秦為事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補穆公一勝於韓原晉記鄢於原注晉韓原後志在馮翊夏陽而霸西州猶言西方而已無擇也雖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僖二十八年此皆以一勝立尊尊謂霸令成功名於天下令猶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諸侯不從其令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言志於尊王而已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使之服而已為實者攻其形形在外者謂地與民昔者吳與越戰越八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編至其家撫安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禽鳥小贄也而隨諸御吳之執事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

將為爾求火也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堅政之副堅猶秦武陽刺相
黽君許異韓咸列元作哀侯而殪之咸猶留侯躡漢王足蓋使之佯
死立以為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為之
先也是故列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
許異也猶其尊列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為也去
音謂慮之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
哉言無前日之難而可以久相而曰不為者過也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
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
合諸侯之尊桓公也侯之與猶於合者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
子不可得而為也雖為桓公猶然而補此兩字吾弗為云者
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欲其尊秦
皆戴列侯以為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它也諸侯
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它
也知所尊而已今強國將有帝王之畳謂秦而以國先者此
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
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
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立言
彼為帝由我尊之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
令謂韓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
國者聖人之計也
韓陽役於三川征伐之役而欲歸足強韓人為之說韓王曰三
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役役人公子謂陽等輩貴言立
之為君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為秦所親韓補計
之非金無以也金以事秦故責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
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
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美人
怨韓責之又知韓之情從是觀之韓亡美人與金此兩者其疏秦
乃始衍於益明故容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淫侈也
以是為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
知內行者也謂國中隱事故善為計者不見內行見顯示之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令公疾攻魏之

鄚元作運下同後志鄚亭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
聊邪東莞有鄚亭
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與齊楚戰勝攻鄚而取之易
矣勝則兵敝又無齊楚之助韓可取鄚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內鄚於韓公仲
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與之講以為不然
則盡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從丑之言齊楚恐恐韓魏合因
講於魏而不告韓
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無善之為今君以
謂韓相國公仲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臃腫也使

所事謂王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以見惡於秦故而
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秦以平原難之故惡之而韓與之善故亦惡韓
韓相公仲衍在下同珉字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昭說之
侈在唐晉陽注詩唐國公仲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
後相韓辰曰公必為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
之又與約事言約攻魏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
也令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又奚為挾之以恨

魏王昭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令王不召韓侈韓侈
且伏於山中矣懼罪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權猶
變也始說侈而令不入是變也令安伏秦人召韓侈而仕之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齊人又元作大怒於周之留成陽
君君本在齊為秦善之珉欲使之秦過周周人留之故怒謂韓珉曰公以二人
者為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
謂周何也成陽君為秦去韓公疇豎楚王頃襄善之令公
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為公患且明公之不善

於天下明顯猶示二大國惡之天下不能善也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
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謂山陽君韓人曰秦封君以山陽郡兗州齊封君以苫齊秦
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苫上不交齊次
弗納於君弗使入苫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棘猶難也楚攻齊而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以急告也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
國辰也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為一宿之行田苓見

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為公之主使乎公猶國也言其不任冠蓋相望告敗邑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苓曰使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記二十三年有韓氏遂向晉於周晉周人使周逐之使周使成恢為之謂魏王安釐曰周必寬而反之反還謂王何不為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有言得其用魏王曰諾成恢因為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由道猶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不則然反之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中山人見其策謂費緤韓人曰請令公子牟謂韓王曰費緤三川與西周戍也三川近西西周鄙之故緤有戍心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効先王之器以止王止韓勿使為守韓王必為之此下登言其効也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守三川非攸登云云解其罪耳

魏王安釐為九重之盟九重謂王城欲城之先盟其衆且復天子鼎四十二年馬犯請梁城周有復之之語正此廿三年復復其尊人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此言韓亦國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桓惠王釐王子元年赧王五十三年己丑

建信君趙人輕韓熙趙救為謂建信君元作侯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趙其勢如此為鄰故不可無而從者韓也欲為從必得韓令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此為從者說也從此宜善韓而善二國者非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秦之志常從則韓輕從必得韓而反輕諸國從則韓輕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韓重最近秦故則無從輕矣韓以為輕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郪蔡邵之道不通矣謂賴川鄢陵汝南二邑蔡邵陵魏急上三邑皆近魏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畳

凡六十章

戰國策卷八

謹案卷八第二頁後一行以反足下之讎吳師道補注一本交足下

第十四頁前五行吾合秦楚刊本合訛令據吳師道本改

第十五頁前七行向子曰然則奈何刊本然則二字缺據吳本補

第二十六頁前八行楚王下注懷字刊本悞作正文據吳師道本改正

第四十一頁前六行報王四十三年已丑刊本脫四字據通鑑報王元年丁未四十三年已丑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吴甸華
謄録監生臣黄　佑

欽定四庫全書卷

戰國策卷九

宋鮑彪注

燕東有渔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泜鄗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而衆浪玄菟亦屬焉

文公桓公子元年 顯王八年庚申

奉陽君行李兌二字甚不取於蘇秦傳亦云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

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

君多資疑其合燕於趙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蘇秦將為從此二十八年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屬樂浪郡）北有林胡樓煩（屬雁門郡）西有雲中九原（屬五原郡）南有呼沱易水（出涿故安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并州郡）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車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

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彌猶亘踵猶係）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垣謂城）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

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齊趙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齊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傳（說諸國之初）

權之難與齊戰也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文公孫子噲）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燕齊合則趙輕雖不救我後必事我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救燕齊策此後言及魏冉知為文公末年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十年）文公卒易王立（文公子顯王三十七年已丑）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却曰（却秦使退）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本草烏頭一名云）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

仇令使弱燕為鷹行而强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言秦兵為天下精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齊桓也好內而霸韓獻開罪而交愈固宣十二年楚伐鄭許之平晉救之荀桓子欲還郤子不可韓獻子謂桓子曰晉卻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戰于邲晉敗績成十三年獻子將下軍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必有大功十六年戰于鄢陵楚敗績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强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字衍矣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塗泥也自卑之甚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傳有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初見時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顧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衍蘇秦曰三字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

飡詩注素空也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爾雅孤竹四荒中北國漢屬遼西令支餓而死於首陽之山伯夷傳注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傳言與女子期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覆猶詘護也自護其名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即北海營陵太公所封

足下不踰衍字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衍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笞擊也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亢高極也言高其義令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敢之也使衍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言無成功者雖聖智不足取也按秦傳有而署

王噲易王子元年　慎靚王元年辛丑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耨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觀其臣知其主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言雖知其讎以其強故奉之不敢伐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因喪見伐之怨身自削甲札札牒也甲之革緣如之妻自組甲絣絣綿也治之為組以穿札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自即位至是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慮

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閔長主也而自用也不如燕之附人南攻楚五年稽積散稽積亦西困秦三年為秦所困民憔悴士罷散罷音疲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史並不書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西舉五千乘之勁宋舉宋在齊閔二十八年燕昭十六年此時未舉也而下

十一章亦言齊以宋地封淫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陽孟宋策齊宣也所拔五城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復攻取且之欲得也欲得其民力竭也欲得其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師兼不戰言之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不役者養兵以備敵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為之然則前言舉未亡也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補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寇猶亂與猶和外敵不可拒言不能制內則不可以拒外王自治其外謂謀敵齊臣自報其內謂亂於內此乃亡之之勢也虙謂燕昭之舉實自代發之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閔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比連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令臣行之欲以駿馬見於王馬自喻也莫為臣先後者為之助也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自喻為馬則此所獻馬之食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

王大說蘇子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代傳說王嘗已乃使一子質齊

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亦則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以殺厚之為快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膳也膳少肉太后曰賴得先王膳者屢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為人之終也嫁則女之事畢矣封公子亦公子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持猶守也封無功者爭之職也羣臣効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也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為行具

或獻書燕王燕王而不能自持弱國必得援不惡甲名以事強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補以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以不一為無如之何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爾雅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謂之鰈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具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蓋魏趙也韓也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補甲名之國者可長存之也山東欲存唯不羞自甲者可也之卒者之猶其也卒碎同出士以戍韓梁

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令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趙亡之秦之伐韓故中山亡秦不暇救趙亡之令秦之伐楚燕必亡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成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此三年與楚三晉攻秦虎謂此三物喻從之精者也故雖子噲庸主亦能感動惜乎言猶在耳而諸侯之心已變矣此豈非天亡之哉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卷九　十三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元作宣王下同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衍字王何如對曰必不霸其臣不信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鹿蓋鉅鹿壽之所居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令王以國讓相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屬猶付與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為吏以啓臣為益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之益也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也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以老自休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見離妻下謂齊閔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飭戒也猶正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者數萬眾燕人恫怨

元作恐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邑都大以因北地之衆齊之北近燕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元作公子平是為燕昭王記三年有慶謂王噲七國之惡主也惑蘇代之淺說貪燕國破蓋無足算齊閔所以請太子者近於興滅繼絕之名惡禹之實自令身死也豈可以虛稱矯舉而得哉故齊閔之勝適足以動天下之兵而速臨齊之敗也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閔齊王怨蘇秦秦為燕謀故欲因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元作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哀曰齊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

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敢欺秦所以不信齊疑其合魏也秦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齊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疑其合魏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五國無秦之兵伐齊之形成矣時齊魏相惡故云於是出蘇代代補之宋宋善待之

昭王噲子元年
報王四年庚戌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主元作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襄子也

鼃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燕則易水長城濟北盧注云東至海蓋距亦距燕云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傳有在楚韓齊趙後處

謂燕昭賢智主也非儀此說能震動且人之性稟有父子不相肖者自庶襄至武靈七八傳矣而欲以其狼戾無親例之人豈信之哉然而燕昭之聽之也甲甚盖拊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國從之者衆故為甲辭以紓其國是儀之橫有天幸也加之數年收集繕治有其緒則若云者固昭王之所嗤而棄者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約從如初此昭王之素蓄積也

宮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客即他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為之也王何為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處也謂是客也以鄰國為壑者彼惡知所謂天下為度者乎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記此文有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役僕役詘指而事之屈指也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趙而後息先彼而趙後之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

之人至若恣睢奮擊睢仰目呴籍叱咄呴呵籍踐也當從足集韻咄呵也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服猶事也有道者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謁者也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

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無記之）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記同彪謂燕昭郭隗皆三代人也欲為國雪恥君臣問對無它言專欲得賢士而事之此無競唯人之誼也欲無興得乎哉臣役之對天下之格言市馬之喻萬世之美談太史公獨何為削之未異於孔氏刪修之法矣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御諸國如馬）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弗能當

王何不陰出使遣使者（散游士頓齊兵頓勞敝之也）敝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南使於齊謂齊王閔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笞也臣聞當世之舉王（興起之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五旬舉之舉）攻不義今宋王（君偃）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廁（屏廁也當作屏匿露厠）屏匿之間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齊民鄰宋者處之）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為弗為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彪謂聽言亦難矣蘇子所以告齊王天下之正誼也齊用之不旋踵而招天下之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已而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已無釁而後可以乘人之釁）

齊伐宋此二十七年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寄猶委也一說如質子寄寓名卑而權輕奉元作素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楚之淮北宋鄭也宋破則此地殘肥大齊肥亦大也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負猶荷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見王又加之淮北則萬乘而強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齊之北國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言齊因舉宋且并此數國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敗猶惡也素白繒染為紫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遥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背秦而受齊主盟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挾如挾貴長之挾秦挾賓客本欲并天下而反見破故必秦王昭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令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將割以賂與國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燕趙秦有變謂背二國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革履也當作躧令王之不收燕趙則

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秦
齊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
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
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然則王
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
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
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資秦合從子之之亂而
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
王嘗策言魏出之之宋宋善待之令在宋也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
生高廉如鮑焦史鰌衛人子魚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
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
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
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
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
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
與身俱達不苟取故多窮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
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憂亦完也不完則憂故曰完又
曰憂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穀塞齊不出營丘楚
不出疏章地缺三王代位五霸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
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籠竹器何為煩大王
之廷耶煩猥也昔者楚取章武屬渤海諸侯北面而朝秦
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最襄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猶去
失也上地燕蓋當攻得而不取也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言同軌而朝燕
與朝秦楚同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
兵之強弱揆度也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
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
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
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夸矛柄戟蓋為矜施戟砥刃砥柔石所以
礪也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
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

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為燕間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負言背倚床立未能行也不得此屬皆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當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殺吾主母與殺吾主母以與殺吾主父寧佯躓而覆之躓跲也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為羙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沈州謂欺曰訑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賣而不售賣成猶敗無事也順而無敗售而不賣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埶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處謂訑亦吾所惡而實不可廢古者使功使過使智使愚蓋用人可也處已則否

蘇代謂元作為奉陽君此亦其後襲稱說燕於趙齊已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代入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將使不伐宋者補蘇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閔名蜀子齊王謀遁取秦以謀趙者遁逃去也言避秦兵取言與之合

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告子名不害代請之使為已請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果者必欲告子如是吾必守子以甲言告子不聽則然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人所告奉陽之言於代為惡燕王善代必患之故代告王以無患為其亂齊趙所以利燕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言趙惡代出為之以成所欲出者畜不顧也言知其有累而畜為之欲謂利燕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智伯者矣奉陽君持臣非張孟談也持猶使齊趙絕可大紛已紛亂也令齊趙絕可大紛已

告朱讙與趙足曰代稱奉陽之言然二皆趙人齊王使公玉曰齊人姓名命說奉陽名曰必不反韓珉令名之矣言故反前下類此必不任蘇子以事令封而相之必元作令不合燕令以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公玉名令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讎見之如元作知無厲令賢之兩之謂兩封與相已矣吾無齊矣並述奉陽之言奉陽君之怒甚矣此代自言如齊王衍王字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待之為小人因是而倍之音背言燕宜然不以令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

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也循言順燕死不足以為臣患代本以二國之合必不順燕令乃合而順之故有死逃之罪逃不足以為恥為諸侯不足以為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燕以二國可因而代不欲則二國卒不可因則代之惡皆有所分交猶皆而後相効交後人見其不是臣之患也患其後時若臣死而可因而効已必相攻也齊趙相攻臣必勉之而求死焉烏獲之力而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舜賢禹湯孟賁皆死者人必然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之

何疑焉臣以不若逃而去之詐逃燕以罪臣以韓魏循自齊言逃燕則自韓魏順行至齊而為之取秦而為之此勁趙以怒齊也結亦以韓魏趙自燕結之勤亦厚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雖為之不補累燕奉陽君告朱讙曰亦代稱之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以用也吾指奉陽弗子相子謂讙又不子卿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燕王善代而奉陽謂其怒燕者疑也故臣雖為之不累燕疑代怒燕故代雖為燕紛二國二國不怨燕也又不欲王欲猶須也

言其自相攻不須燕伊尹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柏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令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定八年陽虎作難十二年孔子乃適衛不如此所云張儀逃於楚傳不書白圭逃於秦秦詳望諸相中山也此與樂毅同號使趙趙劫之求地望諸攻闕而出外孫之難未詳薛公釋載不乘車也逃出於闕齊緡二十五年田文入秦秦因欲殺之因秦幸姬得出馳去變姓名出闕三晉戰國策卷九 三五稱以為好補士太史公曰好客自喜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為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預言不勝與齊合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讎之志若此也收猶合不兩立則不可復合而不能無合之之志彪謂此少年狡獪之行小人患失之類而燕聊為之此其所以不王也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子也蘇代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魏補得燕元作趙齊遂北矣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敗之燕獨入臨菑此二十八年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間元作聞間猶頃也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疑兵也實合魏而陽攻以疑齊魏令人之代令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振舉也蓋欲復王嚭所失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為寡人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別用它將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復振也振救王曰行寡人知之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

下晉之下地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收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令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為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燕地也趙悼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彪謂蘇代之於燕齊皆當隙而復善其情禮均也而獨為燕圖齊之深何哉昭王賢也雖然廉蘭人之民人以行其說而奉其所賢仁者不為也獨不念當委質於齊乎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言人之謗之故獻御書而行獻侍御者以書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望猶責齊有不善謂忌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賀元作卿臣貿猶賣臣之所重處重留元作卯也重猶難也留謂處於齊為難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言無可疑上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猶以由與之言曰王與之去燕之齊可也期元作其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得任於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燕與齊謀趙實欲離齊於趙代因與趙謀齊以成燕之謀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虛言不設備齊北近燕行其兵以北兵伐它國令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三人讒代者且攻齊使齊大馬而不言燕且辭也大馬言已賤齊如之不泄燕之謀又令王又使慶燕臣名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所善王欲用之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得見則盈願彪謂為人間者均有此六患非燕昭之醳臣醳釋同見鄒忌說琴專元作剸任所善則臣請歸醳事臣苟它人乎代之謀齊亦異乎豫讓之於趙矣彼哉彼哉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約止猶曰楚得枳屬巳鄒

而國亡皆謂失地秦胡廿七八九年連拔楚郡廿七郡齊得宋而國亡即此二年下七十城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浮於汶汶江水出岷山乘夏水至南郡華容為夏水而漢四日而至五渚史注在寰宇洞庭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積甲宛東下隨屬南陽輕舟浮於漢江夏注沔水自江別江水乘夏水至南郡華容為夏水而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韓地范雎傳伐韓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繇由同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不通此四處下軹元作積道道南陽封冀道道所由也後志河東皮氏有冀亭注引此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滎澤口之滎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

之口徐注紀年曰敬山案集胥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元作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必言攻之決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離補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恐楚擊其後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地缺塞鼃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鼃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國故齊國項紀注即墨也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元作至公子延秦子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贏則燕

欺舅與母贏謂穰侯舅勝舅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謫同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鄙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集韻虫名喻易也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五年秦拔我龍賈軍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魏哀十六年秦敗我封陵恐岸亭在韻韓注記岸門封陵亭名然則封陵亦屬潁川高商之戰史不書趙莊之戰趙肅二十三年趙莊與秦戰河西秦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言上三地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

被禍居晉國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之下有缺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代傳有在伐齊事後處皆愚弄之也而詐諸侯莫省獨一燕昭知之然亦不久死矣處故曰秦橫之成天幸也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徐之使不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此

患燭之武僖三十年晉秦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之武見秦伯曰鄭知亡矣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秦伯說乃還張孟談皆救患者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遺者謂救患者而無先元作使除患無至者今與以百金送公也公謂楚使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惠文

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乘元承作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封恢也恢蓋趙之仕魏西為燕者亦所以為魏也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趙惠文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蚌麛也而鷸啄其肉鷸知天將雨鳥蚌合而箝其喙箝箝也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衆

臣恐强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惠王 昭王子元年 叙王三十七年 癸未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傳云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聊莒即墨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元承作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暴曝同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元作郤隙不合也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毅毅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負言荷罪在身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畜養也幸親愛之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白猶明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時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傳之故上言毅自魏往見王而以

下而圖之莫徑元作勁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秦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許燕約楚趙宋盡力宋雖已舉其遺民怨之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回顧而反言其速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閔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大呂律名元英燕樂

名故鼎反乎歷室故鼎齊所得燕鼎凡鼎以占休咎故歸之律歷之室齊器設於寧臺燕臺薊丘之植薊幽州國植旗幟之屬植於汶篁汶水出太山萊蕪原竹田曰篁言燕以齊為塞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于其志以臣為不頓命頓壞猶墜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蚤知先見也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

收八百歲之蓄積通太公數之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之亂昭王能順之施及萌隸萌眠同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然子胥之說賜之鴟夷而浮之江鴟夷橐名馬革為其形以斂骸骨故

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離麗也猶遺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毀其名而自潔臣雖不佞乎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傳有

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未有以也丑曰臣為王使齊必有以殺之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

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刳判也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絶境吏恐而救之

王喜惠主曾孫元年赧王五十三年丁未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與之計之樂閒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樂毅之族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記元年有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罪不肖明矣敢端其願端猶專也願欲復用之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絶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有非而蔽覆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虞猶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徵出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徵出明怨言間雖無出之趙以明有怨於我人亦知之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元作恐作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之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世雖薄我我反厚施之行有失而故惠用行與我不合反惠愛任用之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任猶負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擇其所處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

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蓋一作盡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不肖之罪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禁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過天下語曰論不脩心凡有脩者先必有失而善論者不然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與附反猶弃也簡棄大功者輕也輕止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輕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疎遠之臣可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意度其然余且憂心待之以不善之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言間量我此唯君圖

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過天下語曰論不脩心凡有脩者先必有失而善論者不然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與附反猶弃也簡棄大功者輕也輕止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輕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疎遠之臣可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意度其然余且憂心待之以不善之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言間量我此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虙謂過喜過而不改然後為過燕王見其有可絕之處而能悔如此禮不云乎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何間絕之深也抑其書辭條達明麗

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言間量我此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虙謂過喜過而不改然後為過燕王見其有可絕之處而能悔如此禮不云乎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何間絕之深也抑其書辭條達明麗婉乎孰復天下之題文也

秦并趙北向迎燕并合也迎以兵逆之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始皇使者過趙趙王悼襄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下服矣燕亡元益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言燕先時服趙者以秦與趙合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隙秦趙有隙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秦北下曲陽為燕下曲陽屬鉅鹿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反猶報也言數為秦國敗不能報而勝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此并謂兼有之燕趙同力

必不復受命補於秦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而救燕趙卓襄九年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此十九年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傳言丹質秦遇之不善欲批其逆鱗哉批白結切擊也說難龍可擾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

請太子入息已乃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始皇之暴而積怨於燕怨其亡歸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元作以委肉當餓虎之蹊蹊徑也禍必不振矣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已憂思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

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今其哀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之國事也不令太子所圖有閟所善荊軻衛人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軻致僂語貌禮一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

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不自疎於軻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荀悅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俠欲自殺以激荊軻言其死非為泄欲厲勉軻使死之耳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以膝行不立行跂言不敢正言也下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秦十七年虜王安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閼以重利閼言示之以利使之見而欲也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如有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勢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委棄性命猶言不知死所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十九年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略略經之太子丹恐懼乃請荊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行令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

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此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將軍名）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其胸（揕刺也知鴆反）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腐者痛之極）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刎斷也）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淬當從火堅刀刃也以試人血濡縷沾濡衣之一縷人若淬則滅火器爾）無不立死者乃為裝（行具也）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牾視（牾逆也）乃令秦武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祖祭）行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地形訓云變徵之音為商蓋悲音）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羽聲其音忼慷壯士不得志也）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振震同下同）不敢興兵以逆軍吏

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
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
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
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禮大小九儀掌賓客之禮）行人以
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升高也）秦武陽色變
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顧而笑）前為謝曰北
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慴懼也）願大王少假
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
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
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
起袖絕拔劍劍長掺其室（掺把持也與操同晉人多然扣室劒鞘）時惶
急惶恐也在室牢也劒堅也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
柱而走羣臣驚愕（愕相遇驚也）卒起不意（卒猝同下同）盡失其
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
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

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
共搏之（搏擊也）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
軻（提擿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
王負劒王負劒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
引其匕首以提（衍擿字本注字也）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
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踞坐）以罵
（箕踞如箕兩足）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
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罪所當坐）各有差而賜夏無
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
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
拔燕薊城（並此二年）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
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
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
（秦二十五年此三十三年）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
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

不中而死刺客傳有彪謂太子丹不忍一朝之憤輕亡其國其謀悖矣夫以一夫行劫刺於大國出於倉卒不意或幸以中侵地取券以歸此豈持七首之所可待鞠武和謀似矣太子不用不能力爭妾婦之明也數士之死燕國之亡皆武實為之荊軻之事甚似曹劌其所不可者劌發憤於一朝而軻畜謀於積歲且白衣祖送者滿路其不漏露而先敗抑已幸矣軻不足道也厥後留侯亦袖椎竊發此其人豈愚哉蓋積志仇秦不知所不可使其不逢漢帝則亦死以為期不能一日而忘秦也豫子高漸離張留侯三人者皆孝子忠臣至一之行也唯軻於此則無處焉

凡三十一章

戰國策卷九

戰國策卷十

宋 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頼昌壽張 鮑彪 注

景公 嗣元公元年 恭王四年乙酉

公輸般 魯之巧人 為楚設機 天地疏機關也雲梯之屬將以攻宋墨子 宋人名翟 聞之百舍重繭 百里一舍 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 聞其善 吾欲藉子殺王 藉猶因 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

公為雲梯 梯之高上切雲 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 見翟於王 墨子見楚王 非昭王則惠 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 車有雕飾者 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裋褐 監使之衣 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 疾猶癖 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 鮒魚之小

者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大小凡五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葛褐也臣元作惡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彪謂翟之說美矣然此時諸侯固有竊疾強吞大并小直患其力不給爾豈為若說止攻哉意者墨守之嚴輸般服病焉假此說以縮兵則有之楚國非止足而無有竊疾者也梁王襄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武靈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扶謂助之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雖知宋不助梁然無辭使宋不聽梁使者曰臣請受邊城請得攻一城以應梁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攻之不力使趙無失城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君偃宜無此善以在犀首伐黃下蘇秦論攻宋前故次之此

謂大尹宋卿曰君日長矣君宋君自知政言親國事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后時與政則公常用宋矣見用於宋尹蓋太后之人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威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賣謂術驚之齊不聽蘇秦為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聽其講以明宋之賣資元作楚重於齊也楚怒其背已而與齊講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蘇秦與剔成齊

宣同時知非閒時

剔成嗣辟公元年烈王七年壬子立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威大說許救甚勸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堅而齊敝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宣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此四章有蘇秦語得為君偃而君偃拭立怒鄒宜不能曲折如此故係之剔成然則孟子所稱雷亦皆剔成也

君偃辟公子剔成君弟拭立元年顯王四十一年癸巳

宋衍康字下同王之時安史君偃在年表世家傳並不書謚有雀生鸇集韻音東呼鵰鶻為鷂鷹於城之陬陬隅也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蓋言遂也王大喜於是滅滕隱七年注在沛國公丘縣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元作曰為無顏之冠冠下覆額以示勇剖偃之背鍥朝涉之脛鍥刻脛脡也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偃侯之館侯其臣也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凡六章

衛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後文公徙楚丘濮陽是也

靈公襄公子元年十一年丁卯

衛靈公近癰疽孟子有其人之幸者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徯塗偵人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煬炙燥也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元在趙策為悼公

悼公出公弟元年定王十四年癸酉

犀首魏官也非公孫衍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此策以南文子與智伯同時知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駒驗也四百璧一衛君大說犀

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壁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為君子也顏太子名君謂智伯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虙謂南文子衛之賢智人也慮無遺算

嗣君平侯子元年顯王四十五年丁酉

秦攻衛之蒲秦昭四年取蒲坂此二十二年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為秦乎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矣猶賴利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恐秦取蒲必自入之魏衛必折於魏往求援也魏亡西河之外秦惠六年而弗能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昭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元作害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戒告之以釋攻以德衛君樗里疾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効金三百鎰元作溢馬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以蓋所居為號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哀曰臣聞秦出元作入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願王專元作博事秦無有它計魏王曰諾客趨出客謂梧下至郎門而反曰偶思念得之衛客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過猶多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矣以知之王問衛客曰梧下稱之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虙謂此一時氣俗無不沒於利者以先生稱於世其人不薄矣而以百金諾人為之行狡獪之計訊小子乎破哉破哉

衛嗣君時胥靡有罪人蓋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衛地缺請贖也韋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大小謂國教化喻及其君遠矣然享外兵則三百為治之言允蹈之者與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耻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彪謂衛君之言及此足以興起而不得霸無其人乎以韋臣之所諫知不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皆衛人君勿益損也使之一如其教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

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凡有養於口體皆得言食所用者緤錯挈薄也二臣名韋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謬緤錯主斷於國而挈薄輔之自令以往者公孫氏衛國姓也故商君衛之庶孽公子也姓公孫氏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乎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子嗣君子緤錯挈薄之族皆逐之也彪謂嗣君賢君也富術稱之聚矣蓋諫者之言多務為深切詭激之辭使嗣君不賢安能受其言而委之以二臣乎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皆言愛也拊尤愛之車至門扶人扶婦下教送母母送婦者將還故戚之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白曰徙之竈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初為婦而云然失之早也

凡九章

中山 漢為國有盧奴北平北新城唐深澤苦陘安國曲逆望都新市

中山君史不書不名謚饗都士大夫霍光傳都士注都試也此言已試而饗之司馬子期中山人後為楚昭卿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昭伐中山中山君亡亡去國也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以與之飡小食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戎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將為中山君死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其指物辭猶在也言施與當在厄時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傷人之心雖淺怨也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二士人

魏文侯欲殘中山殘謂滅之常莊談趙人謂趙桓元作襄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魏君女以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魏必不殘其女之封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曰補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此害於父道而羊為君之求為殉國之法也犀首立五王秦韓燕宋中山也楚春秋時王齊宣魏惠顯王三惠十二年韓宣惠燕易王王明年秦惠始王秦惠改元之七年宋偃始王故武靈八年書五國相王即秦

七年也而中山後持猶疑也立之後而復疑齊謂趙魏曰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秦王令所謀者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秦王救亡耳不求為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君為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為君難其王難則所謂事齊不王中山齊志也為齊廢之所以事齊則中山必恐為君廢王而立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田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此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先已王

負海憂齊廢之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元作五下作同國而益負海也中山與四國同欲令與齊遇是奪彼而益我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難信以為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河東魏地何以知之齊蓋與中山並元作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

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屬代郡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中山相也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倍謂背約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中山固言堅輔之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聞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

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此王中山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齊以齊王言告之而不往齊以積厚於

也出兵以攻中山者難也首為攻伐之難王行二者所求中

所排也

司馬喜中山至使趙為己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補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行使之行車二臣雅不相善弘無故云然似欲中喜故知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簡陰姬名也難謂忌之田簡謂司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霍光傳注屬近也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使近至宜有報可因報使言之趙也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補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趙王武靈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為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取請為使也可以為司馬喜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簡請使耳實喜自使見下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謂陰姬公姬父也曰事成則有土得民言公得封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至地也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怪其不來謀者言將厚報之未可先言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補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較之商較為資敵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武靈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令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徒歌曰謠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元作力

淮頹權衡淮皇頹皇權輔骨當作顴眉上犀角偃月犀角首骨偃月顴角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妃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

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
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
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
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
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
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

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
趙王亦無請言也此兩章一事耳而曲折小差蓄書者自以所聞較異也然則此書之作亦至慎矣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
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者
傾者却不御也與之同車皆所尊禮者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君而朝士亦尊之禮也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
士則民務名不存本謂本農業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皆不強力也以賢者不耕戰故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龐謂李疵小人也乃欲使人君廢賢而置士夫賢者在位將使耕者愈力戰士愈奮而誰敢惰慢且不賢而耕且戰民之分也何敢與賢者並民唯不務名耳豈有務名而不趨於善者乎若疵者小人之無忌憚者也

凡九章

謹案卷九第一頁前五行及渤海之安案漢書地理志渤海郡有安次文安二縣無安縣此安字上下有脱文

第三頁前八行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刊本請訛謂據吳師道本改

第十八頁前一行買其骨五百金刊本骨訛首據吳師道本改

卷十第四頁後三行注景王三十年丁卯今按春秋景王元年庚申在位止二十五年丁卯乃其十一年也注云三十誤

第八頁前六行允踰之者與刊本之字下衍矣字據吳本刪

第十三頁後七行因告燕趙而不往刊本此句下複衍燕趙而不往五字據吳本刪

虎鈐經

〔宋〕許　洞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虎鈐經

提要

臣等謹案虎鈐經二十卷宋許洞撰洞字淵夫吳興人父仲容官太子洗馬洞登咸平三年進士為雄武軍推官免歸尋召試中書改烏江縣簿坐事變姓名隱中條山龔明之中吳紀聞謂洞平生以文章自負所著詩篇甚多歐陽修嘗稱為俊逸之士者是也是書卷首有洞進表及自序大意謂孫子兵法奥而精學者難于曉用李筌太白陰符經論心術則秘而不言談陰陽又散而不備乃演孫李之要而撮天時人事之變備舉其占凡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風雲氣候風角鳥情以及宣文設真醫藥之用人馬相法莫不具載積四年書成凡二百十篇分二十卷名曰虎鈐經

大都彙輯前人之法與其說而系以己意惟第九卷所載飛鶚長虹重覆八卦四陣及飛轅塞諸圖皆洞自創新法與前人不同其四陣統論自以為遠勝李筌所纂其間亦多迂濶誕謬之說不足見諸施行然考漢書藝文志兵家者流有兵權謀兵形勢陰陽諸類凡七百餘篇蓋古來有此專門之學今漢志所録者久已亡佚無存而洞獨能撰次成編不可謂非一家之言故録而存之以備兵書之門目焉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虎鈐經原序

臣洞言重門擊柝所以待暴客弦弧剡矢所以利天下開龍韜而拓統奮虎略而禦侮自三代以來未有廢而不用者也伏惟皇帝陛下稟德自天應時御世恢張皇猷啓迪帝範廓兩間之浸淫斂萬姓之瘡痍煥爀光明昭灼海内臣叨生聖世伏膺古訓游陛下豐草長林沐陛下淳恩厚德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擊壤鼓腹有日矣臣曩者輒不量淺陋以蕞爾之志纂述作之道歲月寖廣卷軸斯備著書二十篇名曰虎鈐經要其書上言人謀中言地利下言天時雖紛拏錯綜終始備具枝分派別凡在師中吉者必貫穿條舉其有引正道征不庭則充舜之謀具矣伐四夷馭異類則周宣之武盡矣建廟謨開經濟則良平之策存矣用詭道出奇謀則韓白之機在矣聽禽鳥之聲察風雲之變則師曠離婁之議舉矣撮古人之志剖愚慮所得叢萃乎其間亦兵家淵藪也臣今者伏覩勅命高張六科俯待多士臣雖不佞竊

敢任狂瞽之識黷聰明之化備陳韜畧運籌決勝科其
所撰虎鈐經并目錄二十卷謹齋沐修戒燃香繕寫隨
表以進干冒冕旒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具以聞洞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虎鈐經原序

虎鈐經者將軍之事也臣素好奇正之變由是而言之
也自古兵法多矣然孫子之法奥而精使學者難於曉
用諸家之法膚而淺或用者喪於師律淺深長短迭為
表裏酌中之理誠難得焉又觀李筌所著太白陰經論
心術則秘而不言談陰陽則散而不倫以是觀之誠非
具美臣今上採孫子李筌之要明演其術下撮天時人
事之變備舉其占或作於已見或述於古人名曰虎鈐

經然則奇謀詭道或不合於六經既為兵家要用故必
貫穿條縷以備載之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風雲氣候風
角鳥情雖遠於人事亦不敢遺漏焉至於宣文詵奠醫藥
之用人焉之相得有補於軍中者莫不具載自為一家
之言創意於辛丑之初成文於甲辰之末其書二百一
十篇分為二十卷其年書就於吳郡鳳皇里臣洞頓首
謹序

虎鈐經卷一

宋 許洞 撰

天功第一
地利第二
人用第三
三才隨用第五
三才應變第四

天功第一

天道變化消長萬彙契地之力乃有成爾天貴而地賤天動而地靜貴者運機而賤者効力上有其動而下行其化矣是以知天之施地匪專也知地之應天有常也生機動則應之以氣機正則泰機亂則否萬物列形而否泰交著見之於地焉豈止地之為乎蓋天道內而地道外者也王者天也將地也將者天也士卒地也我天也敵地也由此觀其所動故員勝可知矣王之於將也閫外之寄擇賢授柄舉無所疑將必內應其正外務其順應以正則師律嚴務以順則臣節貞舉而禦敵詎有輿尸之患乎君恃智以自用倨禮而傲下授柄匪人任人不信將不正應內包猶豫之惑外喪馭衆之威矣舉而禦敵寧免失律之凶乎師之成敗見之於將焉豈將之為乎將之為任也智敵萬人苟無萬人之用與愚者同矣勇冠三軍苟無三軍之用與懦者同矣善為將者正而能變剛而能恤仁而能斷勇而能謀以策馭吏士未有不振拔勳業以戡禍亂者也反是則吏士外無攻取之心內多離散之勢勇怯見之豈吏士之為乎夫我之於敵也攻拔戰勝使敵不敢抗衡者豈敵怯乎由我威令整進退肅賞罰明也覆兵殺將弱國削地者豈敵彊乎由我不嚴師律故也夫如是則自上而及下自內而達外其猶天地之用乎故天必藉地力然後運四氣正生殺也貴必藉賤功而建王業也

地利第二

地之形險易殊也地之氣寒熱異也用形與氣在知逆順焉昧此道者不能得地利必自傲下授柄匪人任人不信將不正應內包猶豫之惑外喪馭衆之威矣舉而禦敵寧免失律之凶乎師之成敗見之於將焉豈將之為乎將之為任也智敵萬人苟無萬人之用與愚者同矣勇冠三軍苟無三軍之用與懦者同矣善為將者正而能變剛而能恤仁而能斷勇而能謀以策馭吏士未有不振拔勳業以戡禍亂者也反是則吏士外無攻取之心內多離散之勢勇怯見之豈吏士之為乎夫我之於敵也攻拔戰勝使敵不敢抗衡者豈敵怯乎由我威令整進退肅賞罰明也覆兵殺將弱國削地者豈敵彊乎由我不嚴師律故也夫如是則自上而及下自內而達外其猶天地之用乎故天必藉地力然後運四氣正生殺也貴必藉賤功而建王業也

地利第二

地之形險易殊也地之氣寒熱異也用形與氣在知逆順焉昧此道者不能得地利必自

而易之易而險之也夫居險用險必內潰居易用易必內蹶當有形之用逆之者善矣何謂險而易之曰簡以夷其政要以節其動寬以緩其約不以疎慢為失也何謂易而險之曰進止戒嚴內外無怠用其謹懼不以暴急為務也如是者乃險易之用也以方位觀之則寒熱之氣異也當有氣之用順之者善矣南方之氣熱北方之氣寒也其氣異則水土之性必相戾逆諸人而使之飲其地脉食其土毛蒙其風氣瘴癘之疾凍溢之戾加焉以我之不便犯順方之人不有患乎天不能以氣順人君能以人順氣可也是故利不可以專一胡人之馬越人之舟也各有便焉反是不可措手足矣行師者不能擇而用之斯亦更胡越之所便也冀其成功遠矣是知地之所利者可與而有乎善用兵者擇利而從之善矣

人用第三

今之世取人也每務其多學而捨其偏技非良術也兵家所利隨其長短而用之也是以善撫恤者勿使頻鬬慮其勞疲而無勇也善保守者勿使進攻慮其遲緩而不猛也多方者勿使與於決事慮其猶豫也多勇者勿與謀敵慮其過輕也精悍者使攻也沉毅而性執者使據阻險見小而貪財者不可使守儲蓄智而善斷者可擇其言輕健者使誘敵剛愎者使當鋒利口喋喋者使行間善鼠竊狗偷者使盜虜探敵惡言多罵者使之揚毀訾譽奇材異識者使預談論深識大度者使安衆崛彊多力者使斬關榛莽善隨地形結構者使度樹營柵怯懦者使輦運器用老弱者使備炊汲諳山川擇高下水泉之利者使相地形妖言詐辭善張皇鬼神之說推引天命者使揚聲惑衆以動敵心善擇地勢平易險阻知往來細大之蹊路者使通糧儲奇辭偉辨能架虛矜大者使奮振威德具耳目聰明探察敵人情者使伺候奸偽敏才健筆者使主牋檄明七曜休咎者為歷數之士善占風雲吉凶者為候氣之士曉六壬遁甲者為選日時之士諳著龜者為卜筮之士是四人者雖推

驗體測陰陽各不可使相亂貴其專一也醫藥之人二十人已上以兵數增之獸醫亦如醫人之數大將軍擇通材者與之參議可否故我大衆之內有善有惡無棄人焉人無所棄斯不怨則動有功矣

三才應變第四

易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故用兵之術知變為大軍雖氣銳時勝一作過天時而行列散潰旌旗紊亂金鼓不節擊之可也或曰彼得天時詎可破乎許洞曰天之所祐正也怙天時而戾軍政與天違也天人相違不凶何俟故兵利以順應順也順而逆應之必凶之兆也或曰軍乘天時誇有地利將吏驕怠謀畫不精軍陣散亂如之何洞曰可擊也曰彼獲天地之利如何擊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苟心不正雖有其表將焉用乎或曰軍違天時逆地利大將深謀沉毅部伍清肅進退有節如之何許洞曰未可擊也曰不獲天地之利奚謂未可乎曰正則可以率天地之用草寇可為王矣或曰彼如是也我之

三才隨用第五

天著吉凶以陰陽辨也地布險易以山川章也人包勇怯以戰陣見也苟有一作欲陰陽之利勇怯之用在于間暇可得而擇也當彼我相逢各出不意忽然交合曷能擇所利而用哉或曰兩師不期遇於險地天地震晦雨雪交積山川不辨當此之際何以禦之許洞曰大將止衆堅陣嚴肅號令雖敵來攻勿與交戰俟天變少罷觀弱彊之勢而後進退之同曰我既安矣彼自驚撓則如之何曰以精兵乘之又曰倉卒之際大將以何術即能堅行陣嚴號令使士卒不自驚亂許洞曰善用兵者有動必備預擇輕勇者二十四人八方各三騎相去一里晝以旗夜以鼓一作過山川委曲叢林茂密晝亦鳴鼓恐不見旗

賊晝舉旗第二騎亦如之第三騎馳告夜用鼓如晝法（恐敵聞鼓聲急馳告烟霧翁塞風雷震驚旗之不見鼓之不聞亟馳告斯謂八卦探騎者也是以值賊而能備焉苟天地有變則引輕兵突之大陣不可妄動（凡大兵之常以輕騎數千人別分部隊為游兵其將擇驍勇）觀彼動靜而後舉焉故我常用其整也此皆隨天之變也或曰與敵卒然相遇或平原廣澤或山谷深峭或坡嶝窮隆或拗汚沮洳或草木蒙密俱是危地當其用之如何許洞曰迴渠迂（一作澗）可以衝車突馳也深峽隘口可以少擊衆也長林豐草可以為伏也原野漫衍可以騎兵相屬也草木隱障可以步士戰也平郊往來可進可退可以長戟當敵踰水跨遠高下相乘不可得親近可以弓弩當敵崖壁相隱狹徑斗迴可以刀楯當敵葦蕭蘆荻枝葉蔚茂可以戈鋌（一作當）敵此皆隨地之性也或曰寨柵之間三軍已慙寇敵乘間衝突攻擊當此之時如之何許洞曰使勇者攄其前怯者匿其後忿遽之時怯者彊驅而前進焉必挫鋒折銳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鈐經卷一 八

虎鈐經卷一終

虎鈐經卷二　　宋　許洞　撰

辨將第六
出將第八
船戰第十
辨將第六
國家行師授律生殺之柄大將所主將者國之腹心三軍之司命也可不慎於選乎苟欲命將預以精誠辨其可否者有四一曰貌二曰言語三曰舉動四曰行事其一曰貌凡眉上毀骨橫起而隆巇者語言而不純者目反仰視者方坐內多虛驚者此六者人有其一斯人常

論將第七
軍令第九
步戰第十一

是五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氣重濁骨相不正頭薄面淺頸大腹細目睛昏懵點睛近上視顧不正此皆志氣淺劣智識庸鄙人也其二曰言語人有言肆而目駭視者心懷異圖也言枝蔓而不經者心有隱也矜大人言善唯恐不至者黨人也言錯綜而無歸者心躁競也方言而他視者心不誠也言卑而色下者心有所屈也方言而四顧者其辭妄也言人之短而視不定者誣罔人也言多以私事為憂者顧妻子之人也言大而理不精者其學虛也色悅而徐徐順人意者佞媚人也矜已善而斥人不善者崛彊人也言欲發而郤縮者含蓄人也言無公私必及利者貪人也色卑而言多諂者志下劣人也事曲而言直氣悖而言順鄙而言大事不詳而彊能理矯而彊正此皆姦詐人也是十有六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言大而意精至者有識度人也言希而出必中者志節人也言動而必及國家者忠孝人也言多奪而不迭者壯直人也辭寡而意懇者正公人也言多

及軍吏之私者善捄恤人也言及陣敵喜動色者好勇人也言及細微而能剖析是非者有智人也言迂濶而卒近於理者識深見遠人也言少而事詳者大度人也語氣和而神色相稱者善納衆人也言徐徐而事備者性緩而有德人也言速而事當性急而不暴有識人也是十三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之也其三曰舉動行有狼顧者行與坐忽如驚恐者非時召語而手足紛拏者方食而不覺棄匙箸者方行而首傾口目輒斜動者行而唯恐有人逐者欲坐而頻四顧如有所駭者方言勃氣上騰神色自得者待下多卑恭而不實者覩事覺已如不知而目它視者是十者有其一此皆心不誠實多蓄異人也不可使之也行欲如大輅足動而身不搖也坐欲如山岳形神俱定也卧欲如覆舟神烏安詳也此皆智度沉深大節崇德人也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視容不正頭容不直氣容不肅色容不莊身容不靜趾高心侈器小易盈此七者皆輕浮淺薄便辟鄙佞

人也不可使之也其四曰行事有人行事先已後人者好私人也事繁多而應事不當者無智人也作事不急於用者無益人也作事有首無尾者偽人也先急而後慢者卒衆庸人也事不求詳而輒為是者麄踈人也巧妙而無裨急用者浮艷人也所措捨魯鈍而不適用者愚人也利害章章而不能析之者無識人也臨事而懼者懦弱人也迡退不決者無斷人也記一而忘二者神昧人也事虛而構架廣大以善為惡以惡為善者姦人也善候人之顏色隨所欲而言者佞人也是十四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之也有事簡而用當者有喜怒之事不露於色者臨大事而神氣自若者此謂神有餘也人有微而不棄大而不煩者處事不喜者事有衆惑而獨斷之者事有衆危而獨安之者事有難動而獨動之者事有難安而安之者此謂志有餘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之也是以知貌也者神之聚也言語也者神之發也舉動也者神之用也行事也者神之本也

察其神則盡其為人之道也大矣況國之命將可不審於此乎

論將第七

萬機論曰雖有百萬之師恃吞敵在將者恃將也夫舉國之利器以授之苟非其人是輕天下將何以為謂小大者各有四焉八者皆無何足以謂之將乎其大者一曰天將二曰地將三曰人將四曰神將其小者一曰威將二曰彊將三曰猛將四曰良將凡興師舉衆列營結

陣視旌旗之動審金鼓之聲揆日度時以決吉凶隨五行運轉應神位出入以變用兵敵人不測其所來以神用兵我師不知其所為動有度靜有方勝負在乎先見持天地鬼神之心以安士衆此之謂天將者也所至之境詳察地理利一作山澤遠近廣狹險易林藪之厚薄谿澗之深淺若視諸掌戰陣之時前後無阻左右無滯步騎使其往來戈戟叶其所用指揮進退皆順其情人馬無逼塞之困攻守獲儲蓄之利振野得水草之饒使人

順用之順地而逆用之不擇險易皆能安而後動動而決勝者此之謂地將者也又若廉於財節於色踈於酒持身以禮一作公奉上以忠憂樂與士卒同獲敵之貨賂而不蓄得敵之婦女而不留納謀而能容疑而能斷勇而不淩物仁而不喪法匿一作原其小罪決其大過犯令者不諱其親有功者不忌其讐善者扶之弱者撫恤一作恤之懼一作驚者寧之憂者樂之訟者決之濫者詳之賊者

平之彊者押之懦者隱之勇者使之橫者殺之服者原之失者扶之亡者逐之來者爵之暴者挫之智者昵作一昧之讒者遠之得城不攻得地不專敵淺以待變敵詭以順會逆勢則觀順勢則攻此之謂人將者也又若以天為表以地為裏以人為用舉三將而薦之此之謂神將者也行師之時無失天時無失地利無失其人無有勇怯聞敵而即行心無疑慮犯令者罪無大小必絕以刑敵聞之即畏一作降當之即破此之謂彊將者也師無

多少敵無彊弱三軍順令若臂使指往復萬變出敵不意舉動如神匹馬單劒摧鋒先入使敵人失措懼而遠遁此之謂猛將者也夫能以威為表以猛為裏以彊居中制外三將而有之此之謂良將者也國之任將也得天將可以當違天之敵得地將可以當逆地之敵得人將可以當悖人之敵得神將可以當天下之敵舉無遺算矣威將可附天將上能順天下壯威武所宜附也彊將可附地將上明地利下知進退所宜附也猛將可附人將上明人心利害下以精敢禦敵所宜附也良將可保四方曰雖有敏捷之用然皆不可以獨用焉如是者將之體也

出將第八

王者既審定大臣之可否以將之於是居正殿召之曰今某地不臣願煩將軍應之社稷安危亦在將軍乃使太史氏擇吉日授之斧鉞王入大廟西面而立王操鉞持其首授之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其柄授之以刃曰從是以下至地者將軍制之將既受命拜而報曰臣聞國不可以從外理軍不可以從中御二心不可以共濟疑心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辭而行鑿凶門而出是以將之行也不問妻子示其忠於國君之命將不敢輕其禮示其崇於用將之於外也君命有所不受唯逐便利國家是務其於已也絜其於人也至是故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者去善惡等則賢愚混賞罰亂則綱紀散多喜則不威多怒則人心離多言則機泄多好則智惑寬則衆懶暴則衆怨將專權則下歸咎將自善則下無功將納讒則正人離將好賂則士卒盜將內顧則士卒搖貶聲揮色所以自潔避嫌遠疑所以自持沉機遠慮所以不失委時順變所以建功起物篤行所以歸愛昵善斥讒所以來遠先度後作所以應卒先信後言所以伏下信賞必罰所以正人明令鑑古所以照衆卑色貴人所以保終去私循公所以存國其神欲正其形欲端動欲如風取進也順也止欲如山關欲如雷電機欲如鬼神思欲如照影令欲如雪霜取殺也其必苟有此者可以當國之大

命矣

軍令第九

大將既受命總專征之柄犒師於野畢而下令焉不從令者必殺之夫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旗麾不起旗低不伏此謂悖軍如是者斬之呼名不應名之（一作引）不到往復徇期動垂師律此謂慢軍如是者斬之夜傳刁斗怠而不振更籌垂度聲號不明此謂懈軍如是者斬之多出怨言怒其不賞主將所用崛彊難治此謂橫軍如是者斬之揚聲笑語若無其上禁約不止此謂輕軍如是者斬之掌器械弓弩絕絃箭無羽鏃劍戟澁鈍旗纛凋敝此謂欺軍如是者斬之妖言說辭撰造鬼神託惡夢驚以流言邪說恐惑吏士此謂妖軍如是者斬之姦舌利嘴鬬是攢非譖怨吏士令其不協此謂謗軍如是者斬之所到之地淩侮其民逼其婦女此謂姦軍如是者斬之竊人財貨以為己利奪人首級以為己功此謂盜軍如是者斬之將軍聚謀逼帳矚垣竊聽其事此謂探軍知此謂背軍如是者斬之使用間諜反為敵用此謂內外軍如是者斬之臨陣交兵不聽鼓聲金止而不退不聽金聲鼓進而不前亂後言語諠譁不馴禁令此謂亂軍如是者斬之出越行伍爭首而有難色此謂狠（一作恨）軍如是者斬之前亂後言語諠譁不馴禁令此謂亂軍如是者斬之敵未至而驚動人心此謂惑軍如是者斬之敵既至而恐懼不戰此謂懦軍如是者斬之見利而爭不顧其後此謂貪軍如是者斬之傷詭病以避艱難扶傷舁死因而逐遠此謂詐軍如是者斬之主掌財帛給賞之際阿私所親使吏士結怨此謂黨軍如是者斬之觀寇不審探寇不詳到而言不到不到而言到多而言少少而言多此謂誤軍如是者斬之營壘之間既非犒設無故飲酒此謂狂軍如是者斬之此令既立吏士有犯之者當斬斷之時大將以問諸將曰罪當斬遂令吏士挾於外斬之斬斷之後使傳令告諸吏士曰某人犯某罪適與諸將議當斬已處斷訖公等宜觀此以自戒是大將以禮行罰使士卒無冤死之所以流言邪說恐惑吏士此謂妖軍如是者斬之姦舌利嘴鬬是攢非譖怨吏士令其不協此謂謗軍如是者斬之大柄也可不重乎是以與衆有畏心矣故軍法者將之大柄也可不重乎是以呂蒙涕泣而斬鄉人穰苴立表而誅莊賈此皆先尊法令後收功名者也

船戰第十

夫水戰之時擂一通鼓吏士皆嚴肅再擂一通鼓士伍皆就船整持（一作治）櫓棹戰士各（一作為）一當其所幢幡鼓角各（一作為）隨所戰船鼓三通大小船以次發左右前後不得易越違令斬之

步戰第十一

夫步戰之法擂鼓一通步騎皆裝再通騎上馬步結屯三通以次出之隨幡住（一作往）者結屯住（一作往）幡後聞鼓音整陣斥候者視其地形廣狹從四角而立表制戰陣之宜諸部曲各（一作為）安部陣兵曹舉曰不如令者斬之若欲結陣對敵營先立表乃引兵就表而臨皆無譁譁明聽鼓看旗幡麾前則前麾後則後左則左麾右則右麾不聞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什長不進督兵者殺之督戰之將則拔刃在後察違令不進者即斬之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臨戰兵器弓弩不可離陣離陣伍長什長不舉發者與同罪無將軍令而妄行陣間者斬臨戰騎兵皆在軍兩頭前陷陣騎次之游騎在後若步騎與賊對陣臨時見地勢便欲使騎獨進討賊者聞三鼓音馳騎從兩翼進戰視麾所指聞三金音即還此謂獨進戰之時也步騎大戰進退自如法焉

虎鈐經卷三　　宋　許洞　撰

兵機統論第十二　　軍謀第十三
教戰第十四　　先謀第十五
先勝第十六　　勝敗第十七
知奸第十八　　奪恃第十九
襲虛第二十　　任勢第二十一
使間第二十二　　分守第二十三

兵機統論第十二

臣聞兵者陰也陰之德以虛為用而應於體也月者太陰之精氣也朔望不常何也蓋由以虛為變也兵者既為陰類則其機宜常虛含變以法月也能以虛含變應敵動必利矣觀乎天文之風雲星辰有吉凶者天之示於人也善用兵者得其吉象不可恃之恃之者凶得其凶象不可懼之懼之者怯苟知天象之吉凶者是虛其機以應天者也觀乎地理山川險易有生死存亡之途者地之利於人也善用兵者於地無生死存亡但觀彼我之勢察去就之情何如然後順其事而用之苟知地理之險易者是虛其機以應地者也觀乎人事彊弱利害有勝敗之勢者事皆係於人也善用兵者能以變合於事事合於時時合於理無彊弱無利害使敗勢可以為勝勝勢可變而為敗苟知人事之勝敗者是虛其機以應人者也是故善戰者雜於凶而難可釋雜於吉而勢可壯吉凶交雜而能不惑於用此可以上畏天矣雜於險而事利雜於易而事難險易交雜而能常處其變而我敗一作駁其利利害交雜而不能屈於敵此可以中不畏人矣知此三者而用兵其盡三才之變乎自古兵法及臣所著之書其間申明利害者特直指其形貌言爾若臣所謂能審一時之機者其在天也無吉凶其在地也無險易其在人也無利害

軍範第十三

用兵之道先正其禮次淵其謀次擇其人然後詳天地之利害審人心之去就行賞罰之公慎喜怒之理擇進退之地張攻伐之權明成敗之圖度主客之用能愛人之生者可使人捨生而赴死能親人之身者可使人捐身而犯難是故先親於人俾人然後親之先勝於敵就敵然後勝之故用兵必以粮儲為本謀略為器彊勇為用鋒刃為備禄位為誘斬殺為威彊弱相援勇怯相間前後相趨左右相赴遠近相取利鈍相敵步騎相承長短相用長兵短兵之用也敵欲堅陣我則突其不意敵欲直衝我則備其所從攻必先攻其所寡擊必先擊其所動薄者可突長者可截亂者可惑疑者可脇夫軍之為政也勞在乎役無度怨在乎賞不均弱在乎逼迫窮在乎絶地離在乎將失道懼在乎將無勇飢在乎遠輸渴在乎窮井軍之為逸也樂在乎安靜利在乎賞罰當其死在乎軍檢正成其功在乎戰陣詳如此者戰陣之術也軍之即於戰陣也從生擊死從實擊虛從整擊亂從利擊

害從逸擊勞從有餘擊困窮山陵之戰不仰高不速深不衝隘不遠追水上之戰不違風不逆流林中之戰不連翼不相馳草上之戰不涉深平陸之戰不遠離此戰法之利也軍之禁也不節語言必泄不峻令行必亂不行賞士必怠行伍紊亂由於昧暗一作旺在明察以正之晦夜驚怖在鎮靜以嚴之是以知陣之嚴整軍之表也軍吏畏愛將之裏也軍之所親將之所存非智賢孰能與此乎

教戰第十四

諸教戰陣每五十為隊從營纏槍幡至教場左右廂各依隊次解幡立隊伍相去各十步分布使均其駐隊塞空去前隊二十步列布訖諸營士卒一時即向大將麾下聽令每隔一隊定一作戰隊即出向前各進五十步聽角聲第一聲絶諸隊即一時散立第二聲絶諸隊一時揉槍張弓捲幡拔刀第三聲絶諸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絶諸隊一時跪膝籠槍坐目看大將黃旗耳聽鼓聲

黃旗向前亞鼓聲動齊唱鳴乎聲並去齊向前到中間一界一時齊唱聲殺齊入賊退敗訖可趣行三十步審知賊徒喪敗馬軍從背逐北聞金鉦動即須息却行聽上架槍側行回身本處散立第一聲絶一時揔槍便解幡旗第二聲絶一時舉槍第三聲絶一時簇隊一看大將處兩旗交即五隊合為一隊即是二百五十人為一隊其隊法及捲幡舉槍簇隊鬬戰法並依前一看大將處五旗交即十隊為一隊即是五百人合為一隊其隊法及捲幡舉槍簇隊鬬戰法如前聽第一聲角絶即散二百五十人為一隊如此凡三度即教畢諸士卒一時聽大將賞罰進止第三聲角絶即從頭引隊伍還軍

先謀第十五

用兵之要先謀為本是以欲謀行師先謀安民欲謀攻敵先謀通粮欲謀疏陣先謀地利欲謀勝敵先謀人和欲謀守攄先謀儲蓄欲謀彊兵先謀正其賞罰欲謀取遠先謀不失其通苟有反是而用兵者未有不為損利而趨害者也是故聖王之兵先務其本本壯則末亦從

先勝第十六

孫子曰勝兵先勝謂先定必勝之術而後舉也何謂必勝許洞曰先務三和次務三有餘次務三必行何謂三和曰和於國然後可以出軍和於軍然後可以出陣和於陣然後可以出戰國不和則人心離軍不和則教令亂陣不和則行列不整不先務此三和之道我其可戰耶何謂三有餘曰力有餘食有餘義有餘也力無餘則困於闘食無餘則怠於時義無餘則吏士怨不務三有餘之術師其可動耶何謂三必行曰必行其謀則奸機不成必行其賞則好功者不愛死必行其罰則有過者不歸咎不能務三必行之道人其可用耶是以知善務和者公無私捨小惠務大惠善務有餘者力諸事而不自怠善務必行者興勇斷去猶豫之謂也舉是九者務

令預定之於前則萬變千機然後動乎其中矣率此以禦敵未有不勝者也故曰勝兵先勝者勝在我也其在大易曰先天不違之義也

勝敗第十七

用兵之術戰勝不可專專勝有必敗之理戰敗不可不專專敗有反勝之道戰勝而敗者有五急難定謀狐疑不決一敗也機巧萬端失於遲後二敗也機事不密三敗也似勇非勇似怯非怯四敗也主將不一五敗也此五者皆戰勝而反敗也戰勝而欲必勝者定謀貴決機巧貴速機事貴密進退貴審兵權貴一也勢敗而反勝者有四吏士飢渴所愛啗之割所愛者謂在急難之中救所乘駿馬愛妾以啗吏士也衆有飽之用矣吏士恐懼奔北者謂所愛倖或子弟諸姻同在軍中若有主守者犯命則先殺之也應不到殺其所昵所昵者謂所愛倖或子弟諸姻同在百端不一或假托卜筮天謂天所授也如是者以敗為勝衆有懼之用矣人有疑惑陰為鬼詐鬼詐者謂詐為狐鳴叢祠中之類也衆有天之用也勝敗之術非勇決神智安能行之耶

知姦第十八

敵使來目數動色數異而言肆者刺客也敵未困而請和者謀也敵卑辭厚幣者驕我也使雖頻來為寇不止者侮我也厚貨啗我左右者欲構我密謀也使來言語辨利欲兩國休解者將掩我不備也使言崛彊者欺我也敵使有此七者宜細詳之將為挾之謂詔見之時以探兵者挾輔而覘謀者反其謀謂偽詐之却掩其不備也驕也侮者淩之舉兵其無禮構者示之以虛事也將掩不備復之佯聽其說反掩其不備也欺者誅之以誅無禮以威敵留使者不可久則知我微不若殺之是以知姦之道兵之本也不可不審

奪恃第十九

敵無恃不可以為寇欲審者豫審而奪之敵之為梗或以彊或以隘或以勇或以緩之謂也奪彊以氣奪隘以動奪勇以威奪緩以誘夫敵以力有餘而加於人我則以緩伺其力衰而乘之此奪氣者也敵以嶮地壁守或

盈隘而陣我雖士民豐逸不可以彊取守者以利暢其心否則俟動則攻之陣者以勢逼其敵否則俟動隨而衝之此奪隘者也關塞營壘糧絶之必力奪其輜重敵可使飢此奪緩者也人逸馬良恃彊輕戰可據隘設伏示弱以誘此奪勇者也不知四奪不足以語奇也兵術萬途不可專一先能奪其所恃則彼力衰半矣

襲虛第二十

襲虛之術有二焉一曰因二曰誘何謂因曰敵兵所向我亦佯應之別以精兵潛出虛地或攻其墨或斷其後或焚其積聚也何謂誘曰欲敵之要地則不攻而佯攻其隣大其攻具盛其師旅以誘敵兵敵兵到則勿與戰復與壁守潛以精銳襲所出兵之城而掩其內此二者皆襲虛之道也

任勢第二十一

兵之勝敗非人之勇怯也勇者不可必勝怯者不可必敗率由勢焉耳勢之任者有五一曰乘勢二曰氣勢三曰假勢四曰隨勢五曰地勢勢之敗者有三焉一曰挫勢二曰支勢三曰輕勢凡新破大敵將士樂戰威名隆震聞者駭懼迴其勢而擊人者此之謂乘勢者也將有威德部伍嚴整士有餘勇名譽所加懾如雷霆此之謂氣勢者也士卒寡少盛其鼓張其旗為疑兵使敵人震懼此之謂假勢者也因敵疲倦懈怠襲擊之此之謂隨勢者也合戰之地便其干戈利其步騎左右前後無有陷隱此之謂地勢者也用兵者乘此五勢未有不能追亡逐北以建大功也又若累戰累北吏士畏於戰敵此之謂挫勢者也（挫勢者言曾於敵人挫辱故言勢不利也）將無威德謀慮賞罰不當吏士之心率多離散此之謂支勢者也吏士諠譁不循禁令部伍不肅此之謂輕勢者也凡用兵有此三者未有不敗軍殺將者焉是故乘勢（乘一作旺）在我可以指揮進攻矣任（一作旺）勢在敵我當有道反能擊之若夫敵有乘勢而到者未可與戰堅壁固守待之曠日久敵

心必緩於始到矣俟其攻無所拔掠無所得敵之衆心益以慢矣當於中夜潛令驍勇襲其營壘攻其無備乘其亂出精兵兩道擊之地勢便則兩道出不便則一道出壁中鼓噪應之如此則可以破其敵者矣敵有恃氣勢而到者可以後潛精兵偽示以老弱敵進攻則發伏擊之必勝矣何謂也許洞曰乘勢加人者止用勇敢疾速為務鮮能精謀慮彼見老弱必輕進（一作揲）凌之堅陣以俟一敗不勝鋒必挫反為我乘矣敵有以假勢而列旗鼓之盛埃塵之多矣（旗皷或戈塵埃塵或曳薪）預料敵國兵如國有十萬之衆侵伐之地不及五萬之師矣降之不溢三萬矣國有百萬之衆侵伐之地不及五十萬之師矣降之不溢三十萬（謂其各有屯校之地及死亡之所或敵兵不能盡到侵伐之地）以此料之百萬之國其衆來者有百萬六十七十八十九十萬之旗鼓與號令者必不溢四十萬矣餘皆疑兵也十萬之國其衆來者有四萬五萬之旗鼓與號令者此必不溢三萬矣餘皆疑兵也（敵國大小敵衆多寡皆以此類數知之也）是以知旗鼓多者其兵少矣不可怖但以精兵出其不意必敗矣或敵探我動靜者為我所知即詐示以疲倦懈怠使知之敵必隨勢而來預於諸間道及通衢陰伏銳兵俟之（先令細人密探敵人舉兵之期然後設伏以待亦可）過半則邀擊之敵得地勢以薄我未可與戰堅壁覘之持久則衆心怠夫得敵有挫勢者可以自外擊之敵有支勢者可以自內擊之（內攻為用間益其敵心然後擊之也）敵有輕勢者可以突之（掩不備也）此隨敵三敗勢攻之也以此言之是故多勝者非強也多敗者非弱也率由勢爾夫水之柔弱方圓任性而能蹶（一作寢）墜漂石者水之勢也火之剛（一作猛）炎亘天而起者火之勢也薪木既灰而滅影者木之勢也故用兵之道既知水火之旺敗則盡於勢之用矣

使間第二十二

周禮巡國傳謀反間也用間之道聖人以用兵決勝不可不間用間決中不可不密苟非大智孰能臻於是乎故間之行也觀事而舉其術有八焉其一曰兩國相拒兵抗其境詐為疲困畏懼潛漏其言厚貨啗敵所愛俾

因以所求中之次使使者致玉帛子女與駿馬精佩之飾以求和解覺其驕慢陰選精兵分道早夜兼進以乘不備此以使者為間者也其二曰獲敵生口以所謀漏一作泄之謀皆虛者俾得聞焉陰緩使遁去令敵得所謀而信之我行則不然也此以敵人為間者也其三曰敵來間我詐為不知也及事示之敵得偽事我則出不意而擊之此反求來言以為間也其四曰敵以間來厚賂之令反其言以間敵此反以來人為間也其五曰與敵人戰佯為小敗亟引兵深壁示以懼色乃選語言鄙鈍無智慮者使於敵令盛張皇我使之彊盛俾敵知為間者必以我為懼以彊詞來間也既行即舉奇兵隨而襲擊之此以明間而為間者也其六曰敵有內寵令心腹者以金寶饋其家使潛構敵情此以內嬖為間者也其十曰敵有謀臣則潛行賂敵親信構讒於內外以事應讒者言使君臣相疑自相殘害此以讒人為間也其八曰求敵所委信者副其所欲陰求其動靜言語者此以

鄉人為間者也是以知間者兵家之要妙也苟非賢智莫能用之故用間之道在乎微密潛誠此良將之所注意也

分守第二十三

守備不可以間善守者如環使敵不得其間而入焉夫人之治身者血脉往來通暢於四肢則安寧矣或一脉不來一氣不通未有免於病者是以善用兵者雖困屯急難則如首尾相顧而不窮斯為妙矣

虎鈐經卷三

虎鈐經卷四
十可擊第二十四
五異第二十六
被圍第二十八
防敵第三十
追敵第三十二
困敵第三十四
遠近第三十六
十可擊第二十四
五不可擊第二十五
五機第二十七
圍寇第二十九
候敵第三十一
詭敵第三十三
周備第三十五

宋 許洞 撰

十可擊第二十四

敵人信鬼多祈禱者必懷疑懼不能任人故也一可擊也敵惟務天時擇其方位觀其雲氣不顧地形之險易不詳人心之逆順二可擊也敵止以地利為撐不能整肅號令嚴戒行伍三可擊也結營分陣時多動移者此敵生口亦以敵事語我皆敵謀也勿信之三不可擊也敵師乘勢鼓行進攻於我則勤兵堅陣待之候其氣衰此乘勢之兵氣盛鋒銳與戰必不利四不可擊也敵結陣不顧死絕之地而鼓旗整肅者五不可擊也

五不可擊第二十五

兩師相去數里見敵兵疲弱懈怠號令不肅僉謂敵人可擊也而我未備知敵地之形勢或注污拗沮或曲道相伏高下相承叢林茂草當應敵示弱而匿其彊示不肅而藏其整示無謀而匿其智示遠而與在近如是而敵久不退者必有奇謀一不可擊也合戰未久敵師未甚傷殘即棄其鼓旗疾奔者勿逐之必有伏兵二不可擊也我之生口為敵所獲一旦遁歸以敵事語我或獲敵生口亦以敵事語我皆敵謀也勿信之三不可擊也敵師乘勢鼓行進攻於我則勤兵堅陣待之候其氣衰此乘勢之兵氣盛鋒銳與戰必不利四不可擊也敵結陣不顧死絕之地而鼓旗整肅者五不可擊也

五異第二十六

太公曰智與衆同非人師也伎與衆同非國工也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率謂異諸常也是以善用兵者其異有五一曰險二曰輕三曰危四曰愚五曰畏窮途遠谷死絶之地敗壘夷整馳突之所衆以險也去焉我當内固軍陣外若不整以誘敵内嚴部伍外若有畏以驕敵彼既不識隱之以變衝之以卒此用險之道也彼衆我寡力殫粮絶勝勢在彼敗勢在我當軟血拒誓士嚴令厚賞進退以必死提寡少之兵突彊禦之衆以我為輕也當有輕之用由窮地而鬬生門反輕而決焉此用輕之道也敵强攻急師人大震衆以為危我不以忽遽自亂當有危之用嚴號謹備以天命慰撫吏士外閉其貌内潜速其機以奇出兵此用危之道也敵人以間來間我佯不知而受之敵人以探來探我佯無備而設伏待之敵以我愚也當有愚之用反而智焉此用愚之道也望敵之兵來退縮守壁見敵之使來卑辭下氣如欲和解衆以我為畏也當有畏之用退縮則設伏而攻之出奇衝之欲和解則以利動之以卑驕之此用畏之道也是五者反衆之法也衆以我為險者我用其利也衆以我為危者我用其安也衆以我為輕者我用其智也衆以我為畏者我用其勇也故太公曰不能推移不可語奇此之謂也

五機第二十七

兵有五機一曰地機二曰事機三曰勢機四曰利機五曰神機列營布陣先擇要害敵取逆我取順動息是謂地機審探敵事因而為之以中敵情使敵不知為我所覺得以欺敵是謂事機鼓十人之氣為百人之用鼓百人之氣為千人之用威名氣焰動如雷電所當者破是謂勢機粮芻儲積士馬習閑凡敵境粮道通利是謂利機敵人料我於前失之於後料我於遠失之於近動靜出入敵不能察是謂神機用兵以五機應敵未有不能

攻城掠地者也

被圍第二十八

我師為敵所圍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可守也人士勁勇粟豐備二可守也城池完固民人富庶三可守也可以決戰者三外無援兵一可戰也人勁馬壯甲兵堅利儲畜不備二可戰也城池不完士民窮匱三可戰也守可以即戰何謂必守許洞曰盡我力為援之不到俟敵困懈出奇以戰如光武昆陽水上鼓譟而出如田單即墨火牛之類是也何謂即戰許洞曰既圍即戰謀未備也圍久則困一作用馬被圍之師不可出者二敵無故開圍一角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謀也示以老弱者誘也可以急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一面皆如之敵示以閒暇者此必緩我而欲求懈陰將衝突也夫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反其外可也

圍寇第二十九

逐寇於城隍壘堡逼而圍之者踰數旬不變非克敵之術如圍中士馬精壯兵器堅利芻粮豐溢外有援可俟者宜樹土山濬渠池去圍百里廣遠間道築壁備之人數不可多隨地大小用之盛其游兵分部往來提舉遇急則救應之圍中寇敵窮匱慮以可守復生他計則伏精兵於敵路以待敵路者謂敵人要路及歸路也本圍實三面兵士嚴為備禦開圍一角令得生路敵不奔則戰在圍一心死守出圍則心散各求生路奔則伏兵發戰則志散此可以必克矣是故圍寇之道不可以堅守為事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之謂也

防敵第三十

深入敵境寂然不逢一人不可輕動防有伏焉宜詳審四衝之雲氣林焉麗士坐卑以之結營之地俟夜於營數里四圍各以勁勇之士伏彊弩利楯多列鼓鼙有賊遽發擊鼓為號賊擊衛兵則中營出輕兵援之賊擊中營則四面夾攻之中營堅陣坐以俟變而已賊退則隨之勿逼之中營亦隨而進焉夫頓兵敵境暇則秣食不

常其時備不測之寇所行之地遇平川大澤分五方之師左右前後人等差隨時去中軍不可過遠大將軍處於中軍隨軍芻粟處於中軍賞賜資貨處於中軍若山川險狹則斂左右二軍前後如故焉與賊相遇不可忽遽周章當寅畏戒嚴俾吏士若臨大祭鼓則進金則止不金不鼓湛如停淵雖使之奔衝馳突不可妄動何也曰凡深入敵境與常戰不同地形我不細究其逆順叢林我不深曉其厚薄但堅其大陣於陣中數出奇兵左右掩逐利則進不利則止貨則掠人則殺而已此皆深入之道也苟不先備而俟之必有驚撓刼奪之困可不慎哉

俟敵第三十一

兩師未合先俟敵人之情故其遇之偏才皆可見之也其有猛而輕死者可伏而挑之智而遲者可逼也機事速疾而不精者可誘也機緩而精者可抗也自伐者可間也信人者可詐也不信人者可離也剛愎自用者可

擊也親愛人者可侮也（侮一作悔）貪者可賂也鄙者可奪也庸者可汚也清者可辱也畏鬼神可驚也懦而善用人者可欺也將有是十五者擊之無疑也卒使用無時者可擊也士馬秣食無時者可擊也往來結營之地無出入之便者可擊也臨陣諠譁約之不止者可擊也營柵無泉源溪澗者可擊也動而不能避日耗月刑者可擊也諸將爭功者可擊也謀臣放逐者可擊也吏士怨怒者可擊也傳呼不應節者可擊也是十者能俟而擊之無疑焉孫子曰俟之而知動靜之理者此之謂也苟不能俟敵之情而浪與戰者是謂舉衆與敵也

追敵第三十二

敵戰既北可以追之者五不可以追之者六何謂也曰彼勝氣可追者一也步騎散亂奔多顛躓不成部伍二也奔其鄉里赴其城壁三也（前有生路可往士卒無鬭志矣）輜重甲兵散而不收四也主將已死五也又若敵人雖敗愾氣不減一不可也舊溪澗水流忽（一作急）絕者盜已過二也（其應

絶水之計耳 敗軍遁走行伍不甚亂旌旗不甚錯三也 慮其詐敗欲我逐之然後發其伏兵者也 吏士奔走不甚蹂躪步騎不相參錯四也 慮其亦詐也詐則心安故走不顧也 敵敗失道左右山谷前亦如之五也 無路可走必還而致死 途窮食盡吏士未甚散六也是以可追者急追不可追者堅壁而觀必有利害之變矣候舉兵我則利進而害退也

詭敵第三十三

兵者詭道也卷舒萬變雖天地鬼神不可使測之 不可使測 之一作莫能知之 是故詭敵之道其術有二敵使到以權臣私之豐寶貨露誠疑為結使者之術使其信我不疑然後以憤一作惑 之復以國家事泄皆以國家虛實似是而非者 既容乃反搆敵意料不以我為疑即以通情於敵君示舉兵期與他以內應之號待期一作奇 則以精兵出不意擣其虛我外通之其術一也 內應號皆虛號也亦為我臨兵之害 募勇敢者以為待一旦佯為怒笞之見血即潛使竄敵復因其妻子俾知之而為怨一作怒 我以密事告亦虛事也 使傳聞於敵詐言以

其時當加兵於某處我潛應其言及期果與言合乃陰出銳兵攻其不意其術二也此皆以奇為勝者兵之要道不可以不詳於此也

困敵第三十四

敵有謀臣以間疏之敵有積聚細人焚之敵有種植欺而刈之敵有民人彊而以一作虜之陰賂敵之密人使進敵美女以惑其意獻良犬駿馬以蕩其心多方以設之迨其外困而內惑則國事懈矣然後舉兵伐之可不勞而功立矣善用兵者常謀困敵敵困則我逸矣以逸擊困尚何敵之不克哉

固備第三十五

一方之地一界之內一城之間分兵守之要地則盛兵防禦量人數多少分為步騎中營大將所居外皆環列營陣所備之地不空虛焉敵來襲擊四面皆救援急則引中營之兵以赴焉表裏互相救也慮敵人擊其一處則立左右營陣以護防之

遠近第三十六

兵者詭道也詭可使虛為實遠示之近近示之遠故遠近之用其術有六善攻敵者警前掩後聲東擊西出敵所不備趨敵所不意利而誘之安而動之逸而勞之飽而饑之覘其無備卒然乘之其術一也所臨之境界於洪淵大壑不可卒濟即駐兵築壘鑿林剗木廣為舟航示以必濟也（如不可卒辦之則令彼備此行我則不然也）中夜陰令精兵銜枚于他處舉筏而渡擊泝流屯守俟彼衆亂大兵筏而隨之其術二也加兵之地斷敵之路大軍陰謀以詭敵聞焉如以為然所備必緩即陰令輕捷者從間道以懸梯行索接續以亟渡出其不意我即令大軍以應之其術三也兩陣相向敵人鼓噪挑戰勿即應久之則徐徐引退敵來薄陣即亟出驍勇衝其心後軍張翼而從之其術四也交戰既酣陰以奇兵分左右翼自陣後兩出擊之使外潰而內駭焉其術五也敵戰時於大戰後埋伏山林深草之處伺前戰大戰令後伏兵先出強弩射之後麾前戰兩向兵徐逼敵佯敗誘追伏動則撲之其術六也此六者皆示以近而取勝在遠也如是者奇正之謀也孫子曰兵以正合（一作才）以奇勝此之謂也

虎鈐經卷四

謹案卷一第七頁後三行可以長戟當敵刋本戟訛戰據李靖兵法改

卷二第五頁前七行按文内八將下文俱各分疏惟失威將一段謹識於此

第十一頁後七行督兵者殺之按魏武軍令作都伯殺之

總校官進　士臣胡　榮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　臣任　揖文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虎鈐經卷五 五至八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虎鈐經卷五
宋 許洞 撰
料地第三十七
死地第三十九
生地第三十八
料水第四十一
料山第四十
料敵陣第四十三
料塵第四十二
料用天氣第四十五
料敵營第四十四
逆用古法第四十七
料用地形第四十六
料地第三十七

用地之法考地之形勢有六焉一曰通二曰挂三曰支四曰隘五曰險六曰遠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居通地利乘高待敵後通粮運障其間道絶敵之潜来用戰則利也我可以往彼難以反曰挂居挂地先詳敵無備伏兵絶其歸路則利焉敵有備而出則自蹶焉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居支地若敵引兵而去是誘我也勿擊之待其自出薄我則擊之利焉守山谷之口界

乎兩向峭絶曰隘我先居隘地整其營陣待敵絶衝突之患若敵先居之盈陣待之（言盈陣者實降絶溢口）如攻不盈則從其它攻之利焉處高待下處安待危曰險居險地我先居之利以戰若敵先居之勒兵退乃見其利焉與敵相去營壘之遥曰遠地敵不先進但挑戰則不可進必有伏焉敵不戰而引退亦不可逐逐則不利故古人云用兵之道地利為寶此之謂也

生地第三十八

生地者謂左右前後非死絶之地通粮道進退皆利也生地雖曰兵家之利可以用者六焉若夫懸車深入一可用也士馬精壯陣勢習熟二可用也將明令嚴三可用也士馬飽騰四可用也大將夙著恩信吏士服從五可用也吏士樂戰六可用也其不可以用者有三焉士卒顧家者一不可用也前無利誘士卒退心二不可用也進則害退則利三不可用也茲生地之利害可不審乎

死地第三十九

死地者謂背山負水粮道生路皆絶也死地雖曰兵家之害可以用戰者四焉將之恩威未著吏士未服一也我兵與敵等我力戰則利畏戰則害欲令吏卒死戰者二也為敵所逼粮蕝將竭三也前軍既破後軍尚固四也其不可以用者三焉彼衆我寡一也利害未審矯衆强為二也將心猶豫三也

料山第四十

山勢迫而障於近者勿營慮伏在側也山亞而遠林奮者勿營慮四週有伏也山迴於路者不可妄行慮伏在前也山伏於後者速過急以兵守其後慮為敵所絶也左右前後皆山我頓軍於中者細究其往来之蹊路塹諸間道以兵守之凡諸山坂及野地有林麓近我利而得之戰則為伏急則為藏守則為新也苟能知山林之利害者鮮不勝也

料水第四十一

頓軍之地水流而清澈者食之上也水流而黃濁有沙
者食之次也流之黑者食之下也水黃黑以膠徐投之可以清 設或
水停而不流者勿食水流而上源在敵者勿食水流而
中有黑脉不定毒流者勿食食者死水多糞草者勿食
食者病水上有人狗屍之尸者勿食如無水可食當於
其側穿井以汲吏士營必以水暫憩必以水若將有所
涉也水流而或盈或減者勿涉必有壅囊之機水止而
為陂為沮洳限於路者勿涉必有澤潴之陷水在敵要

岸慮有伏焉欲奪敵之力者先奪其水得之上流者美
莫大焉

料塵第四十二

敵之始來塵有條而散漫者曳薪也穗起而驚亂者塵
車來也塵高濃厚渾渾而起者騎兵來也卑而廣奮奮
而起者步兵也兵少而塵散亂者部伍不肅也兵多而
塵靜者部伍按行將之令整也塵埃左右前後起者使
人無常法也軍動而塵埃不散漫條達而起者軍止而
塵亦止者此皆大將威德行部伍整肅故也列營結陣
之時有塵飛起者隨所起處防之必有賊兵潛到臨賊
以塵為候亦料敵取勝之術者也

料敵陣第四十三

敵陣稍長心薄者我軍當自堅其稍先以勁兵力衝敵
陣之心力困則益兵進之俟敵陣稍動而來救於心則
退衝心之兵復堅我陣俟敵陣稍動則麾我兩稍之兵

乘之若敵陣心實而稍圓不可輕擊俟變而後動焉若
敵陣於死地部伍齊肅如一者此將賢而兵精也不可
輕擊焉陣於死地部伍不肅多動多譁旗幟撩亂此皆
將軍愚昧不能擇地利使士伍心動故也可迫而擊之
必勝也若陣於生地人馬利於出入行列嚴整旌旗如
畫金鼓應節人無喧囂此將有謀而善於得地利者也
不可輕擊敵陣於生地令不嚴肅行列不整進退不節
此蓋將內不能曉軍政外不能擇地利故也吏士之心

必不固可放兵擊之必勝也若敵陣左右山峽而不能盈者可擊也列陣而不能順其地勢者可擊也是知善戰者莫不能此而能料其勝負也

料敵營第四十四

敵營粮道不通利者可守之敵營得高燥之地而不顧泉水之利者可俟之俟之久則人馬多渴也敵營得泉水之利而地勢下濕者可逼之敵營地勢不順出入者可攻之敵營寬大而兵少者可薄之敵營圍密而兵寬者不可輕之敵營四周守備不均者隨其虛處以攻之敵營前後左右有出入之便者水草之利者不可輕之此皆料陣法也

料用天氣第四十五

望氣者以氣勝敗告於大將觀敵之氣衰則進攻氣旺則止兵勿與戰此之謂順天時者彼之氣旺他人皆懼怯不敢進兵我獨勇而進焉反能必勝者何也在乎以智逆於氣而已順任乎時者也夫五行之旺以日時為用靜為主動為客敵之勝氣有如門上樓如杵如枝或白赤為木我則俟金時自西擊之可克矣水日水時不可也水能生木故也敵上勝氣或赤如火光火烟之狀暈暈而起者木日木時不可也為木能生火也日為火亦俟水時自北擊之可克矣敵上勝氣如白粉者白為金水日金時皆不可也苟金日火時利自南方攻之可克矣敵上勝氣黃如土臺者土日金時不可也金日土時不可也金日金時土日土時皆不可也土日木時利自東擊之黃者土也臺者亦土也不言雲氣如水狀而及色黑者緣黑氣多為敗氣此不復用或敵人先據吉地我之頓軍稅駕逼近於凶神死氣之上不得利門而出者但觀我軍上雲氣及敵上雲氣形與色以五行相生相克用之敵氣能生我我則出師進戰不然則勒兵撫士戒嚴警備俟時克敵亦利出師進戰我軍上氣能而動焉不可妄也夫天下轉勝敗之氣由人用之而已兵家萬變此其一也

逆用地形第四十六

兵法曰散地無戰散地者境内地土也士卒顧家其意未專不可戰也輕地則止入敵地尚淺士卒意未堅不可以進敵當自堅其心也爭地則無攻山谷隘險之口以弱勝强以少擊衆之地也交地則無絶俱可進退之地不可以兵絶之衢地則合交有路往來我可結交於諸侯也重地則掠深入敵境士卒意已堅固可以掠取財物圍地則謀士卒困於險隘鬬則兵弱持久則粮食乏絶則當用謀以免難死地則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粮食乏絶進退守備皆無所利當則曰死戰也許洞曰若地協於用則用之不協於用則反之反之之謂何也曰若敵衆深入吾境營壁不完芻粮寡少守且不利詎可以散地而不戰乎在我當以必戰為約怯退示以必賞令立告諸吏士將軍之際後顧斬之臨敵而目不定足數移者斬之有憂色者斬之偃蹇者斬之相視而動目者斬之遺弓刀器械者斬之金鼓不應節者斬之獲一首級者亦厚賞之如是則有散地之用矣入敵地尚淺士卒意未堅不可以進敵當自堅其心也爭地則無攻山谷隘險之口挑夷則守而應慮士卒心不固當擇左右前後背險絶面夷生路肅部伍嚴節制使人人有自戰是則有輕地之用矣山谷險隘敵人先得以控隘我勢我當屯師為大營廣陣務攻其懈其機狀如不容俾敵見之則泄謀矣欲敵人備在前陰出精銳敢死者循間道或扼其粮運或擣絶其後凡間道必多險阻或有嵓崖峭壁之地則為懸梯竹索以陟登之或有深淵澗則為罣罣渡之覺敵内撓則自營陣中出精兵為應内外夾攻有爭地之用矣道路相錯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利設伏進戰戰用則反之反之之謂何也曰若敵衆深入吾境營壁不佯北俟逐兵過半則舉號發伏衝擊之反佯北之師以應有交地之用矣頓泊之地迤逶四面當選腹心勁勇者各將步騎以扼四衝人數隨多少使之雖無交應有衝地之用矣致兵敵境凡屬守備者順時安之否則卑之資食所獲必賞吏士内以悦師人外絶敵所恃豈直

深入然後用掠乎如是則有掠非止重地之用矣大兵將動先料其強弱觀其雲勢察地勢逆順審人心向背而後舉焉兵法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故得失之道利在先知謀勝於未勝慎失於未失者善有死地之危始謀於軍者必有後機之困矣設能反後機而達先知必無圍地之患矣高山大澤險阻峭壁沮洳谿逕斷絶無以生遁此乃智士用謀之地也當宜用兵時出不意以衝寇敵而後擊之山奇奔衝或利用

燧焉燧牛如田單楊璇之類是也或候夜昏詐為號直奔衝敵師混服飾軍伍雜認之類是也如止以死戰為期苟敵兵益壯我後不到則李陵有弓折矢盡之困矣戰極力斃當自隕陷能竭智用謀萬變不極則無死地之憂矣孫子曰戰貴地利然則地利者不可一用也但臨時觀其用何如爾兵貴以變設不能以變用兵雖得地利無益也

逆用古法第四十七

學兵用武率以古濛為勢焉與膠柱鼓瑟無異爾未見決中者也兵家之利利在變通之機觀其逆順夫興師之際當先探敵將才不才設若敵將不能以兵法使衆惟以勇敢為已任我則順古法待之也或敵將善用古法我則逆用古法待之也夫用兵之奇莫奇於設伏設伏之奇莫奇於新智新智者非不師古也古而反之爾古人料敵以其始來戰陣未合先以賤而勇者挑之觀其號令旗鼓之整與亂士馬之強弱營陣之偏正行伍之齊肅散亂言語之諠譁緘默以定勝負焉是以古法曰若其衆喧旗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如此者將無謀雖衆可獲矣許洞曰如古人以此取功苟人能料我當順其所料伏兵待之以詐示之俟彼出師則發伏攻之古法曰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懸瓶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其衆也數顧者失其群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許洞曰觀古人以此料敵令則不然當令精銳吏士分而伏於要衝使其勞倦傷殘者如飢渴失羣之狀或數搖動其旗或數驚擾其衆使吏士喧譁應敵人所料苟出師襲我則潛發所伏出其不意擊之古濛曰敵始來到行陣未定可擊也跋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也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可擊也涉水半渡可擊也險道狹路可擊也旌旗亂動可擊也陣數動移可擊也許洞曰在我則不然如以行陣未定四面可設伏也長道移行未息中可設伏也山坂半隱半出長林土谷可設伏也涉水半渡則崖岸坡坂可設伏也狹路險道則前後可設伏也旗數亂動陣數動移前後可設伏也如或敵人敗走我師未敢逐之者防有伏也古濛曰鳥起者伏也衆樹動者來也不如此未必伏與來也欲為疑兵也我已奔遁多令老弱者動其衆樹及驚鳥起之類也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此亦大兵已潛遁恐後人逐者設此為疑也許洞曰料敵以事者多慮為勝反古之濛也多中為奇用之於人也是以兵法如車之載其物則車之轉者由輪也及有車之用則東西南北者由人也故兵濛不可執而用之也明矣

虎鈐經卷五

虎鈐經卷六

宋 許洞 撰

水戰第四十八
水利第四十九
水攻第五十
過水第五十一
尋水脉第五十二
火利第五十三
火攻第五十四
守城第五十五
築城第五十六
城壕第五十七
防城第五十八
反浸第五十九
努臺第六十
烽火臺第六十一
望樓第六十二
馬鋪第六十三
遊奕第六十四
守城具第六十五
攻城具第六十六
地聽第六十七
失道第六十八

水戰第四十八

凡水戰之具船濶狹長短大小載人多少以米為則一人重米二石則人數積而可知也棹篙櫓帆席緪繩索沉石調度與常船殊樓船上建樓三重列女墻戰格樹幡幟開弩牖矛穴礮車置礮木鐵汁狀如守城王濬伐吳作大船長二百四十步建飛艭閣道可以奔馬馳車忽遇大風則人力不能制甚不便戰鬬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張形勢蒙衝以牛皮蒙覆船背兩廂開製棹孔前後左右有弩窻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非戰船也鬬艦艦船舷上設墻可蔽半身墻下開製棹孔船內五尺建棚子女墻上重列戰格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金鼓戰船也走舸舷上重列女牆掉夫多戰卒選驍勇精銳者奔走往反如飛鷗乘人不及旗幟金鼓列之於上戰船也遊艇小艇舷無女牆船上置漿床左右隨艇大小長短四尺一床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飛廣候居止之非戰船也海鶻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狀左右置浮板如鶻翅翼雖風波漲天無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為城建牙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戰船也

水利第四十九

兵濛曰以水佐攻者彊善用水者其道有四一曰因二曰逆三曰賊四曰絕因水之用其道有二或絕中流而栅我得上游因風之利可以鼓棹縱火順流衝之絕栅而過風轉則止又若敵在下士馬逆流我得上游可以攻之此二者所謂因者也逆水之用也則為崇隄以陣其下注溢於內然後引之以灌所謂逆者也賊水之用也敵所以賴水也當潛以水攻審地理陰為畎澮導之他處竭敵所賴所謂賊者也絕水之用也或以薪木土石實舟泛之於上別為長渠泄之或為沙囊於上流以壅其水欲水行則以決囊所謂絕者也用水之道有其地非所用而必用反為所害順則善矣

水攻第五十

水平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為三池橫闊一寸八分縱濶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寸間有通水梁濶二分深一寸三分池各置浮木濶狹微小於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置轉闊脚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為天平準或千步或一里乃到數十里因力所及置照板度竿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照板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人可持度竿長二丈尅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十尅隨所向遠近高下置竿以照板映之眇目視之三浮木齒及照板以度竿上尺寸為高下遙而往來尺寸相乘則山淵水源高下淺深可以分寸度矣

過水第五十一

墾筏一凡縛墾甕為筏兌間闊五寸深受二石米力勝一人底以繩勾連之編槍於上形長匆方前置扳頭後置板稍左右棹之槍筏槍十根為一束力勝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六分為一筏去鑽及束為魚鱗次橫括而縛之可度四百一十六人為三筏計用一萬二千五百根渡人一千二百五十人十渡則一軍濟矣挾徂以善

水者繫小繩於要處先浮渡水次引大絙於兩岸立大橛及繫於樹急定絙使人挾絙浮渡大軍可分為十道渡之浮囊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繫其孔束於兩腋下浮而渡

尋水脉第五十二

無水之地擇地有黃羊糞者必有水砂滷甘潤者下有水細草蒙茸與無水處不同者亦如之

火利第五十三

將有天時之用先知其日（日者謂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大風雨故也）次順其風（我得上風則放火燒下風一作起焉）攻城寨風助順利為飛火（飛火者謂火箭之類也）相守不動利於姦火（姦火者因其人焚其積聚甲兵也）兩陣相合御風之便揚（一作楊）塵鼓烟利為燧牛以候之若敵於上風放火我亦縱火為解火法（敵燒門放火恐火滅我使積薪以互外火亦此類也）凡入敵境郡邑窮匱城隍頹靡山川非設險之地而非敵所恃者則存之苟扵敵所恃之邑皆火之以絶其望焉敵境之林木筏草皆火之故火為兵之大利也

火攻第五十四

月對（一作在）東壁南箕翼軫之夕則設火候風以焚之（四宿日多風利人攻）以驍騎夜銜枚縛馬口人負薪及束爊懷火直抵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則乘之靜而不動勿攻火獸以艾爊置瓢中開四孔繫野猪獐鹿項下針其尾端望敵營而縱之奔走入草內則火起火鳥以胡桃空中實艾開兩口復合之繫野鵰項下針其尾而縱之飛宿於草上則火發

守城法第五十五

城不守者大而人少小而人衆粮寬而柴水不供壘薄而攻具不足土疎地下溉灌可沒人戶疲悴修緝未就凡此類者速徙之營壘高厚城堅溝深粮食衆多地利險阻所謂無守無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築城第五十六

凡築城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城六尺下闊二丈

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狹以此為准料工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積數一作積利）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築土二尺計工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百步之城計工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六（一作九）十步計工八萬四千六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也其出土負簀並計之於工內矣城內面別穿井四所置水車大甕二十口竈千所却敵上建候樓以跳板出為櫓與四外烽戍晝夜瞻視以備警急

城壕第五十七

鑿壕之法面闊二丈底闊一丈以面闊二丈加底闊一丈積數約半得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得數一丈五尺每工日出三丈計工五人一步五尺計工二十五人十步計工二百五十人百步之鑿壕一丈得數一十五丈每工日出三丈計工五人計工二千五百人三百六十步計工九千人率一里則百里可知也

防城第五十八

城上一步（一作里）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文武相兼量才授任而統領精銳驍勇或十隊或二十隊三十隊大將副將各（一作為）領隊巡城曉諭激勸赴役城上分四隊別立四表以為攻城之候焉若敵欲攻之處去城五六十步即舉一表撞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牆舉四表夜則舉火如表法城上四隊之間各（一作為）置八旗若須木擿拯板舉蒼旗須灰炭銅鐵舉赤旗須礮木樵葦舉黃旗須砂石塼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之物舉黑旗須皮氈麻繩鍊鐵鍬钁斧鑿舉雙兔旗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矢弓刀劒舉鷙旗當主之官隨色而供城內老少婦女除營食外皆令應役於城上分為八隊使識丈字者點檢常旗物與八部也

反浸第五十九

我城若居卑下之地敵人擁水灌城速築墻壅諸門及

陷處更於城内作圍周匝視水高下而闊築牆外取土高一丈以上立城於牆内取土而薄築之精兵備守不得容雜色人如有洩水之處則十步為一井井内潛通引洩漏城中速造一作結船一二十隻募解舟檝者載以弓弩鍬钁每三十人自暗門穴啣枚而出聽營敵覺即急於城上鼓噪決其堤堰即以精銳急出助之

弩臺第六十

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下建女牆内通暗道安屈膝梯人上便卷收之中設氊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粮水火

烽火臺第六十一

高山四顧險絶處置之無山亦於孤迥平地置之築羊馬城高低便常以三十里為堆臺高五丈下闊二丈上濶一丈形圓上建圓屋覆之屋徑濶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為之上覆下棧屋上置突三所臺下亦置三所並以石灰飾其表裏復誌柴籠三所流火繩三條在臺

側近上下用屈膝梯上收下垂屋四壁開覘賊孔及安視火筒置旗二口鼓一面弩兩張礮石罌木停水甕乾粮麻煙火鑽火箭蒿艾狼糞每晨及夜平安舉一火聞驚覺舉二火見烟塵舉三火見賊燒柴籠如每晨及夜半平安烽火不來即烽子為人所捉一烽五人為烽子遞知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為烽率知文書符牒轉遞

望樓第六十二

牙帳前立百尺竿上置板屋四面開門狀如斗令人上望賊賊有所攻隨其方面以小白旗招之衆賊往來聚散遠近皆審而視之以告於下

馬鋪第六十三

每鋪相去三十里於要路山谷間牧馬兩疋與遊奕計會有事警急烟塵入境即報探設土河於山谷口當賊路橫斷闊二丈深二尺以細沙土填平每日檢行掃令平淨人馬入境即知足跡多少

遊奕第六十四

軍中選驍勇諳山川泉井者充之常與土河烽鋪計會交牌日夕選（一作邏）候於亭障之外捉生間事其軍中虛實體用勿使遊奕人知其副偏子將並用久在軍中行人（一作善）騎射者充之

守城具第六十五

雜物守城之時其什物五穀糗糧魚鹽布帛醫藥工巧戎具鍛冶秸稿茆荻蘆葦灰炭柴薪松樺蒿艾脂膠麻皮氈毯荊棘氷雜釜鑊盆瓮罌木槌鑿刀鋸長斧長刀（一作弓）長錐長梯短梯大鉤連鎖但人所用之物一一預備仍令修緝不得損壞雜備城上八隊之間安轉闕小礮（一作磯）二機關大礮一雲梯撞礮等間先從城身用木跳出為重女牆高於土女牆五寸以上以板覆之隨事緩急而開閉之敵若以大石擊牆樓石下之處出跳空中懸生牛皮或氈毯等袋以乘其石城內人家咸令置水防火先約（先一作但）失火者斬火發之處多恐姦人放火但令近便主當八部官人領老小婦女救之火起所部急白大將大將領親信左右人救火城中有卒驚及雜人城上不得輒離職掌亂走街巷違者斬之敵若推輪排來攻先以手砲打手砲既衆所中傷必多來者被傷則力不齊矣懸門懸板為門也鐵鞔之如棧板用之懸鍾板繞城於敵柵上上皆懸板受敵之時則板起發矢突門於城中對敵營自鑿城內為暗門多少臨事令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不意塗扇以泥涇城門可厚三尺備火鑿門門為敵所逼先自鑿門扇十數孔出強弩射之長矛刺之敵且不得近門塗棧以泥塗門上木棧可厚五寸備火沱籬戰格於女墻上跳出柝去墻三尺着橫檢柝安鍇以荊柳編為之長一丈闊五尺懸安柝端以遮矢石布慢以複布為幔用弱竿懸於女墻外去墻七八尺（禦炮石之勢則矢石不復近墻矣連梃如打禾連枷狀打女墻外城上人釵竿如槍刃為兩岐用叉飛梯及人鉤竿如槍兩旁有曲刃可以鉤人長柄鉤城上以木為棚容兵

一隊作長柄鐵鈎隨安便以為之備若敵攀女牆踊身得其身出衆鈎齊搭製入城中百刀錐斧助之若敵以木驢攻城我用鐵蒺藜下而敦之其法以熟鐵為之閒徑一尺二寸四條縱橫如蒺藜形以生鐵汁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鼻索鎖擲下敦訖以轆轤拗上若木驢有牛皮并泥敦著即久速以炬灌油燒之鐵菱狀似小鐵蒺藜要路撒之串鏃敵若推撞車攻城我以麄鉄鏃并屈桑木為之用索相連遇撞頭適我到速以鏃串撞頭於其傍便處將士牽索則撞車番倒亏弩齊射自然敗走

睞敵石灰糠粃田風一作羅於城上擲之以睞敵人目因以鉄汁洒之轉關橋梁拾一作為橋梁端著橫括扳去括一作橫橋轉關人馬不得渡皆傾水中轉關牆凡攻城之兵禦捍矢石頭戴蠭帽傾視不便衣甲重厚進退又難前既不得上城退則師逼迫人衆煩鬧我作轉關女牆騰出城外轆轤墜鐵索索頭安鴟腳當聚鬧處擲下撥大木弩以黃桑柘為弓長一丈二尺中徑七寸兩梢三寸絞車張之大矢一發聲如雷吼積木備罌木徑一尺小頭六七寸長五尺候敵人上城則擲下罌之積石備砲一作破石大小隨身下捉敵人地探於城四隅穿井各深二丈令覆載新瓮於井中坐而聽城外賊到內有孔穴地道并聞瓮中辨遠近矣天井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瓮用薄皮鞔口如鼓令聰耳者於井中枕瓮而聽則去城五百步悉知之既審其處我則隨地鑿穴迎之若相遇以乾艾一石燒令烟出乃用板於穴下封之而令烟洩更以鞞鼓之則敵人焦灼矣警火每城四面夜

間設有警火油囊盛水於城上擲安火上囊敗火滅救火用水筩敵若縱火焚樓櫓以粗竹長一丈鏤去節以生薄皮為盛令貯水二三石將筩內於袋內急縛如溅箇令將士三五人撮水口急甩之救火每門常則兩具無竹即以木合桶漆之而用并小溅筩二十一作百具助之門內常以瓮貯水添用燕尾炬縛葦草為炬分為兩岐如燕尾狀以油蠟灌之如火縱城墜下便騎木驢而

燒之松明炬以松木為之燒令明直墜下隨城照之恐敵人乘暗上城脂油燭炬燃脂秉燭於城四隅要路門下晨夜不得絕明用備非常行鑪鎔鐵汁鑪舁行於城上以洒敵遊火鐵箱盛火加脂膠鑠鎗下燒穴孔中人毒井守城之時城外有井先沉之以毒藥陷馬坑孔長五尺闊一丈深三尺坑中埋鹿角槍竹籤坑如亞字相連狀如鉤鎌覆以芻草茹禾加土種草令生苗蒙覆其上軍城暑壁要路皆設之拒馬槍以木徑二尺長短隨時十字鑿孔縱橫安栝長一丈銳其端可塞城中門巷要路木柵為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隘多石少土不任板築則建木為柵方圓高下隨時深埋木根重複彌縫其闕內重柱為閣道外重柱長出四尺為女墻皆泥塗之又於閣道內柱上布板木為棧立閘干行於柵上懸門擁墻濠塹拒馬一如守城濛

攻城具第六十六

轀輬車四輪車上以繩為脊犀革蒙之內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木水火石所一作俱不能敗飛雲梯一大木為床床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以長一丈二尺有四枕枕相去三尺勢微回遞互相檢飛於雲間以窺城中有上城梯首冠雙轆轤枕城而工拋車以大木為床下安四獨輪床上建雙陛陛間橫括中立獨竿竿着桔槹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為準竿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車推輪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着地而用之其旋風四腳亦隨事而用轉軸車上定十四石弩弓鐵鍱為羽左右各三箭次小於中箭其牙一發諸箭齊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壘罔不崩潰樓櫓亦顛墜謂之車弩尖頭木鑪以木為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腳下闊而上尖頭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濕生牛皮蒙之蔽其下移至城下木石鐵火皆不能敗用攻其城土山於

城下起土為山乘城而上地道鑿地為道行於城下因以攻城往往建柱積薪於柱間而焚之柱折而城崩板屋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於營中遠望謂之梁車言如鳥巢也木幔以板為幔立桔槔於四輪車上懸帳逼城其間使趫卒敵之蟻附而上矢石亦不能敗又火箭以小瓢盛油灌矢端射城樓櫓板木上瓢敗油散因以箭鏃內

虎鈐經 卷六

竅中射油散處火立燃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磨杏子中空以艾實之鑿雀足上加火於薄暮群飛入城壘中栖宿其積聚廬舍須臾火發蜀鐵鑽鋤鑿鐝鑽短柄著鋼鐵以鑿鋤其城將軍礮置四柱長短為之其下四面著橫括半之則前及左右著括後其下著其項上左右亦著轉輪致竿其竿隨其架所宜為之其絚索之類隨其礮之大小增減竿稍懸繩置窠窠中盛礮其架編全竹為衣以禦敵矢石狗蹲礮前置兩長柱中著橫括

虎鈐經卷七

宋 許洞 撰

旗幟第六十九　大將旗鼓第七十

陣將旗鼓第七十一　金鼓第七十二

蠭角第七十三　鼓角第七十四

漏法第七十五　傳箭第七十六

測影第七十七

旗幟第六十九

旗幟者軍中之標表也以門旗為首竿上置金銅珠大蠭深紅八幅樹大將牙帳前鼓坐其下五方旗各按方面將有事於戰陣大將齋戒潔心淨服俟天清星皎中星立壇率諸將校宣祝文隨方面祭之大將之行先以五色旗導引之衝向方位甲乙日青旗丙丁日紅旗戊己日黃旗庚辛日白旗壬癸日黑旗（五方旗所向在後）或前後左右列六蠭後角一十二具居鼓左右代金旗隊二百五十口尚色圖禽獸與本陳同五幅認旗二百五十口尚

賊舉紅旗前遇敵列陣即排列輜重引兵結陣擇高勝地守隘以拒賊舉白旗前值山川地濡卑濕溪澗不平舉皂旗前平原大澤無他患害舉黃旗五色牙帳旗隨天地一作氣四時雲色舉之見青雲舉青旗他皆同此厥土以青旗厥火以皂旗厥金以紅旗厥水以黃旗厥木以白旗厥旌旗之上文以熊虎者象其猛也文以鵰鶡者象其鬬也文以日月星辰者法天文也文以鬼神雲氣者如其變也坐罪人於白旗之下殺於黑蠭之下也

初得敵人剳其心以祭旗塗其血以釁鼓為我之號者隨我所主焉故春秋傳曰畫施旌旗以威其目夜施火鼓以威其心是故旗幟之用大軍之本也

大將旗鼓第七十

蠭六口槍二根以豹尾為刃槍居帳門前五方旗隨六蠭後在營亦在蠭後嚴警鼓一十二面居大將帳前左右列六蠭後角一十二具居鼓左右代金旗隊二百五十口尚色圖禽獸與本陳同五幅認旗二百五十口尚

色圖禽獸 諸隊不同各因為認出居隊後恐卒伍交錯

陣將旗鼓第七十一

門旗不得用紅色嫌亂大將鼓一百二十五面以疑驚敵人用之甲五分七千五百領戰袍四分五千領槍十分一萬二千五百根縛一作傳筏牛肋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馬軍以圍伐牌一伐分支弩二分弦三付兵一分二千五百張弩七千五百條弦二十五萬隻箭弓十分弦三付矢二十六萬隻一萬三千五百粮弓二萬七千五百條弦三十七萬五千射甲箭弓袋胡祿并張弓袋並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副佩刀八分一萬口陌刀二分三千五百口掊二分三千五百條馬軍及陌刀並付以鎚鉞斧一作為斤

金鼓第七十二

周禮六鼓樂人掌教六鼓以節樂和軍旅一曰銅鼓二曰鐃鼓一在軍中金之制有四司馬法曰卒長執鐃兩司馬長執鐸進軍鳴鐃大戰之時擊鼓以進擊金以退一作止三曰鐸周禮曰一金鐸和鼓四曰鐲以節鄭玄曰鐲鉦也軍行鳴之以節鼓也五曰鐸周禮曰以金鐸通鼓鐸鈴也刁斗按黃帝大傳曰與蚩尤戰擊之以警夜也六曰鉦樂志曰鉦形如半鍾旁有小柄樂師持之以和樂節制鉦者進退用之有征之義也

鼙角第七十三

黃帝戰蚩尤吹角長六尺聲甚鳴後有涿鹿之敗帝問曰所吹何物蚩尤曰角也吹之則風霧俱集後以六尺曰角五尺曰鼙近世列陣金鼓之外餘無他聲號或陣形長為山谷所掩映慮不能照宜於陣兩稍為鼙角隨牌大小增之值敵攻稍則吹之為號中軍吹而應之

鼓角第七十四

鼓角者大將之威德十萬兵已上大角二十四具大鼓六十四面五萬兵已上大角一十六具大鼓四十二面三萬兵已上大角八具大鼓二十四面一萬兵已上大

角六具大皷一十四面或深入敵境欲敵人畏謂我師旅大盛但多著之不用此法也動皷角之時日没前二刻先吹小角次吹大角一會十六聲三會計四十八聲為一曲畢暮擊皷三會間第一會五十六聲六疊一間三間畢吹大角一十六聲引第二會皷五十六聲六疊一間三間畢發鉦一百五十聲畢軍門擊鎖諸將各按部靜吏士無敢諠譁傳刁斗報更漏謹巡警晚起角在四更二點吹小角畢一作吹四更三點過吹大角引第一會皷四十五聲六疊一間三間畢叫四更四點過吹大角引第二會皷四十五聲六疊一間三間畢吹一作叫四更五點過吹大角引第三會皷四十五聲六疊一間三間畢叫五更一點過吹泊五更四點轉皷至天曉一十八轉叫五更五點過擊鉦一百五十聲絶聲擊皷三百聲絶軍門鎖開大將軍嚴裝坐牙帳之上引諸將以次朝

漏法第七十五

木匱一枚八角高二尺四寸闊二尺三寸雜色裝畫金銅鍰級及蓋水匱三片共闊二尺四寸厚一寸五分布黑漆貯水生銅鑊一口闊一尺九寸深一尺五寸重七十斤金銅引水龍一條長二尺六寸前脚踏虚雲朶一枝重二十斤龍腹中熟銅飲水渴烏一條内空長四尺八寸圍一寸五分力士柱二枚各長六尺圍一尺二寸五分并脚下卷荷坐水雕獅子四箇裝襍畫力士柱頭鍍金寶珠二枚及鐵漉一枚一作枝闊二寸五分長三尺六寸金銅釘鉸水秤一梁身長五尺六寸徑一寸五分金銅鍰連鏁長一尺四寸金銅象鎚一枚連鏁九寸共重七斤半一作平準竿一條長六尺竿身八楞圍八寸五分向本上雕一隻脚踏蓮花坐向下卷雲座金銅鍰級及曲尺金銅工正一枚長一尺五寸熟銅鍍金壺一枚面闊一尺一寸深七尺金銅連鏁三條各長二尺二寸及連金銅小蓋一枝闊三寸五分共重一十四斤四兩銅觜一枚重十八銖大皷一面闊一尺一寸深七寸蟠

龍遠腔彩畫鉦一面厚四分銅水斗一枚平準竿一條皆以約漏刻也

傳箭第七十六

每時有八刻二十分一刻六十分一日十二時合一百刻冬至前三日改第一箭畫四十刻日出辰時一刻夜六十刻日入申時八刻每更一十二刻每點二刻二十四分後三日改第二箭畫四十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五十九刻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一十一刻四十八分每點二刻二十二分小寒初日改第三箭畫四十二刻日出卯時八刻夜五十八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一十一刻三十六分每點二刻二十四分後九日改四箭畫四十三刻日出卯時七刻半夜五十七刻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一十一刻二十四分每點二刻一十六分大寒後三日改第五箭畫四十四刻日出卯時七刻夜五十六刻日入酉時每更一十一刻一十二分每點二刻一十四分立春前三日改第六箭畫四十五刻日出卯時六刻半夜五十五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十一刻每點二刻一十二分後六日改第七箭畫四十六刻日出卯時六刻夜五十五刻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十一刻一十分每點二刻雨水初日改第八箭畫四十七刻日出卯時五刻半夜五十四刻日入酉時每更一十刻三十六分每點二刻七分後第九日改第九箭畫四十八刻日出卯時五刻夜五十二刻日入酉時每更一十刻三十二分每點二刻四分驚蟄後三日改第十箭畫四十九刻日出卯時四刻半夜五十一刻日入酉時每更一十刻二十八分每點二刻一分春分前三日改第十一箭畫五十刻日出卯時四刻夜五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一十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九分後九日改第十二箭畫五十一刻日出卯時三刻半夜四十九刻日入酉時每更一十刻二十分每點一刻八分清明初日改第十三箭畫五十二刻日出卯時三刻夜四十八刻日入酉時每更九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五十五分後九日改第十四箭畫五十三刻日出卯時二刻半夜四十七刻日入酉時每更九刻三十二分穀雨後三日改第十五箭畫五十四刻日出卯時二刻夜四十六刻日入酉時每更九刻二十八分每點一刻五十二分後六日

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九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五十分立夏前三日改第十六箭畫五十五刻日出卯時一刻半夜四十五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九刻每點一刻四十八分六日改十七箭畫五十六刻日出卯時一刻夜四十四刻日入酉時八刻每更八刻四十五分小滿初日改第十八箭畫五十七刻日出寅時半刻夜四十三刻日入戌時半刻每更八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四十二分後九日改第十九箭畫五十八刻日出寅時八刻夜四十二刻日入戌時一刻每更八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四十分芒種後三日改第二十箭畫五十九刻日出寅時七刻夜四十一刻日入戌時一刻半每更八刻一十九刻日出寅時七刻半夜四十一刻日入戌時半刻每更八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三十分夏至前三日改第一箭畫六十六刻日出卯時一刻半夜四十刻日入酉時八刻每更八刻一十六分每點一刻三十八分後三日改第二十箭畫五十九刻日出寅時七刻夜四十刻日入酉時二刻每更八刻一十六分後六日改第二箭畫五十九刻日出寅時七刻半夜四十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八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三十二分後三日改第一箭畫六十六刻日出卯時一刻半夜四十刻日入酉時八刻每更八刻一十六分每點一刻三十八分後三日改第二十箭畫五十九刻日出寅時七刻夜四十一刻日入戌時一刻每更八刻一十四分每點一刻四十分芒種後三日改第二十箭畫五十九刻日出寅時七刻半夜四十一刻日入戌時一刻半每更八刻一十九刻日出寅時七刻半夜四十一刻日入戌時半刻每更八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五十分夏至前三日改第一箭畫六十六刻日出卯時一刻半夜四十二刻日入酉時八刻每更八刻一十六分每點一刻四十二分後九日改第十九箭畫五十八刻日出寅時八刻夜四十二刻日入戌時一刻每更八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四十分芒種後三日改第二十箭畫五十九刻日出寅時七刻

四刻半 每更十刻十二分每點二刻二分寒露初日昈第十三箭晝四十八刻日出卯時五刻半夜五十二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十刻三十六分每點二刻七分霜降後三日昈第十五箭晝四十七刻日出卯時五刻半夜五十三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十一刻每點二刻一十二分後六日昈第十七箭晝四十六刻日出卯時六刻半夜五十四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十二刻每點二刻一十五分後九日昈第十九箭晝四十五刻日出卯時七刻夜五十五刻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一十三刻每點二刻一十八分後十二日昈第二十一箭晝四十四刻日出卯時八刻夜五十六刻日入酉時每更一十四刻每點二刻二十一分後十五日昈第二十三箭晝四十三刻日出卯時九刻夜五十七刻日入酉時半每更一十五刻每點二刻二十四分後十八日昈第二十五箭晝四十二刻日出卯時十刻夜五十八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一十六刻每點二刻二十七分後二十一日昈第二十七箭晝四十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五十九刻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一

十一刻四十八分每點二刻二十一分小雪初日昈第二十九箭晝四十刻日出辰時一刻夜六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一十八刻每點二刻二十四分後四日昈第三十一箭晝三十九刻日出辰時一刻半夜六十刻半日入酉時每更一十九刻每點二刻二十七分後七日昈第三十三箭晝三十八刻日出辰時二刻夜六十刻半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二十刻每點二刻三十分後十日昈第三十五箭晝三十七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六十一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二十一刻每點二刻三十三分後十三日昈第三十七箭晝三十六刻日出辰時三刻夜六十一刻半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二十二刻每點二刻三十六分後十六日昈第三十九箭晝三十五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六十二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二十三刻每點二刻三十九分後十九日昈第四十一箭晝三十四刻日出辰時四刻夜六十二刻半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二十四刻每點二刻四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四十三箭晝三十三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六十三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二十五刻每點二刻四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四十五箭晝三十二刻日出辰時五刻夜六十三刻半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二十六刻每點二刻四十八分立冬前三日昈第十六箭晝四十五刻日出卯時六刻半夜五十五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十刻每點二刻九分立冬前三日昈第十六箭晝四十五刻日出卯時六刻半夜五十五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十刻每點二刻一十二分後六日昈第十七箭晝四十四刻日出卯時七刻夜五十六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十一刻每點二刻一十五分穀雨三日昈第二十五箭晝四十刻日出卯時八刻夜五十八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一十三刻每點二刻一十八分大雪三日昈第二十三箭晝四十一刻日出卯時八刻夜五十八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一十三刻每點二刻二十一分後十日昈第二十一箭晝四十二刻日出卯時九刻夜五十七刻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一十四刻每點二刻二十四分後四日昈第十九箭晝四十三刻日出卯時七刻半夜五十七刻日入酉時每更一十五刻每點二刻二十七分後七日昈第十七箭晝四十四刻日出卯時七刻夜五十六刻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十六刻每點二刻三十分後十日昈第十五箭晝四十五刻日出卯時六刻半夜五十五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十七刻每點二刻三十三分後十三日昈第十三箭晝四十六刻日出卯時六刻夜五十四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十八刻每點二刻三十六分後十六日昈第十一箭晝四十七刻日出卯時五刻半夜五十三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十九刻每點二刻三十九分後十九日昈第九箭晝四十八刻日出卯時五刻夜五十二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二十刻每點二刻四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七箭晝四十九刻日出卯時四刻半夜五十二刻半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二十一刻每點二刻四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五箭晝五十刻日出卯時四刻夜五十三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二十二刻每點二刻四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三箭晝五十一刻日出卯時三刻半夜五十三刻半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二十三刻每點二刻五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一箭晝五十二刻日出卯時三刻夜五十四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二十四刻每點二刻五十四分後四日昈第一箭晝五十二刻日出卯時三刻夜五十四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二十四刻每點二刻五十四分小雪初日昈第二箭晝五十一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五十五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二十五刻每點二刻五十七分後七日昈第三箭晝五十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五十五刻半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二十六刻每點三刻分後十日昈第四箭晝四十九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五十六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二十七刻每點三刻三分後十三日昈第五箭晝四十八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五十六刻半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二十八刻每點三刻六分後十六日昈第六箭晝四十七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五十七刻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二十九刻每點三刻九分後十九日昈第七箭晝四十六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五十七刻半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三十刻每點三刻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八箭晝四十五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五十八刻日入酉時每更三十一刻每點三刻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九箭晝四十四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五十八刻半日入酉時每更三十二刻每點三刻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十箭晝四十三刻日出辰時八刻夜五十九刻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三十三刻每點三刻二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十一箭晝四十二刻日出辰時八刻半夜五十九刻半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三十四刻每點三刻二十四分後四日昈第十二箭晝四十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六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三十五刻每點三刻二十七分後七日昈第十三箭晝四十刻日出辰時半刻夜六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三十六刻每點三刻三十分後十日昈第十四箭晝三十九刻日出辰時一刻夜六十一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三十七刻每點三刻三十三分後十三日昈第十五箭晝三十八刻日出辰時一刻半夜六十一刻半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三十八刻每點三刻三十六分後十六日昈第十六箭晝三十七刻日出辰時二刻夜六十二刻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三十九刻每點三刻三十九分後十九日昈第十七箭晝三十六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六十二刻半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四十刻每點三刻四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十八箭晝三十五刻日出辰時三刻夜六十三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四十一刻每點三刻四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十九箭晝三十四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六十三刻半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四十二刻每點三刻四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二十箭晝三十三刻日出辰時四刻夜六十四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四十三刻每點三刻五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二十一箭晝三十二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六十四刻半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四十四刻每點三刻五十四分後四日昈第二十二箭晝三十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夜六十五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四十五刻每點三刻五十七分後七日昈第二十三箭晝三十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六十五刻半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四十六刻每點四刻分後十日昈第二十四箭晝二十九刻日出辰時六刻夜六十六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四十七刻每點四刻三分後十三日昈第二十五箭晝二十八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六十六刻半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四十八刻每點四刻六分後十六日昈第二十六箭晝二十七刻日出辰時七刻夜六十七刻日入酉時七刻每更四十九刻每點四刻九分後十九日昈第二十七箭晝二十六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六十七刻半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五十刻每點四刻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二十八箭晝二十五刻日出辰時八刻夜六十八刻日入酉時每更五十一刻每點四刻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二十九箭晝二十四刻日出辰時八刻半夜六十八刻半日入酉時每更五十二刻每點四刻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三十箭晝二十三刻日出辰時九刻夜六十九刻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五十三刻每點四刻二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三十一箭晝二十二刻日出辰時九刻半夜六十九刻半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五十四刻每點四刻二十四分後四日昈第三十二箭晝二十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七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五十五刻每點四刻二十七分後七日昈第三十三箭晝二十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七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五十六刻每點四刻三十分後十日昈第三十四箭晝十九刻日出辰時一刻夜七十一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五十七刻每點四刻三十三分後十三日昈第三十五箭晝十八刻日出辰時一刻半夜七十一刻半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五十八刻每點四刻三十六分後十六日昈第三十六箭晝十七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七十二刻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五十九刻每點四刻三十九分後十九日昈第三十七箭晝十六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七十二刻半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六十刻每點四刻四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三十八箭晝十五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七十三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六十一刻每點四刻四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三十九箭晝十四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七十三刻半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六十二刻每點四刻四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四十箭晝十三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七十四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六十三刻每點四刻五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四十一箭晝十二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七十四刻半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六十四刻每點四刻五十四分後四日昈第四十二箭晝十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七十五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六十五刻每點四刻五十七分後七日昈第四十三箭晝十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七十五刻半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六十六刻每點五刻分後十日昈第四十四箭晝九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七十六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六十七刻每點五刻三分後十三日昈第四十五箭晝八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七十六刻半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六十八刻每點五刻六分後十六日昈第四十六箭晝七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七十七刻日入酉時七刻每更六十九刻每點五刻九分後十九日昈第四十七箭晝六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七十七刻半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七十刻每點五刻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四十八箭晝五刻日出辰時八刻夜七十八刻日入酉時每更七十一刻每點五刻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四十九箭晝四刻日出辰時八刻半夜七十八刻半日入酉時每更七十二刻每點五刻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五十箭晝三刻日出辰時九刻夜七十九刻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七十三刻每點五刻二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五十一箭晝二刻日出辰時九刻半夜七十九刻半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七十四刻每點五刻二十四分後四日昈第五十二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八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七十五刻每點五刻二十七分後七日昈第五十三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八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七十六刻每點五刻三十分後十日昈第五十四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一刻夜八十一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七十七刻每點五刻三十三分後十三日昈第五十五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一刻半夜八十一刻半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七十八刻每點五刻三十六分後十六日昈第五十六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二刻夜八十二刻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七十九刻每點五刻三十九分後十九日昈第五十七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八十二刻半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八十刻每點五刻四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五十八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三刻夜八十三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八十一刻每點五刻四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五十九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八十三刻半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八十二刻每點五刻四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六十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四刻夜八十四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八十三刻每點五刻五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六十一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八十四刻半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八十四刻每點五刻五十四分後四日昈第六十二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夜八十五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八十五刻每點五刻五十七分後七日昈第六十三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八十五刻半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八十六刻每點六刻分後十日昈第六十四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夜八十六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八十七刻每點六刻三分後十三日昈第六十五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八十六刻半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八十八刻每點六刻六分後十六日昈第六十六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七刻夜八十七刻日入酉時七刻每更八十九刻每點六刻九分後十九日昈第六十七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八十七刻半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九十刻每點六刻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六十八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八刻夜八十八刻日入酉時每更九十一刻每點六刻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六十九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八刻半夜八十八刻半日入酉時每更九十二刻每點六刻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七十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九刻夜八十九刻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九十三刻每點六刻二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七十一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九刻半夜八十九刻半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九十四刻每點六刻二十四分後四日昈第七十二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九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九十五刻每點六刻二十七分後七日昈第七十三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九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九十六刻每點六刻三十分後十日昈第七十四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一刻夜九十一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九十七刻每點六刻三十三分後十三日昈第七十五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一刻半夜九十一刻半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九十八刻每點六刻三十六分後十六日昈第七十六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九十二刻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九十九刻每點六刻三十九分後十九日昈第七十七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九十二刻半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百刻每點六刻四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七十八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九十三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百一刻每點六刻四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七十九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九十三刻半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百二刻每點六刻四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八十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九十四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百三刻每點六刻五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八十一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九十四刻半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百四刻每點六刻五十四分後四日昈第八十二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九十五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百五刻每點六刻五十七分後七日昈第八十三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九十五刻半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一百六刻每點七刻分後十日昈第八十四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九十六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一百七刻每點七刻三分後十三日昈第八十五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九十六刻半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一百八刻每點七刻六分後十六日昈第八十六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九十七刻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一百九刻每點七刻九分後十九日昈第八十七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九十七刻半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一百十刻每點七刻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八十八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八刻夜九十八刻日入酉時每更一百十一刻每點七刻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八十九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八刻半夜九十八刻半日入酉時每更一百十二刻每點七刻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九十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九刻夜九十九刻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一百十三刻每點七刻二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九十一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九刻半夜九十九刻半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一百十四刻每點七刻二十四分後四日昈第九十二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一百刻日入酉時每更一百十五刻每點七刻二十七分後七日昈第九十三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一百刻日入酉時每更一百十六刻每點七刻三十分後十日昈第九十四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一刻夜一百一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一百十七刻每點七刻三十三分後十三日昈第九十五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一刻半夜一百一刻半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一百十八刻每點七刻三十六分後十六日昈第九十六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百二刻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百十九刻每點七刻三十九分後十九日昈第九十七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百二刻半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百二十刻每點七刻四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九十八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百三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百二十一刻每點七刻四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九十九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百三刻半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百二十二刻每點七刻四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一百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百四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百二十三刻每點七刻五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一百一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百四刻半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百二十四刻每點七刻五十四分後四日昈第一百二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一百五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百二十五刻每點七刻五十七分後七日昈第一百三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一百五刻半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一百二十六刻每點八刻分後十日昈第一百四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一百六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一百二十七刻每點八刻三分後十三日昈第一百五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一百六刻半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一百二十八刻每點八刻六分後十六日昈第一百六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一百七刻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一百二十九刻每點八刻九分後十九日昈第一百七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一百七刻半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一百三十刻每點八刻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一百八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八刻夜一百八刻日入酉時每更一百三十一刻每點八刻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一百九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八刻半夜一百八刻半日入酉時每更一百三十二刻每點八刻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一百十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九刻夜一百九刻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一百三十三刻每點八刻二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一百十一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九刻半夜一百九刻半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一百三十四刻每點八刻二十四分後四日昈第一百十二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一百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一百三十五刻每點八刻二十七分後七日昈第一百十三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一百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一百三十六刻每點八刻三十分後十日昈第一百十四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一刻夜一百十一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一百三十七刻每點八刻三十三分後十三日昈第一百十五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一刻半夜一百十一刻半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一百三十八刻每點八刻三十六分後十六日昈第一百十六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百十二刻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百三十九刻每點八刻三十九分後十九日昈第一百十七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百十二刻半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百四十刻每點八刻四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一百十八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百十三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百四十一刻每點八刻四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一百十九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百十三刻半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百四十二刻每點八刻四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一百二十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百十四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百四十三刻每點八刻五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一百二十一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百十四刻半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百四十四刻每點八刻五十四分後四日昈第一百二十二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一百十五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百四十五刻每點八刻五十七分後七日昈第一百二十三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一百十五刻半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一百四十六刻每點九刻分後十日昈第一百二十四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一百十六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一百四十七刻每點九刻三分後十三日昈第一百二十五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一百十六刻半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一百四十八刻每點九刻六分後十六日昈第一百二十六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一百十七刻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一百四十九刻每點九刻九分後十九日昈第一百二十七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一百十七刻半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一百五十刻每點九刻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一百二十八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八刻夜一百十八刻日入酉時每更一百五十一刻每點九刻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一百二十九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八刻半夜一百十八刻半日入酉時每更一百五十二刻每點九刻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一百三十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九刻夜一百十九刻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一百五十三刻每點九刻二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一百三十一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九刻半夜一百十九刻半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一百五十四刻每點九刻二十四分後四日昈第一百三十二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一百二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一百五十五刻每點九刻二十七分後七日昈第一百三十三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一百二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一百五十六刻每點九刻三十分後十日昈第一百三十四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一刻夜一百二十一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一百五十七刻每點九刻三十三分後十三日昈第一百三十五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一刻半夜一百二十一刻半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一百五十八刻每點九刻三十六分後十六日昈第一百三十六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百二十二刻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百五十九刻每點九刻三十九分後十九日昈第一百三十七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百二十二刻半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百六十刻每點九刻四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一百三十八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百二十三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百六十一刻每點九刻四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一百三十九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百二十三刻半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百六十二刻每點九刻四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一百四十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百二十四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百六十三刻每點九刻五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一百四十一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百二十四刻半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百六十四刻每點九刻五十四分後四日昈第一百四十二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一百二十五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百六十五刻每點九刻五十七分後七日昈第一百四十三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一百二十五刻半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一百六十六刻每點十刻分後十日昈第一百四十四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一百二十六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一百六十七刻每點十刻三分後十三日昈第一百四十五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一百二十六刻半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一百六十八刻每點十刻六分後十六日昈第一百四十六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一百二十七刻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一百六十九刻每點十刻九分後十九日昈第一百四十七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一百二十七刻半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一百七十刻每點十刻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一百四十八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八刻夜一百二十八刻日入酉時每更一百七十一刻每點十刻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一百四十九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八刻半夜一百二十八刻半日入酉時每更一百七十二刻每點十刻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一百五十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九刻夜一百二十九刻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一百七十三刻每點十刻二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一百五十一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九刻半夜一百二十九刻半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一百七十四刻每點十刻二十四分後四日昈第一百五十二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一百三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一百七十五刻每點十刻二十七分後七日昈第一百五十三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一百三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一百七十六刻每點十刻三十分後十日昈第一百五十四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一刻夜一百三十一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一百七十七刻每點十刻三十三分後十三日昈第一百五十五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一刻半夜一百三十一刻半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一百七十八刻每點十刻三十六分後十六日昈第一百五十六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百三十二刻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百七十九刻每點十刻三十九分後十九日昈第一百五十七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百三十二刻半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百八十刻每點十刻四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一百五十八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百三十三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百八十一刻每點十刻四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一百五十九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百三十三刻半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百八十二刻每點十刻四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一百六十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百三十四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百八十三刻每點十刻五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一百六十一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百三十四刻半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百八十四刻每點十刻五十四分後四日昈第一百六十二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一百三十五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百八十五刻每點十刻五十七分後七日昈第一百六十三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一百三十五刻半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一百八十六刻每點十一刻分後十日昈第一百六十四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一百三十六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一百八十七刻每點十一刻三分後十三日昈第一百六十五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一百三十六刻半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一百八十八刻每點十一刻六分後十六日昈第一百六十六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一百三十七刻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一百八十九刻每點十一刻九分後十九日昈第一百六十七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一百三十七刻半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一百九十刻每點十一刻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一百六十八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八刻夜一百三十八刻日入酉時每更一百九十一刻每點十一刻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一百六十九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八刻半夜一百三十八刻半日入酉時每更一百九十二刻每點十一刻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一百七十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九刻夜一百三十九刻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一百九十三刻每點十一刻二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一百七十一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九刻半夜一百三十九刻半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一百九十四刻每點十一刻二十四分後四日昈第一百七十二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一百四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一百九十五刻每點十一刻二十七分後七日昈第一百七十三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一百四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一百九十六刻每點十一刻三十分後十日昈第一百七十四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一刻夜一百四十一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一百九十七刻每點十一刻三十三分後十三日昈第一百七十五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一刻半夜一百四十一刻半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一百九十八刻每點十一刻三十六分後十六日昈第一百七十六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百四十二刻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百九十九刻每點十一刻三十九分後十九日昈第一百七十七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百四十二刻半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二百刻每點十一刻四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一百七十八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百四十三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二百一刻每點十一刻四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一百七十九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百四十三刻半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二百二刻每點十一刻四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一百八十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百四十四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二百三刻每點十一刻五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一百八十一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百四十四刻半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二百四刻每點十一刻五十四分後四日昈第一百八十二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一百四十五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二百五刻每點十一刻五十七分後七日昈第一百八十三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一百四十五刻半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二百六刻每點十二刻分後十日昈第一百八十四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一百四十六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二百七刻每點十二刻三分後十三日昈第一百八十五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一百四十六刻半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二百八刻每點十二刻六分後十六日昈第一百八十六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一百四十七刻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二百九刻每點十二刻九分後十九日昈第一百八十七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一百四十七刻半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二百十刻每點十二刻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一百八十八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八刻夜一百四十八刻日入酉時每更二百十一刻每點十二刻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一百八十九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八刻半夜一百四十八刻半日入酉時每更二百十二刻每點十二刻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一百九十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九刻夜一百四十九刻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二百十三刻每點十二刻二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一百九十一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九刻半夜一百四十九刻半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二百十四刻每點十二刻二十四分後四日昈第一百九十二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一百五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二百十五刻每點十二刻二十七分後七日昈第一百九十三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一百五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二百十六刻每點十二刻三十分後十日昈第一百九十四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一刻夜一百五十一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二百十七刻每點十二刻三十三分後十三日昈第一百九十五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一刻半夜一百五十一刻半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二百十八刻每點十二刻三十六分後十六日昈第一百九十六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百五十二刻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二百十九刻每點十二刻三十九分後十九日昈第一百九十七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百五十二刻半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二百二十刻每點十二刻四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一百九十八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百五十三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二百二十一刻每點十二刻四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一百九十九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百五十三刻半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二百二十二刻每點十二刻四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二百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百五十四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二百二十三刻每點十二刻五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二百一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百五十四刻半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二百二十四刻每點十二刻五十四分後四日昈第二百二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一百五十五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二百二十五刻每點十二刻五十七分後七日昈第二百三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一百五十五刻半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二百二十六刻每點十三刻分後十日昈第二百四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一百五十六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二百二十七刻每點十三刻三分後十三日昈第二百五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一百五十六刻半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二百二十八刻每點十三刻六分後十六日昈第二百六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一百五十七刻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二百二十九刻每點十三刻九分後十九日昈第二百七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一百五十七刻半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二百三十刻每點十三刻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二百八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八刻夜一百五十八刻日入酉時每更二百三十一刻每點十三刻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二百九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八刻半夜一百五十八刻半日入酉時每更二百三十二刻每點十三刻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二百十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九刻夜一百五十九刻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二百三十三刻每點十三刻二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二百十一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九刻半夜一百五十九刻半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二百三十四刻每點十三刻二十四分後四日昈第二百十二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一百六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二百三十五刻每點十三刻二十七分後七日昈第二百十三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一百六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二百三十六刻每點十三刻三十分後十日昈第二百十四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一刻夜一百六十一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二百三十七刻每點十三刻三十三分後十三日昈第二百十五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一刻半夜一百六十一刻半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二百三十八刻每點十三刻三十六分後十六日昈第二百十六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百六十二刻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二百三十九刻每點十三刻三十九分後十九日昈第二百十七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百六十二刻半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二百四十刻每點十三刻四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二百十八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百六十三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二百四十一刻每點十三刻四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二百十九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百六十三刻半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二百四十二刻每點十三刻四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二百二十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百六十四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二百四十三刻每點十三刻五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二百二十一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百六十四刻半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二百四十四刻每點十三刻五十四分後四日昈第二百二十二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一百六十五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二百四十五刻每點十三刻五十七分後七日昈第二百二十三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一百六十五刻半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二百四十六刻每點十四刻分後十日昈第二百二十四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一百六十六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二百四十七刻每點十四刻三分後十三日昈第二百二十五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一百六十六刻半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二百四十八刻每點十四刻六分後十六日昈第二百二十六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一百六十七刻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二百四十九刻每點十四刻九分後十九日昈第二百二十七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一百六十七刻半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二百五十刻每點十四刻十二分後二十二日昈第二百二十八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八刻夜一百六十八刻日入酉時每更二百五十一刻每點十四刻十五分後二十五日昈第二百二十九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八刻半夜一百六十八刻半日入酉時每更二百五十二刻每點十四刻十八分後二十八日昈第二百三十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九刻夜一百六十九刻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二百五十三刻每點十四刻二十一分後三十一日昈第二百三十一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九刻半夜一百六十九刻半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二百五十四刻每點十四刻二十四分後四日昈第二百三十二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一百七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二百五十五刻每點十四刻二十七分後七日昈第二百三十三箭晝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一百七十刻日入酉時每更二百五十六刻每點十四刻三十分後十日昈第二百三十四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一刻夜一百七十一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二百五十七刻每點十四刻三十三分後十三日昈第二百三十五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一刻半夜一百七十一刻半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二百五十八刻每點十四刻三十六分後十六日昈第二百三十六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百七十二刻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二百五十九刻每點十四刻三十九分後十九日昈第二百三十七箭晝一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百七十二刻半日入酉時

分大暑六月中氣律中林鐘管長五寸九分影長一尺九寸二分（二一作九）立秋七月節影長二尺五寸三分處暑七月中氣律中夷則管長五寸六分影長五尺三寸七分白露八月節影長五尺七寸秋分八月中氣律中南呂管長五寸三分影長六尺二寸三分寒露九月節影長六尺（六一作八）六寸七分霜降九月中氣律中無射管長四寸九分影長八尺一寸七分立冬十月節影長八尺九寸小雪十月中氣律中應鐘管長四寸七分影長一丈二尺四寸三分大雪十一月節影長一丈二尺四寸三分夫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為十二次華夷共同亦至十二國王侯之所度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月節遲疾平行九道故二十八日行三百六十度餘日逐日度合朔一歲十二月行十三周天與日同夏至日在井去極近冬至日在斗去極遠日陽用事則進北而影短月陽用事則退南而影長測法極遠近以影而知以定南北也

虎鈐經卷七

虎鈐經卷八

宋 許洞 撰

結營統論第七十八　六甲第七十九
地勢第八十　山勢第八十一
四獸第八十二　握奇營第八十三
徼月營第八十四　教弩第八十五
教弓第八十六　教旗第八十七
校獵第八十八　軍樂第八十九
軍賜第九十　大將軍員第九十一
陣將軍員第九十二　隊將軍員第九十三
征馬第九十四　牧放第九十五

結營統論第七十八

立營之法按八宮陰陽數置一作至之營居陽卦之上以九為法九十步九百步九里九十里量人數加之陰卦之上以六為法如九之法營門向陽以受生氣不飲死水不處死地天地肅殺之間也不居地柱地柱者四下中之高也不居地獄地獄者四高中之下也不居天竈天竈者谷口也不居龍首龍首者山之端也

九天青龍也玉帳者建前之三辰也假令正月當居巳地是也巳下類此推之如隨六甲所居則將軍居青龍旗鼓居蓬星士卒居明堂伏兵居太陰軍門居天門小將居地戶斬殺居天獄軍粮居天牢治罪居天庭軍器居華蓋此所謂立營居天道也

六甲第七十九

甲為青龍大將住出呼門戶解領行門神名號徐儀直戶神孫齊甲子神乙下蓬星古角過丙下明堂士卒亭

丁下大陰伏兵利戊下天門師入行已下神戶小將位齊衆軒斷天獄庚治罪判斷天庭辛囚縶粮儲天牢壬癸下天倉安庫藏又為華蓋避敵兵

地勢第八十

凡立營之地非生氣不王非山不固營壘之法欲北據連山南憑高崗左右襟帶地水東流故自乾山伏下旁通于丑寅卯之地入於巽宮未申酉戌地欲高前欲有迎生平穩地勢欲支條脉散氣象欲鬱茂林叢聳四維阜隴欲如鸞籠映起巽上欲水順流地欲順東南凡造壘之時先從戌巳上起板築若或其地草木不生則去之鳥獸不集則去之古城古社則去之窪竈古墓則去之

焦石砂礫則去之河水逆流則去之此六者營壘之大忌也

山勢第八十一

山如蟠龍旺案數重宛轉斜曲首尾相從山如鳳凰翅翼開張群隊十萬帶挾隴崗前御印綬後有田翔山如飛龍支翼遠通或驚或躍乍橫乍從臺嶺池間舞鶴連鴻山如母一作卧狗頭拳尾就腹內乳見項上連首山如生蛇或曲或斜後崗前谷隱馬藏車山如麒麟乍立乍蹲羣從數萬朝者數人山如卧牛屈膝拳頭三光照覆兩水分流屬帶林隴依附土丘山如伏龜四方無缺清泉東流元陽下歇三門起高一戶雙闕山如游龍倚伏數重華蓋隱隱美草茸茸前如雀躍後如鷄籠剛柔順俯八卦皆通山如舞鶴翅翼開拓胷臆崔崒首尾盤礴如此者皆可以居之也

四獸第八十二

南有汙池為朱雀北有堆阜為玄武東有叢林為青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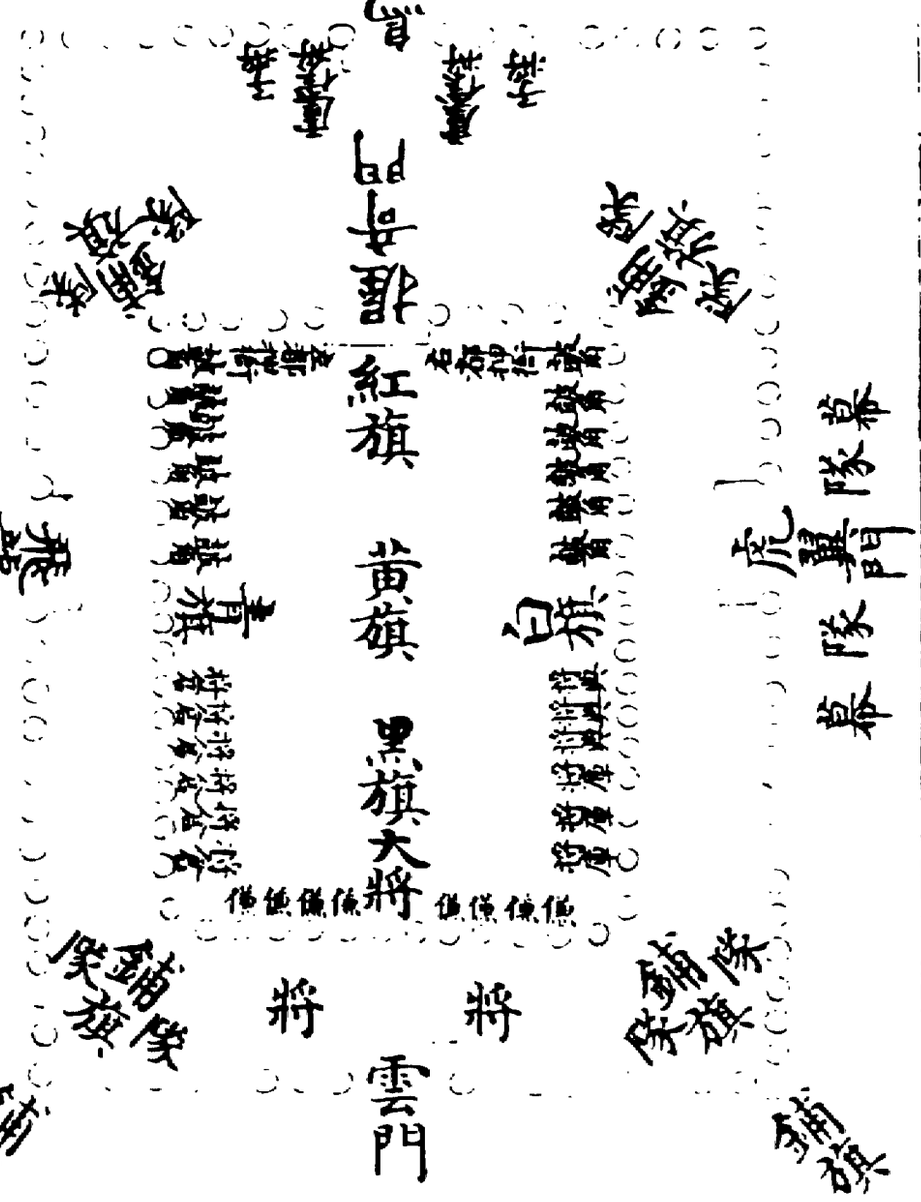
西有大道為白虎四獸既具八卦既列乃立表測影以定子午之位立表法在前若夫朱雀無頂不可居也玄武折足不可居也白虎銜刀不可居也青龍悲哭不可居也強居之者軍覆將死

握奇營第八十三

外壘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以十人為火一千二百五十火幕數一如是幕長一丈六尺舍十人守地一尺六寸以三為奇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數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為八陣陣有一千九百九十七分五銖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陣積卒守地一萬四千尺卒城二千三百一十二步餘二尺積步卒六里餘一百七十三步二尺以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餘二百二十步壘內得地一十四頃十七畝餘一百九十步四尺六寸六分以為外壘天陣居乾為天門地陣居坤為地門風陣居巽為風門雲陣居坎為雲門飛龍陣居震為飛龍門虎翼陳即陣居兌為虎翼門鳥翔陣居離為鳥翔門蛇

盤陣居艮為蛇盤門天地風雲為四陣龍虎鳥蛇為四奇乾坤艮巽為闔門離坎兌震為開門有牙旗遊隊列左右偏將軍居壘門禁出入外有遊軍兩端前有衝後有隊四隅有鋪中壘一奇兵三千七百五十人為中壘守地六十尺積步得二里餘二百八十步以壘四面乘之得二百五十步壘內地二頃餘一百步六纛旗鼓五麾金鼓府藏皆在中壘

握奇圖



偃月營第八十四

背山崗面陂澤前後險阻其地狹窄之營也凡偃月外營以四分幕一萬人以六千人守地九千六百尺積得前一千六百步積得四里餘一百六十步為營轉以六千四百尺得步一千六十六步四尺為弦弦置三門相去三里五十步一尺五寸營內有地一十五頃八十五畝五十八步四尺右置上弦門中偃月門左下弦門偃月中營營以二千五百尺守地四千尺得前六百六十

步餘四尺積步得一里餘三百步四尺每幕加地四尺五寸四分每幕營中兩廂置土馬一十二疋大小如常馬被其鞍令士卒披甲冑橐弓矢佩刀劍持矛盾左右上下以便習事

午

六纛旌旗節鉞偏將大將軍位

右都衙 左都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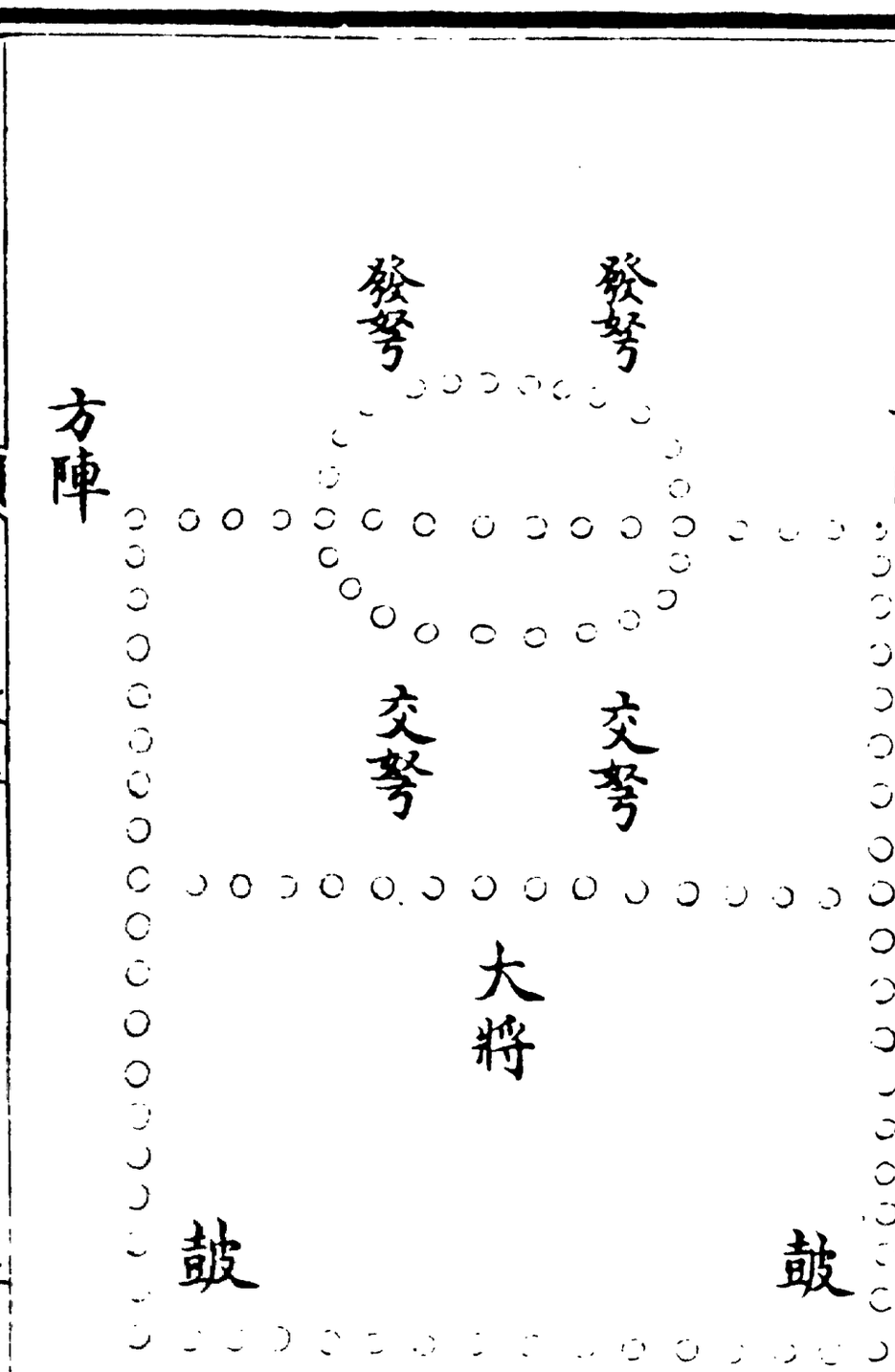
黃旗 白旗 青旗 赤旗 黑旗 門旗 門旗 黑旗 赤旗 青旗 白旗 黃旗

御史 子 監軍

決勝 左左左左左三四五 決勝 左左左左左三四五

教弩第八十五

凡弩古有黃連百竹八擔雙弓之號今有絞車弩中七百步攻城拔壘用之擘張弩中三百步騎用之凡臨敵用不過一二發故戰陣不便于用弩也弩不可離於短兵當別為隊攢箭注射則前無立兵對無橫陣復以陣中張陣外射番次輪迴張而復出射而復入如是則弩無絕聲敵無薄我矣夫置弩必處其高爭奪山川守隘塞之口者非弩不克馬欲教之時乃下令曰張弩後丁字立當弩八字立高揖手屈衫襟左手承撞右手迎上當心看張張有闊狹左脞右脾還復當心安箭高舉射敵遠攩弩頭敵在左右回身放敵在高挈脚放敵在近平身放射訖却唱殺掣拗蝎尾覆弩在地焉此教弩之法也



教弓第八十六

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當垜一膝前竪安席稍吐下稍向左微令上傾向右然後取箭覆其手微拳令指第二節齊平以三指捻箭三分之一加於弓亦三分之一以左手頭指受之則轉弓令弦稍離身即易見箭之高下取其平直然後攩弓離席目睨其的按手順下引之令滿其持弓手與控指及右臂肘平如水准令其肘可措抏水故曰端身如幹直臂如枝直臂者非初直也架弦畢使引之比及滿使臂直是也引弓不得急急則失威儀而不主皮不得緩緩則力難為而箭去遲惟善者能之箭與弓弛齊為滿地平之中為盈貫信美而術難成要令大指知鏃至然後發箭故曰鏃無一作不上指必無中矢指不知鏃猶於無目試之至也或以目視鏃馬上與暗中則垂此為無術矣故矢在弓右視在弓左箭發則靡其弭厭其肘仰其腕目以注之手以注之心以趣之其不中何為也夫矢量其弓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肢體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謂之楷式知此五者為上德故曰莫患弓軟服當自遠莫患力贏恒當引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貌和發無不中故始學者先學持滿須能制其弓定其體然後射之初去地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之漸到於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為之術成或升其的於高或致其的於下或以禽獸為的也凡弓惡左一作右作傾箭惡直襦音溥朋惡傍引頭惡脚垂一作既作胸惡前亞背惡後偃皆射之骨髓病也故身前竦為猛虎方騰額前臨為

封兕欲鬬出弓如慷中吐月平箭如弦上懸衡此皆有容儀之善也控弦有二法無名指壓小指令中指壓大指頭指當弦直竪中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壓勾指此夷法也夷法力少利馬上漢法力多利步用然其持妙在頭指間世人皆以其指末齕弦致箭曲又傷羽但令指面隨弦直竪則脆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步古人以為神而秘之夷法不使大指過頭指亦為妙爾其執弓欲使把箭入柘後當四節指本節平其大指成即承鏃

却其頭指使不礙則和美有聲而後快也射之道備矣

教旗第八十七

凡教旗幟平原曠野登高遠視處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一十二面角十二具各樹五色旗六纛居前列旗次之而監軍使御史裨副次左右牙官隊如偃月形為騎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士將左右決勝將摠一萬二千人要兵仍精新甲馬幡幟分為左右廂各以兵馬使為長班布其節次

五人一部者二十隊也每一校五十人為一隊者二十校軒轅大將所處左鼓右旗四陣皆同謂之一隊者二十一作包弓於十左校以青龍旗表之右校以白虎旗表之中部包之於首左右校出騎兵者內以副身外以副項及首也夫鶅以搏擊為後故陣欲背爪之利焉重霞陣衝前校騎兵進前校騎兵退即前衝騎兵進夫雲霞以開

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者奇此之謂也逐部兵罷率以槍戰戈鉦居首隊而包於弓弩焉包於弓弩四陣皆有五校五校各皆准畝之陣分校五校以進於古每校亦各有陣數其分布隊五立將軍校尉以準於古每校亦各有陣數其分布隊五視麾乍合而乍離之便也每一陣

闔進退不常其法故前校其兵往來氤氳以象之也長虹陣及八卦陣皆有衝突外以出敵之不意內以衛大陣也夫長虹以為名者取陣形彎前扼敵之勢八卦以名之者取八面受敵之象也凡四陣逐部結陣之法橫七隊為首橫七隊為身橫六隊為尾步兵每一隊橫七十步首橫七十步厚十步身亦如之尾橫六十步厚十步身去首二步前後並同騎兵每一隊橫一百四十步厚六十有八步首橫一百二十步厚二步身亦如之尾橫一百二十步厚四步亦如之受戰之時大陣不可輒動敵衆未薄則大敵離於是三令五申白旗點鼓音動則左右廂齊合朱旗點角聲動則左右廂齊離合與離皆不離中央之地左廂陽回而旋右廂陰田而旋左右各復本位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各雲蓋鳥散彌川絡野然而不失部伍之疎密朱旗掉角音動左右各復本位前後左右無差尺寸散則法天聚則法地如此則三合三離三聚三散不犯法者使士罪之從軍令於是大將出五彩旗十二口各樹於左右陣前每旗用壯勇士五十人奪旗者勝賞而負罰離合之勢聚散之形勝負之理賞罰之信因是而教之

午　六纛旌旗節鉞偏將大將軍位

右都衙　左都衙

黃旗　白旗　青旗　赤旗　黑旗　門旗　門旗　黑旗　赤旗　青旗　白旗　黃旗

御史　子　監軍

校獵第八十八

校獵一人圍地三尺量其人多少以左右兩將為校頭其次左右將各主士伍為行列皆以金鼓旗為節制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無遠近部分其合圍地廣候先擇定訖以善弧矢者為圍中旗其步卒槍幡守圍有漏獸者坐守圍吏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觀進止之節亦教之一端也

軍樂第八十九

夫軍中作樂所以激揚壯氣和其心滔其憂而已故其樂但清厲峭拔雄壯之音至於彈弦鼓簧柔媚之音使人悲感怨懟者皆不可取焉其戲亦取壯猛而可觀者樂鼓杖笛觱篥鉦拍多少隨部伍用戲校撥角鴟馬騎飛石劍門斫刀搶牌獅子

軍賜第九十

錦袍金帶銀帶金壺瓶銀壺瓶金錢銀錢每一文重一兩所得敵人財帛所得敵人婦女酒食鞍馬弓箭玩好等皆充軍賜之物

大將軍員第九十一

大將軍一人智信義勇賢明公正者任副將軍二人一主軍糧一主馬糧智信仁勇忠義平直者任總管四人嚴勇諳識軍容者任二主虞候二主押衙子將八人明行陣金鼓旗為節制其曉部署者任大將別奏八人儻十六人副大將總管別奏並同大將忠勇有才者任判官二人沉厚密謀者任兵曹騎曹四人偏裨腐儒令掌禮儀賓客祭祀

陣將軍員第九十二

偏將一人勇猛果敢揮戈掉劒力敵百夫好勇者任副將二人子將四人明旌旗金鼓節令者任一佚二人多機謀能擒奸摘伏者任成房二人點平吏漏無失紀舉偏將別奏六人儻一十二人副將奏同儻判官一人虞候充子虞候八人典二人

隊將軍員第九十三

押官一人經軍陣習戰對隊頭二人副隊二人主文書

名目點簿酬功行賞知勞苦明部隊行列秉旗一人副旗二人勇者用枹鼓一人主昏明警進止吹角一人主收軍司兵一人主五兵利鈍提轄承拘一人主摧崖科惡口舌無情者任火長五人主樵採等

征馬第九十四

征馬副一人副大將擇能養者已下並同總管二人副將子將八人軍隊子將押官五十人群頭五百人善騎馬奔走者任馬子一千人軍外差能者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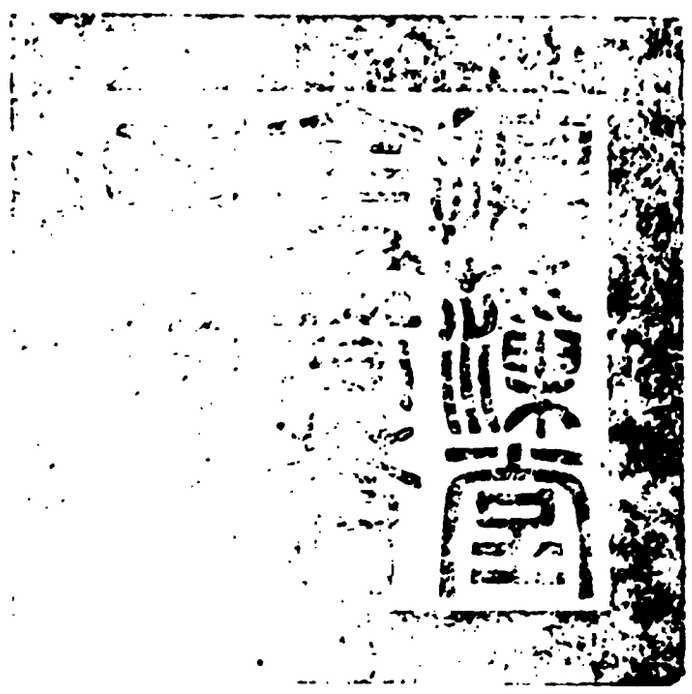
牧放第九十五

諸營各作異旗一放馬每隊作記旗牧驢於外其馬中夾令四面援馬放驢馬子並宜於驢羣四面圍遶驢羣知更牧狂賊偷馬例須一作倒領奔走驢在外驅趂稍難以此防閑亦甚允便營別即令別放諸軍不得相交非直發引之不難忽有不虞追喚亦易諸行軍立營驢馬各於所管地界放牧如營側草惡便擇好處放仍與虞候計會不使交雜各執本營認旗如須追喚見旗即知驢馬處所諭諸軍驢馬牧放不得連繫每軍營令定一官專檢校逐水草合羣牧放仍定一虞候果毅專巡諸營水草令各分界牧放不使參雜

虎鈐經卷八

謹案卷五第八頁後三行此八者古人用戰地之法按孫子九地篇尚有圮地則行一條第十頁後一行如田單楊璇之類是也刊本楊璇訛陽班據後漢書改第十一頁後八行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其衆也刊本諄訛淳脫失字據孫子增改卷六第三頁後七行縱濶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刊本脫去據太白陰經增第十四頁前五行天井按杜佑通典作地聽卷七第二頁後五行以豹尾為刀槍刊本脫刀字據李靖兵法增第十三頁後五行餘日逐日度合朔刊本合訛人據協紀辨方改卷八第十頁前一行教弓此篇訛脫甚多據王琚教射經增改第十一頁後一行教弓此篇訛脫甚多據王琚教

第十三頁後四行角十二具刊本脫據李靖兵法增第十五頁前六行按九卷四陣統論云步兵一人占地兩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此下四行所言結陣步數多未合疑有訛第十八頁後三行一佚二人按李靖兵法無一佚之名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任揖文
謄錄監生臣潘　坦
繪圖監生臣林　皐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子部

虎鈐經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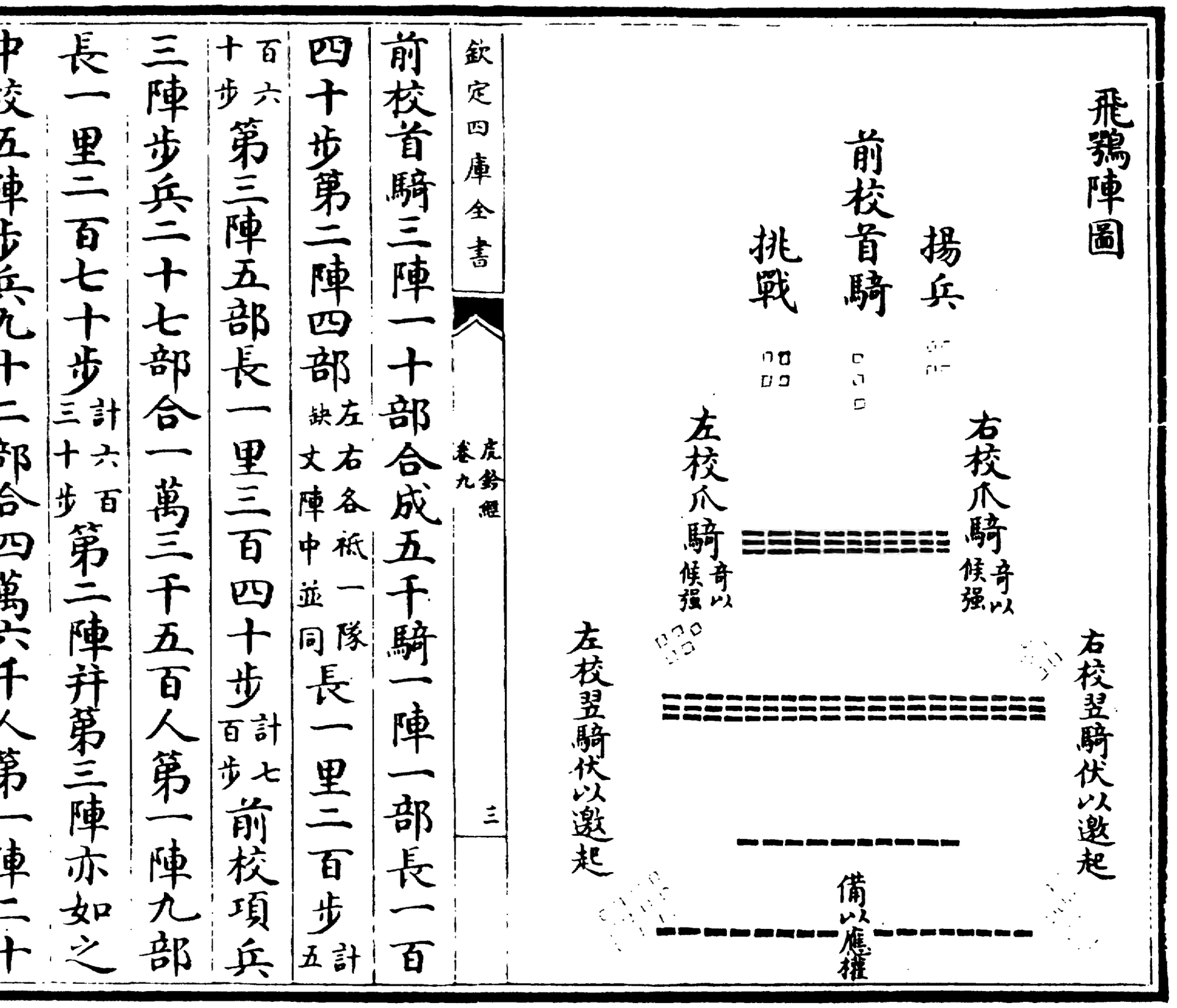
虎鈐經卷九
四陣統論第九十六
長虹陣第九十八
八卦陣第一百
四陣統論第九十六

四陣圖者非古陣也臣切見李筌纂聚諸家陣圖但有形勢而已其部伍行列精微尺寸則莫能釋然其名既多其要則寡臣因辨古陣之法創造新意別為四陣之施可御而變因著論以明之論曰臣聞兵陣戰場止尸之所不能規度以固法何以取功決勝而定天下乎是故結陣之術不可踈踈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捷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捷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變令之所定凌實者不可使不堅機正者不可使不知變令之所定四陣者十萬人之正陣也（人數之多少臨時增減此非執蓋此十萬人為准則焉）每一陣步兵七萬騎兵七萬以為常准但四陣更變各

隨所便而用之爾每步兵一人占地兩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取其出入輕各受敵夫四陣我以之法若敵為彎陣我以飛鶩陣應之敵為直陣我以重霞陣當之敵為突陣我以長虹陣當之敵引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謂應敵者也其隊校所動各飛敵之去就焉善結陣者先結人心何謂先結人心賞罰明也欲士伍應變之精熟在日月數習之不能教陣者是舉其師以與敵也夫孔子云以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此之謂也雖萬變之機不能精於陣戰之事與愚者同也然善戰者不陣騎兵也一部謂之五百步兵如騎之數

飛鶩陣第九十七

飛鶩陣圖



前校首騎三陣一十部合成五千騎一陣一部長一百四十步第二陣四部左右各祇一隊缺丈陣中並同長一里二百步計五百六十步第三陣五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百步前校項兵三陣步兵二十七部合一萬三千五百人第一陣九部長一里二百七十步計六百三十步第二陣并第三陣亦如之中校五陣步兵九十二部合四萬六千人第一陣二十一陣即一部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第三陣第四陣亦如之第五陣八部長一里二百步計五百六十步後校尾兵一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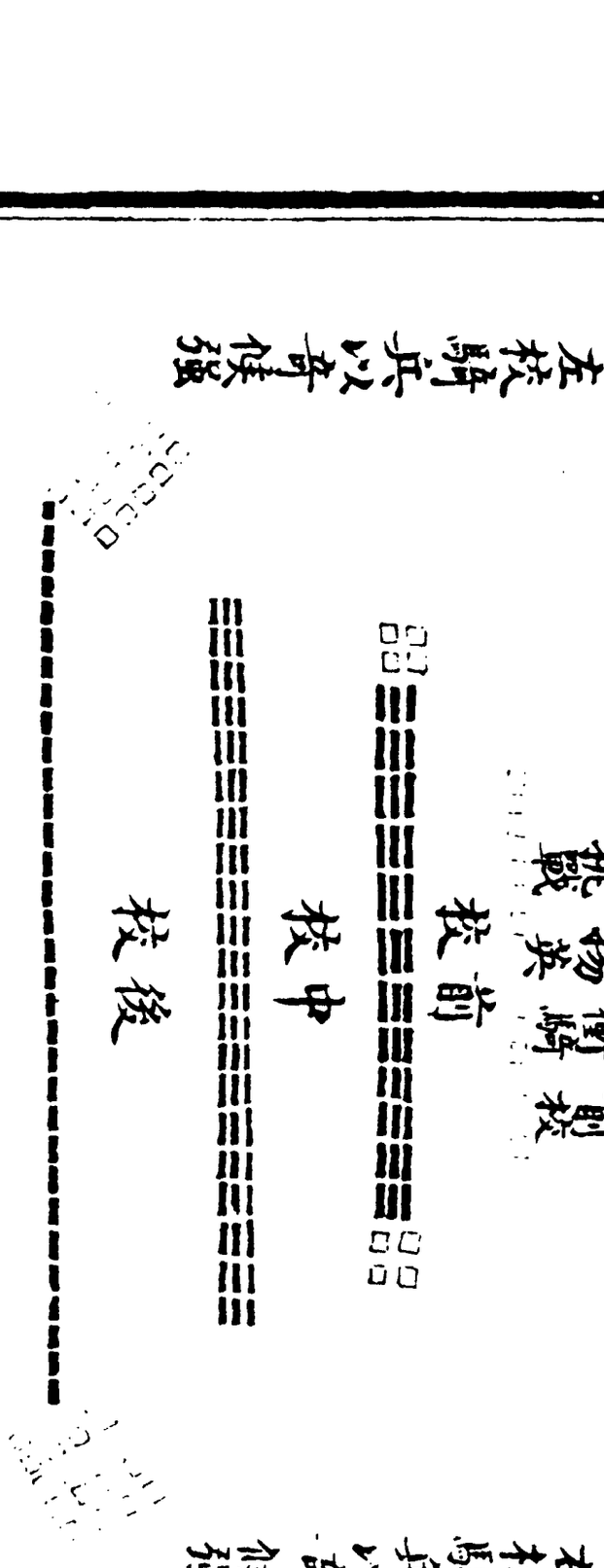
陣步兵二十一部合一作各一萬五百人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左校仆騎二陣五部合二千五百騎第一陣二部長一里六十步計四百二十步第二陣長一百八十步右校仆騎亦如之左校翼騎四陣二十部一萬騎第一陣五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百步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亦如之右校翼陣亦如之前校首騎三陣之中兩處各虛六十八步計一百三十六步在內虛實都厚三百四十步前校項兵三陣之中兩處各虛三十四步計六十八步一作一百三十步虛實都厚三百七十步中校五陣之中四處各虛三十四步計一百三十六步虛實共厚三百六步後校一陣厚三十四步右校仆騎二陣之中一處虛六十八步計二百四步虛實都厚一里一百一十六步左校翼騎亦如之前校之項前去首騎之末三百四十步中校之首去前校項兵之末一百七十步後校之首到後校之末并虛在內共厚四里三百二十步計一千七百六十步左校仆騎居中校左校相接之地中校稍前一百三十步右校仆騎所居之地亦如之左右校低於中校第二陣一隊與中校相去各一里四十步統成一大陣虛實共長八里二百七十步計三千一百五十步

長虹陣第九十八

長虹陣圖

前校三陣步兵三十七部合一萬八千五百人第一陣九部長一里二百七十步計六百三十步第二第三陣亦如之中校五陣步兵九十二部合四萬六千人第一陣一十九部長三里二百五十步計一千三百三十步第二陣二十一部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第三第四陣亦如之第五陣一十部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百步後校一陣步兵二十一部合一萬五百人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右校衝騎四陣八部合四千騎第一陣五部左右各抵隊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一千步第二陣亦如之第三陣六部長二里一百二十步計八百四十步第四陣亦如之左校四陣步兵四十二部合二萬一千人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第一陣一十八步左內都厚一百七十步中校五陣之中四處各虛三十四步計一百三十六步虛實都厚二百六步後校一陣都厚三十四步左校衝騎四陣之中三處虛六十八步虛實都厚二百四步右校衝騎亦如之左校四陣之中三處各虛五十八步計一百七十四步虛實都厚一里一百二十五步計四百八十步後校之末一百五十步自後校之首去中校之末一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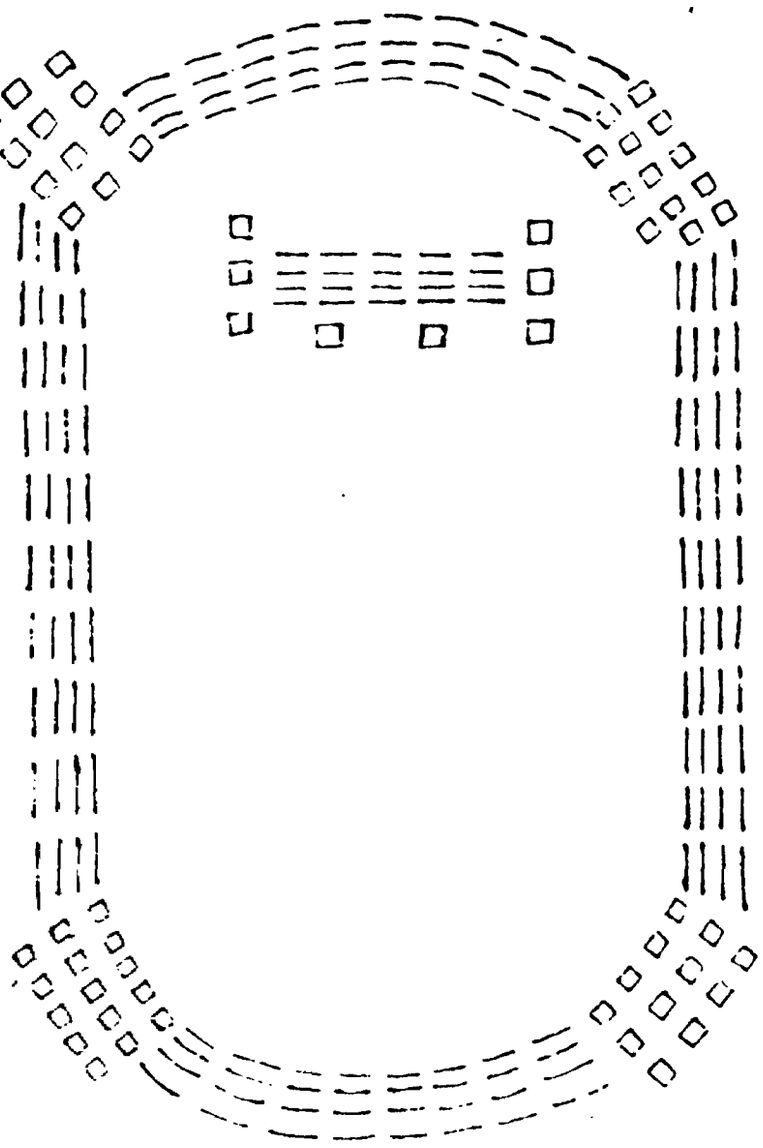
重霞陣圖



前校衝騎三陣一十二部合六千騎第一陣六部左右各抵一隊長二里一百二十步計八百四十步第二陣亦如之前校四陣步兵三十五部騎兵八部兵四十三部計步騎各二萬一千五百人第一陣步兵九部步騎兵左右各二部計一十三部長五里一百一十三步計一千一百九十八之地各虛步并步騎二處相接四步在內第二陣步兵九部長一里二百七十步計七百第三陣與第一陣同法第四陣步兵八部長一里二百七十步計五百六十步中校四陣步兵八十四部合四萬二千人第一陣二十一隊四里三十步計一千一百七十步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亦如之後校一陣二十一部合一萬五百人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右校四陣騎兵二十部合一萬騎第一陣五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百步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亦如之右校四陣與左校同法前校衝騎二陣之中一處虛六十八步虛實都厚二百四步前校四陣之中三處各虛三十步計一百二步虛實都厚二百三十八步騎兵各虛六十八步厚薄同數中校四陣之中厚薄之數與前校同法無騎兵數校後一陣後三十四步左校四陣之中三處各虛六十八步計二百四十步虛實都厚一里一十六步計四百七十六步右校亦如之前校之首去中騎之末二百步自衝之胸到後校之末并虛在內共厚二里二百三十四步計一千三百一步左右校於中校平頭各相去四步計八步在內統成大陣長七里三百五十八步計三千八百七十八步

八卦陣第一百

八卦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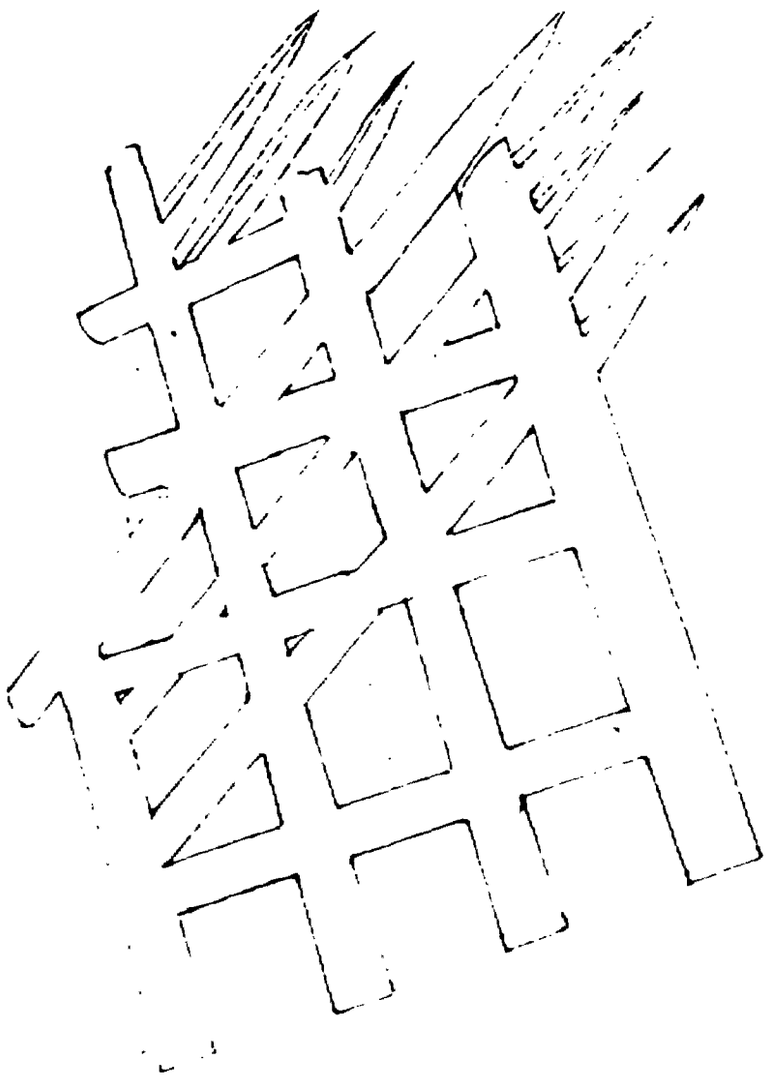
衝騎四穗各五部每穗一部居中中部則居於左右前各二處各相去二十步虛實彎長二里二十步計七百四十步每穗各二千五百計四穗並同居大陣角前披掩左右去大陣三十步不係大陣厚薄之數四陣並同法前校四陣步兵二十部騎六部共計六十四部步騎合一萬七千人第一陣步兵七部騎兵左右各二部計一十一部長二里五十八步計一千五百八步并部騎三處相接之地各虛四步第二陣步兵七部長一里一百三十步計四百九十步第三陣步兵七部騎兵左右各一部計九部長二里五十八步第二陣同法左右後校並同前校法中校七陣步兵二十五部騎兵八部共三十六部部騎各一萬八千人第一陣步兵五部騎兵左右各一部共七部長一里二百七十八步計六百八十六步并步騎二處相接之地各虛四步第二陣步兵五部長三百五十步第三陣第五陣與一陣同第四陣與二陣同法第六陣步兵三部長二百一十一步第七陣步兵二部長二百八十步前校四陣之中三處各虛三十四步計一百二步虛實都厚二百三十八步騎兵即虛六十八步厚薄同數左右後校並同前校法中校七陣之中六處各虛三十四步虛實都厚一百一十六步計四百七十六步中校不常其地觀四面敵人力攻之處則應之別出騎兵八部居大陣四角之內每二部第二陣後一部兩稍指大陣稍去五步第三陣後一部同前部法四面並同統成一大陣每角前虛一百步計四百步在內徑三里一百八十步計一千三百六十步四方並同外環一十二

里三百一十三步計四千六百三十二步如敵引兵四面俱以衝騎力戰大陣不可輒動衝敵之進退令無反自蹂踐我陣焉

飛輜寨第一百一

飛輜寨者非古寨也臣切謂戎馬以衝突為利因此寨以禦之每一車竿四條每四條長六尺五寸徑方一寸五分前間一尺為槍頭側立（槍頭以鐵為之）一尺為幹過竿方八尺二寸五分笋中間二尺近鑽方一寸五分笋後間八寸為幹三寸為鑽（鑽亦以鐵為之）其竿各相去七寸一分鑿圓竅以扇之其方兩頭各露六寸三分槍頭四條每條長二尺五寸內一尺為槍頭一尺為幹（同前法）二寸五分入槍頭方笋二寸五分五分通過後以拴之脚四度每隻長四尺徑方一寸五分搭腦（一作腦）笋入一寸上間一尺通竿方入二寸五分笋中間一尺一寸置槍頭方入二寸五分笋下間一尺一寸陷雲頭笋二寸令透底脚各居竿亭中安置兩畔間各濶七寸一分中閣一尺五寸七分方二條每條長四尺徑二寸五分穿脚兩頭各露二寸鑿竅各闊一寸五分以脚穿之近鑽方一條長四尺二寸五分闊一寸五分搭腦方一條長四尺徑方以一尺五寸雲頭自四角起狀如車輛而起闊一寸

飛輜寨圖



五分厚三寸二分彎長七寸一分車通竿上用鐵鉤二左右各一也一照內而一垂下以牛草挽之如有所用則衆車相鉤聯周環如城以拒衝突欲戰則旋拆開為門內鑽強彎為守行則剖之止則聯之每一車用步士一人禦之其用兵器者不限其數或土營或據險皆可用之也

虎鈐經卷十

宋 許洞 撰

相人第一百二

金瘡統論第一百三

治金瘡方第一百四

疫氣統論第一百五

治疫氣第一百六

治鞍瘃第一百七

禳厭第一百八

相馬統論第一百九

馬忌第一百十

馬毛利害第一百十一

治馬金瘡第一百十二

治馬雜病第一百十三

相人第一百二

凡欲擢用先須辨人形神肌骨之貴賤且人神隱於中形藏於身氣發於外先觀其形夫山有美玉草木滋茂人有貴相氣色豐潤人雖處下品顏色形神器度動止與衆殊也相有七等也一曰看骨二曰看神氣三曰看肉四曰看色五曰看文理黑子赤子六曰看毛髮七曰看星文人相有十成一曰神氣清二曰五岳齊三曰笑語美媚四曰聲色深沈五曰鬚髮無間六曰詞語穩重

七曰接對無偽八曰不欺信行九曰為事正直十曰風
骨合度此謂十成之相也十成之人其可信乎經曰七
成八成臣中一作子尊貴位極人臣也凡欲相人先視其
嶽有四瀆有四骨四瀆鼻江口河目淮耳濟四骨龍骨
頭頭者五臟之主四體之父百體之母頭面之間有五
神龜驛馬伏犀平滿為頰高成為岳入耳曰顴骨入鬢
曰驛馬耳際為將軍左目後骨為日角右目後骨為月
角圓為龍宮鼻上天中曰伏犀次兩邊溝外神龜額間

後為中子中子下高為龍角骨主三公台輔之骨腦後
為玉枕此骨一十六般並應頭面之主且玉枕之相自
兩耳上中平為百歲前頭後腦前為星堂後為玉枕也
其一〇車軸枕其二〇〇六字枕其三〇〇連珠枕其四
仰月枕其五覆月枕其六兩背日枕其七上下
相背月枕其八◎如環日枕其九卄十字枕其十口一
字枕其十一ノ左稍枕其十二乀石稍枕其十三〇垂
露枕其十四〇鶏子枕其十五口犀口枕其十六匚懸

枕如此者皆公侯之相也又若人之形也魂居肝魄居
肺志居脾精居命神居心故心有五輪則目亦有五輪
五行各以居其位且一作祇觀其目則知其心矣是以心
圖者上也鈐次之破梯者主奸詐如月形者為盜如弓
形者主非命夫心圖者主事無虛妄之情其目多正視
主忠孝慈惠心鈐形者屬火能辯明昏禮義目視重大
回顧有常聰明智慧心破梯者目視瞬息高下主多作
盜言詞虛妄無信心月形者目視百迴高下屬水水流
急而還少信行不忠孝殆敗流在外而死心如弓形者
目視左右高下方回兼露白睛必死遠方為子殺父為
臣殺君至若觧尻如鬼神有形而無骨莽蒼無色黃髮
亂豎口葉舌尖腸淺語薄似嘆不嘆似顛不顛面毛半
茸若有塵灰腦髮倒垂鶴頭露結忽行後視神采昏蔑
骨法不正如是者皆極賤人也

金瘡統論第一百三

人為兵器所傷出血者甚渴者不可即與飲食恐簇毛

在吻須乾食食肥膩之物無所妨害貴解渴而已不可多食粥則血沸出人心死矣所忌者有八馬一曰嗔怒二曰喜笑三曰大言四曰勞力五曰妄想六曰熱羹粥七曰飲酒八曰醎酸此八者犯之未有不死者矣夫金瘡不可治之者有九馬一曰傷腦戶二曰傷天瘡三曰傷臂中跳脉四曰傷脾中陰脈五曰傷心六曰傷乳七曰傷鳩尾八曰傷小腸九曰傷五臟此九者皆死處也又曰金瘡不可治之者有四馬一曰腦髓出二曰腦破而咽喉中沸聲啞目直視三曰痛不在傷處者此謂傷經絡也四曰出血不止前赤後黑或自肌肉腐臭寒冷堅忍其瘡難愈此四者皆不可療矣除此之外復有其脉脉虛細者生數實者死沈小者生浮大者死其所在傷處出血過度而脉微緩者生急疾者死矣

治金瘡第一百四

金瘡方石五月五日平旦使四人出四方於五里採一方草木莖葉每種各半把勿令脫漏一事日午時切碓

擣令極爛仍先揀好石灰一斗同杵之復選大實樹三兩株鑿作十竅令可受藥內藥於竅中緊裹之畢即以麻皮係之用麻擣石灰密泥不令洩氣更以皮纏定令牢到九月九日午時取出陰乾百日藥成擣之曝令極乾更擣用絹羅之凡有金瘡傷所出血用藥封裹勿令轉動十日即瘥矣不腫不畏風若傷後數日始得藥須先用溫水洗令血出即傅之此藥大驗如神預多合之金瘡之要無出之者治金瘡中風痙口不語方赤箭一兩桂心三分防風三分去蘆頭巴豆二分去皮及心然後研之極爛用紙裹壓又法用吳茱萸半兩湯浸七遍焙乾微炒天南星三分泡令烈白附子半兩泡烈硃砂一兩水飛過乾薑一分泡烈附子三分去尖皮臍泡烈乾蝎半兩生用石件揭羅為末用釅醋三升熬成膏九如桐子大每服三九不計時候熬葱酒下服後汗出為效金瘡辟風止痛方當歸半兩剉微炒川椒半兩去目及閉口者微炒出汗澤瀉半兩芎藭一兩附子一

兩去皮臍石件搗藥羅為末若金瘡有出瘀血以溫酒調下一錢日三服止金瘡出血不止方龍骨一兩剉微炒芎藭一兩熟乾地黃一兩鹿茸半兩塗蘇炙令微黃色先須去毛烏樟根三兩突厥白一兩石件搗羅為末傅在瘡上血即止如服以溫酒調下二錢日三服金瘡內漏方金瘡通內血者為內漏而腸脹者不能食死瘀血搏在於腹內腹寧大脈沈者死耳方以蜣虫三十枚去翅及足微炒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心麩微炒黃

桂心一兩半川大黃三兩剉碎微砂水蛭三十枚微炒黃石件為末每服二錢用童子小便一鍾煎至五分溫和滓服日五服夜三服如卒無小便用水并酒代之服訖然後以胡粉散傅上瘡胡粉方粉二兩乾薑二兩生栗子二分陰乾去皮為末傅瘡上即痊矣出箭頭方蜣螂自死者一枚狗子三枚婦人髮灰少許右先將蜣螂去粗漬菉豆三兩炒熟石灰末三兩牛糞火燒令赤為末不拘時候以藍葉汁調下一錢粥飲下亦得中毒箭後皮肉瘀腫方梨母子一斤爛研去核鹽麩子五兩搗之爆乾更搗用綃羅之凡去粗漬菉豆三兩炒熟石灰末三兩牛糞火燒令赤藍子五兩黃連三兩去鬚獨顆栗子三兩生用黑豆三兩炒熟大黃五兩赤芍藥三兩右為末煉蜜調為膏每服如膏藥塗肉做瘥即以兩手虛之其箭自出出骨中箭

以温酒下一茶匙日三四服刀槍破腸胃突出方磁石三兩燒紅醋淬七次搥碎研如粉滑石三兩鐵精三兩為末傳槍腸胃上後將磁石末用粥飲調下一錢一日三四服腹又縫補方又若皮肉斷裂剥取新桑白皮作線縫之以新桑白皮裹之又以桑白皮汁塗之極妙小療但以桑白皮裹之如筋斷後亦封於上可以續之傳毒箭及馬汁方重重取大首者去翼於端午日收之陰乾為末每服一錢撥破瘡以藥傳之然後醋麵糊紙靨子貼之即出毒也又方石灰末二兩以牛糞火燒令赤色蜜陀僧一兩黄柏半兩剉臘粉一分石為末每用先以鹽水洗瘡後用藥傳之日一換之

疫氣統論第一百五

結營須相山川卑濕之地其濕熱毒氣腫襲人口鼻者則山瘴之癘癘生焉又若寒暑之氣不節夏寒冬燠或夏傷於大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間加以士卒之衆衆之氣相蒸為温臭則時疫生焉柳又所蒸之地士卒不便水土之性温涼之氣致陰陽二氣紊亂於腸胃閒則霍亂吐瀉生焉斯之三者衆處生疾之地十有五六焉故臨戎之先得不預備之乎

治疫氣第一百六

時氣方疫用茵陳二兩大麻仁五兩研如膏豉五合炒乾常山三兩梔子二兩芒硝三兩細研鼈甲二兩塗醋炙黄令去裙襴杏仁二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黄色巴豆一兩去皮心炒令黄紙裹壓去油細研石為末合勻煉蜜和搥五六百杵丸如桐子大每服粥飲下三丸或吐或痢或汗或不吐痢或不汗再餌之若更不吐痢以熟粥飲投之觀其症候加減霍亂吐瀉方桑葉一握(一作篇)竹一握石細剉末用水一大盞服山瘴瘧方常山三兩烏梅二十七枚甑帶三十寸獨顆蒜一枚以酒二大盞作二服初一服先未發時嗽次一服臨欲發時服如不發即止温瘧方麻黄一兩去根節牡蠣粉一合(一作分)蜀漆甘草犀角屑知母各半兩右為末用水二大盞

慢火煎一盞半去粗分為三服早起午初夜服之

治戰疫第一百七

士卒涉水蹈冰蒙犯霜雪寒風一切凌凍所苦或失於飲食肌體虛勞故頭目手足戰疫也治手足戰疫血出方猪胰洗之立止手足戰疫方右取川椒四合以水煮之去滓漬傾出令燥須臾後浸乾即塗羊猪腦髓尤妙涉水冒霜手足凍裂成瘡方右取菱葉濃煎汁熱洗之即愈手足凍裂成瘡方右以羊腿熬成膏油入炒黃丹攪勻

令搽塗之三五次即愈手足指節戰裂欲墜落方萊州青石作器物者以刀子細刮取末欲落指節相柱丈纏微連便以石灰末厚覆其上以帛子繫纏之其痛即止其指十日即復安矣

禳厭第一百八

厭敵兵法中夜設於北斗下致酒脯焚香為祭藉用白茅用五色綵為幡大將北面再拜禱祝以所祈之事三莫而止伐陰木之枝為六甲符符中書六甲名祭罷以為六隻各盛一符即以本旬符囊繫於旗纛內勿令人覺之遂舉而出敵人當自驅走矣厭疫法大疫當取虜獲首級不計多少於上風焚之人疫大盛則有用此法疫少亦假用之令其烟氣衝襲一作疫者經時撒去可以辟厲氣矣厭王氣法敵之王氣久而不衰者觀其氣王於何方當六甲旬首正子時於營中月空上環三九步以朱畫八卦壇位成三界其內畫十二辰及月將之名東西南北相去數步取蒼狗白鷄各一隻大將被素服

右手仗劒左手按二畜北面立默誦敵將名氏即斬之埋於氣旺之方深三尺氣衰則去之厭敵將法敵將之相之色可以克彼者隨所旺月日及時密制克之所旺日時命厭於我命者謂五行細人密搆其敵將之命也當令生年月時也我即以所旺

假令敵將火命旺我則擇火日水時為黑道休囚之勿令他人見它者倣此伏鳥厭兵法夜伏兵於林薄慮禽鳥驚啼者當以

戰陣當以皂旗為衝

干謂從甲

十八宿之號懸于林上則禽自不驚啼而兵可伏矣

到於辰謂從子到亥歲月從猶揔提
恪到赤奮若星宿從角到軫也

相馬統論第一百九

夫馬之初生無毛者能行千里先舉一足者行五百里但數其筋得十即凡馬也十一十二者五百十三者千里過十三者天馬也一作枝毛起腕上者六百里腹脊上下平者百里五項圓者五百里眼中如童兒並坐者二百里腹下有橫筋者五百里耳根下生角長一寸者三百里二寸者五百里三寸者一千里尿射過前脚者五百里頭如渴烏者一千里如初生而七日不能行才行便能飲水者千里之駒也放尿舉足者亦然一作前腹下毛逆生者同芝蘭孔中有毛長一寸此駑馬也鼻中金字者一作金人十八歲四字者八歲八字者四歲鼻上赤者二十歲鼻上青者三十歲鼻上如有公王字者二十五歲眼圓有旋毛者三十歲目下不滿而白睛多者此多驚也目白不深唇不覆面口小又淺不健食齒參差不相當雖遇齒欲得上鈎者好也凡馬頭欲如側搏耳欲得厚小左耳却害主右耳却不入陣眼圓欲得滿睛努一作弩肉滿身額前錐毛欲得濃盛鼻欲得大上唇欲得緩下唇欲得急口中欲得赤舌欲方大齒欲如鈎鋸面欲藏骨脽欲寬胸欲廣雙筋欲得分明蹄欲得圓膝欲得開腹欲得垂陰欲得小肚欲得方脛肉垂尺足後欲得無毛尾欲得毛散尾核欲得長齊於梁骨尾林欲得麁汗溝欲得深膊際橫文欲得分明春欲得平身欲得短毛欲得細而冥一作芡如是者馬之要相也

馬忌第一百一十

石灰泥槽損馬不得繫馬於門上令落駒養獼猴於坊內辟患并去疥癬戊寅日及庚寅日不得作廐作之者不及一年凶丙寅日不可出入馬三年人馬俱死申日不宜取馬必死戊午庚子之日不取并忌入廐大敗凡養馬作廐之法當擇時日之良而知所忌之凶矣

馬毛利害第一百一十一

若馬或白點入口者名的盧目下有橫毛者名死泣旋

毛在吻後者名御褐白馬黑騮鞍下有回毛者名負屍脇下有回毛者名挾屍左脇下有白毛直上者名白帶劒汗溝過尾根者踏殺人腮上有旋毛者名日圍或後足左右白者或馬渾白而四蹄黑者或從前膊外從項去到脇腮應有毛旋者或毛旋在項者或爪黑面白者已上馬毛病者不利主也或馬前兩甲膊後近低處毛旋者能行五百望後眼近前低處毛旋者行八百里後一作從前膊到喉中間有旋毛者名印綬能行千里兼益主也

治馬金瘡藥第一百一十二

馬中金瘡腸胃突出方芍藥黃耆當歸芎藭白芷續斷鹿茸黃芩細辛乾薑附子已上各三兩右為末先飲酒令醉服五分七日三服稍加到方寸立愈

治馬雜病第二百一十三

灌馬方春夏用白礬秋冬用鬱金芎藭當歸大黃升麻黃連細辛乾薑已上各一兩右為末入湯中以酒調灌之嗢馬中金瘡腸胃突出方芍藥一作膠黃耆當歸芎藭白芷續斷鹿茸黃芩細辛乾薑附子已上各三兩右為末先飲酒令醉服五分七日三服稍加到方寸立愈

治馬雜病第二百一十三

灌馬方春夏用白礬秋冬用鬱金芎藭當歸大黃升麻黃連細辛乾薑已上各一兩右為末入湯中以酒調灌之嗢馬中金瘡腸胃突出方芍藥黃耆當歸芎藭白芷續斷鹿茸黃芩細辛乾薑附子已上各三兩右為末先飲酒令醉服五分七日三服稍加到方寸立愈

治馬雜病第二百一十三

灌馬方春夏用白礬秋冬用鬱金芎藭當歸大黃升麻黃連細辛乾薑已上各一兩右為末入湯中以酒調灌之嗢馬中金瘡腸胃突出方芍藥一作膠黃耆當歸芎藭白芷續斷鹿茸黃芩細辛乾薑附子已上各三兩右為末先飲酒令醉服五分七日三服稍加到方寸立愈

治馬雜病第二百一十三

灌馬方春夏用白礬秋冬用鬱金芎藭當歸大黃升麻黃連細辛乾薑已上各一兩右為末入湯中以酒調灌之嗢馬中金瘡腸胃突出方芍藥一作膠黃耆當歸芎藭白芷續斷鹿茸黃芩細辛乾薑附子已上各三兩右為末先飲酒令醉服五分七日三服稍加到方寸立愈

治馬雜病第二百一十三

灌馬方春夏用白礬秋冬用鬱金芎藭當歸大黃升麻黃連細辛乾薑已上各一兩右為末入湯中以酒調灌之嗢馬中金瘡腸胃突出方芍藥一作膠黃耆當歸芎藭白芷續斷鹿茸黃芩細辛乾薑附子已上各三兩右為末先飲酒令醉服五分七日三服稍加到方寸立愈

以猪脊邊脂伴髮燒黃臭氣中立効治馬草結方以白礬末分為二兩服每服和水飲後即嗢之神効又方以手捻令銷如不銷火燒掃帚柄菜之効驗馬眼方青鹽黃蜡雄仁馬牙硝已上各等分細研用蜜煎以磁瓶盛水漫點之治馬疥瘡臭方黃臕月猪脂煎髮令銷及熟塗之立効治馬瘡方以蔥根搗為末先水以口含洗淨用藥貼之治駒兒肚瀉乾復搥為末先水以口含洗淨用藥貼之治駒兒肚瀉方以葉本為末將大麻子研汁調三錢灌下便効次將黃連末麻子解之腸藥方莨菪子烏頭芫花菜莧和蒼术木鼈子蓽蓯蘆子石等分為末每粗用半兩以醋麵椒蒜煎為膏治之

虎鈐經卷十

宋 許洞 撰

天時統論第一百十四　出軍日第一百十五

四戰圖第一百十六　孤虛第一百十七

九勝第一百十八　地兵第一百十九

黃幡豹尾第一百二十　遊門第一百二十一

八卦第一百二十二　五姓第一百二十三

天罡第一百二十四　雷公第一百二十五

十二將第一百二十六　三九第一百二十七

天時統論第一百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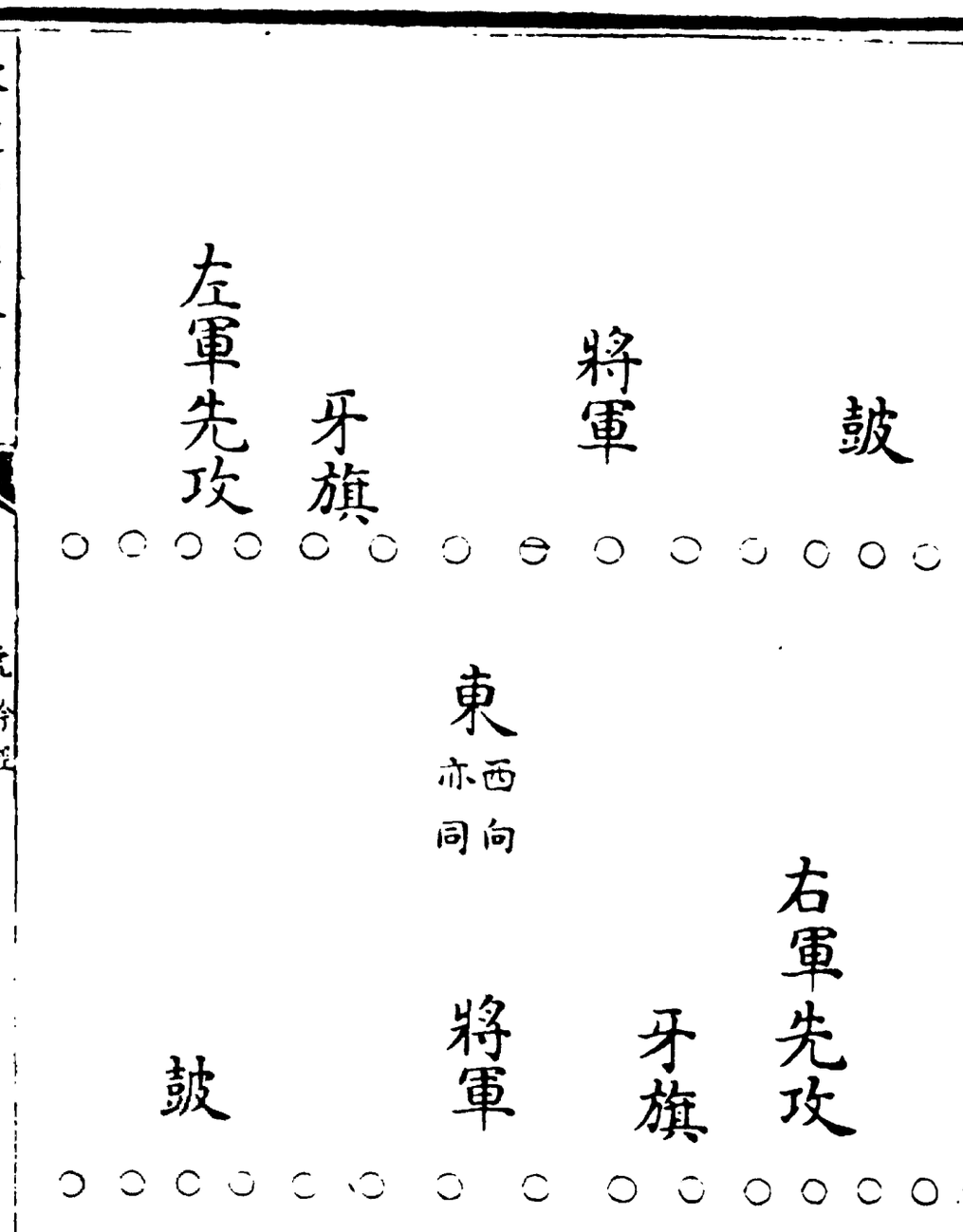
天時者兵家之主也若夫星辰變見雲氣聚散六壬旺相遁甲休咎風露雷雨之所動作陰陽晦明之所啓閉鼙鼓之震響禽鳥之示情通天地鬼神之心開勝敗休咎之兆者其道何也臣切謂天地之道大正也夫陽為實陰為虛實有常而虛不常也法具實者政令之謂也權智之謂也法具虛者權智應變之謂也政令一定之象也

象也動以虛實為用者天地之正一作身道也是以知政令權智之所設能應於天地者此之謂大順也或天地示其災變我以順應之示其吉祥亦以順應之是以順應正也如能以順應正行師豈有敗乎然雖黑一作雲氣出壘赤氣臨軍六窮起風三形生霧皆為敗象當其時苟能觀其変變修政謹身卜地遷營應天揆日恭受謫戒一作想而警省焉此可以易凶為吉矣斯乃以順道應天者也臣今所列時日雲氣歷象之間其占候既不一在乎用兵者因其時擇而用之也若能善服人心以順天地之情和陰陽之性使災咎不見率由政令權智之得其道也又何暇審占天時以為候哉

出軍日第一百十五

月殺月虛日利命將出征又曰十二月中各有出軍吉日正月戊辰丙子庚午辛卯戊子壬辰丙辰丙申二月丁卯辛卯此是九醜日宅月皆不犯三月甲子乙丑戊辰己巳丙辰庚申四月丁卯己卯辛卯癸卯一作丗五月丙申戊戌庚戌庚申壬戌戊申甲戌庚申六月辛未己未癸未庚寅甲申庚寅丙寅七月庚寅甲寅丙寅壬寅戊寅甲寅八月己酉癸酉乙酉辛酉丁酉癸酉乙酉九月癸酉乙酉丙申丁酉己酉乙酉丙申丁酉十月庚午癸酉壬午丙午戊午九月癸酉乙酉丙申丁酉己酉乙酉丙申丁酉十月庚午癸酉壬午丙午戊午十一月己巳癸巳乙巳辛巳丁巳癸巳乙巳十二月己巳癸巳乙巳辛巳丁巳癸巳乙巳凡此日皆宜出軍用此日可也

四戰圖第一百十六



孤虛第一百十七

一人已上用時孤虛萬人已上用日一作月孤虛日內如或賊不在虛上我已得其便地即用旬孤虛若復逼迫不得用孤虛之位背建向破假令卯為建則酉為破是也用日孤虛子日亥孤巳虛丑日子孤午虛寅日丑孤未虛卯日寅孤申虛辰日卯孤酉虛巳日辰孤戌虛午日巳孤亥虛未日午孤子虛申日未孤丑虛酉日申孤寅虛戌日酉孤卯虛亥日戌孤辰虛用時孤虛以時為主方位並同旬孤虛甲子背戌亥擊辰巳甲戌背申酉擊寅卯甲申背午未擊子丑甲午背辰巳擊戌亥甲辰背寅卯擊申酉甲寅背子丑擊午未背者為孤擊者為虛也用孤虛之時須觀年月所建一作見兵刃如山何可為敗如或賊在虛久戰而不敗者切不可引退但併力擊之必勝矣故兵法曰背孤擊虛一女子當五丈夫此之謂也

九勝法第一百十八

黃帝曰行兵要背天目向地耳甲子旬天目在庚午地耳在戊辰甲戌旬天目在庚子地耳在戊寅甲申旬天目在庚辰地耳在戊申甲寅旬天目在庚戌地耳在戊午甲辰旬天目在庚寅地耳在戊戌甲午旬天目在庚申地耳在戊子甲戌旬天目在庚午地耳在戊辰太公曰凡行兵向陣勿可犯地兵將軍忌之甲子旬地兵在寅甲戌旬地兵在子甲申旬地兵在戌甲午旬地

愚謂地兵者六丙耳丙為天氣故不可觸也

兵在申甲辰旬地兵在午甲寅旬地兵在辰

黃幡豹尾第一百二十

凡戰背豹尾向黃幡吉午戌歲黃幡在戌豹尾在辰子辰歲黃幡在辰豹尾在戌卯未歲黃幡在未豹尾在丑酉丑歲黃幡在丑豹尾在未也

遊門第一百二十一

出兵攻敵常須遊門正月天門在申百死在酉二月天門在酉百死在戌三月天門在戌百死在亥四月天門在亥百死在子五月天門在子百死在丑六月天門在丑百死在寅七月天門在寅百死在卯八月天門在卯百死在辰九月天門在辰百死在巳十月天門在巳百死在午十一月天門在午百死在未十二月天門在未百死在申

八卦第一百二十二

一日從艮擊坤二日從震擊兌三日從巽擊乾四日從離擊坎五日從坤擊艮六日從兌擊震七日從乾擊巽八日從坎擊離一日十一二十一日同前倒擊之每到十日二十三十日並軍忌不可用之

五姓第一百二十三

角德在巳陽子陰午生氣卯死酉刑禍申羽德在申陽子陰午生氣子死午刑禍丑徵德在未陽午陰子生氣午死子刑禍未商德在亥陽子陰午生氣酉死卯刑禍午宮德在巳陽子陰午生氣子死午刑禍亥以生氣擊死氣以陰擊陽

天罡第一百二十四

舊說曰天罡加孟神在內加仲神在門加季神在外凡有所用以天罡加地戶可以入山林設伏兵以天罡加天門可以攻敵以天罡加酉隨便伏匿可以探敵事他人不覺知以天罡加子天地所通吉候也天罡加丑天地不一作小通以為吉事不可以私忿興兵征伐遠行三十里止合吉一作古天罡加寅天地慶悅舉小事吉天罡加卯天地開格不可舉衆天罡加辰天地初呼不可侵

人關界守已地則敵人不能攻之天罡加巳天地神祐無憂患但進兵入敵境逢敵則止營勿與即戰天罡加午天地初起而縱橫之時宜天罡加未天地小通宜小心行賞賜撫將校慎兵馬如是吉反是宜天罡加申天地不遠揚兵堅壁設備吉天罡加酉天地關無路若出兵中道奔亡遇敵即敗大吉宜守營自備天罡加戌天地返逆吏士謀殺主將備之天罡加亥天地迫無路行者止占戰鬭天罡加孟孟謂寅申巳亥是也利力戰加仲仲謂子午卯酉是也主客傷加季季謂辰戌丑未是也利客勿迎戰從去之占卒聞敵出軍加孟不出加仲半出加季全出占卒聞敵罷軍加孟不罷加仲及季俱罷占聞憂加孟不足憂加仲小憂加季大憂

雷公第一百二十五　雷公者六庚耳庚為天刑故不犯又庚乃百神聚之方

攝殺六律曰雷公將軍在午遊庚領十二月將及風伯雨師其所在之處羣居嚮應而到若出軍布陣立營則雷之所處慎不可犯之主敗軍殺將也甲子旬六庚在午甲戌旬六庚在辰甲申旬六庚在寅甲午旬六庚在子甲辰旬六庚在戌甲寅旬六庚在申

十二將第一百二十六

用起天一以將兵大捷一作棲闢地千里敵畏服用起六合以將兵主得子女玉帛用起青龍以將兵大勝得敵之邦國府庫用起太陰以將兵士卒怯怖用起天后以將兵不戰自敗用起太常以將兵無功用起騰蛇以將兵士卒驚駭上下相尅多傷用起朱雀以將兵士卒驚恐或妄作口舌用起句陳以將兵士卒敗車馬折傷用起玄武以將兵軍多亡遁戰不利用起白虎以將兵師敗無救援用起天空以將兵士卒死亡為敵所欺詐說曰天一者人皇之靈也上潛精而為星在紫微宮下遊十二次則居巳丑主慶賀事治大吉小吉臨甲乙寅卯假令天一治大吉小吉而臨甲乙寅卯是也餘皆倣此玄神將騰蛇者飄風之精也居太陽之丁巳雷公六律

曰天一奉車都尉玄神也一作而大小殺並主憂驚朱雀者一作星月之精也居太陰之丙午雷公六律曰天一羽林下為霹靂玄將也主刑戮口舌六合者太陰之精也居少陽之乙卯吉將也雷公六律曰天一光祿大夫主和合吉事勾陳者雷電之精也居太陽戊辰雷公六律曰天一大將軍也玄將也主戰鬬多傷敗青龍者太陽之精也居火陽之甲寅雷公六律曰天一左丞相吉將也主喜慶事天后者水之精也居太陽之癸亥雷公六律曰天一絲女也吉將也主敝匿事太陰者金之精也居少陽之辛酉雷公六律曰天一御史中丞吉將也主陰私事也玄武者北方七星之精也居少陰之壬子雷公六律曰天一之後將也玄將也主逃亡離別盜賊若與風伯雨師二神并必有盜賊太常者土之精也居少陰之巳未雷公六律曰天一太常卿吉將也主財帛白虎者西方七星之精也居少陰之庚申雷公六律曰天一廷尉也玄將也主囚禁骸骨天空者斗魁之精也居

少陰之戊戌雷公六律曰天一宜師一作司直玄將也主欺六鬼七張八角九亢十心十一牛十二虛第一命宿次榮衰安怨成壞一作敗友親二九業榮衰安怨成壞一作敗友親三九始榮衰安怨成壞一作敗友親大將軍將有事即預揆已所生之日以月將推之為命宿一室二奎三胃四壁五婁假令大將生於五月五日胃宿為第一命宿二昴三畢為衰四觜為安五參為怨六井為成七鬼為壞八柳為友九星為親次為二九之法十張為業宿復起之為首餘皆以類推之記於三九他皆倣此也推之一作日攻之取戰吉衰宿值吉一作寨吉榮宿值日惟利結交於諸侯及延納賓客餘凶成宿直日設權詐及攘厭吉壞宿直日宜大舉師旅討伐叛逆及鎮厭呪詛皆吉友宿及親宿直日移兵遷寨吉餘凶怨宿直日備藥餌治軍病禱勞宴賞此三九之用也苟欲

求其直日之法即以二十八宿本直之日配於大將軍命業胎宿之次以定吉凶之後以七元甲子起之第一虛宿直太陽受日房星昴直示太陽受日他皆倣此是謂天元甲子第二奎宿直木星受日斗角井所直同是謂地元甲子第三畢宿直太陰受日危心張所直同是謂人元甲子第四鬼宿直金星受日牛亢婁所直同是謂鬼元甲子第五翼宿直火星受日亢氐室所直同是謂江元甲子第六氐宿直土星受日女宿昴胃所直同是謂河元甲子第七箕宿直水星受日軫參畢壁所直同是謂海元甲子以二十八宿所直之內足以見九宿之日假令三月一日為鬼元甲子即翼宿直火星受日二日乙丑軫宿直水星受日三日丙寅即角宿直木星受日以類次之凡七元起於天元終於海元周而復始苟欲知其七元甲子之資次當以長歷推之凡見所直之宿可以配於三九也行師者能以三九用日五行用時孤虛用地雲氣星辰用天沉機用人未有不建百世之功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鈐經卷十一

虎鈐經卷十一

謹案卷九第四頁後三行一處虛六十八步按下文計二百四步則此一字疑作三

卷十第十一頁後七行十二歲之號句刊本脫據周禮增

卷十一第二頁後七行此是九醜曰按協紀辨方云九醜者子午卯酉乙巳戊辛壬共九也與此所載不同

第三頁後二行按六壬百煉金云往七日正寅二巳三申四亥五卯六午七酉八子九辰十未十一戌十二丑與此不同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潘　坦
謄錄監生臣莊文煜
繪圖監生臣林　皐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子部

虎鈐經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虎鈐經卷十二

六壬傳課第一百二十八

遁甲遊都第一百二十九

五行勝負第一百三十 戰位第一百三十一

八宮第一百三十二

六壬傳課第一百二十八

宋 許洞 撰

凡用六壬若占利害之時先以月將加正時假令正月

占以正月合神登明為月將卯時占以登明加卯他皆

倒此若占今日今時布行四課之法何謂四課假令甲子先

視甲上所見神為第一課號曰日之陽次視神本位上

所見之神為第二課號曰日之陰次視子上所見之神

為第三課號曰辰之陽次視此神本位上所見之神為

第四課號曰辰之陰此謂四課四課既畢見有相克取

以發課故金匱經曰用兵當知刑克之忌（猶克也）凡四課

之內上克下者正月甲子日寅時用勝光是也又有下

克上者二月丁巳日午時用從魁是也兩俱克者皆下以克上為用上以克下為體也下克上者用兵之家憂深上克下者憂淺自下兩上克下以此為用三月庚午日河魁是也自有俱比以涉害深者為用四月戊辰日丑時勝光是也自有涉害俱深以先見者為用五月巳酉日戌時用勝光是也自有上下俱不相克以遥相克為用也金匱經曰交俱不入當獨立此謂遥見相克也假令正月甲辰日寅時即以正月合神登明加甲上甲日見登明水木不相克辰上見大吉二土不相克登明本位亥上見傳送是金遥克甲木即以傳送此謂遥見克他皆倣此自有俱遥見克者以比者為用自有俱比以遥克見用自有日遥克神神遥克日兩俱見以神克時日為用無神克者乃取日克神為用自有兩遥克者亦以比為用自有俱比以此先見者為用先見為先後辰課四課上下又無遥相克者當以仰伏視之此法為用何謂仰伏視之說者曰西方白虎宿有昴星主天獄也

剛日當從地下星仰望天上隨所見神仍以為用柔日當從天上昴星伏視地下所見辰以此神本位為用假令仰見大吉即以大吉為用假令伏視地下見午以天上勝光他皆倣此所謂仰伏視為用也昴星不可全信以日辰上審之剛日中傳辰後傳日柔日中傳日後傳辰自有八專曰唯有兩課見有相克亦涉害深為用無克日剛日從日上陽神順數柔日從辰上陰神逆數皆及三神為用何謂八專甲寅庚申己巳未丁未癸丑辰同也假令正月甲寅日寅時以月將加時申上寅上見登明此謂地上二神也共見天下一神假令正月甲寅日卯時以月將加卯上寅上共見河魁此謂一神臨二神河魁本位上見勝光不相克即以河魁為用無相克乃用逆之數焉順數法假令正月庚申日戌時庚與申共見從克從河魁本位上見河魁皆不相克庚剛日當從庚申上起從魁順數之及三神到戌上登明即以登明為用也逆數法假令正月己未日戌時以月將加戌

已未共見傳送傳送本位申上起河魁皆不相克柔日當從傳送傳送本位申上起從魁為始逆數到午上得小吉為用自有伏吟時剛日用日上神柔日用辰上神皆前刑而後克前破而後衝以為三傳金匱經曰剛以日柔以辰不共言無相克也剛日起日上神柔日以辰上神為用凡伏吟皆前刑後克前破後衝何謂刑用寅刑巳用子刑卯之屬也何謂破午無刑破子刑卯亥無刑破巳刑申之屬也辰無刑破丑酉無刑破子是也自有反吟時剛日以日一作月衝為用柔日以辰衝為用皆載衝而後刑為三傳何謂四衝假令甲子日甲衝辛辛上見天罡以為用天罡而又反衝河魁此為載衝然後刑未何謂辰衝假令乙丑日丑衝丙丙上見登明為用用登明而後破功曹又辰衝太乙此謂再衝然後刑申一云反吟猶有課課發卦而後前衝後刑玉歷詳之凡加臨四課式反伏二吟皆須知發課之神即三傳也何謂三傳假令小吉臨寅為用即小吉為第一傳小吉本位見神后即第二傳神后本位見太乙太乙即為第三傳所以三者象三正四者象四時能於傳課以求相克之神斯足以見用兵之利害矣集一作利靈經曰用式之時朝向南暮向北避歲月二建說曰甲乙日日入時丙丁日夜半時戊己日平旦時庚申日巳時壬癸日晡時巳上不可占也一云正月五月九月三月七月十一月酉四月八月十二月丑巳上以天罡加之增減式法

遁甲遊都第一百二十九

壁玉經曰玄女言寧可與人妻奴不可示人遊都欲知敵人必決遊都之法甲己日大吉乙庚日神后丙辛日功曹丁壬日太乙戊癸日傳送皆以月將加時聞賊時遊都加日辰敵即到臨一辰一日到臨二辰後二日到臨三辰已過矣勿憂都旺相克日辰亦益甚因死不克日辰無以患說者曰吏神姦神一名遊都吏在天一前姦在天一後姦在後加日辰在我家年止謀我身又說

曰以吏為遊都以賊為虜都其法同加日皆不可出軍也甲巳之日吏神丑賊神未乙庚之日吏神子賊神午丙辛之日吏神寅賊神申（一作闕）盜神亥丁壬之日吏神巳盜神申賊神亥戊癸之日吏神申盜神巳賊神寅說曰申子辰功曹為天賊亥卯未太乙為天賊巳酉丑登明為天賊寅午戌傳送為天賊說曰遊都將者總護天賊天殺諸將若加臨辰則立到臨好鄉則不戰有降兵卒臨所畏大戰父子不相親中外不相信臨東方兵出南方兵威不可加臨西方利勒兵賜將士加北方利禦敵凡為將皆須知是遊都將不能知是者與士伍同耳若欲都將之術甲巳之日大吉乙庚之日神后丙辛之日功曹丁壬之日太乙戊癸之日傳送說曰都將凡臨日辰而相克者賊來疾速加季制吏亦為來（一作求）四孟神不來（一作求）若在天一前一辰一日來（一作求）二辰二日來（一作求）三辰三日來（一作求）四辰無賊來後三辰為過去凡三都將所臨賊在其下說曰欲知賊消息往天耳聽之天耳者大吉小吉是也說曰正時占太白入熒惑賊來熒惑入太白賊不來丙丁為熒惑庚辛（一作申）為太白說曰天一加日今到天罡小吉太乙神后加日辰敵來至急又曰天罡加孟言虛加仲賊來至半道加季即到說曰已在前賊不知處者正時天目所臨賊在其下矣天目者春氏氐乙下夏柳柳午下秋胃胃辛下冬女女癸下一說神后為玄武加日時敵急到說曰宵聞敵三刑加日辰到急三刑者天罡天衝太乙也又占敵以月將加時天罡或如房屋或臨日辰不可出軍當逢剽掠說曰白虎勾陳加到已地聞應有已即為盜或甲日必有敵揚兵見血騰蛇朱雀但驚恐耳傳送加孟敵聲發加仲半道加季即到說曰占聞前後有奸賊欲知何所在者以月將加時看大吉加子午賊在大衝下加丑未在太乙下加寅申在傳送下加卯酉在從魁下加辰戌在登明下加巳亥在大吉下勿避此等必有傷害聞有賊用月將加時便看大吉所在也正時大衝

神后太乙加日賊在前加辰賊在後說曰甲巳之日丑為吏未為賊乙庚之日子為吏午為賊丙辛之日寅為吏巳為賊丁壬之日巳為吏申為賊戊癸之日申為吏卯為賊占賊有氣其賊必來占死氣賊不到又此時言吉凶以意消息之可也

五行勝負第一百三十

五行者順五行所直之時日以定主客之利害也金日金時無所害也行師不遇敵旗色上白報兵馬事來求虛聲也金日水時若值申子辰之日忌申子辰時當避之行師不遇敵旗色上黑報兵馬事來則不到見賊亦無戰自相休解金日火時若寅午戌日忌寅午戌時避之行師宜客為我利乘敵未動亟引兵擊之旗色上赤若敵先來攻我不與戰報兵馬事凶急倫之金日木時宜主我不可往旗色上白敵來堅陣待之與戰必勝報兵馬事大吉金日土時不遇敵亦無戰陣旗色上黃不遇敵遇亦自散旗色上黑報兵馬事來虛聲也木日土時宜主若敵來攻擊青旗擊之報兵馬事凶一作吉災木日水時無所害也木日火時不遇敵遇亦自退敵先來攻利固守勿與戰木日水時不遇敵遇亦自退時宜主我不可往旗色上黑報兵馬事來虛聲也木日土時宜主若敵來攻擊青旗擊之報兵馬事大吉金日土時不遇敵亦無戰陣旗色上黃不遇敵遇亦自散旗色上黑報兵馬事來虛聲也水日火時無所害也火日水時宜客報兵馬事凶急避之見敵若未動則我先引兵赴戰并力擊之旗色上黑若敵先來攻我我則堅壁固守不可應之火日金時宜主不利往敵來攻我我舉赤旗反往擊之必勝矣火日土時亡所害也見敵亦無戰旗色上黃報兵馬事來虛聲也火日木時亦相生不相克也更觀時之衰如何宜主敵來攻我則舉赤旗擊之報兵馬事一作來木日木時亡所害也不宜動作事多不就亦無戰陣報兵馬事虛聲木日火時宜客利速引兵赴敵旗色上赤一作黑若敵先來不可應戰報兵馬事凶亦觀時之衰旺如何值巳酉丑日當忌巳酉丑時避之木日金時宜客利我速引兵擊之旗色上白若敵先來攻利固守勿與戰木日水時不遇敵遇亦自退

宜主慎勿先動若敵先來攻當舉黑旗放兵大擊之報兵馬事大吉水日金時見敵不與害旗色上白報兵馬事虛聲也水日木時旗色上青報兵馬事虛聲也水日土時不可動衆報兵馬事安靜勿憂夫土能克水水旺又能決土也更審時之衰旺何如若敵來乘土土旺勿與戰土衰則反舉黑旗擊之土日土時無所害也不可先動而擊之旗色上青若敵固守勿與戰報兵馬事虛聲也土日木時宜客利敵動衆旗色上黃報兵馬事虛聲也土日金時不遇敵遇亦無害報兵馬事虛聲也土日火時主不可動敵來攻勿與戰戰者少衰報兵馬事來小有焚燒驚恐土日水時先觀時之衰旺何如然後動靜馬土旺宜主水旺宜客敵來氣生勿與戰衰則擊之報兵馬事　甲子甲午金日甲子乙丑金時丙寅丁卯火時戊辰己巳木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癸酉金時甲戌乙亥火時丙子丁丑水時戊寅己卯土時庚辰辛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甲申乙酉水時丙戌丁亥土時戊子己丑火時庚寅辛卯木時壬戌癸亥水時

癸亥水時甲戌甲辰火日甲子乙丑金時丙寅丁卯火
時戊辰己巳木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癸酉金時甲戌
乙亥火時乙亥乙巳火日丙子丁丑水時戊寅己卯土
時庚辰辛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甲申乙酉水時丙戌
丁亥土時丙子丙午水日戊子己丑火時庚寅辛卯木
時壬辰癸巳水時甲午乙未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戌
己亥木時丁未丁丑水日庚子辛丑土時壬寅癸卯金
時甲辰乙巳火時丙午丁未水時戊申己酉土時庚戌
辛亥金時戊寅戊申土日壬子癸丑木時甲寅乙卯水
時丙辰丁巳土時戊午己未火時庚申辛酉木時壬戌
癸亥水時己卯己酉土日甲子乙丑金時丙寅丁卯火
時戊辰己巳木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癸酉金時甲戌
乙亥火時庚辰庚戌金日丙子丁丑水時戊寅己卯土
時庚辰庚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甲申乙酉水時丙戌
丁亥土時辛巳辛亥金日戊子己丑火時庚寅辛卯木
時壬辰癸巳水時甲午乙未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戌

乙亥火時庚寅庚申水日丙子丁丑水時戊寅己卯土時庚辰辛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甲申乙酉水時丙戌丁亥土時辛卯辛酉木日戊子己丑火時庚寅辛卯木時壬辰癸巳水時甲午乙未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戌己亥木時壬辰壬戌水日庚子辛丑土時壬寅癸卯金時甲辰乙巳火時丙午丁未水時戊申己酉土時庚戌辛亥金時癸巳癸亥水日壬子癸丑木時甲寅乙卯水時丙辰丁巳土時戊午己未火時庚申辛酉木時壬戌癸亥水時

戰位第一百三十一

龍首經曰將欲出兵初以木日聞事謂四方舉兵及仇怨皆是不利我欲攻之日必以火日火時行火日出出必火門此謂父母與子除害子為父母報仇故以火日火時行出火門慎勿出金門勿令金神加年上（謂大將年也）言金木也假令三月甲子從魁加戌閏驚事甲木日也到其行時以丙丁日巳午時往為火時出勝光太乙火門也太乙又火時也假令大將年為木傳送加之為（一作如）金神克其年也西南抵申又況從魁加之為出金門也木運不可金大凶太乙勝光加木年上吉也龍首經曰諸欲（一作求）陳兵必伺（一作同）向白虎六甲為青龍六丙為朱雀六戊為勾陳六庚為白虎六癸為玄武假令甲子旬青龍在子朱雀在寅勾陳在辰白虎在午玄武在酉大將處青龍執法行刑抵朱雀將往來抵勾陳以白虎加敵人伏勾陳抵玄武他皆倣此白虎不以克大將軍年上之神假令大將年立從魁傳送加之而甲子旬白虎在勝光此克年上之神也奎婁向左角亢向右北斗向柳張權衡而從斗魁陰攻陽以河魁到大衝陰也以天罡到從魁陽也大吉攻小吉是其當日加四仲以陽攻陰往攻大吉是逆兵也又不令青抵白甲乙不可西行向攻喪也黑不可抵黃言丑癸不可向四季鄉可向四維攻他皆倣此又言春庚辛不可向南攻戰也春戊巳不可東攻也立冬日之神起其後攻其前面甲寅日

後二在子也又言天乙吉將加所攻之處也今年上神往制所攻之神及其上神即擒敵矣又不可攻有氣之神後自為患子攻父母大逆天道威不能彊必主折兵自傷甲乙日北向攻焉父母也逆天之理兵不成威將受戮南攻者攻其類眾人莫貴還受其屈西南攻者其不勝是自窮東南攻者此謂自攻也攻四維攻其所勝大吉有福他皆倣此首察於死生之理謂神之後二通神又重之以天乙之道謂六壬癸之吉將也故曰通於三天者順斗行一也攻所勝二也其後二之辰攻其前面三也十二月甲子將加壬從戌攻辰是後二也大將年五十立卯功曹臨之甲子旬白虎在勝先不與將年上神相克也東西攻辰地攻所勝也又有四將勾陳攻所勝之辰年上之神勾陳神皆制所攻之鄉若上之辰克下辰是謂敵降此又背胃昴攻房心隨斗繫乃行攻一當百矣諸欲戰鬬者必以先為客後為主人先起者令下克上後起者無令上賊下謂陳勾所臨之辰也若

辰勝將則主人勝客將勝辰則客勝主人反此兵雖強上將必不勇也

八宮第一百三十二

八宮之地結陣立營必居一馬以順陰陽動靜之用師之屯致於東方東方震宮也震之象一陽在內而二陰在外陽為主將之位也牙帳深軍中利作樂利先震其威聲大將不可使敵見其刑爵一作在一作殺罰以甲乙日於青旗合戰之時大將不可暴露於外師之屯致東南方東南巽宮之象一陰在內二陽在外也以陰為主將之位牙帳宜深大將宜一作利先宣明號令慎其聲聞以密以正自近及遠主將深隱令出必行師之屯致於南方離宮也離宮之象一陰得中二陽在外以陽為主將之位牙帳宜居中大將利外嚴威號令不可與人狎使人望而畏之內則虛以待賢者利多禮明視為務以丙丁日祭赤旗出戰利處中不宜深隱亦宜顯揚師之屯致西南坤宮也坤之象三位皆陰也牙帳利於西南戰

將宜嚴厚寬順以色容善馭為務動不妄順則吉以戊巳日祭黃旗出戰及在營不利暴露于外師之屯致西方兌宮也兌之象一陰在外二陽在內以陰為主將之位也牙帳宜近外大將宜剛嚴肅政多所決罰制斷以順布澤以庚辛日祭白旗出戰宜近外按部位不宜深隱師之屯致西北方乾宮也乾之象三位皆陽也牙帳利不常立其地大將宜剛正圓轉任其智慮應變不窮出戰之時不可使人知處麾軍運動左右順用師之屯致於北方坎宮也坎之象二陰在外一陽居中主將之位也牙帳利得中大將宜柔容貌以禮接賓客中多剛斷運動不惑以壬癸日祭黑旗出戰之時利居中不利暴露於外亦不利深匿（一作隱）師之屯致于東北方艮宮也艮之象一陽居外二陰在內也陽為主將之位也牙帳利近外大將宜慎重敦厚游言勿聽敵警勿驚撓妄動出戰之時利近外指揮吏士如是者居其方而順性者善也動靜與天地鬼神合加之以不私於心斯謂之善矣

虎鈐經卷十二

虎鈐經卷十三

宋　許洞　撰

占相兵臨利害第一百三十三

占兵已交勝負第一百三十四

占伏兵第一百三十五

占疑左右伏兵第一百三十六

占偷城及擄掠第一百三十七

占疑有人謀已第一百三十八

占灾危第一百三十九

占野地立營正宿第一百四十

占度關梁探賊第一百四十一

占相兵臨利害第一百三十三

金匱經曰戰不戰視勾陳克日則戰與刑克必戰甲子日刑在東方傳送與從魁為勾陳臨甲又相克必戰鬬勾陳上下相克亦鬬又曰軍出時大吉小吉臨日辰兩解不戰他神臨日辰皆合戰又說曰斗加酉神在內宜止加仲神在門兩相傷加季神在外宜出戰必大勝

占兵已交勝負第一百三十四

金匱經曰敗不敗視六害說者曰酉戌相害子未相害午丑相害已寅相害辰卯相害申亥相害假令本命在子而小吉為白虎加之此為見六害以此將兵令日敗將能此者可以校戰矣龍首經曰先起為客後起為主先起不可下克上後起不可上克下謂初陣一作傳也辰勝神將主人勝神將勝辰客勝說曰一作假令三傳終始見前三五後二四一作之一作有氣天一之神臨主帥行年本命或用起天一而治一作值作有氣之鄉玄武一作都作元矣若玄武臨日辰而遥克時勿戰必不利矣用戰起雄吉春寅夏巳秋申冬亥用戰起雌吉春申夏亥秋寅冬巳云都將旺相而臨囚死賊勝都將囚死而臨旺相討賊者勝審察之說曰決勝敗者勾陳克都將官軍勝都將克勾陳賊軍勝都將三相加臨囚死亦賊勝說曰將

軍年克勾陳白虎大勝不然者勾陳克玄武以攻之必勝說曰將勾陳所軍神往攻所制之神勝所攻之勝神與勾陳并氣自下制其所臨之辰是為敵降必有大攻說曰初起者欲勾陳下克上後起者欲勾陳上克下辰勝將將勝神主人勝神克將將克辰容人勝干克支容勝支克干主人勝

占伏兵第一百三十五

卯子甲巳臨日辰必有伏兵此神旺相與殺并大凶必血戰伏兵必發不與殺并伏兵不敢發也說曰以聞事時斗加季有伏兵說曰干傷者有伏兵支傷者無伏兵支干俱傷必有伏兵戰必不勝大凶

占疑左右近地伏兵第一百三十六

若疑賊有伏兵在左右近處欲知所在者於斗下求之說曰大吉過日辰賊已出界不過未出界

占偷城及擄掠第一百三十七

說曰以月將加時勝光玄武不可行襲人城壘擄掠之事以玄武所畏為厄會木神為玄武則庚申辛酉勿須行

占疑有人謀已第一百三十八

正時說曰日上神為已身辰上神為他人日上克辰上神有怨恨又言辰上克日上神將見騰蛇白虎魁罡或在辰上見者事成非辰上見者不成但有意說曰欲知他人有所謀假令七月時加寅七月甲死於申今復遇庚二生一作王金逢一死木是二人欲殺一人他皆倣此

占災危第一百三十九

吉辰與良將并臨日辰及行年勾陳制所欲出之辰之用起陰傳出陽者可出必克免難金匱經曰傷不傷觀陰陽說曰今日是乙丑加一為不傷將得天后為重不傷若神后加丑從一作可魁加一為傷人為前二重傷皆凶也

占野地立營正宿第一百四十

金匱經曰怖不怖視五墓怖懼墓加日辰亦不寧說曰

聞有敵兵士卒行疲日晚欲停此宿運式占之遇三刑加日辰必不可停敵欲來攻三刑者卯辰巳也說曰絳宮時宜止明勿留也巳止宿未定而心動眼瞤若吏士虛驚者以月建此三字住一云將加時魁罡加日辰急去之夜必有賊來攻一云大吉日急去不可止一云辰上見大衝有風雨見神后太乙有盜賊說曰絳宮時宿利在中明堂時利在前玉堂時利在後也一云大吉干日急去不可宿說曰辰巳見卯夜有風雨子巳加卯有盜賊帶旺相氣即來帶囚死氣即不來說曰安營止宿以月將加時魁罡加日軍夜驚騰蛇白虎臨日辰軍載驚一云魁罡加日大將死

占度關梁探賊第一百四十一

金匱經曰丑不丑視破衝說曰行年在歲月日時破衝下皆丑也日辰上神見旺相宜進反此宜止說曰命在一處日辰上罡光明急去勿住也說曰聞此賊干傷或支傷勿度或占度支干俱吉說曰欲入賊營視二門天罡六合太常大衝勝光臨之可行若出入見勾陳朱雀騰蛇白虎勿行必為賊所擒

虎鈐經卷十四

宋　許洞　撰

占星統論第一百四十二

日第一百四十三

月第一百四十四

雜星第一百四十五

客星第一百四十六

妖星第一百四十七

流星第一百四十八

彗星第一百四十九

占星統論第一百五十

臣謹按星經及諸傳記凡諸星宿中外羅列周天蓋隱見變化下應人事七曜往來以為經緯災變之作實在於茲凡為大將不可不詳察星位以括休咎焉或興受命之符或起敗亡之兆鮮不由此矣中宮天極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旁三星曰三公或曰子屬後四星末一作北一作端銳微曰陰大星曰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十二星藩臣也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隋此一作末端銳微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天槍右三星天棓後列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閽一作閶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杓斗柄也龍角方宿也攜連也其用昏昏陰位在西方故主西南也夜半建者衡衡正中州河濟之間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也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魁第一星法太白主首用昏昏陰位在西方故主西南也夜半建者衡衡正中州河濟之間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也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魁第一星法太白主首用東方宿也杓者斗之尾為陰又為一作於日主齊魁斗之首首陽也其用在明陽為明德在東方故主東北方也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利一作制四海一作極分陰分陽建四時均五行移一作利節度定諸紀一作紀皆繫於斗斗魁載匡六星曰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魁中貴人之牢魁中四星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貴人牢曰天理第一星法太白主理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台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輔星明近主輔臣親強暗小主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近北斗者矛星也招搖近河北一作端銳微曰陰一外為盾天鋒遠北斗也在招搖一星也名曰天鋒第三星天矛天槍招搖一星天鋒天楯招搖一星天一天槍天矛天盾動搖其芒角則天下之兵戈大起

也東宮蒼龍房心（謂房心尾載角也）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王失計房為天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二星（旁一作房）曰鈐北一星曰牽牛東北曲十二星曰衆星曰綺宮左角理（一作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者直斗杓以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者為首宗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氏（一作尻）為九子曰君臣斥絶不和箕為敖容后妃之府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陣戰犯房心王者惡之南宮朱雀權衡軒轅為權太微為衡衡太微三光之庭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曰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座後聚一十五星曰哀烏郎位旁一大星將位也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順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座成形中座者犯帝者也成形者成禍福之形也羣下不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黃龍體如騰龍也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為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關間為關梁與鬼鬼祠事中白者為質火守南北河者兵起之象也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日月五星不軌道也衡太微廷也觀占也潢五潢五帝車舍也傷成鉞賊傷之占先成形於鉞也誅成質焚惑入與鬼天質占曰大臣有誅也禍成井東井主水事火入之一星居其旁天子且以火敗故曰禍也柳為鳥咮主草木七星頸為員官主急事張嗉為厨主觴客翼為羽翮主遠客軫為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兵大起也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蓋衆及不具無處車馬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入兵起水潦水中有三柱柱不具者兵起奎曰封豕為溝瀆婁為聚衆胃為天倉具南衆星曰廩積晁曰髦頭胡星也為白衣會畢曰罕車為邊兵

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搖動有讒亂之臣在側畢昴為天街其陰陰國其陽陽國陰胡也陽中也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參三星白虎宿中東西直有似稱衡也下有三星銳曰罰在參間之星也上小下大故曰銳銳曰罰三小星斜列無銳形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一作脅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為虎有首主保旅事保守也旅軍衆言佐參伐艾除也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白及青黑凶其西有勾曲九星三處羅列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斿其東有一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則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星見則有天下治平不見兵起常以秋分候之南郊附耳星入畢中天下兵起北宮玄武虛危為蓋屋危上一星高房二下似蓋屋也虛為哭泣之事東一作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虛危一作營室陰陽始終如為之間常多奸邪故設羽林為兵衛天軍之西曰壘或一作離宮閣天一作軍星動角蓋希及五星犯北落入天庫一作軍兵大起火金水犯之尤甚火犯多憂兵事水犯憂水患木土入之則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寇一作空營室為宗一作清廟四一作曰離宮閣一作閻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星旁江星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若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為上將左右者為左右將婺女其北為織女織女者天孫也是以聖人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夜明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變異皆書之當時禍亂輒應上下交怨諸侯構走戰伐並興一作興不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是知玄象示變吉凶之徵也凡為將者不可不詳之也

日第一百四十三

無雲而日色昏晦者主將不明也或日月陰沉無光不雨或十晝夜不見日月者曰蒙此時不可妄委兵於人大將不忠之象也日色青軍令削弱吏士多淩正也或

日邊雲氣文成五色者破軍殺將之象也其大禍在二年之內或赤雲截日如杵形者兵將大戰血氣先動者敗或日月旁有物如枯樹起兵者勝或雲氣如青衣人無手在日西立者所見之軍當有帝王此勝候也兩軍相當日暈等者力均若曰殺將抱日而負且戴者有喜圍在於中者內兵勝圍在於外者外兵勝日弭一作珥拜赤色曲而向外者為背叛之象也其將有二心日背有大將有兵在野日有白足者所臨破軍殺將有背氣青缺氣被直向外如山字者兩軍相當所臨者敗兩軍相當日有冠纓者和解抱截一作戴大喜日外青內赤則兩軍以和相去日外赤內青則兩軍以惡相去日之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若先至先去前有利後有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必亡功見半日上功大暈一作而缺兩軍相當從缺方擊之勝抱暈者隨抱暈者克日背暈而弭外軍亦暈有直氣在外者所臨克日有背暈兵陣不合七日日暈不解者不可起軍暈而背抱珥及值而實之者順從擊之克暈而兩珥一在外一在內并有聚雲不出三日兩軍和解之又有他軍圍城凡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日下有雲氣如龍形蜿蜒者亦日鬬將大血戰天下亂日失行亦日有楊光重輪日五色當之大吉利日無光而赤暈主將憂黑暈敗白暈驚孛日日食兵起魏分丑日日食兵起趙分忌六月十二月兵動寅日日食兵起燕分忌正月七月卯日日食兵起齊分忌六月十二月申日日食兵起韓分忌正月七月月八月辰日日食兵起楚分忌三月九月巳日日食兵起宋分忌四月十月午日日食兵起魯分忌二月十月未日日食兵起齊分忌六月十二月酉日日食兵起鄭分忌二分其禍最深忌五月十一月酉日日食兵起秦分忌四月十月夫日食從上食者不出九十日國有征伐從下食者百姓更有侵奪日從旁食者兵動隣國

月第一百四十四

黃虹貫月者兵起月旁氣漸漸大者不可攻城叩陣宜屯兵以自守敵來勿與戰月旁氣細細從外侵輪但攻城小戰勝月旁氣速之不得攻城切宜堅自守倫或氣繞月而光明者主人吉但守勿憂外賊或星在月背城中兵欲敗走星在月角軍內有智謀之士勿輕敵月之下角有星敵人潛入我軍宜精守四門詳別詐僞或三星上下在月之上下角及在月背用兵不利攻城不拔事宜精慎明察恤撫三軍或三星俱在月上者攻戰不利或三星俱在月形中敵中兵亂三日內降月形中者謂彎月之虛氣也三星俱在月下敵中當有詐降大造戰具欲乘間大戰月入太微出北座若犯北座則下謀上月出房戶北為兵亂出房戶南為兵敗喪月暈七重在參畢之間兵大起辰星在翼月犯之大將死太白入月胡兵退月暈光起兵者勝抱載一作負載赤色在外外克在內內克月暈之時歲星鎮星色暗客勝若明主勝月暈大白色暗主勝色明客勝月起房箕大風起暈於參畢大兵起軍出之時卯蝕即丑大星入月色暗惡客敗色明客勝月暈赤色客勝月垂四珥敵來攻月帶四彗而出密備奸人謀主將不忠兵大起月在天獄中吏士多犯禁星貫月中主將多淫亂之事亦防姦人亂軍兩月相重吏士爭亂爭一作大日月並見將弱士殭月食謀者不明入井中者兵起月逼近太微者大臣謀亂月臨天獄者從四邊周回食向心者大亂食於八月九月者敵兵盛一作勝苟欲詳日月星辰之變當以二十八宿之分野驗之則知在於彼我矣

雜星第一百四十五

福慶之星其化者何積天地淳一作純粹之精氣也精氣動而化之也飛流之星其化者何五星之精氣也五星有變則精氣散而為妖星是故漢書曰天晹而景見晹者有赤方與青方相連赤方氣中有兩星明也青方氣中有一黃星明凡三星相合而明則為景星者也景

景者也黃而潤澤其狀無常常出有道之國苟或見於軍上此乃應天之兵大慶之兆也若在當速自退軍不可與抗也或流星長四五丈如龍蛇動搖者大將凶或白雲如車輪下有流星旋入北斗者主人當走星有孛於招搖者夷狄將亂或流交於天心者敵盛或流衝太白而過者大將凶或流星貫日而滅敵凶或流星貫於紫宮備奸賊下謀上流星前赤後青黑者容軍敗流星從敵上來至吾營上者當有奸謀來說吾軍流星尾長三尺暉然者氣使也赤色者將軍使也凡用兵攻其星見之所則克也流星色蒼白者為使赤則有兵黑則喪星有曳光如足練墜軍中者星有色如血及星有光爽爽細碎墜軍中者敵兵陰到多殺傷或星無尾形色如橘或有拖光如劒形墜軍中者敵兵剛猛我必敗或大星無尾狀如斗及火星狀如橘大而色黑晝墜軍中者主大殺害星有五色曳尾或有圓光大如斗內赤黃而外青及有頭如血而尾白墜軍中者敗兆也

客星第一百四十六

客星者非主座之星也故曰客星色白如氣勃勃似絮所過之宿必有災害出營室無兵亦不罷入奎破兵殺將犯婁胡亂入昴胡入犯塞入畢邊有急兵（一作水）犯觜堡虛軍儲少饑犯柳兵起守張將有陰計兵起入招搖胡兵起入天槍兵起入天棓兵起犯文昌星色蒼將有憂色多赤將驚色黃將喜色黑將死守傳曰胡入中國守天雞天下兵馬驚守天街胡王死入庫樓兵起守南河兵起守騎官將憂士卒疫守北落師門虜入塞兵起守天倉粟貴入天苑兵作馬死入天宮天下弓弩皆張出天宮匈奴兵起守庫騎西羌來降守九洲殊口員海

妖星第一百四十七

天鷹星軍中之精華也色青赤有光尾長三四丈大猾星者飛星忽作為雲者也所以兆地有流血積骨之象也頓頑星如大瓮前卑後高見則大將死燭星者狀如

太白其出也不行繞見而滅所燭之地城邑扳兵破亂也天狗星者狀如大流星有聲及其下而止地其形類狗遠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而下圓如數頃田而上銳黃色見則千里破軍將死也一曰有尾如狗形也蚩尤旗類彗而尾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天蓬絫者類十小星綿聯如絫所見之野當有兵起虎頭星者其落如大月着地一作城則光星類里大聲如雷所墜之地兵火起旬始星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鬬怒則青黑象伏驚見則兵亂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色起地上銳一作鈍而下大也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枉矢星者類大流星蛇行而蒼黑如有毛日長如一疋布着天此星見則天下兵起昭明星者白而無角乍上乍下所見之地兵多變動也五殘星者出正東方東方之星也其狀如辰星去地可六丈大而數動有光熇司詭星者出正西方西方之星也去地一作行六丈其狀如太白大而白咸

漢星者出正北方北方之星也去地可六丈而赤數動察之則中青此四星所出非其方其下當起兵為亂衝擊者不利焉四鎮星者出四隅之地去地可四丈地維咸光星者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之初出所見則下有亂兵興動有德者昌或二赤星在月背者利宮姓為將或三赤星從西北向東南者利徵姓為將或一赤星從西向東者利角姓為將或三赤星共尾一處從東向西者利商姓為將或三赤星引尾直上者利羽姓為將夫星象所見兵家禍福之本不可不詳之

流星第一百四十八

流星者天使也上者曰飛下者曰流也飛大曰奔星小曰流星大使大星小使小星謂紫微太微宮也徐行漸進經於列宿之次或於大星之座為使也聲大者怒象也疾出遲出者並為妖星八角四夷兵起前黑後赤兵敗將亡入參不出先起者敗犯七星兵起色青兵起入河鼓大將亡一云河鼓兵起出王良兵起入將軍及羽

林兵大起抵北落兵起使星出入天庫匈奴兵起抵天市垣大將亡抵天狗犯弧矢將有千里之行使星出廐兵馬起

彗星第一百四十九

彗星長而亘天兵大起也引尾入城城將拔近則八日遠則十二日有應彗直垂入軍營者凶宜急擊之彗出於月之左右者不出三十日有兵起抵觸月者暴兵起若色白者有大喪也蒼黃者臣下謀叛黑者兵大起也從中天出曳尾向西者奸人謀主將從南曳尾向北者妄殺害從天中出身尾向東者士民多饑曳尾向東者民凶從北出曳尾向南者士人凶彗形如寶冠來疾速形如幢節者寇强不可妄動色如血者敵兵陰到光焰爛爍而尾長濶者敵盛凡彗所指處皆凶地也

虎鈐經卷十四

謹案卷十二第二頁後四行以遥克見用刊本遥克訛還先據六壬課經改

第六頁前二行甲巳之日吏神丑賊神未刊本丑未訛申寅據六壬遊都改

第八頁前一行甲巳之日丑為吏未為賊乙庚之日子為吏午為賊刊本丑未訛子亥子午訛亥酉據六壬遊都改

卷十三第二頁前五行申亥相害句刊本脱據六壬大全增

卷十四第一頁後四行按中宫天極以下係引天官書其訛脱重衍不可句讀今從史記校改

第七頁前五行日暈等者力均下按天官書此下尚有三十四字文内刪去則若曰殺將句與上文不屬矣

第十二頁後六行天鷹星按觀象玩占云流星從軍上起名曰天鷹從天墜地名曰地鷹非妖星

也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莊文煌

欽定四庫全書卷
子部
虎鈐經卷十五至二十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虎鈐經卷十五

宋 許洞 撰

五星統論第一百五十一

木星第一百五十一　火星第一百五十二

土星第一百五十五　金星第一百五十三

水星第一百五十四

五星統論第一百五十一

歲星之行也太陰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陰在四孟及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也熒惑之行常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於無常也太白之行常以正月甲寅見營室與熒惑俱晨出東方二百三十日而入入二十五日而復出西方二百三十日而入入二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也辰星之行也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一作西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辰候之東方也戌候之西方也鎮星之行也常以甲辰元始建斗

歲鎮一宿二十八宿一作歲而周天也凡木星與鎮星合為內亂與辰星合為變謀與熒惑合為飢為旱與太白合則為白衣之會及為水熒惑太白合則為凶與鎮星合則軍困先舉兵者大敗鎮星與辰星合則有覆軍亡師與太白合則為疾病為內亂一作兵辰星與太白則為變謀為兵憂矣凡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與辰星鬬皆大戰之象兵不在外與一作興內兵搆亂一曰火與水合為淬與金合為鑠一作爍不可舉事用兵土與金合國亡木合國飢與水合為癘疫不可舉事用兵木與金合鬬國有內亂同合為合相陵為鬬二星相近者其殃大二星相遠者無傷也犯者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陵者相過也凡五星所聚之宿其國當王於天下從歲星以義從熒惑以禮從鎮星以重重者以威重者也從太白以兵從辰星以法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內外皆興兵人民飢饉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溢大溢者溢潦也其國兵喪並起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一作立王一作正者奄有天下主時泰五星大其事立五星小其事不立凡五星色皆圜白為喪為乾旱色赤而中不平為兵青為水黑為多疾黃吉五星皆角而赤兵大起黃有爭地之役角白喪角青亦興兵黑潦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樂夫太白主中國而辰星主胡貉也凡五星早出為盈晚為縮盈為客縮為主人五星盈縮必有天應五星入大將軍興兵吉五星犯畢兵起用兵之道不能先徵五星之休咎是舉其師一作兵與敵也

木星第一百五十一

木星者東方之宿也木之精也所臨之地必有施一作福祐天子布德人君之象也其下為太和之神以逆行為不軌為賊殃其木星小則多病大則喜一作加以臨之宿為有禮有福苟無禮則無福所見之分野不依位而見其色光芒動搖謂之怒此則無禮也故有殃其精所居之地或為婦人或為近臣揚其殃禍亂其人民歌謠異語興動盛衰凡木星出若非常之處青黃之色勃勃然有

光芒三角者名曰攝提亦名應星亦名重華若角邊見者名重華久住有災過則無災兵喪應之木星所臨之舍國不可伐伐者受禍可以征（一作往）伐入凡木星之行也趨舍為盈退舍為縮盈則其國有兵無傷縮則其國有憂而將死軍敗設若所去焉則失地所到焉則得地亦曰當居不居國亡所居（一作到）之國昌已居之而東西去者凶不可舉事用兵利以安靜中度吉凡木星守亢則天下兵起乘昴陰國有憂胡王死入畢邊兵起犯畢及附耳兵亦起犯參伐兵起經柳兵起守軫兵起入五星兵起守羽林兵起犯參旗兵起

火星第一百五十二

火星者南方之宿火之精也為執法之星歲一周天其形熠其行速與諸星遲逆不同所臨之地主兵飢喪亂妖孽常以十月入太微宮受制取無道之國勾曲芒角動搖為凶一云東西南北其行無有常定下為風伯神一名罰罰者其形類留彗勃勃赤熠如火見於分野有

憂國人飢亂父不父子不子兵甲起征伐不息其精在臨我則勿妄動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兵散周旋止息乃為死喪寇盜也臨其地則亡地以戰則不勝東行疾則兵聚於東方西行疾則兵聚於西方其南為大夫喪其北為女子喪火星天子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火星所在凡鶉火之時宜背午地他皆倣此火犯土木主大戰金星搏之亡偏將火環金星偏將死與金星相違而鬬破軍殺將入金中上出者破軍殺將客勝下出所在不利先起犯左右角及守亢兵起入房馬貴入糠

兵起犯南斗星破軍殺將火入女及入危兵起守鼎胡人不寧匈奴破在三年犯畢右角大戰左角小戰犯附耳及角兵起犯參兵起犯東井一星將軍野戰死犯鬼舍大將驚犯翼邊兵起入軫兵起火行河南界邊兵起犯太微宮門之右大將亡左小將亡

金星第一百五十三

金星者西方之宿金之精也歲行分方主義主將策主姦謀主誅伐將軍之象也其精下為風伯雨師所在之宿止其分野其芒色搖動可以隨形見災以出入不時為凶其星日出則沒日入色大一作木甚光一作火大者表帝王之德正也若合伏不見不依常道者此主君一作君之失政臣下用權之兆也或見非常之處芒角七鋒色多似赤者名曰七公亦曰殷公亦名太公作一心表帝王革政大喪之兆也或出東方不依伏沒其精三日出三日而後微一作沒沒三日而乃復盛出是謂火作一名啟明亦名大相乃在左右大臣不赴一作附君心也萬姓蒼皇一作黃流移異國兵革伏起其星凡九一作鋒色白

盛入其下國有憂師雖衆敵人食其粮用其兵虜其帥出西方失行夷狄兵敗出東方失行中國兵敗一曰出早為月蝕晚為天矢為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為德迎之吉金星出而留桑榆間疾其下國行遲而下也正出舉國平望在桑榆上者餘二千里上而疾未盡其日過三天疾其對國分天為三在戌酉間過其一也經天天下當革主日陽也金星陰星也日出則星亡晝見於午上為經天是謂亂紀金星晝與日爭明彊國弱女主昌且金星者兵象也出而高用兵吉淺凶金星庳淺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凶有芒角敢戰吉不敢戰凶左右進退順角所指吉逆之凶動搖為躁國以靜吉金星出則兵出入則兵入赤角戰白角喪黑憂青有木事黃有土事有年金星猶憂軍也而赞感憂也故火星從金星軍憂離散金星出畢之陰有邊兵起出畢之陽有征伐之事當其行火星還之破軍殺將也辰星者殺伐之氣戰鬬之象也與金星俱出東方皆赤而夷狄敗中國勝與金星俱出西方皆出而角中國敗夷狄勝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則金為客辰星出則金星為主辰星與金星不相從雖有軍不戰若辰星出東方金星出西方辰星出西方金星出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戰辰星入金中五日乃出及入而上出者破軍殺將客勝下出者客亡辰星抵金金星不去者將死正旗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金星若與鬬大戰客勝主人吏士死水星與金鬬可撼劍撼劍者其間可容一劍也小戰客勝居金星前三日軍罷出金星左小戰摩金星有數萬人戰主人吏士死出金星右去三尺許軍急約戰凡金星所出所直之辰其國得位得位者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害者敗隨地而敗向也（鄭色黃而朱蒼小敗宋色黃而赤黑角者小敗楚色赤黃小敗燕色黑黃先小敗移却則勝之）金星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右肩青比參左肩黑比奎大星色勝位行勝色（大白行得其度則勝色也）行其度盡勝之凡金星與月相

失有兵拔城偏將戰與月俱出守城者敗與列宿相犯小戰與五星相犯大戰金星在南南軍勝在北北軍勝出東方背之吉逆之凶西南亦如之金星守北斗三十日夷狄來侵入羽林兵起食畢胡王死滅金星之光戰敗將死金星變色戰吉若青則東克餘方色戰吉若青則東克餘亦如之入月客兵敗將死色白而角可與戰金星之出也初大後小兵弱初小後大兵彊金星與木星一東一西害王侯一南一北刀伏藏犯畢左角右將死右角大戰將死陵房色赤兵起勾芒大戰不勝將鬬死金星出入而留守於尾兵起于野將士滿道入斗將戰死犯河鼓敗軍殺將犯牽牛時失衆守牛甲兵犯房一作危亦兵起入室暴兵滿道將死犯東壁大兵起守奎外兵入國犯塞守婁征無功守胃兵起胡王死四夷多憂驚犯畢邊兵欲毀犯畢右角胡王大戰入畢口馬貴軍傷犯觜兵起犯參邊將起左右廂大將憂犯參伐兵起犯井將軍惡之入井兵起犯輿鬼兵起入柳兵起益地守柳大

將死犯星大將入塞入翼天下兵起犯軫其國兵大起

水星第一百五十四

水星者北方之宿水之精也出於仲月天下和平若仲月不見則災變生大飢陰陽錯亂國家傾危冬温夏涼害人傷物主制王刑偏將軍之象也其精下為先農之神出入以辰戌丑未一名細一作扭極其時宜效不效為凶其光青白輝輝然者此帝王之為德及一作正也如此星見多夜雨晝晴者臣下用陰謀其上也至于偏裨他皆放此其星若不見四仲見於四孟之月者其神一名鉤星光芒勃勃然如片雲大如景星燦爛似月所見分野人多流亡迭相噬食白衣聚會兵起吞併九州十年大荒其變如此審詳候之其色久而不沒聚光兩角變彗勃勃然者象海鯨魚死易王迎新之象其神又名奠星芒急輝輝然其芒角五鋒狀如鴈劍形于一作於萬物也出早為月蝕晚為彗星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失其時而出一作為當寒反温當温反寒當出

不出是謂一（以作擊）卒兵大起也與他星遇而鬬天下大亂凡水星入月主敗兵與金合而出破軍殺將客勝視所指以命破軍環金星大戰客勝守房胡敗守婁兵起犯畢夷傷主人克勝出昴北胡王死守畢昴邊兵起守參伐南胡人入塞入井則兵進出井則兵退犯鬼兵起入婁兵起守柳中馬貴守張兵起入翼兵大起犯五軍兵起留心兵起四方

土星第一百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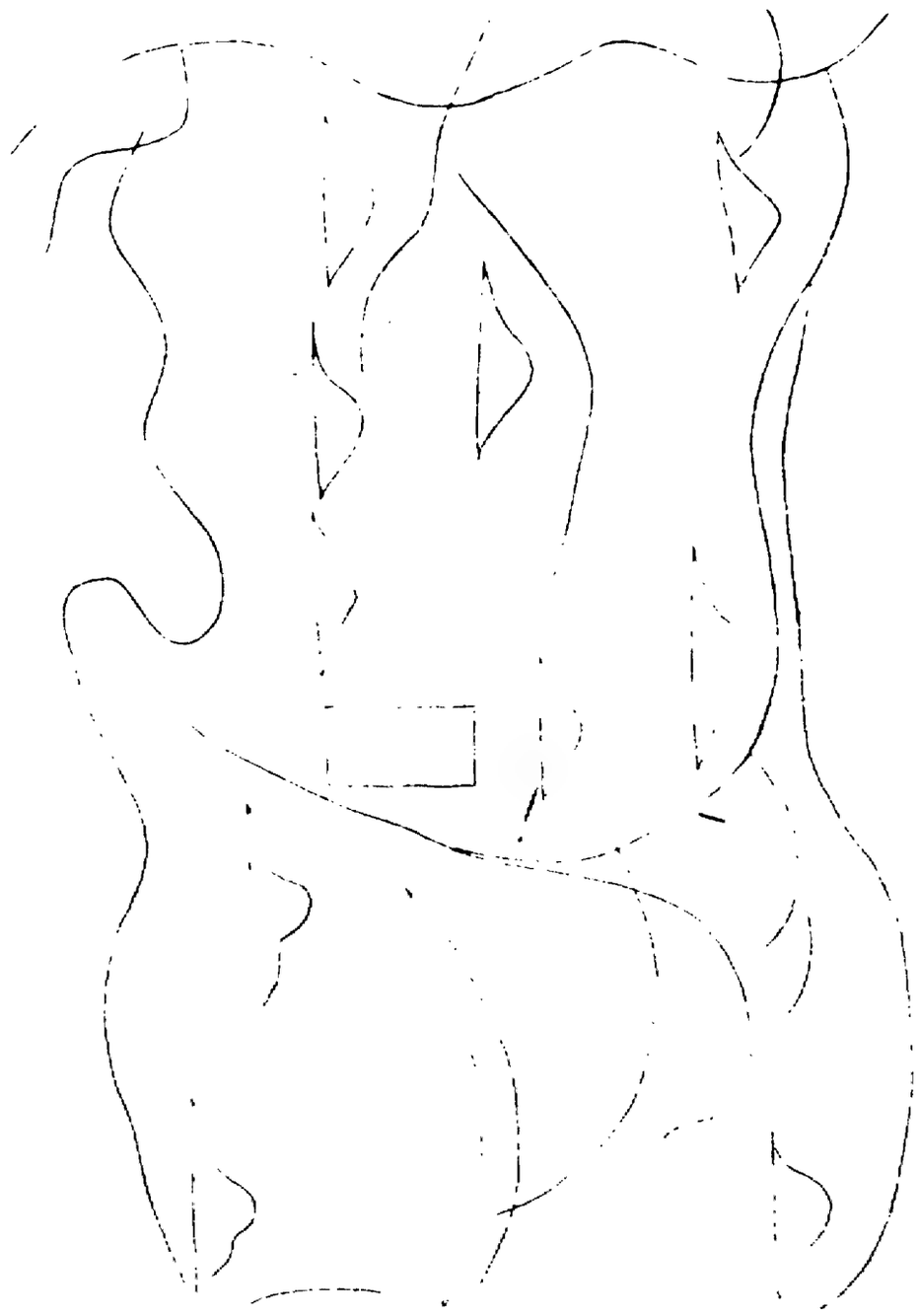
土星者中央之宿土之精也若見於四季表主之盛衰也其神隱於太微或下于人間為妖異為艷女起亂亡破國家為妖言惑亂人心或為近臣間鬬忠良若其星光潤鮮明見井鬼之間伏沒依常道則正道不失不依常道則三綱錯亂夫此星之色本黃而光明獨鋒在上如火焚（一作炎）之狀四面衆光細而附上毳然即土星之本體土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之若已去而還復居之國得土地當居不居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失土居其宿久則福（一作禍）厚居其宿易則福薄之當所居不失舍其下國不可伐其盈為王不寧縮有軍不復其失次上二三宿曰盈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凡犯左角大將戰死守右角兵起守糠兵大起入天廟兵大起守虛有客兵至不過五日自去守奎入奎有邊兵起入婁亦如之入胃客兵敗主兵不用入昴胡王死入畢為亂入觜兵起逆行守參胡兵起守井越兵起入胃舍七星兵起貢海大張守張多盜賊與土工兵起入軫兵發事自敗入天庫兵起守南河界蠻夷兵起出東掖門為將軍實事出西掖門為將軍受事西出受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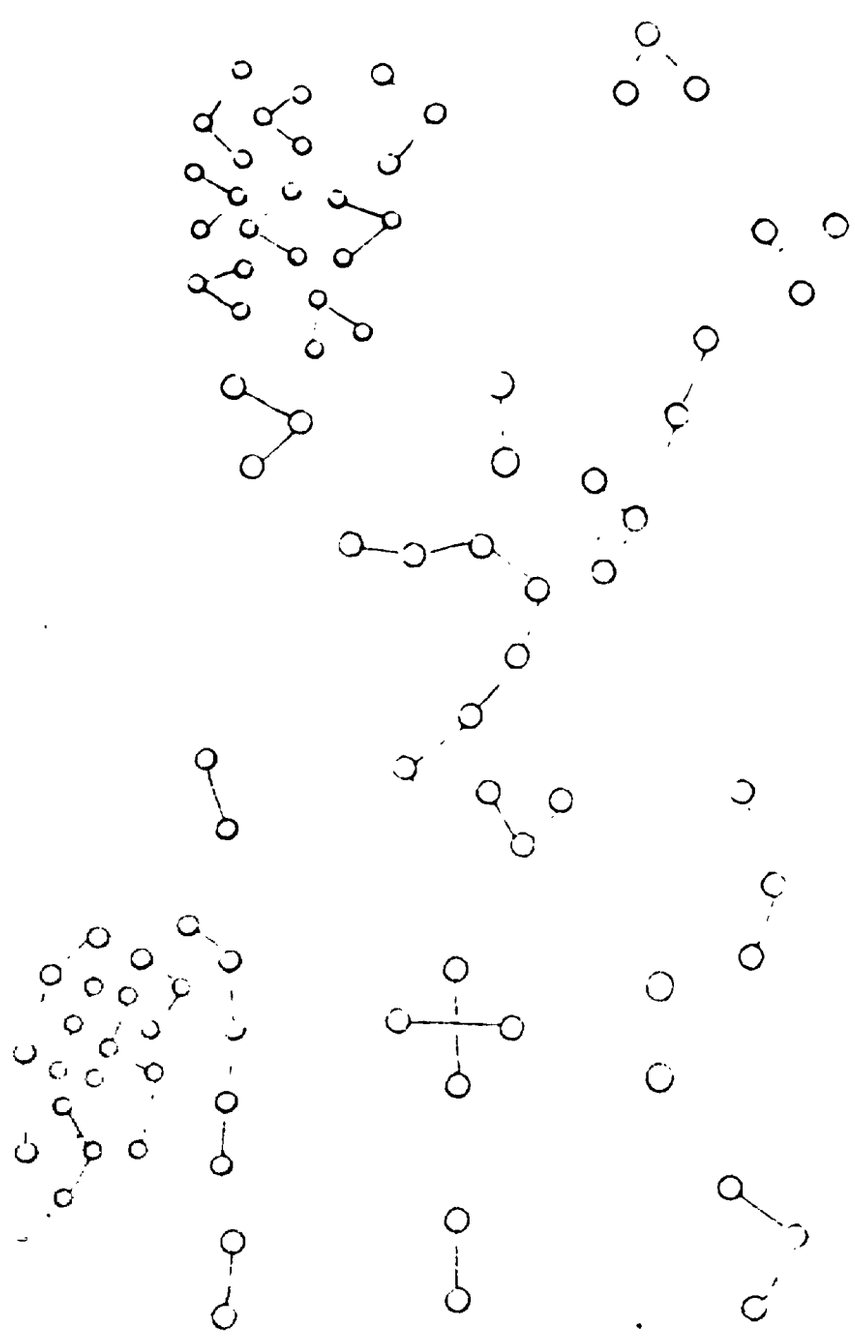
虎鈐經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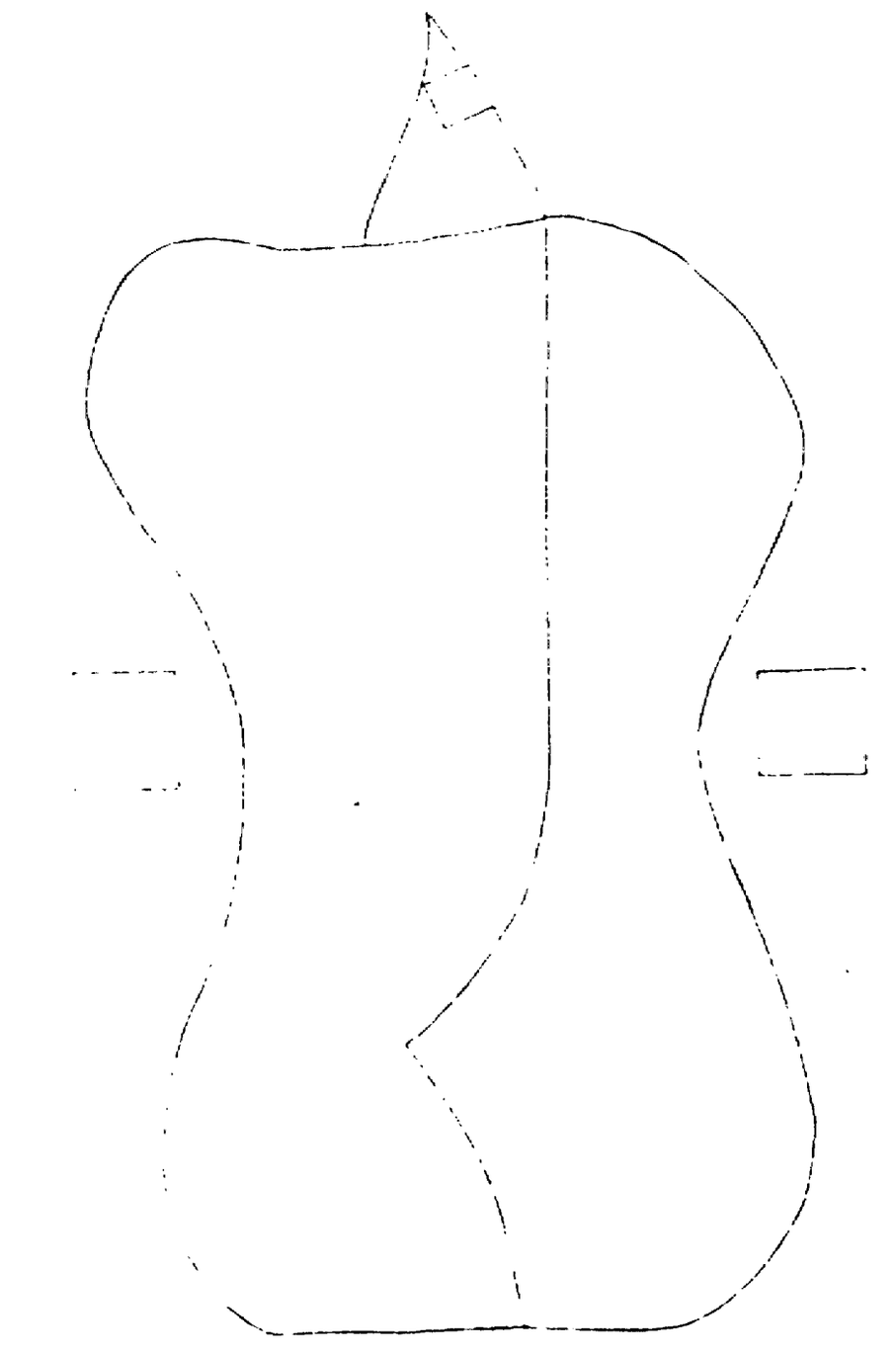
宋 許洞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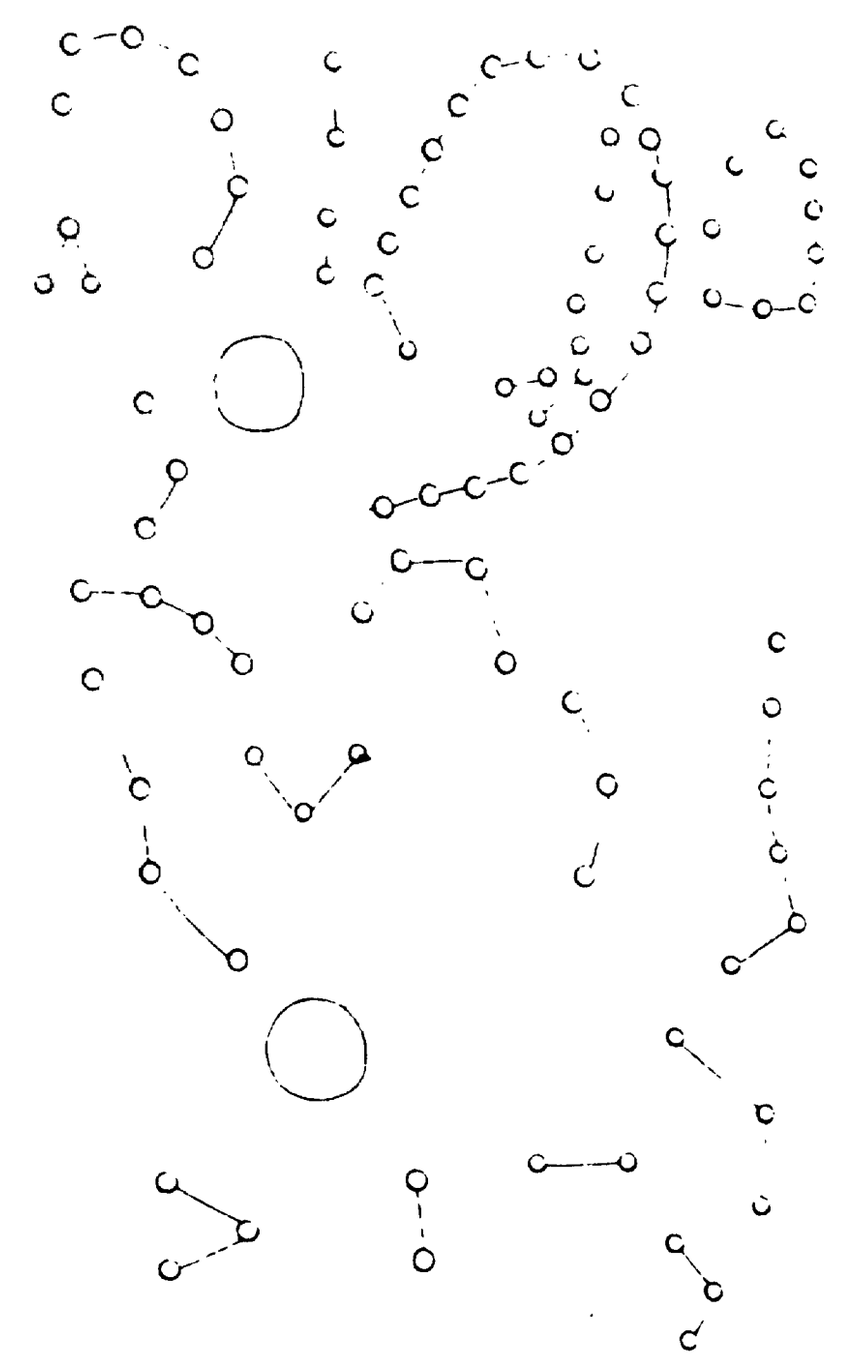
分野統論第一百五十六
老人星第一百五十七 附閣以下
大火第一百五十八
析木第一百五十九
星紀第一百六十
玄枵第一百六十一
諏訾第一百六十二
降婁第一百六十三
大梁第一百六十四
實沈第一百六十五
鶉首第一百六十六
鶉火第一百六十七
鶉尾第一百六十八
分野統論第一百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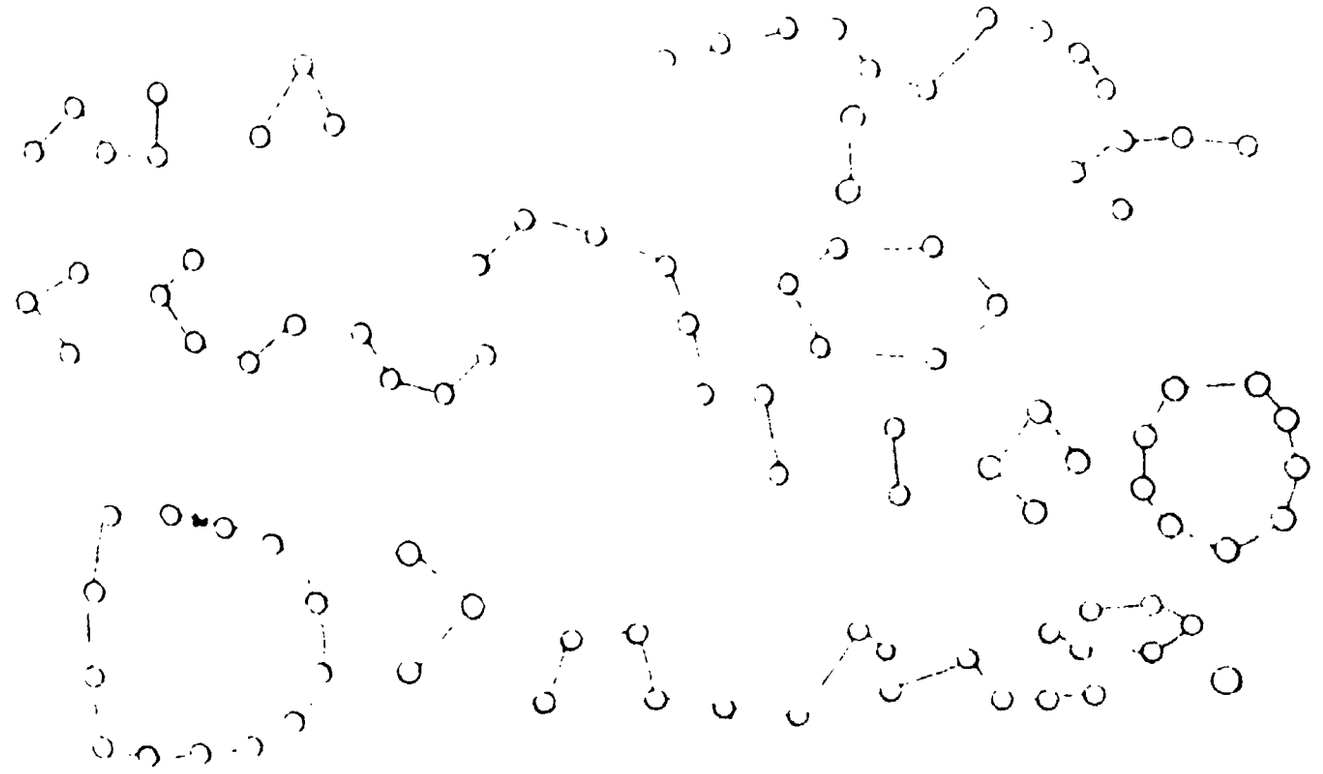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又曰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此皆前聖人洞吉凶興亡之道然而天文地理兵象之要畧得不審而用之哉行師之際五星伏没遲順兩曜盈虧薄食飛流示變孛彗為妖既知之矣必審詳其所居躔度既詳之矣必審所管分野焉苟如是方可以精別災異順其舉動而已矣今臣輒上據天文下推地理以別十二分野外以觀星辰之變內以備山川之用天地之間燦然在目具圖其狀以示於來者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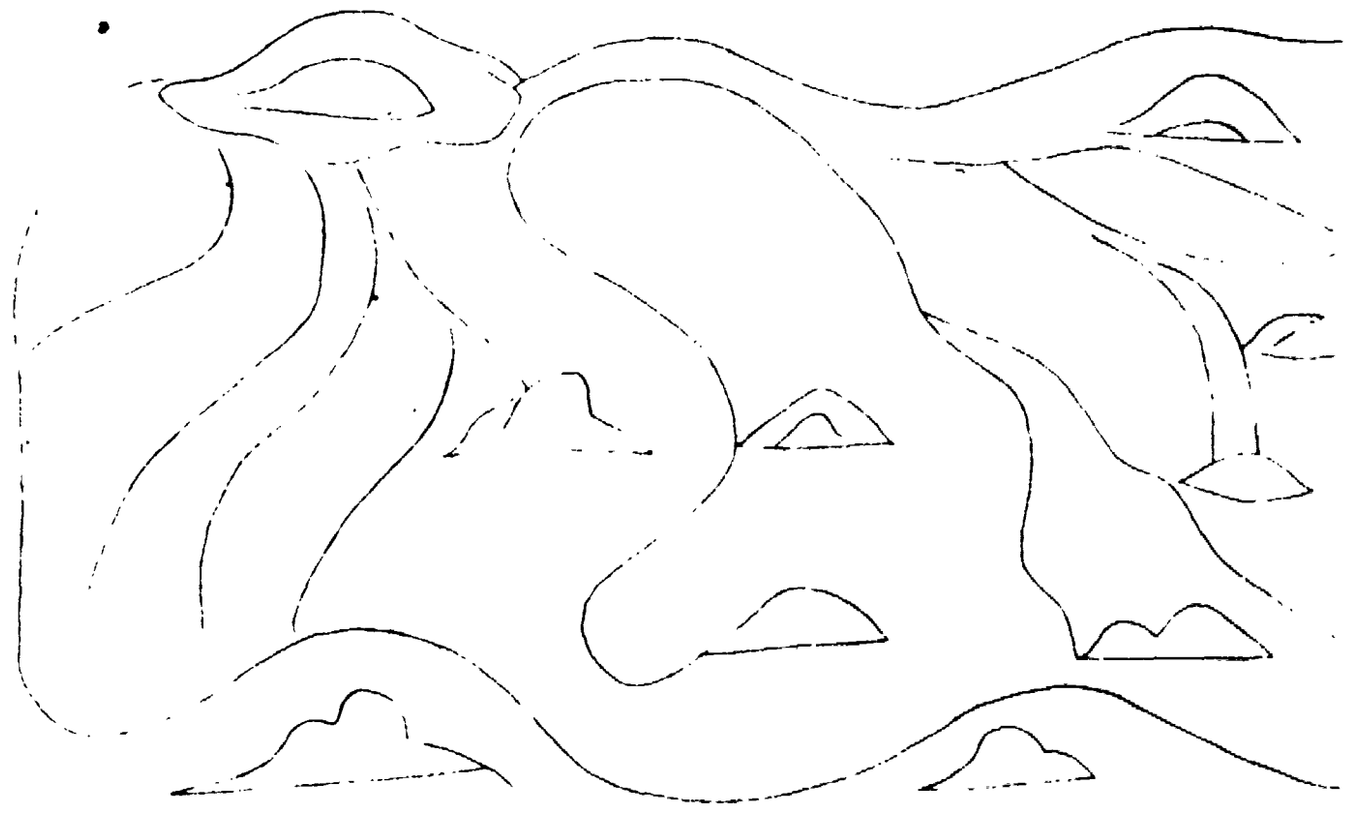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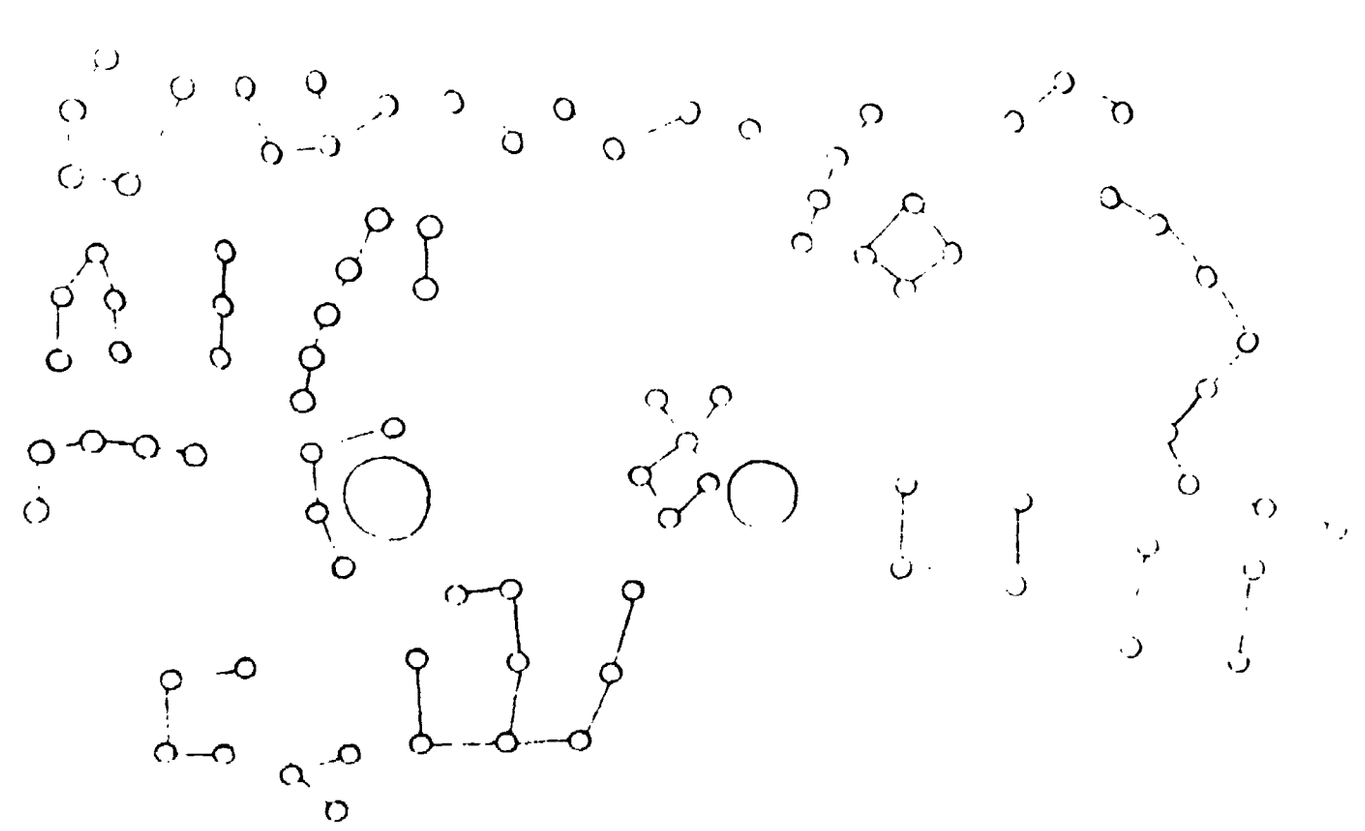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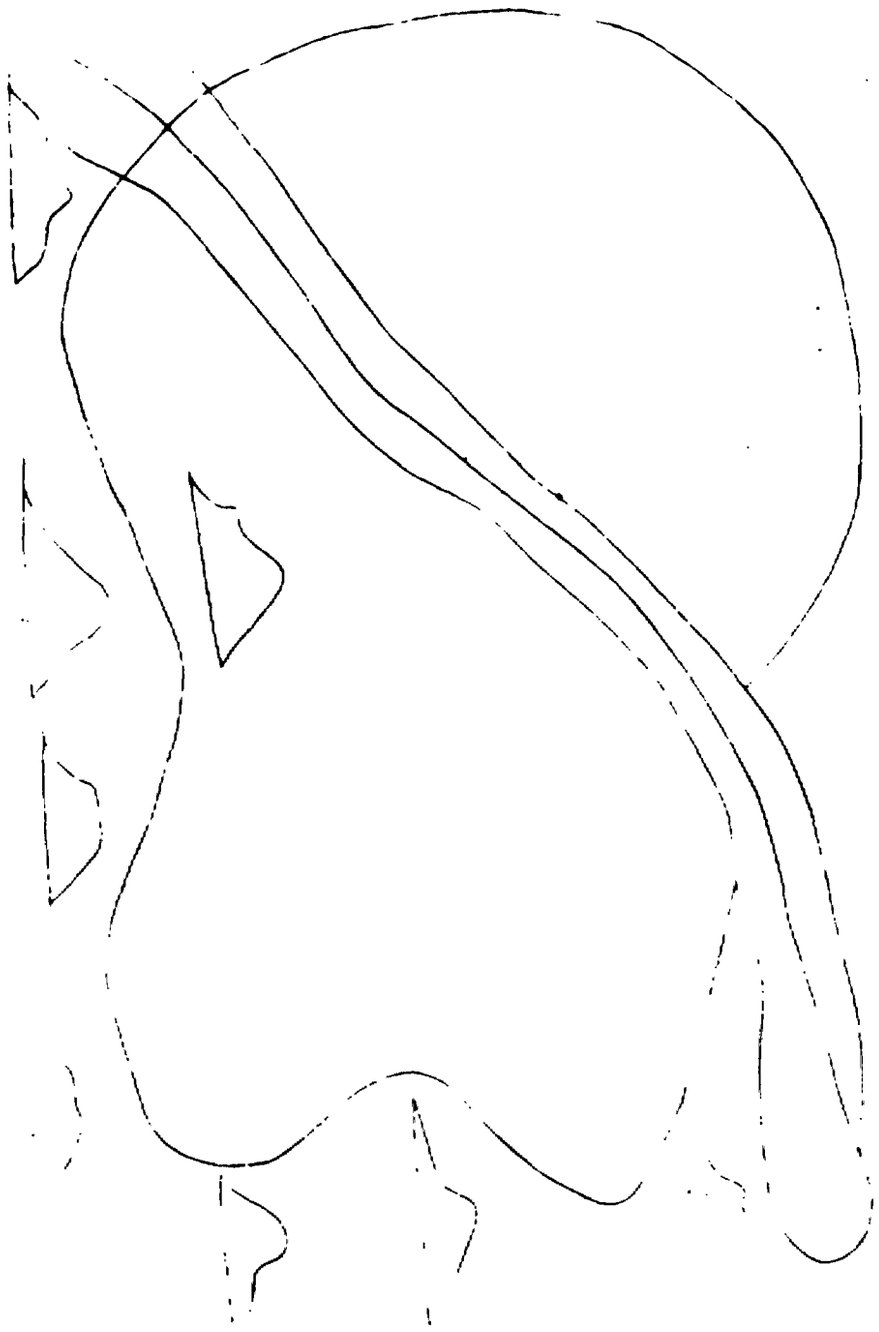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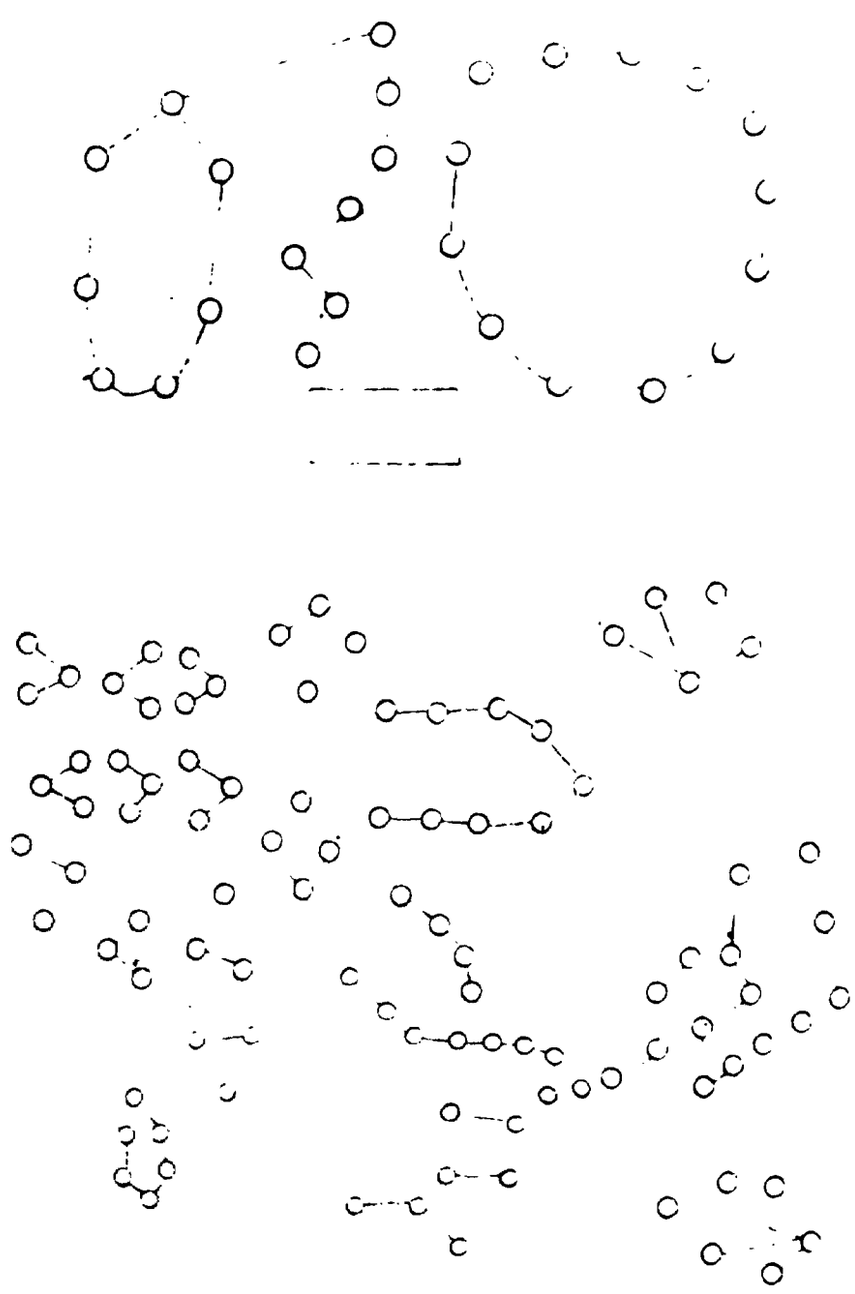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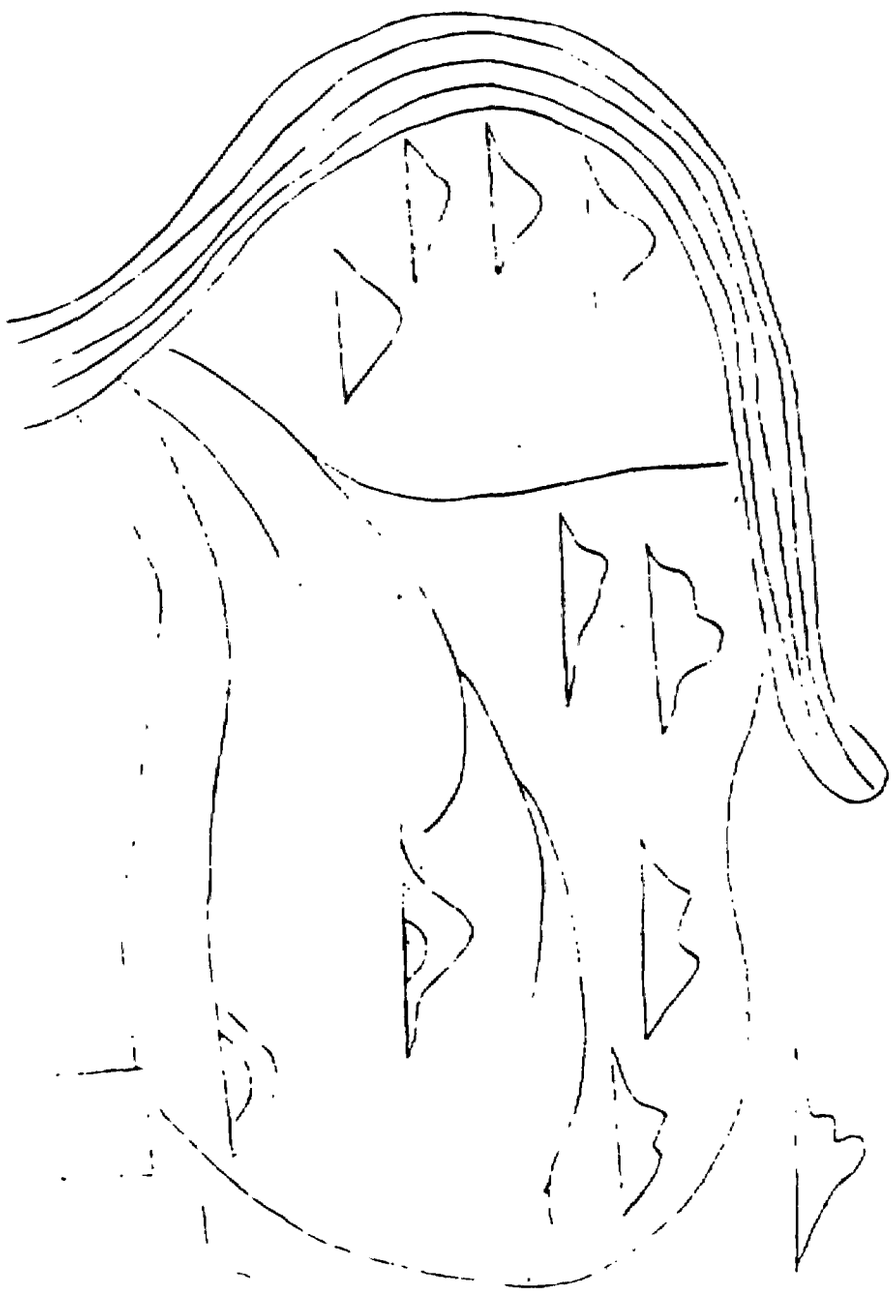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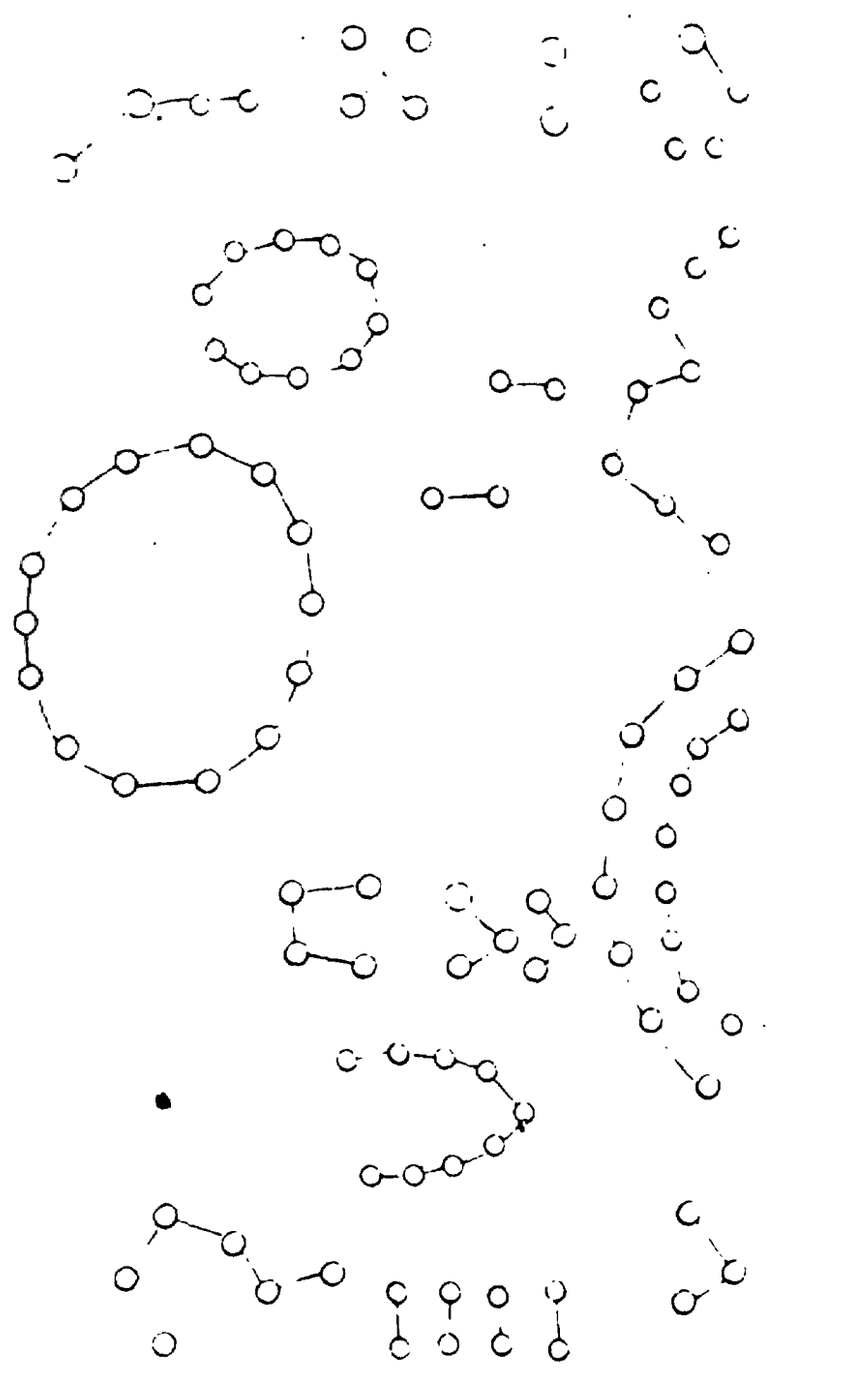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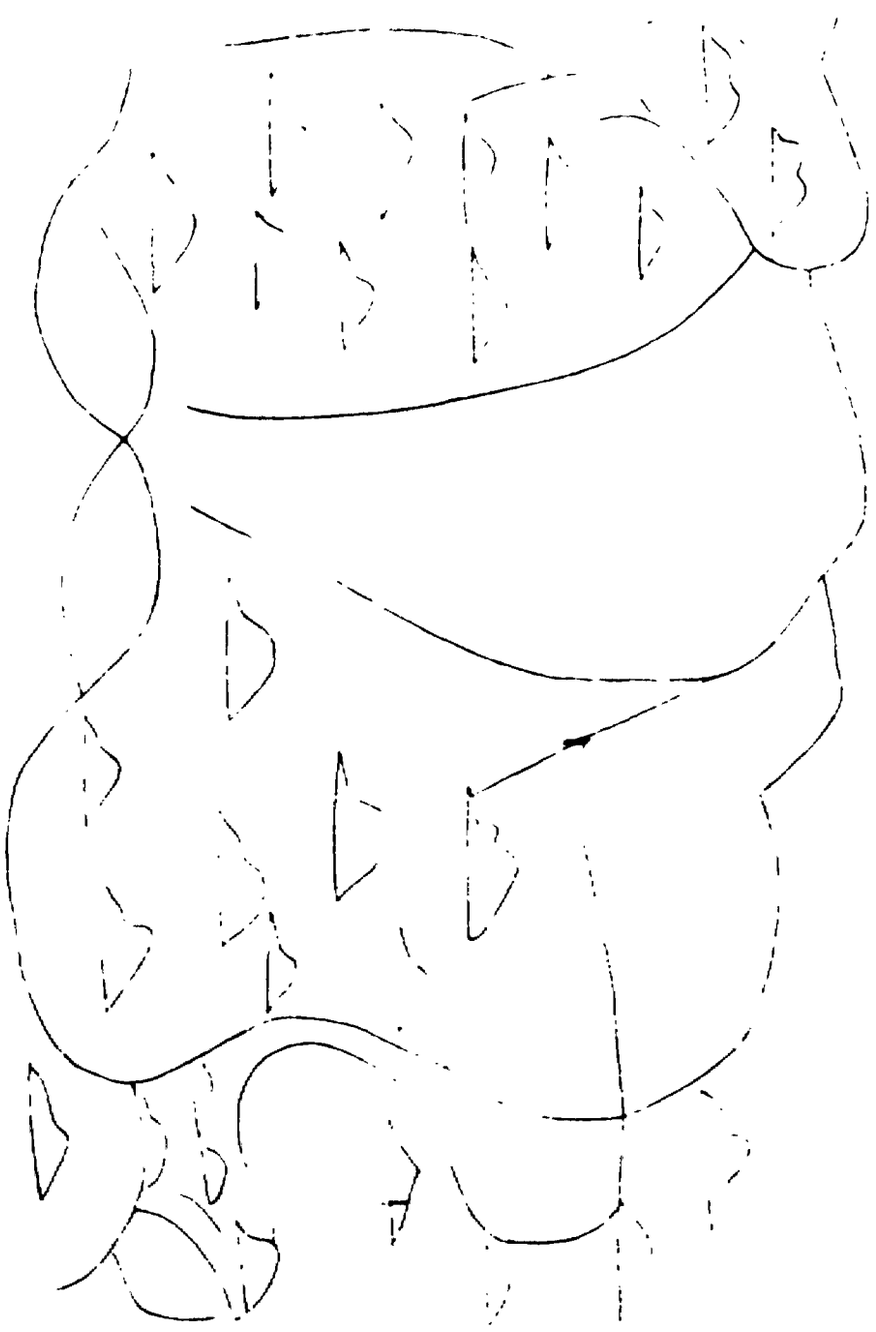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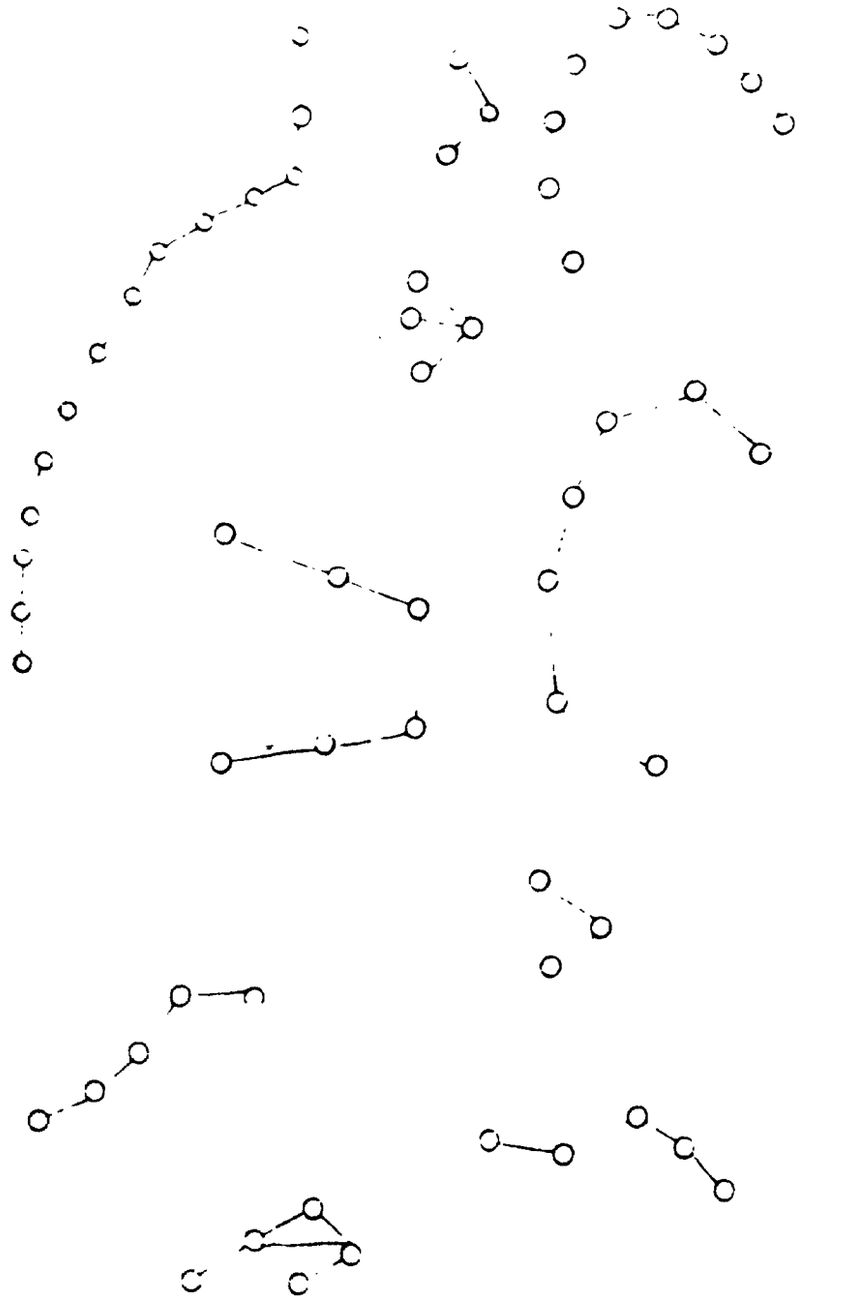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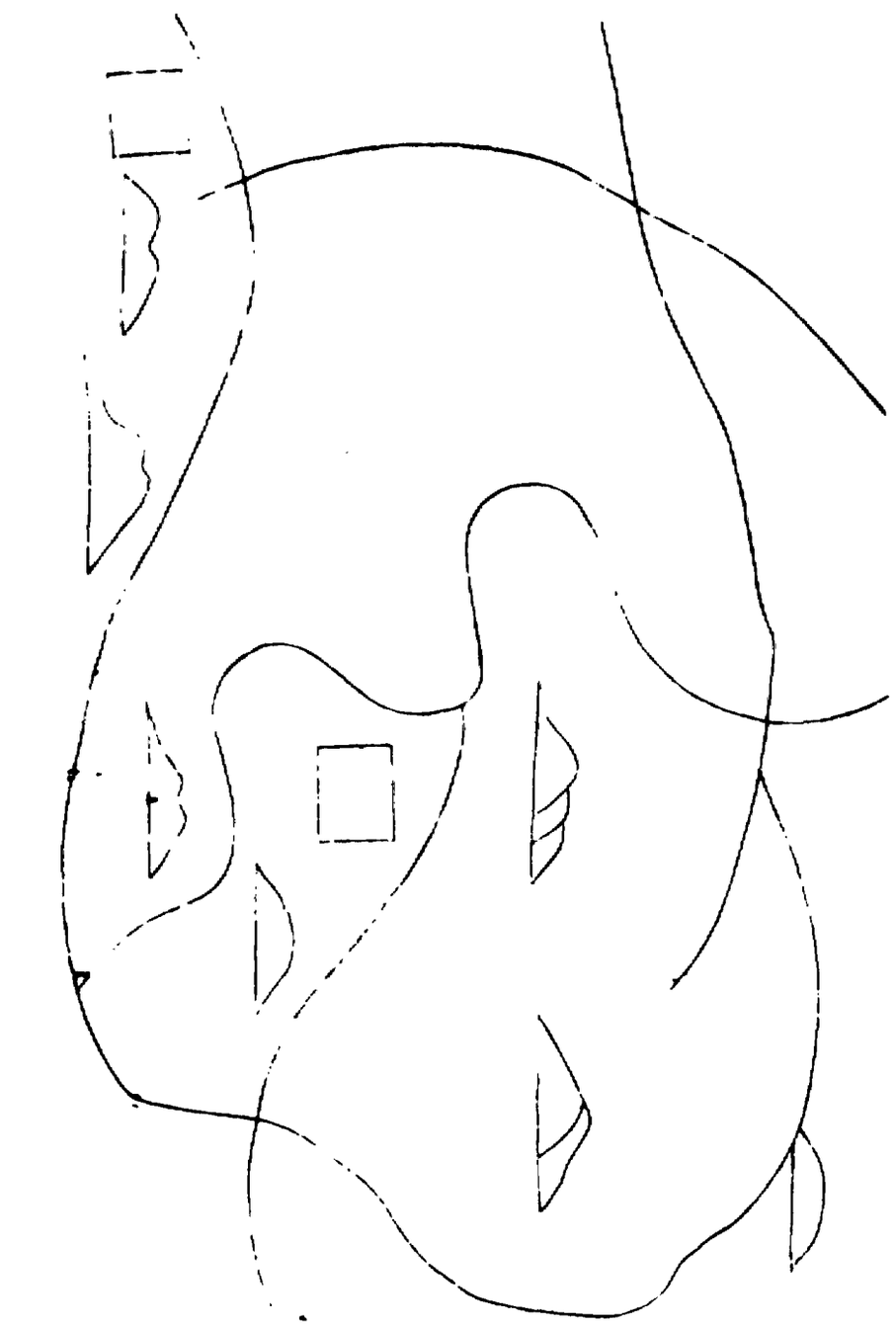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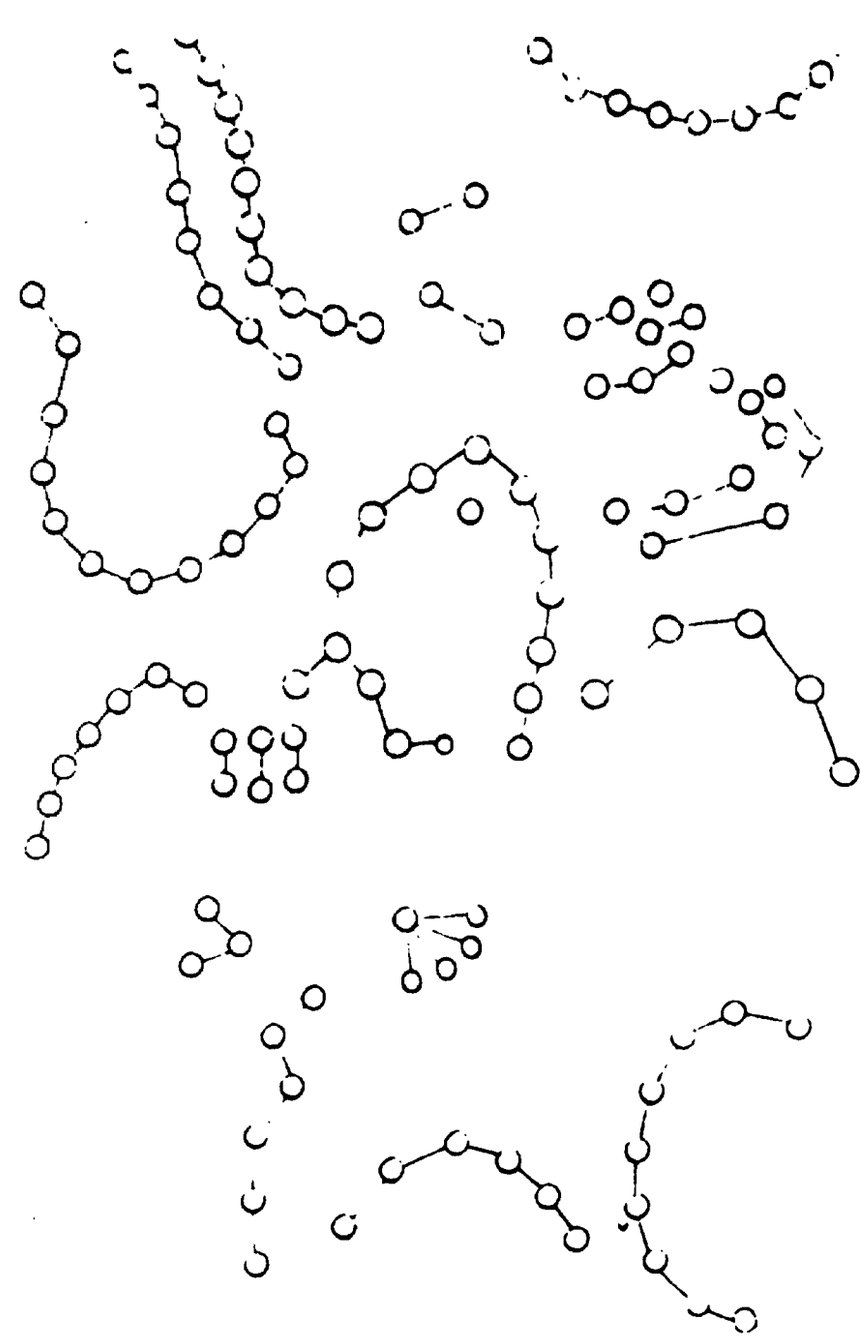












虎鈐經卷十六

虎鈐經卷十七

宋 許洞 撰

雲氣統論第一百六十九

雜雲氣第一百七十

城上雲氣第一百七十一

勝兵雲氣第一百七十二

將軍雲氣第一百七十三

伏兵雲氣第一百七十四

姦賊雲氣第一百七十五

敗兵雲氣第一百七十六

雲氣統論第一百六十九

臣聞百人已上勝敗之氣必俱焉是以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天地無言吉凶以象占雲氣有異必契災祥占氣之時觀氣之初出如甑上炊勃鬱上騰陽氣散而為霧陰氣結為虹霓暈珥之屬不積不結散漫不定不能為災必須和雜殺氣森森然疾起者乃可占常以平明下

晡日出沒時候之其內有風雨為解者不成災也若出軍之日天氣漠漠雲彩陰沉而寒者必戰之象也若晴陽溫和風塵不動者不戰也如或有青氣見軍王相上者大勝青屈旋留注者下流血大霧五十日日不散者其境當有兵馬霧色蒼黃者亦有災變也白雲如尺練經丑未者兵之象也或雲如人行排列如陣或壬子日四面無雲獨見出雲如旌旗皆兵象也或雲三道如霧非霧如塵非塵者敵人發軍之徵隨其起處防之或白雲如疋布起于東方者大兵起也色赤者尤甚青者失

喪黑者亦如之也或黑雲三道首尾銳而中裂者其下將有大戰或雲氣赤而其緣黃者大臣專權之兆也不早除之將有大變於軍上往來則往者敗來者勝或雲氣散如錦文者當有赦書行天下天下若無慶賀事必見流血或雲氣如虎頭者暴亂之象也（象一作衆）或雲氣如弩弓之狀者天子之氣或雲氣長數十百丈者猶將之氣也或雲氣無故如虎行空中者當暴兵至也或雲如人字在空者所發之處（一作地）必有人來告急一人則氣一條雲如方一紅者暴兵至也或望無雲獨見赤氣如旦暮之露或見黑雲極天或白雲如僊人衣十萬聯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起或白雲廣七丈東西極天如此者皆起兵之象或有黑雲如人持刀楯者暴兵之氣也如見之國當嚴號令肅士伍以備之

雜雲氣第一百七十

凡占氣三四百里仰而望之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卓而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圓銳而卑者却其氣平者徐行前高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銳勝方來卑而循車轍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二十里

見來高丈餘二十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絶遠者當戰青白而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如杼軸雲搏兩端銳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天雲蜺者類闕旗鼓鉤雲勾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鬬其直王朔所候決于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狄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航旛旆一作旆若冬至之後夜明者陽氣之動也不足占

勝兵雲氣第一百七十一

處營臨陣之時紫氣出於軍上者大慶之兆也即日有喜或軍上雲氣如覆隄前赤後白者勝氣利進兵攻擊在敵則勝或軍上氣凝成雲中天而住一作往一作堅固不變者名曰剛氣在敵則勿攻之或軍上雲氣作盤踞之狀華益先動者或雲氣上赤下黑臨軍者此弱彼彊然弱終破强小能擊大大戰太勝小戰小勝或雲氣如黑人在赤雲中謂之捷一作梅氣或雲氣如十五重子氣中赤氣在前者彊兵之氣也或雲氣如山陘林木或白氣粉分澤聳如樓臺緣以赤氣或雲氣爛如火光或湧如山火煙或雲氣如山益分為一作兩穗蓬蓬然又類草煙高之狀此得天勢也或雲氣凝白逐五軍而覆或雲氣十五五如高薄蹲黑氣中或氣如黑烟或雲氣如馬頭高尾低或雲氣如人持矛向敵或雲氣如一丈練此十者勁兵之氣也在敵則宜避之在我則所向皆克矣或雲氣黃白厚潤而重者或雲氣動廣如三疋皂帛前大後狹軍行其中有雲如鬬雞赤白相隨在氣中或陣上有五色氣連天或雲氣連天如烏衣人在赤雲中或黃氣亘天此五者應天之兵也擊之大吉或軍上氣如地舉頭向敵或赤黃氣干天或雲氣如日月而赤氣繞之或雲氣如日暈有光蓍一作者或氣凝聚而不散或赤雲如龍彩色鬱鬱衝天或雲相繞又如鳳凰之狀或雲氣光潤

如城門隱隱在白雲中或氣內赤外黃此九者彊兵之勝氣一曰王者之氣也雲氣如是具在我軍上則出擊敵若在敵上則慎勿妄動又若在我軍上及敵人軍氣如常者亦勝兆也

城上雲氣第一百七十二

進兵攻城及敵來圍我亦審雲氣之吉凶或城營上有氣如人十十五五皆乂手低頭者軍人願降也此一緣勝敗之氣雜論之又多言城中之事故別立此章若于營塞及陣上吉凶亦同或雲氣上黃或黑雲高起以黃為緣長凝於陣前橫列如跪如伏如下白名曰喜氣所臨之軍欲相和解或城中氣如白旗者不可拔或黃雲臨城者城中有大喜慶或青色氣如牛頭觸人者城中不可屠一作圖或城中氣出東方色黃者此天鉞不可伐伐者大禍或城上氣如火煙奎湧者主人欲出戰也其氣不可擊諸氣但出而無極者不可屠或赤氣或黑氣如杵形從城內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大勝或城上雲氣分為兩穗火之狀者不可攻或濛繞城而不入者外兵不得入凡攻城塞有諸氣出入吾軍者勝氣也謹備之或攻城赤氣在城上黃氣在四面繞之者城中大將死城降或城上赤氣如飛鳥者急攻之立可破矣或氣出入於城中者城中居一作軍民欲逃散無鬬志急攻之或氣如死灰而覆其城寨者吏士一作使病城可屠或城上全無雲氣者士卒心散或城上赤氣如衆人頭向下者其下多死喪血流或白氣繞城而入者急攻之可拔或白氣光如劍形長百餘丈自敵上起而橫城上者攻之者受禍城不可屠八十一日內應或黑雲高起以黃為緣長凝於陣前橫列如跪如伏如手相牽三三五五低頭拱手營陣之上者人必降或雲氣如雞雉及走兔者賊當來攻城急備之或雲氣三條五條橫列成陣文如虎斑者所臨之軍必拔城殺將見之急攻之或雲如龍行於城上者必有大水凡城上勝敗之氣如是者勝在敵不可攻之敗在敵可攻之勝我則利出兵進擊敗在我則堅壁清野嚴以守之雲氣所見天地心也可不慎哉

將軍雲氣第一百七十三

欲知敵將之賢愚亦以雲氣占之大軍上青雲帶赤中黃白色自晝至夜不散者其主弱臣强大將軍驕恣法令顛倒可急攻之或軍上雲氣昏昏暗濁者主將不明賢良不附也或軍上雲氣如蛟龍者主將軍神魂散亂可擊之或出白日沒之後有青氣西亘天者經十日不雨大將當失位應在三年之內也已而變赤者大敗之兆或軍上青氣漸黑者大將軍死或雲氣黃白而潤澤者將有威德也或軍上氣漸漸如雲變作山形者將有深識也或雲外黑而中赤向前者或兩軍相當雲氣如囷倉者或赤氣如山者此三者將悍精驍勇也或雲上與天連者將有智也或雲氣如龍虎在煞氣中或如火煙奮奮或如火光奕奕或如林木龍從者或如塵埃或如頭尖而卑者或色紫黑狀如門上樓者或如紫粉一作粉泰霏拂者或如龍游黑霧中者或如日月有赤氣起繞者或狀如門上黑下赤者或皂旗者或如弓形或蜿蜒如蛟蛇者此十三者猛將之氣也或雲氣青而疎散者將怯弱也或前大後小者將不明也或內黑緣以白氣者將懦而無謀也如此者可以詐動可以事惑可以威警可以强逼決勝矣

伏兵雲氣第一百七十四

進兵之時先於山川四面望其雲氣渾渾圓長赤氣在其中者或如赤幷在黑雲中者其下有伏兵或氣青黑色掩北斗者敵將設伏兵以待我也或兩軍相當赤氣在陣前後者亦有伏兵隨氣所在防之或雲紋紋綿綿猛之伏兵也或雲氣成布席狀者此以步卒為伏也所見之地急防之

姦賊雲氣第一百七十五

白氣羣行徘徊結陣而來者他國人來欲圖亂我不可應之視其所往隨而擊之可得也或有黑氣臨我軍上如車輪行敵人深入謀襲營柵或有黑氣游行中含五

色臨我軍上必有謀合諸侯而伐我諸侯必誅反敵軍敵軍當自敗或有黑氣如幢節之象出於營中上黑下黃敵人來求戰無誠實言信相及九日內必覺備之吉凡雲氣如是者敵之密謀也

敗兵雲氣第一百七十六

軍上氣如死灰或如馬肝或如偃蓋或如羣羊或如驚鹿或黑氣如人手皆敗徵也或黑如壞山壞一作敗隨軍軍敗將死隨我亦一作當避之或雲氣白黃昏發連夜襲敵者軍士散亂擊之吉或軍上氣卑而一絕一敗在東發者灾深或雲氣五色雜亂而東西南北不定者軍欲敗或赤氣炎炎降于天者大將軍死衆自潰亂或黑氣如牛馬從霧中漸漸入軍者名曰天狗下食血急營于遠處避之或雲氣蓋道濛蔽而晝冥者立敗之徵也衆不暇熟急避之若雲氣或青或碎如瓦礫所臨之軍即敗也若雲氣或赤或白如人首頰如人卧蓋地抵頭所臨之軍敗也當流血百餘里在吾而欲攘之者大將移營他處即吉也士卒令其歡心上騰可以解禍或雲氣如水土伍破潰之兆也敵將潛兵襲我之後或夜雲氣長如引索垂下所臨之軍敗也或夜半雲氣濃黑者多陰謀色青白及蒼黑者皆反戾之兆也或黑雲如車輪轉而入軍者小人謀逆急察備之或雲氣狀如犬者其下多流血或雲氣黑色而黃色在上者士卒怯懦內亦有反亂之計也或黑雲如幡幢在氣中者或赤氣如血飛鳥在黑氣中者皆敗兆也或黑雲碎如羣豕或如羣牛馬或如羣驚鳥者皆敗兆也或雲氣如浮塵散漫者士卒謀反逆或赤如火之猛焰燭天而起者大敗流血或赤雲如人三三兩兩或行或坐者暴兵將至也或雲氣如焚生草煙所臨之軍大敗也或夜半雲氣濃黑者多陰謀其色青白及蒼黑者皆反之兆也或雲氣如焚生草煙所臨之軍雖前勇後當自退能以歲月候而擊之可勝或赤雲氣漫漫而如垂蓋者軍當自亂或赤雲兩向狀如八字將各有守尾銳而復大者大戰流血先

動者敗言先動而敗者謂有兩軍交刃之時之兆也或雲氣如懸衣敗兆也雲氣如轉蓬者敗兆也或兩軍相當敵上全無雲氣者擊之可破也或兩軍相當極天如陣者此之謂橫海氣力攻之可破也或兩軍相當望彼軍上有火照人者此失將士之心攻之可敗也或雲氣如羣鳥亂飛者敗兆也或雲氣毿毿如虎尾垂于軍上者軍欲降不然將有奸人為敵應或兩軍相當去十里內望見彼軍上氣白又高後有青雲者立敗之兆也宜速鼓行而擊或雲氣蒼黑者敗兆也或雲氣如行牛或如鼓車或如羣蚰亂走或黑雲如人牽牛皆敗兆也或雲如壞屋之狀兵敗將死或淡黑雲中有深黑雲黯黯而如星者謂之敗軍之氣兵大災夫師動衆天以勝敗之氣告人者有以也當勝氣者不可恃之當脩軍正一作君政精智慮嚴號令正賞罰此可以答天地之貺也苟或恃其勝氣而軍正不脩荒怠敗度此可以反勝為敗也偶敗者氣詎能必敗也當以嚴教令謹智慮責躬罪已恭答天譴此可變敗為勝也大將得不以勝敗之象立脩德之方乎

虎鈐經卷十七

虎鈐經卷十八

宋　許洞　撰

天第一百七十七　地第一百七十八
虹蜺第一百七十九　雷霆第一百八十
戰俠第一百八十一　雜占第一百八十二
占風統論第一百八十三
五音占風第一百八十四
刑殺占風第一百八十五
十二位占風第一百八十六
占逆風第一百八十七
風雨雜占第一百八十八
八節占風第一百八十九

天第一百七十七

天裂一作制于敵上者敵人自亂之兆也天色如血兵戰之兆也天雨甘露所雨之地兵大勝也雨雖在敵敵敗也在我亦當避之天雨魚鼈在敵敵敗也在我軍避之天雨血在敵急擊之可勝也在我避之或在我彼兩界者將大血戰吏士俱傷天雨絮及粟在敵敵凶在我避之天雨海島毛大亂之兆也天雨毛所雨之地大將信任邪謀也若煙非煙慶雲也雲開有德若星非星歸邪也歸邪有人若霧非霧泣軍也泣軍多殺將若雷非雷天鼓也天鼓多敗軍不雲而雨天泣也天泣多覆國凡天下之事變異於人者急慎之

地第一百七十八

地裂者兵戈之兆也營中地生錢者下謀叛也急備之營中地上生毛者吏士多亡敵嚴令防之軍在野營地震者有災星到也營地生五穀者將士有喜慶大將有封邑營中地色忽變黃者大慶之兆也營中地忽折裂者軍敗將死也急移營避之地忽陷者主將破滅之兆也營中地忽生血者賊來急速避之城中與營內山忽敵來伐城山裂崩者有大水至山秋崩者有暴兵至山

冬崩者軍民飢結營之地吼如雷者敵來急速備之流水無故絶者設伏兵至水忽赤如血者軍士欲自亂急備之

虹蜺第一百七十九

攻敵人之城有虹蜺屈曲從外入者三日内城屠五色虹蜺飲軍井者大凶移營避之虹蜺垂營中者亦敗兆也五色虹蜺繞城城中將亂急攻之白虹見於軍上者軍敗流血白虹貫中師不可出白虹繞城而不匝者從不匝處攻之必拔矣繞城而匝者即侯從漸銷處攻之赤虹從天直垂地者所垂之地敵兵至十一月屈虹出破軍敗將天有白虹如霧者營中防姦賊及兵將反黑虹所見之地大水到其處利於高處置營赤虹半隱雲上有火災亦當敗黃虹在營上吏士多驚撓青虹亦如之不為災

雷霆第一百八十

營中雷折木者大將凶利脩軍政春三月内甲子乙丑

有大戰一月内應之雷一聲下而止者將軍有重令行將戰之時雷聲自我陣後起漸漸入敵者必勝也隨其聲而擊之吉從敵震迅而來者大勝也合戰之時大雷雨雷霆在我軍上隨而擊之者大勝也合戰之時大雷一聲而止先動者勝渾渾圓長者從來處吉聲四起東西南北不定者軍有大血戰兩軍傷大雷疾速自我入敵者勝也自敵來凶霹靂當牙帳急搜檢（一作驗）之營中有姦人為賊應亦慮暴兵至或夜半無雲而雨者吏士不從軍令也火急施恩布惠（一作講義）以禳其禍

戰侯第一百八十一

交戰之時五色彩旗掣拽不動者大勝侯也敵强力戰慎不可追之臨戰之時鼙鼓之音鳴于常者勝侯也角聲清激者勝侯也風不起而旌旗悠揚前指敵陣者勝侯也馬驕嘶而喜躍欲進者勝侯也牙帳無故倒折者敗侯也鼙鼓之音重濁不上徹者敗侯也角聲洪濁不

清潔者敗候也焦而四亂者敗候也橫而不圓者內亂將發旌旗撩亂不整者敗候也馬亦多驚嘶退縮者敗候也臨陣之際勝敗之候能詳審者善矣

雜占第一百八十二

結營之地天火焚其林野者賊兵疾到火無故自發焚其帳幕者有大水到溪澗中水忽出主有陰賊到其地山移營避之或出軍之時或將戰之際有兔及麋鹿之類走過者忽殺之勝兆也營中黃龍見者大勝也營中山池沼溪澗忽自然自外而入者士卒淩主將龍鬬營中及左右者賊大至亦防大水羣蚰集營前道上者有急兵至營中竹樹忽然生血者大將有重憂營中不雨而樹濕者賊兵起營中忽得五色魚者勿殺之殺則大水立至不然暴兵到有魚上下于樹者水亦至急移營高處避之雞有重距重翼飛來營內者勝兆也殺則大凶兩軍相當遥見敵上有龍者不出一月敵當大敗犬屎溺營前大道者移營避之有災至營中馬忽驚嘶者即起卒兵立具兵器備之恐賊潛到馬前營生角者多殺傷馬毛無故而赤主將災也將帥之馬夜無故嘶者其主凶城忽出水者賊兵相侵鼠嚙一作齧甲冑及兵器者損吏士也鼠羣行即有大水鼠頻出軍中防叛逆虎狼入營者賊兵至傷人大凶

占風統論第一百八十三

凡災風之來多有殺氣克日濁塵飛埃蓬勃四起也凡祥風之來多與佳氣併而日色清朗天氣涼索令鳴條

五音占風第一百八十四

宮風聲如雷吼空中一作風商風聲如驅群羊徵風聲如奔馬羽風聲如擊濕鼓角風聲如千人宁午為宮丑未寅申為徵卯酉為羽辰戌為商巳亥為角宮風發屋折木主兵角風發屋折木急鬬戰商風發屋折木四方有急羽風發屋折木米貴來年兵起徵風發屋折木米貴一作情瑣

刑殺占風第一百八十五

歲月日時干陽德自處陰德在干合歲月日時子刑卯
卯刑子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丑刑巳巳刑寅一作申辰
午酉亥各自相刑子丑寅巳申為上刑卯寅巳為下刑
大風從三刑上來官軍克大寒大克小寒小克風從刑
下來禍從刑上來福從三刑為上從自刑為下

十二位占風第一百八十六

申子為貪狼主欺紿不信巳酉為
寬大主福祿賞賜衆宴酒食主貴人君子亥卯為陰賊
主戰鬬殺傷謀反大逆殺人之事寅午為廉宜一作貞主
賓客禮樂嫁娶圖儀誠信丑戌為公正執仇怨主兵辰
未為奸邪主欺慢人貪狼之日風從寬來仍以貪狼參
說吉凶他皆倣此有殺氣從三刑上來或五墓上來有
伏兵不戰必克

占迷風第一百八十七

蓬勃四起或自上來嗣地此逆風也暴兵至寅時發主
民逆辰時發客逆午時發親戚逆申時左右逆黃昏發

外賊逆宮日風從角上來卒急有兵圍至月中折木者
城陷羽日風喧喧喧日無光深霧兵圍城容克商日風從
四季上來關梁不通路色陰賊日風從陰賊上來大寒
日一作賊日相殺

風雨雜占第一百八十八

攻城圍邑經旬不雷雨者城中有輔疾去之出征之日
細雨沐兵捷之徵也若大風雷雨不見日辰午戌亥自
刑之日兵家大忌也臨戎之際忽來陰氣旁勃牙扛折
陰不見日旌旗抑揚此敗徵也慢風與氣從敵所俱來
我勝急擊之反是則凶旌旗暈暈一作暈順風搖曳舉向
賊者即擊之勝也大將牙旗之日風勢順動旌旗前指
鼙鼓之音清亮此勝兆也持此可以勝定安三軍之心
風施塵如穗如蛇形屈屈來漾者凶急備之風來卑而
掃地者敵兵至速高則來緩營中大風折木者大將失
位風無常而無定者賊即至合戰之際大風晝昏揚塵
衝敵大勝反是凶兵初至所伐之城天色陰霸又無風

而細雨淫濛者軍將敗若初臨敵而大雷雨隱而至者大勝之兆也有旋風入營折絕旗幟干戈次壞悵悵漠必有盜賊入營將死

八節占風第一百八十九

候風之次一作發常于其節寅時候之立春之日位艮宮本宮綽綽然和風徐徐而至者此之謂條風也風自人門起者軍民不利也春分之日位應震宮本宮風來抑之非低揚之非高習然得風者此之謂明庶風也明庶風應候軍民寧泰之兆也風自金門起者軍民不利也立夏之日位巽宮本宮風至陶陶然圓緩而不散亂者此之謂清明風應候軍民寧泰之兆也風自天門起者軍民不利也夏至之日位應離宮本宮風薰然融和而普者此謂景風者也景風應候軍民寧泰之兆也風自水門起者軍民不利也立秋之日位應坤宮本宮風來條暢而諭一作渝者此之謂涼風者也涼風應候軍民寧泰之兆也風自鬼門起一作來者軍民不利也秋分之日位應兌宮本宮風來肅然者此謂閶闔風應候軍民寧泰之兆也閶闔風應候軍民不利也立冬之日位應乾宮本宮風潔清瑩爽而至者此謂不周風者也不周風應候軍民寧泰之兆也風自土門起者軍民不利也冬至之日位應坎宮本宮風來淒涼不怒者此謂廣漠風者也廣漠風應候軍民寧泰之兆也風自火門起者軍民不利也風之來也順者為祥逆者為妖皆由人志正邪然後通天地鬼神之心也是以八節之首日而占之可以知其吉凶矣行師者能以順正之道應乎天欲風之不祥也其可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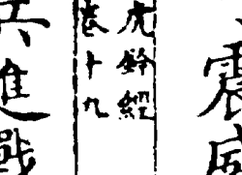
虎鈐經卷十九

宋 許洞 撰

時加占烏情第一百九十
運加占烏情第一百九十一
雜占烏情第一百九十二
時加占烏第一百九十三
六甲占烏情第一百九十四
時加占烏情第一百九十
已酉為寬大之日時加已酉烏鳴其上直王相吉為長吏
休廢囚死有酒食時加寅午鳴其上有酒食辭讓時加丑
戌鳴其上有酒食詞訟事時加卯亥鳴其上有酒食時加
辰未鳴其上有酒食婦人口舌時加申子鳴其上有酒食
寅午為廉貞日時加廉貞烏鳴其上有遠客時加申子
死有諫諍責讓一作醸時加已酉鳴其上有遠客時加申子
鳴其上有爭財物事時加辰未鳴其上有陰私口舌時加
丑戌鳴其上有酒食時加亥卯鳴其上以酒食起爭丑戌
為公正日時加公正烏鳴其上王相有長吏公正之事休
廢囚死者有來慰問事時加已酉鳴其上有公正酒食賜
與時加寅午鳴其上有公正慶賀事時加辰未鳴其上有
使一作吏士來說陰私事時加申子鳴其上有吏一作人來作
公正事時加亥卯鳴其上有士來說賊相殺事辰未為奸
邪日時加辰未烏鳴其上王相長吏來刑奸詐休廢囚死
口舌事時加寅午鳴其上謙讓人說奸訟事時加已酉鳴
其上有酒食陰賊事時加丑戌鳴其上有酒食辭讓時加
申子鳴其上有陰謀鬬爭劫盜事時加亥卯鳴其上有
賊兵劫事申子為貪狼日時加申子烏鳴其上王相有言羣
盜攻劫休廢囚死有盜賊事時加已酉鳴其上有酒食言攻
劫事時加寅午鳴其上有善人說攻劫事時加丑戌鳴其上
有文書追賊盜事時加辰未鳴其上有婦人說羣賊事時加
亥卯鳴其上有羣賊攻奪事亥卯為陰賊日時加亥卯烏鳴
其上王相羣賊大戰休廢囚死有鬬傷事時加已酉鳴其上
有酒食相傷事時加丑戌鳴其上有使逐賊相傷事時加寅

午鳴其上有婦人姦私相傷事時加辰未鳴其上亦如之時加申子鳴其上賊自攻刼凡陰賊日有烏鳴羣飛及飄風從四季上來時加四季皆為閉關搜索之事

運加占烏情第一百九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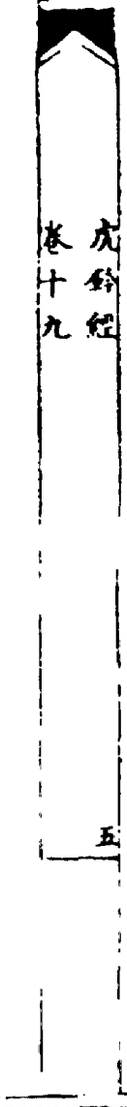
烏從子上來大將不可震威武敵來勿與戰必不利丑上來者不宜出戰兵進戰內有陰謀將發細察備之寅上來者吉音至營六步忽見牛羊大吉見之事辰上來者有吉信至卯上來者利進戰大將有禄慶死物凶巳上來者不利戰陣兩軍俱傷午上來不利出兵未上來戰鬬主吉客凶申上來不利出兵酉上來利出兵有喜戌上來吏士有異心潛備之亥上來不利戰此十二辰位占烏之情也常以恠字居甲上占之假令甲子旬即在子上是也又若烏從四散併來到營上居惡聲而止住之者賊兵已入境矣急飛過者賊勇銳疾如雷電速為之備但疾與戰我可以勝鷙鳥飛來將軍牙帳上搏擊者有賊不可出戰三足烏飛來營前後謂之灾飲烏也賊將來至營中大凶急備之赤烏入營者防姦人刺客羣烏三三五五營上往來無聲而四散者吏士有逃潰之心鵰鵲急來營上作巢而鳴速移營避之大水至烏至營按干裳難者吏士謀大將即有禍速避之烏鵲忽來破上作巢者吏士謀大將潛驗之方戰之時有白烏狀如鷹鸇飛赴者赴敵者并力擊之大勝兆也自敵來赴我者凶急退軍勿戰

雜占烏情第一百九十二

出師之日烏于軍前逆飛者征無功在左則吉在右則凶逆軍而作惡聲查查者大凶兆也或從右發聲和順自大將後而過左復聲者大兵有慶之兆也烏及相呼于一作子者吉也烏于軍前一足卓立地者迸

必不一作有寇在枯井上鳴者凶振迅疾飛視顧周陣而不止者前賊也烏來牙旗上立者急移營避之其地不祥烏立牙帳上作惡聲者有吏士潛謀逆速搜驗之必得奸狀烏來鼓角上鳴者將軍吏士心雄益奮也器械上鳴者即有戰陣也逓營而飛鳴者所來之處賊兵至也凡烏之來大將宜別令一人候之此皆能通天地鬼神之情者也

時加占烏第一百九十三



登明方鳴者凶神后大吉功曹等方者大衝天罡太乙方者勝光小吉傳送方者吉從魁河魁方者凶更看神與月將相克假令登明是凶神在寅卯申酉即相生為吉也假令傳送是吉神在寅卯巳午即相克為凶也他皆倣此宜細認方位辯其吉凶

六甲占烏情第一百九十四 六甲旬圖在第八卷但以圖按其方可也

烏在上　鳴者賊聞不來與戰大吉　鳴者合有吉音無他戰陣　鳴者喜信之兆也　鳴者防慎在內當有細人潛為賊應不然有謀叛者察防之　鳴者軍無他戰　鳴者有賊信當有戰陣　鳴者聞賊不來急備之不利戰凶兆也　鳴者亦慎之或有小盜必殺之不然當有大驚　鳴者防吏士亡遁　鳴者將有戰之事主吉　鳴者有賊信者　鳴者防內有奸人潛為賊應謹偷之夫占烏之法立營之地非烏所巢而有烏來鳴方可論占若叢林羣烏之所栖泊而噪譟無常者不足占也

虎鈐經卷十九

虎鈐經卷二十

宋 許洞 撰

誓文第一百九十五

祭毘沙門天王文第一百九十六

祭風伯雨師文第一百九十七

祭山川神文第一百九十八

祭黃帝文第一百九十九

祭蚩尤文第二百

祭八神文第二百一

祭當境神文第二百二

禡牙旗文第二百三

禡門旗文第二百四

禡五方旗文第二百五

禡六纛旗文第二百六

禡五兵文第二百七

禡馬文第二百八

誓文第一百九十五

回兵第二百一十

誓文第一百九十五

有虞氏戒于國夏后氏誓于軍殷人誓于軍門之外周人將交刃而誓所誓不同吾從周誓之誓曰惟天至仁亭毒萬物其有逆于道德者激霆以震之惟神至幽游息六氣其有淫于禍亂者潛靈以殛之惟王至明順邺九服其有悖于教化者興師以察之此四主同條而共貫也是知軍一作君天下者揮長戈以宾不臣未為不善也滌穢澤以廣王化未為不嘉也今逆寇不庭亂常反德吾為天子恭行天討誓剪大慈決垂元功即出一作即凶門已即敵境咨爾衆士用命賞于祖弗用戮于社生死榮辱在是一舉勿使自蹟為邦之羞爾其勉之

祭毘沙門天王文第一百九十六

維年月日某官謹以香燭蔬菓祭于毘沙門天王惟天

王神靈通暢威德奮震據太陰之正位降普天之妖魔
左手擎塔尊神顯于西土右手伏戈一作戟天威游於
北方一舉而羣魔駭再舉而沙界裂目激電以日暗髮
聚藍而雲委卓犖萬古鬱稱元神今妖孽未除生靈塗
地山巒逆氣溢天浮星皇帝命某帥領雄攉剿戮群黨
大勲未立壯心徒奮天王受佛法印廣揚神通尚能卷
大地于掌中納須彌于芥子今此小醜豈不能祛伏惟
降慈悲心救衆生苦開大神力神兵右迴左旋剪滅賊
衆脫苦惱于刀兵之刼發濟拯于風火之輪則某也虔
心皈依實在此日尚饗

祭風伯雨師文第一百九十七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牲牢一作羊香酒之奠祭于風伯雨
師之神惟神箕畢之精陰陽之粹也動息無間遊潛太
虛大塊噫氣鼓天地以發籟飛龍在天合雲雷而作解
蒞蒞焉跡民其賴之今某出師有期惟靈是禍謹神陰
嘉一作佑祐以贊師旅或則駕舟楫濟巨川神其施九竅
之怒號或則陟嶔岑歷險阻神其滅十期之霧霈然後
蕩妖氛一作祲之氣如塵颺空掃兇頑一作妖之血為波注海大
事苟濟敢忘玄貺尚饗

祭山川神文第一百九十八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牲牢香酒之奠祭于山川當境之
神始疏山濬川所以應天文裂地紀限夷夏宣風雨也
惟神者必靈有祈者必應蓋山川為之府人為神之主
也禍淫福善神其掌之故聖人列于典禮國家配於羣
望所冀發善者之福祐殲不善之屍骨惟神景天地之
命為山川之靈監我懇誠贊我兵力使收功於須臾誠
元惡于頃刻尚饗

祭黃帝文第一百九十九

年月日具銜某謹致祭于黃帝之神惟神天資聰睿首
奚兵戎一作戒敷演三才披擭九極陶精賾一作積粹窺立
覺古雖遥迩之不腆寔一作實伊聖之有作方今天人合
發夷夏稱忠隱幽于黃屋之尊告廟起白旄之命惟神

素車元聖開關往世驅一作馳逐兇慝一作逆揄揚天功故綿歷千載一作祀光靈不泯陰垂嘉祐以贊我師旅收闢土地誅鋤鯨鯢幽明合誠幸享多福尚饗

祭蚩尤文第二百二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致祭于蚩尤之神惟神雄材一作才自任命世特立卓絶萬古欃槍為人豪在昔一作炎靈不御一作御德丕熾公鄙自天之職纂即戎之緒足蹠九土手掉五兵而奮臂一呼四溟飛水瞪目再顧兩曜暗光吁氣而煙霧蒸吹蠱一作角而風雨作金虎亦病神龍亦屠然公之丙靈實一作寶黃我師獲膚樹勳戴答載一作以作貺尚饗

祭八神文第二百二一

年月日具官某謹致祭于八方之神兩儀設象八卦成文中含粹氣結為神靈聖君則之以冀萬民悠悠妄醜敢有不賓逆天返道罹殃迷吾今有告神順所聞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震靈一作雷洞洞火靈焞焞水澤之神聚類合鱗茫茫大白靈氣詭詭掃殄焞廓清妖氛作一

崔前衝濯湯狡祲掃除妖虹兵不血刃告厥成功神其
知之鑒茲予衷尚饗

禡門旗文第二百四

年月日具官某謹禡于門旗之神惟神莫兵作元揚靈戎
首闢向方之正位立凶器之宏規指顧師徒予實賴汝
今醜實尚肆妖氛未清是致伐鼓建牙聲嘵秉律黯神
陰祐俾建殊功誠宜磨五兵之虔比三軍之氣納逭徵
之地載扇華風鏁鯨鯢之屍盡為京觀神其聽之尚饗

禡五方旗文第二百五

年月日某謹禡于五方旗之神惟神稟命昊穹實司所
職體國經野正位辨方前指則摧撲兇頑當位則表列
師旅伊靈有用由古賴諸我國家自奠丕基選宣惠政
鯨霄鰲柱總八極以天臨木口金鈐震九疆而雷動方
資廣被孰敢不賓何邊鄙之遊魂曩妖氛而肖惠伊宗
既興於嚮聚在予載掌于車徒戎事有征鼓元無爽冀
神垂祐陰贊六師詹朱雀以前驅命玄龜以後殿青旆

指者皆靡則神順成之功斯亦至矣尚饗

禡五兵文第二百七

年月日某謹禡于五兵之神夫行殺氣于北方表戎事者
五兵以征四方靈星為衆刃名大房角星示本弓名曲
張二宿主弩曰遠望熒惑主矢曰徬徨彼長戟名大將
賴參星而抑揚今則么麼聚醜孛彗騰光流血如水傷
骨成岡苟不剪滅孰為忠良洛爾五兵為天大刑大玄
之垂象方予之淳精順我動使以撲不庭明靈之神鑒

之尚饗

禡馬文第二百八

年月日某謹禡于馬神東方蒼龍實曰天駟考星史而立象垂休觀大易則乾文取譬懿伊馬之用功為邦家之大利何倥傯之邊陬聚兕頑之黨類列旗幟而星蕃掉戈矛而蝟起將耀武于三軍當載揚于六轡所賴者穹昊儲禎明神効祉苟芻飲之叶宜庶陰靈之不昧尚饗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鈐經卷二十

鼙鼓文第二百九

年月日某謹鼙于鼓神三軍之威職在震動鼓旗之用靈為鬼神塗血致誠古之常典以聲為度兵之令儀進退周旋實在于爾今則五兵暴露羣醜維橫以下闕

虎鈐經卷二十

謹案卷十五第六頁前七行金星此篇訛脫甚多從天官書校改

卷十六第一頁前四行按老人星以下計十二分野後止列八圖恐未全

第三頁以下八圖凡星象地形俱應標目刊本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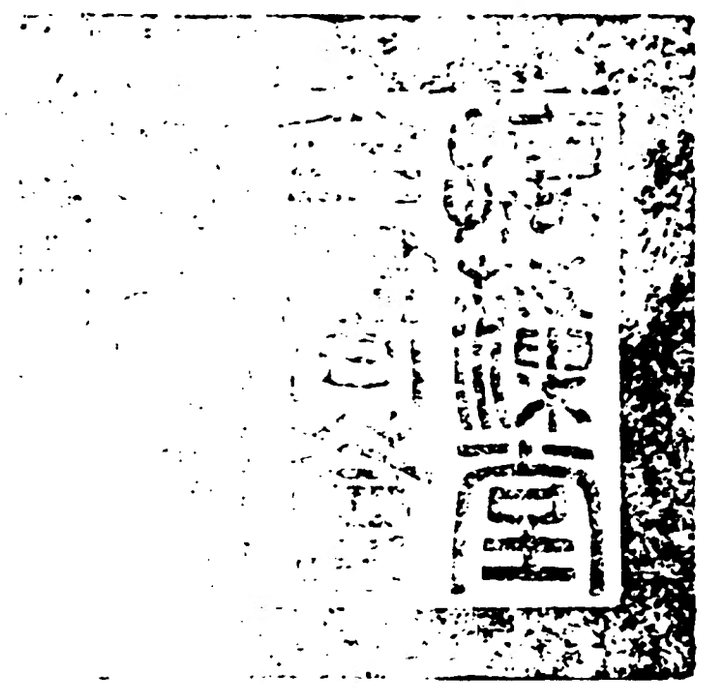
卷十七第三頁前三行雜雲氣此篇訛脫甚多從漢書天文志校改

第四頁後二行勝兵雲氣一篇據目錄應在下篇城上雲氣之後

第十頁後二行或雲氣五色雜亂刊本脫雜亂二字據觀象玩占增

卷十九第四頁前七行烏至營按干寶難者句疑有訛

卷二十第五頁後八行火靈焞焞刊本焞焞訛燉燉據左傳改以叶韻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鄧培善
繪圖監生臣林　皐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戰國策
虎鈐經

59

吉林人民出版社